目　录

重印前言……胡道静（1）

第一编

中日兵事本末……罗惇曧（7）
庚子国变记……罗惇曧（29）
拳变余闻……罗惇曧（43）
都门识小录……蒋芷侪（73）
述庵秘录……王无生(126)
清室轶闻……远　生(137)
故宫漫载……刘识微编(143)
庆亲王外传……阙　名(155)
附录
多铎妃刘氏外传……胡蕴玉(159)
二百六十年汉人不服满人表……胡蕴玉(164)

第 二 编

铁路借款考……阙　名(171)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胡　适(183)
中法兵事本末……罗惇曧(186)
割台记……罗惇曧(215)
三贝子花园记……阙　名(219)
附录
胤祯外传……胡蕴玉(223)
发史……胡蕴玉(225)

第 三 编

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七絃河上钓叟(243)
清代割地谈……程善之(256)
德宗继统私记……罗惇曧(259)
京师大学堂成立记……罗惇曧(278)
中俄伊犁交涉始末……罗惇曧(283)
王风百首……丁立诚(312)
附录
残山剩水录……胡蕴玉(339)
太平天国轶史……胡蕴玉(349)

重印前言

岳麓书社准备把我父亲寄尘先生早年编集的《清季野史》初、二、三编重印，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对于中国近代史没有专门的研究，要评述这部野史在史料上的价值如何是件困难的事。好在书社的同志在重印准备工作中已经摸清一些情况，例如他们检对了《清朝野史大观》（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版，近来经上海书店影印重版），它所列的资料来源中有《清季野史》，可是《野史》中好些较重要的资料《大观》却多未收录，并且《大观》偏重轶闻遗事，显得零散；《野史》中包容着好些专题的纪事本末体裁的记载，并且这些单篇文字今天已十分难觅。再则，《野史》选录的材料，大抵是爱国情绪较为强烈的，这一倾向性也是可贵的。这已很能说明本书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了。

那么，我能说点什么呢？考虑后，觉得我若介绍一下我父亲早期的思想与经历以及编录这三编《野史》的时代背景，会有助于读者同志明了我父亲辑集此书，是“有所为而作”的，与一般野史、轶闻的辑集，仅仅旨在补正史之不足，供酒余茶

后之遒兴不同，而是“盖有深意存焉”。

本书初编的出版在一九一三年三月，这时我才是个刚满月的婴儿，所以我也不可能用儿子对于父亲的亲身了解来说明他的早年思想、经历和编书意旨。我只能是根据一些有密切关系的长辈对我父亲的记述来阐述那关键性的事历。

我父亲胡怀琛，字寄尘。安徽泾县人（本书作者题衔上面冠“安吴”二字，是因为家乡故里附近有古安吴渡，因此我家以“安吴胡氏”自称）。生于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卒于一九三八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父亲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万山丛中的皖南家乡小村中度过的。但到父亲成年有识的时代，就深深地感觉到国家的危厄，社会的不安。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危机，清廷媚外欺内、民族压制的祸国殃民行为，使得青年人激忿与彷徨。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无可阻挡地也冲进了山村，山村里的有志青年就此向往于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首先是我伯父朴安先生（名韫玉，一八七八年生，一九四七年卒）离乡来到开风气之先的上海，寻求献身革命运动的道路，得与章太炎、柳亚子、于右任、邓秋枚诸先生交往，参加《国粹学报》、《民主报》等报刊阐扬文化遗产、唤起民众觉悟的工作。随即又把幼弟即我父亲引至上海，一面学习外文，一面也参加了当时的革命报纸《神州日报》的工作，并且兄弟俩都加入了革命的文学团体“南社”，在辛亥革命前夕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我伯父于我父亲去世后所作《寄尘事略》云：

“纪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任《神州日报》编辑。辛亥之役，鼓吹革命甚力。时国外有同盟会，国内有南社，朴安

与寄尘同隶于南社。朴安在《民主报》，寄尘在《神州日报》，尝以文字努力于革命工作云。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在《太平洋报》，与吴江柳亚子同编辑文艺；二年（一九一三年）与歙县程善之同编辑文艺，皆有声于时。”（《朴学斋丛书》第一集《家乘》）

柳亚子先生作《亡友胡寄尘传》云：

“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始入南社，时君年二十有五矣。明年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义师起，余编撰《警报》，铺张军事，导扬民气，君实来共事焉。翌岁为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年），叶楚伧主《太平洋报》，余与苏曼殊、李息霜、余天遂、林一厂暨君兄朴安咸在，而君在《神州日报》社。时党争方烈，一日，《神州》著论诋诽国民党，朴安愤甚，令君解职，遂挈以来《太平洋》。嗣余返里，君遂代余任文艺编辑。迄报事中废始止。”

前文中述及的《警报》，柳先生后来在所著《怀旧集》中的《辛亥革命外史》一篇里有较详细的记述：

“辛亥之秋，余在沪上。时伍秩庸方创《铁笔报》，属其事于朱少屏，延景秋陆主笔政，更邀余共事。秋陆在海外，电招久不至，报纸屡愆出版期，而武昌树义帜矣。望平街者，沪报麇萃地，捷讯初传，号外迅发，环观者如堵墙，其狂热殆不可想象。少屏遂邀余办一小型报于城内，名曰《警报》，就印刷所为馆址。彼自译西报电讯，余偕亡友泾县胡寄尘点缀之，兼司校对，亦颇风行一时。寄尘新去其辫发，秃然类沙弥，出入哄市中，万人瞩目，弗顾也。盖吾侪当日之兴奋有如是者。”

章太炎于辛亥革命前后用篆文书赠父亲楹联一副云：

“七国有碑唯诅楚，六经成炭待亡秦。”表现了太炎先生对清廷的刻骨仇恨，亦称许了我父亲的同仇敌忾。以上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出我父亲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行为、精神状态。而《清季野史》初编正是在辛亥革命之初编集的，入选的史料有明显的倾向性，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

初编问世之时，袁世凯窃国的野心已逐步暴露，镇压民主革命力量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国民党的坚强领导人之一宋教仁于离沪赴京时被袁世凯指使的凶手暗杀于上海火车站，当时我伯父也是站台上的送行人之一，眼看到宋教仁牺牲在血泊之中，后来我父亲经常向我提到这件血的教训。同年七月，国民党的讨袁军因力量单薄，遭到袁世凯部队的猛攻而失败，上海之役，土匪般的袁部郑汝成部队在战区大肆劫掠，我家被洗劫一空，那时我出世才六个月。这些经历，当然使我父亲看清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袁氏的狼子野心，以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仍处于深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所以，《野史》二编、三编的续出，不仅是以更多的材料揭露清季朝廷的腐政和帝国主义的凶暴，也在于鞭挞袁贼。当然，《野史》一、二、三编不是什么宣言书，在当时起的明显作用只是提供具有阅读兴味的近期历史知识（到今天则存在某些史料作用），然而编者“有微旨存焉”，则是我们在了解他青年时代的思想与行为后不难得到的逻辑结论。诚然，编中有些文章遣词用字及辞气语调都近乎偏激，甚至不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今天看来，斯为过当，但只要稍稍研究一下那个时代，也是不难理

解的。

最后，有一件新了解到的事情，与上述者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趁此机会写在下面。

最近，我收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盛巽昌同志来信，告知我说他在社科院发现一册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出版的《拳师传》（又名《技击家列传》），是我伯父的著作，前面有我父亲所写的序言，其中说：

“十年前与仲兄居山乡，辄喜学拳术，苦无导师，纪律终乏，不得成。然仲兄多力，余复身轻善腾跃，能跃一丈墙，意气自不可一世。忽忽十载，旧事已不可复忆。仲兄貌魁梧，犹不失当年态度。余委顿日甚，且不能远步，又谁知恢恢病夫，乃当日轻捷之少年也！境地移人，能不畏乎？今仲兄豪气未尽，有兴作《拳师传》，余已望之而气阻矣。”

这里我父亲自述少年时生活的一段情况，是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因为情况发生在一九〇五年左右，我父亲才二十岁光景，至于我这个人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后来我又没有见过伯父所写的这本书。自我之生，父亲体质已趋羸弱，直至他去世之时。所以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个文弱书生。父亲友朋中的印象，也是如此。柳亚子先生在《怀旧集》中的回忆便说：“在南社中间，寄尘是一个非常忠实的社员。他身体很弱，作事则绝不贪懒，非常负责。”所以我父亲自述少年时体质矫健，跟随哥哥学习拳击的一段经历，是我十分惊讶的。而当我了解到这一事例后，马上写在这里，意思也是非常明白的。这恰好说明了我伯父和我父亲在青少年乡居的时期，受到新思潮的激荡，

锐志奋发图强，还真是文武并举，磨砻砥砺，以求遂志呢。

就写这些，以供读者同志参考。

一九八五年八月　胡道静述

第一编

罗惇曧：中日兵事本末

朝鲜自前明隶中国藩服，修职贡甚谨。与日本并国于东海。明万历间，日本丰臣秀吉大举入朝鲜。满清入主中夏，郑芝龙据台湾，唐王、鲁王凭海隅以谋恢复，迭乞援日本，皆拒之。自康乾以来，商舶东趋日益众，日本乃设奉行三员于长崎，以领华商。道咸后，中国既与泰西互市，立约开诸口岸，"尚未与日本互市也。同治元年，日本长崎奉行遣其属附荷兰船载货达上海，因荷兰领事言于上海道吴煦，请依西洋无约诸小国例，专至上海贸易，并设领事官照科完税，不敢请立约。通商大臣江苏巡抚薛焕许之。闻于朝。是为日本互市之始。

三年，因英国领事巴夏礼，请许其商民自报吾海关还税。七年，英国领事代请许其商民至内地，给护照验行。皆其大将军德川时事也。明治三年，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谒直督李鸿章于天津，请依泰西诸国例立约。总署仅许通商而拒立约。前光力请于鸿章，卒许之。十年，其大藏卿伊达宗城来议约，前光为之副。与鸿章议于天津，定通商条约三十三款，而禁运货入内地，与西约盖殊焉。十一年，前光复来求改约，鸿章却之。

是冬复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为全权大臣，要改约，遂允之。十二年四月改约成，互换于天津。

先是琉球船遇飓漂抵台湾，死于生番者五十四人。日本商民四，亦漂至遇祸。种臣既成约于天津，入都呈国书，命前光至总署，言生番事。总署大臣毛昶熙、董恂答之曰：番民皆化外，犹贵国之虾夷，不服王化，亦万国所时有也。前光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治，敝国将问罪于生番。以盟好故，使某来告。"昶熙曰："生番既我之化外，伐与不伐，惟贵国自裁之。"前光归报，日本遂有征台之役。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征台湾生番。先命厦门领事致书厦门道，呈闽浙总督李鹤年，言去年副岛入使，得请于贵国，今将兴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毫不敢犯。鹤年复语拒之，不听。盖自闽昶熙等答前光言，知中国不足畏矣。日军薄社寮澳登陆，熟番迎降。熟番于生番，世仇也，导击生番，败之，进莰村落，深入至牡丹社。生番伏丛莽间，时起狙击，日兵不敢进，从道退守龟山，建都督府，辟荒芜屯田，为久驻计。闽督闻于朝，诏海疆戒严，征发旁午，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福州水师赴台，戒毋轻动。别遣闽藩潘霨、台湾道夏献纶，就西乡从道议。至琅峤湾，日兵露刃夹道立，霨等严诘从道，论辨久不决。霨作色行，从道挽之，谓："我国暴师海隅，为贵国征化外，辟荒秽，宁独无报耶？"霨曰："若速退师，宁偿军费。"与草约三款而还。柳原前光以公使至京师，与总督议，久不协，将决战。闽抚王凯泰率兵二万五千将渡台。日军之屯龟山者，受暑

瘴多死亡，思退兵，闻大军至，益思言和。乃以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来议和约。辨番地界两月不决。英使威妥玛居间，要偿兵费三百万元。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电奏力争，谓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大久保之来，中情窘急，而故示整暇，我当坚持之。廷议不欲遽启战事，乃允偿金五十万。九月，钤印换约。日兵归国，行凯旋礼，进从道爵。盖自是益轻中国矣。

光绪元年秋，日本以兵舰突入朝鲜江华岛，毁其炮台，焚永宗城，杀朝鲜兵，掠军械以去。复以兵舰驻釜山，要盟。方副岛种臣之来议约也，乘间语总署：朝鲜是否我属国？若为属国，则丐我主朝鲜通商事。总署答以朝鲜虽我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当时大臣暗于国际法，对外惟知自大，洎屡遘英法之役，惕于兵衅，遇事退让，凡所要求，无不如志。其明告日本以朝鲜自主，实图省事也。至是日本以兵胁朝鲜，而遣开拓使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议约。二年春，约定，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互派使臣，并开仁川、元山两埠通商，日舰得随时测量朝鲜海岸。中国视之漠然也。是年春，始派侍讲何如璋充日本使臣，设横滨、神户、长崎等领事。

三年，朝鲜以天主教事与法国有违言，介日本驻釜山领事调停，书称中国为上国，言候上国指挥。日本以交际敌体，何得独尊中国？如朝鲜为中国属，则大损日本国体，严词诘责。朝鲜上其事。总署致辩日本，谓朝鲜久隶中国，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能独拒？其语不伦，日人弗顾也。

五年，日本入琉球，灭之，夷为冲绳县，虏其主而还。琉球久在藩服，职贡甚谨，其王即位，辄命专使册封焉。至是诘日本灭我属国，日人拒焉。是时以伊犁边界与俄罗斯争甚烈，方备战，不能复与日本启衅，琉球遂永为日本有。日人复以长崎假俄泊兵轮，中国不能引公法以争也。

泰西诸国，皆援日本通商朝鲜例，请通商朝鲜。中国谕朝鲜以相机因应，勿固拒。八年春，朝鲜遂与美国议互市之约，请莅盟。鸿章派道员马建忠、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率兵轮偕美国全权公使东渡。朝鲜国王先以国书致美总统，自明为中国藩属，所以请中国莅盟之故，美使许之。乃定约于济物浦，汝昌、建忠监之。约成，朝鲜命其臣赍美约并致美国书，呈礼部转总署备案。未几，英、法、德三国皆遣使先后东渡，建忠为之介，皆依美国例，先后成约。日本亦遣兵轮至，订约事。其驻朝鲜公使屡诘约文，朝鲜不之告，乃叩于建忠，建忠秘之。约文及与西使磋议，皆主于建忠，朝鲜奉行而已。日人滋不悦，然无可如何。

朝鲜国王李熙，以支派入继，其父昰应柄国，号大院君，颇拒外交。及王年长，亲政，王妃闵氏，强宗专柄，裁抑大院君。大院君恒郁郁思逞。六月，朝鲜军士以军粮蠹腐，杀仓吏，执军士数人置法。军哗将变。大院君乘机使杀执政，率兵入宫，将杀闵妃，胁王及世子不得通朝士。遂杀日本练兵教师崛本以下七人，焚日本使馆。有预告者，日使花房义质逃而免，走归长崎。时建忠归国，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闻朝鲜变，命建忠会丁汝昌率三兵舰东渡观变。抵仁川，而日本海军少

将仁礼景范已率兵舰先至。朝鲜惶惧，望中国援兵甚急。建忠上书树声；请迅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国威而失藩封。汝昌内渡请增兵。是时日舰先后泊仁川，陆兵分驻济物浦，花房义质将率师入王京，朝人大恐。树声命汝昌统七兵舰至于仁川，命提督吴长庆率所部三千人援东，便宜行事，朝命赵五日期。以七月初四日航海，初七日抵朝鲜马山浦。师既济，薄王京。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同候大院君，臧驺从示坦率。大院君来报谒，从者五百人，长庆命部将纳其众而守之。与大院君笔谈，设食，禁从官不得辄白事。大院君疑焉，语长庆使召从者还取衣。长庆出朝旨宣其罪，执而致之天津。朝命安置保定，乃幽之于莲池书院，凡四年。其王李熙乃上书请归大院君，不许，仍许岁遣吏省问，熙亦不遣也。

长庆既平朝鲜乱，驻师汉城，日人大失望。花房义质要挟不遂，声言决绝去。朝鲜惧，畏建忠留之仁川，派全权就仁川议。朝鲜使请命于建忠，建忠授之辞，使磋议。乃朝人畏日甚，卒偿金五十万，开扬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征程地，宿兵王京，与长庆对镇，若公同保护焉。

是年秋，给事中邓承修、翰林侍读学士张佩纶，请乘兵威，伐日本，责琉球事。付鸿章议。鸿章以海军未备，渡辽远征非计，复奏不果行。

朝鲜志士，奋起言新学，号维新党，目执政为守旧党，相持甚急。光绪十年，维新党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谋杀执政而代之。玉均等曾游日本，昵日人，至是倚为援。英植时总邮政，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与朝鲜各

官，宴于邮署。日人预其谋，公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预运械入使馆，酒间火起，乱党入，伤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等直入寝殿，挟其王，矫令速日兵入卫，杀其辅国闵台镐等八人。次日，乱党自署官，洪英植为右参政，泳孝等管兵。议废立，欲幽王江华岛，而日使欲致诸日京。议未决，而勤王兵起。朝鲜臣民吁长庆靖难，长庆责日使撤兵，不答。其臣民围请长庆兵赴王宫，及阙，日兵发枪拒焉。长庆疑国王在正宫，恐伤王，未还击，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乃进战于宫门外，金玉均等皆出助战。王乘间避至北阙庙，华军侦知之，迎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而日使自焚使署，走济物浦。朝民弥仇日人，长庆聚其官商妻孥，卫之出王京。

朝鲜具疏告变，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派全权大使井上馨至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其大尉矶林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而日本怨中国乃愈深矣。

光绪十一年春，日本遣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务大臣西乡从道来津议朝鲜约，鸿章为全权大臣，吴大澂副之。与议定约三款：一、两国屯朝鲜兵各尽撤还；二、朝鲜练兵，两国均可派员为教练官；三、将来两国如派兵至朝鲜，须互先行文知照。当时鸿章左右皆不习国际法学，有此巨谬，成公同保护之条约。

鸿章不之知，举国亦无人诘其谬误，犹泰然曰朝鲜我属国也。以至于甲午遂启大争，成中国之巨祸，皆此约成之也。

先是俄人以伊犁界务纠葛，将失和，以兵舰驶辽海。英人亦以兵舰至，踞朝鲜之巨文岛以泥俄人。及伊犁约成，英人虑扰东方大局，冀中国始终护朝鲜，屡为总署言，总署漫不为备，至是日人谋朝鲜益急。

光绪十二年秋，驻英法德俄使臣刘瑞芬致书李鸿章，谓朝鲜瞰连东三省，一有摇动，震撼边疆，宜乘其内溃，收其全国，改建行省，此上策也；如以久修职贡，不忍刑其土地，则约同英美俄列强公同保护，亦足以保安全。鸿章韪之，上之总署。总署不可，事遂寝，鸿章亦深惜焉。

光绪十五年，朝鲜饥，其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禁粜，日人诟焉。至明年禁弛，日人谓其元山米商折本十四万余元，责偿于朝鲜。朝鲜为罢秉式官，许偿六万元，不可。日人至易公使以争偿金。至光绪十九年，卒偿金十一万元，事乃寝。今总统袁公世凯时充朝鲜商务总办，朝鲜倚中国，其执政尤善袁公，日人深忌之。偿金之役，久乃决，日人疑袁公阴持之。

朝鲜执政闵泳骏，闵妃之族也，素疾日本，而国中新进厚自结于日人。朝鲜乱，金玉均、朴泳孝等皆逃于日本，日人深庇之。朝鲜极欲得玉均等，李逸植、洪钟宇乃分往刺之。钟宇，英植子也，痛其父为玉均所煽被诛，欲甘心于玉均，乃佯交欢之。光绪二十年二月，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同寓于东和馆，日人所设旅馆也，钟宇击毙玉均于旅舍。沪官捕系之，以诘朝鲜，朝人谓玉均叛党，钟宇其官也，请归其狱自讞之。乃以钟

宇暨玉均尸归于朝鲜。朝鲜戮玉均尸，以盐渍其首，而擢钟宇官。日人大哗，乃为玉均发丧，赴者数百人。李逸植亦刺泳孝于日本，未中，日人捕获逸植毙之，朝鲜不敢问。朝日之隙日深，而日人怨中国亦愈甚，图朝鲜之谋乃亦亟矣。

洎朝鲜东学党变起，隶学者起于崔福成，剌取儒家佛老论说，转相衍授。当同治四年，朝鲜禁天主教，捕治教徒，并捕东学党乔某戮之，其党卒不衰。至光绪十九年，党人诣王宫讼乔冤，乞昭雪。不许，请益急。乃捕治其魁数人。愤益思逞。民久怨政府，思暴发，党人乘机煽之。光绪二十年春，乃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朝主以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乃川渡兵至长山浦，击乱党于全州。初战甚利，乱党逃入白山，朝兵蹙之，中伏大败，几覆师。乱党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城陷。扬言直捣王京，朝鲜大震，来乞援师。鸿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芦榆防兵东援，屯牙山县。按光绪十一年条约，电谕驻日公使汪凤藻，告日本外部，以朝鲜请兵，中国顾念藩服，遣兵代平其乱。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复凤藻书，谓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而朝鲜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凤藻以闻。

日本既闻中国出师援朝，亦以兵北渡。其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适归国，因命其以兵八百先入王京，大队继至，前后八千余人。命其驻京公使小村寿太郎以出师平朝鲜乱，照约告于中国。总署复书，谓我朝抚绥藩服，因其请兵，故命将平其内乱，贵国不必特派重兵。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贵国之兵亦不必入其内地。日使复书，谓接本国复电，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

今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派兵至朝鲜，兵入朝鲜内地，亦无定限。

朝鲜乱党闻中国兵至，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乱平，而日兵至不已。中国约日本退兵，日人要改朝鲜内政，约两国各简大臣至朝，代其更革。驻日使臣汪凤藻复书，谓整顿内治，任朝鲜自为之，我中国不愿干预。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尤不应预其内政，至彼此撤兵，请稽和约专条行之。中国屡以朝鲜自主之文彰诸公牍，而又屡称朝鲜为藩服，背驰已极，而总署以及外交官不悟其大谬，至启大争，以迄丧败，国中尚鲜明此义者。日本坚不肯撤兵，复书谓中日两国同心预其内治，则朝鲜足以安全，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而但要我国退兵，英政府善意调停，而中国谬执殊甚，若因此而启兵端，实惟贵国执其咎。盖其意已决用兵矣。

日本以朝鲜请兵中国皆闵族所为，恶其执政闵泳骏，遂恶王妃。以执政亲中国，疑朝鲜拒日，皆中国驻朝鲜总办袁世凯所为，殊怨袁公。欲藉兵力改革其内政，去泳骏等，收其国权，以遏中国，故坚不肯撤兵。日兵皆据王京要隘，而中国屯牙山兵甚单。袁公屡约志超电请北洋发战舰至仁川，并增陆军驻马坡以备日本。鸿章始终欲据条约，要日本退兵，恐增兵益为日本藉口，终不许。并戒志超勿以兵近王京，防启衅。各国使臣居间调停，皆无成议。日使大鸟圭介逼朝鲜完全自主，谢绝中国，朝鲜不敢从。

鸿章屡议与日和，而日索赔款三百万。朝士大哗，以日本蕞尔，敢抗大邦，宜大张挞伐。枢臣翁同龢握大政，修撰张謇，

1054125

其门生最亲者也，力主战，并力言北洋军之可恃。乃决备战。而鸿章意谓不欲失和，朝野益诋鸿章，谓鸿章二心于日本，其子经方久旅日本，曾纳日妇，时论谓经方为日本驸马，鸿章与日本姻娅，乃始终言和。及丧败赔款，犹谓鸿章有意卖国也。当海军衙门建立时，醇亲王弈譞为总理，孝钦后大建颐和园，拨海军经费三千余万供建筑费。弈譞向将顺后，故后尤信之。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时日军已久踞朝鲜矣。

日兵既据朝鲜王京，遍布水雷汉江口，以兵塞王京诸门，凡华人出入必搜索。华侨乃争内渡，袁公赴仁川还国，驻朝华员均逃归。六月二十一日，大鸟圭介率兵入王宫，杀卫兵，掳朝鲜王李熙，以大院君主国事。大院君于光绪十一年释归，方闲居也。矫王令流闵泳骏等于悉岛，凡朝臣不亲日本者皆逐之。事无巨细，皆决于日人。

袁公归，力言于鸿章，以不能用兵之故，乃以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发于天津，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发于奉天，提督马玉昆统毅军发于旅顺，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发于奉天。四大军奉朝命出师，虑海道梗，乃议尽由陆路自辽东行，渡鸭绿江入朝鲜，盖迂远甚矣。牙山兵孤悬，援师久不至，鸿章租英商轮高升，载北塘防军辅以操江运船载械赴援。日人预贿中国电报生泄行师期，以兵舰预邀之，截操江船，操江悬白旗任掠去，日舰吉野浪速以鱼雷击高升沉之。

初，光绪十年立海军衙门于京师，建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炮台；十四年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海军大半闽人，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朝鲜变起，鸿章令济远兵舰率扬威、平远往护朝鲜。及日本兵大集，济远管带闽人方柏谦以济远逃归。鸿章方冀和，召诸舰悉归。迫日本虏朝王，绝海道，乃命济远、威远、广乙先后赴牙山，遇日舰先击，广乙殊伤，逃焉。济远继逃，日舰吉野浪速追之急，方柏谦竖白旗，继树日本旗，仍追不已。有水手发炮中日舰，柏谦生还，以捷闻。塞威海卫东西两口，而朝鲜海上遂无中国舰队，日舰纵横海上，中国但为防海，计不复能争海上之权矣。湖南巡抚吴大澂自请赴前敌，至威海相炮台。汝昌率全军抵旅顺，陆军四大军俱集平壤，海军大发，集于大东沟鸭绿江口。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与日舰相见。战既酣，定远击沉其西京丸一艘，而中舰超勇沉焉。致远最奋战，与吉野浪速相当。吉野，日舰之中坚也。致远药弹尽，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世昌愤痛决死敌，乃鼓快车撞吉野，思与同尽。吉野驶避，致远中其鱼雷，锅裂，遂沉焉，世昌死之，全船皆殉无逃者。而济远方柏谦不战而逃，转舵误撞扬威，坏其舵，行愈滞，日舰至，击沉之。济远既逃，广甲从之，靖远、经远、来远不能支。经远管带阵亡，日人掳焉。诸舰既争逃，惟镇远、定远猛战，日五舰绕攻之，定远轰其松岛舰，几沉之，日海军中将伊东祐亨坐

船也。定远亦受重伤，炮械俱尽。日既暮，日舰解围去，定远等脱归旅顺。济远已先归，广甲已抵大连湾，误触礁不得出，越日，日舰至，炮碎之。是役凡失五舰：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丙也。其存者惟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吉甲七艘，已不能军矣。汝昌立定远敌楼督战，中弹，伤腰仆地，管带总兵闽人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次，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汝昌归于威海，鸿章命斩方柏谦于旅顺。以邓世昌死事上闻，得旨谥壮节。

叶志超军驻牙山，闻高升被击沉，聂士成言于志超曰：海道既梗，牙山绝地，不势守，背公州山利，江面便战，而胜可据守以待后援，不胜犹可绕道出也。志超从之。日兵已逼成欢，士成率五营驻成欢。日前锋至，获迎击胜。日兵大至，以无援败，趋公州就志超，而志超已先弃公州行。士成追及之，以兵单恐与日本遇，乃绕道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两日始达。志超以成欢之战杀敌相当，铺张电鸿章，乃据以入告，获嘉奖，奏保员弁数百人，赏军士二万两，遂拜总统诸军之命。是时中国军队并屯平壤，高丽之旧京也。朝民素亲中国，闻大军至，争献酒浆饷军，而军士残暴，夺财物，役丁壮，淫妇女，卫汝贵军尤甚，朝民大失望。志超抵平壤，统诸军。志超素庸懦，不足服诸军，汝贵尤贪纵。左宝贵、聂士成，皆忠勇善战，而志超漫无布置。大军聚平壤，诸将日置酒高会，筑垒环炮为固守计。日兵侦探队至大同江，华军聚而歼之，继至者均逐去，志超以屡获大捷闻。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互疑为敌，相轰击，死伤甚众。志超聚全军为婴城计，日本分道来

攻，马玉昆守大同江东岸，血战久，汝贵援之，日兵败去。而左宝贵扼元武门岭，日兵大队至，志超冒围北归，宝贵不从，以兵守志超，防其遁去。日军猛扑宝贵军，酣战久，卒不敌，宝贵矢必死，登城指挥，连中炮堕地，犹能言，及城下始殒，部将死数人。日兵占元武门，开城以纳大军。志超遍悬白旗，乞援兵。马玉昆闻元武门失守，奉志超令速撤军，乃归平壤。

志超既树白旗，日人来议受降，志超乞率兵归，日人拒焉。志超乃率诸将弃平壤北走，日兵邀之于山隘，兵溃，回旋不得出，枪炮齐击，人马枕藉，死二千余人，被掳数百，而将领皆得生逃，军储器械，公牍密电，尽委之以去。朝鲜境内，华兵绝迹矣。

当大军屯平壤，朝命诸军继发，为后援。四川提督宋庆以毅军发旅顺，提督刘盛休以铭军发大连湾，将军依克唐阿以镇边等军发黑龙江，皆会于东边九连城。军未集，而平壤军已退。志超率残军万余人过安州、定州，皆弃不守。聂士成时在安州，以安州山川险峻，宜固守以遏日兵。志超不听，奔五百余里，渡鸭绿江，入边止焉。九连城与朝鲜之义州隔水相对，界鸭绿江，大军既先后集九连城，朝旨夺志超职，卫汝贵逮问，以宋庆接统诸军。汝贵治淮军久，以贪诿至提督，援朝时年六十矣。其妻贻书曰："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春秋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汝贵守妇议，益避敌军。败逃后，日人获其书，后引诸教科书以戒国人。宋庆忠勇敢战，然无调度，非大将才，诸将行辈相若，骤禀节度，多不悦，故

诸军七十余营，散漫无纪。又坐守江北一月以待敌，日军全据朝鲜，军实既厚，乃渡江来攻，逮九连城不守，长驱之势成矣。宋庆驻中路九连城，以聂士成守虎山，九连城要隘也。日军集于义州，作欲渡状，中路严备之，两日军乃潜袭上下游，其枝队出东路渡安平河，依克唐阿弃防走东北奔宽甸，其义州军乘夜造浮桥达北岸，军竟不觉。侵晓，日军于南岸列炮队护其军渡桥者数千人，铭军溃，诸军从之，独聂士成尚保虎山。日军环攻之，士成力不支，退而西。宋庆遣援军来，而虎山已失。退渡碧河。挤而死者相藉也。宋庆弃九连城，北趋凤凰城。日兵分队东下，丰伸阿、聂桂林弃安东奔岫岩州。于是东起安平河口，至安东沿鸭绿江境，皆为日据。宋庆以凤凰城不可守，退握大高岭，以守辽阳州。日军遂占凤凰城。时旅顺围急，乃诏宋庆回援旅顺，而大高岭之防，专属于聂士成。日军趋宽甸，依克唐阿遁，宽甸及蒲石河诸军望风溃。日军分兵三路扑岫岩州，丰伸阿等弃城奔析木城。是时日第二军已陷金州大连湾，进逼旅顺，据东边之第一军分兵出辽阳之西，与第二军会，以断大高岭后路。宋庆回援旅顺之师，屯盖平，屡捣金州不得进，而丰伸阿、聂桂林驻析木城。日军驻牵马河以缀宋庆兵，而分扑析木城。丰伸阿、聂桂林弃海城，日军并逼之，复遁去。关外戒严。其东路聂士成驻大高岭之军，直凤凰城西北，依克唐阿之军直凤凰城之东北，吕本元、孙显寅率盛军守连山关。日军至，本元等遁，遂逼大高岭。士成守备严，乃移向草河口，依军击败之。日军乃弃连山关，聚兵草河口，横断聂、依两军。聂士成屯分水岭，以拊日军之背，依军夹攻之，阵斩一中尉。

凤凰城日军以大队来援，依军速战胜之，日军退守凤凰城。依克唐阿遣军会士成趋凤凰城，大战于围远堡，死伤相当。依军逼缓河而军，日军夜袭之，多伤亡。翌日大战于一面山，右翼兵击死日军甚众，左翼兵先溃，右翼兵不支，遂退，中途遇伏，马队统领永山死焉。安东之日军已西陷海城，辽西危急，诏依克唐阿移军援辽阳。吉林将军长顺会宋庆军与日军相持，互有胜败。聂士成请自率精锐出敌后，往来游击，截其饷道，令彼首尾兼顾，敌乃可克也。诸帅不许。士成自率兵过通远堡，逼雪里站而阵，日军至，伏兵起，击走之。凤凰城日军大队至，士成预伏兵，张疑军以待之，复败日军。是时辽东、金复、海盖，尽为日本有，山东威海卫亦熠焉。依克唐阿、长顺、宋庆、吴大澂诸军屡败于海城，疆畿危迫。诏士成入关卫畿辅，以江苏臬司陈湜率湘军二十营代士成守大高岭。凤凰城日军以兵单，故不复出兵四犯，而凤凰城以北遂鲜战事矣。

鸭绿江之战，海军败后，不复能军，日军以兵舰至金州东之貔子窝登岸，以袭旅顺。旅顺形胜之险为海疆最，自光绪六年经营军港，建炮台，凡十六年，置重兵守焉。东事起，旅顺守将宋庆、大连湾守将刘盛休并率所部赴防九连城。鸿章别命提督姜桂题，程允和募新兵守旅顺，总兵徐邦道以马炮队协守，铭军分统赵怀益募新兵守大连湾。日军袭据花园港，饵土人导至貔子窝，运马阅炮十二日，海陆军无阻者。徐邦道谓金州失则旅顺不可守，请分兵逆之，诸将各不相统，莫之应，邦道自率所部行。怀益部将请往备战，怀益不许，曰："吾奉命守台，不闻赴后路备敌也。"邦道至，固请兵，乃分步队随邦道

行。日军大队至，兵单将不守，电怀益告急。怀益方督所部运辎重渡海作逃计，弗之应也。日人遂占金州，进逼大连湾。怀益奔旅顺。大连险隘蔽旅顺后路，军储最厚，怀益预括饷逃，大炮百二十尊，炮弹枪械无算，尽资敌矣。日军驻大连湾十日，始向旅顺，旅顺诸将皆仓皇备逃计，惩大连军储之资敌，乃先辇粮饷还烟台，不复作守备矣。营务处道员龚照玙闻金州陷，陆路绝，大惧，渡烟台至天津，鸿章斥之，乃还旅顺。自照玙之逃，军民皇扰，船坞工匠，夺库款大掠而行，军中弗问也。旅顺六统领不相辖，乃共推姜桂题主之。桂题暗于调度，左顾无措。徐邦道率残卒归旅顺，愤痛思自效，请增兵，不许，请械，许之。乃率所部拒战于土城子，大挫日军。及大队继至，邦道军饥疲无援，乃退兵。照玙先一日乘鱼雷艇遁于烟台，黄仕林、赵怀益、卫汝成先后遁，其部卒肆掠，夺民船而渡。日本未至，而旅顺墟矣。徐邦道孤军再拒战，伤残几尽。日舰已纵横海面，其陆军分踞炮台。守兵皆逃，徐邦道、张光前、姜桂题、程允和四将杂乱军中而奔，旅顺遂陷焉。

宋庆与日军相持于海城，日军攻缸瓦寨破之，宋军退守田庄台。旅顺陷后，诸军均奔复州依宋庆。宋庆命章高元、徐邦道、张光前守盖州，自率军北援。日军扑盖平，与章高元相持盖平河上。高元鏖战甚烈，日军乃绕攻凤皇山。张光前闻敌至，先溃，日军遂占盖平，分军夹攻高元。徐邦道方自牛庄移师还，合高元拒战，不敌，败退。姜桂题率铭军来援，邦道请夜捣盖平，谋克复，桂题辞焉。诸将皆退营口。宋庆自率徐邦道、马玉昆兵万二千人屯太平山。日军猛攻之，邦道、玉昆皆力战，

却之。日大军并集，邦道等败退，日军据太平山。依克唐阿、长顺以兵三万人图收复海城，屡战不利。李光久以湘军至，会邦道攻海城，皆不克。日军踞海城仅六千人，而宋庆所部四万人，益以提督唐仁兼驻奉兵万六千人，凡五攻海城，不能拔。日军坚守海城，缀中国大军，以便海道扰山东也。

自平壤败后，朝廷虑淮军不可恃，乃思用湘军，故湘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等，皆令募军北援。召两江总督刘坤一至，授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驻山海关，湖南巡抚吴大澂及宋庆副之，大澂已先驻山海关也。大澂率军图海城，环海城而军者六万余人。日军逼辽阳，依克唐阿托词援辽东，移军遁，长顺随之。魏光焘败于牛庄，李光久弃军逃，死二千余人，虏八百余人，军械甚富。吴大澂弃田庄台，夜奔入关，将士从风而靡。宋庆方以三万人屯营口，而军资皆在田庄台，及大澂逃，宋庆回军援之，留蒋希夷守营口，希夷遽弃营口遁去。宋庆扼辽河北岸，日队尽以所获炮列辽河南岸猛攻。守岸兵不支，日军踏冰渡河，宋军溃而西，而辽是河以东尽为日有矣。

旅顺陷后，海军提督丁汝昌衋职，仍统海军驻威海，兵舰既弱，坐守而已。朝廷逮问汝昌，鸿章请以戴罪立功。日舰集大连湾，将袭威海。先攻登州，陷荣城，日舰二十五艘环威海口外。海军方新败，并匿不出。道员戴宗骞统缀巩军驻守北帮炮台，以分统刘朝佩驻南帮炮台。日军夺枫岭攻南帮后路，朝佩败奔北台。汝昌恐炮台不能守，命卸巨炮机件以归，免资敌，宗骞持不可。无何南台陷，宗骞奔刘公岛。日军踞炮台，以台之巨炮俯击澳内兵舰，别以鱼雷艇入口袭击，中定远，伤甚，

驶泊刘公岛沉焉。复以鱼雷袭来远、威远，沉之。时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治游未归也。鱼雷管带王登瀛，率雷艇十二艘欲逃出口，日舰追之，并掳焉。海军水手并登岸，噪出，鸣枪迫市，声言向提督乞生路，刘公岛中大扰。诸洋员请姑许乞降，以安众心，汝昌不可。诸洋员与兵轮管带等已密有成议，欲以众挟汝昌降。靖远已为炮击沉，汝昌驻镇远，军士拥护统领张文宣至汝昌所，噪围之。营务处道员牛昶炳及各管带至，相向泣。乃集洋员记事，皆主降。德员瑞乃尔入舱密告汝昌曰：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如沉船毁炮台，徒手降敌，计较得。汝昌从之。乃令诸将侯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牛昶炳乃集诸将，推英员浩威作降书，仍托汝昌诺钤印，命广丙管带程璧光乘镇远艇悬白旗诣日军乞降。日军既受降，乃以康济舰载汝昌榇送于烟台，海军扫地尽矣。

方东事初起，李鸿章已主和议，及诸城邑相继陷，朝意亦思言和。十月，侍郎张荫桓至天津就鸿章议，未决。鸿章命税务司英员德璀琳东渡，赍鸿章致日相伊藤博文书抵神户。日官电达内阁，内阁谓私函非国书，德璀琳非中国大员，非钦派不能与议。璀琳归，日人谓议和须割地，并偿兵费四万万元。由美国公使居间，乃命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会议。瑞良、顾肇新、伍廷芳、梁诚等从，至广岛。日本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全权大臣，互校敕书于广岛县厅。日人谓中国全权之敕书非全权通例，以书告绝。荫桓等力争不得，遂归国。日人致书美使，谓中国如诚

意求和，当派位望素隆之大员，畀以全权，仍可随时开议。盖阴指鸿章也。正月十九日，命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以王文韶代为直督。美使函告鸿章，言日本来电云，除先偿兵费并朝鲜自主外，若无商让地土及画押全权，则使臣可无庸前往。鸿章请诸朝，许之，鸿章乃行。挈其子经方及美员福世德、参赞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从抵马关。日本全权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集马关，以春帆楼为会议所，互勘敕书。伊藤博文要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始允停战。鸿章不可，伊藤执愈坚。鸿章谓若不允停战，请勿攻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先议和约。伊藤不可。乃先议约。二十八日，鸿章自会议所归，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狙击，弹伤颧，创甚。日皇深致歉意，遣医慰治。欧亚舆论颇沸，乃允停战，不索质地，订停战约。惟奉天、直隶、山东暂停战，以二十五日为限。伊藤以和约十款相要，限四日议复。鸿章电告总署，言日款最要者，一朝鲜自主，二奉天南边各地、台湾、澎湖各岛均割弃，三赔兵费三百兆两，所索过奢，请密告英、俄、法三国公使调停。鸿章先复伊藤：一朝鲜自主须改日本所拟约文，二奉天南境难割弃，三赔款三万万非力所及。伊藤复书拒焉，仍促速议。鸿章乃允割奉天之安东、宽甸、凤凰城、岫岩州四地及澎湖诸岛，赔款一万万两。鸿章创已愈，复会议于春帆楼。伊藤再交约稿，于割地款内减去宽甸，赔款减至二万万两，分六期、七年偿清。谓此次约稿中国但允不允两言而决，勿糜时日。鸿章辨久，伊藤持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展停战期二十一日。约互换于烟台。约文大略：

一、朝鲜完全自主；二、奉天南从鸭绿江溯江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营口、台湾、澎湖及所属岛屿，均割让日本；三、割让界务限一年毕事；四、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五、人民迁徙限二年以内，逾期不迁，永为日民；六、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口通商；七、换约后三月内撤兵；八、暂占守威海卫候赔款清偿后撤兵；九、俘虏不得虐待；十、本约批准互换罢兵；十一、定期在烟台互换。

既签约，鸿章还天津，称病不入都，而遣伍廷芳赍和约至。当鸿章未发时，朝命诸臣议和战，及割地议起，朝野大愤，台湾臣民争尤力。及鸿章成约归，中外诸臣章奏凡百十上，康有为等数千人上书尤激昂，朝意颇为动，命鸿章改议。鸿章以全权签约，无更改理，虑腾笑万国，坚不从。枢臣孙毓汶、徐用仪主速换约，主事何藻翔、罗凤华上书请戮毓汶等以谢天下，不报。

和局之成，美国为介绍，英人颇阴袒日，而俄、法、德三国滋不平。日据辽东，俄引为大害。三国驻日公使力阻其议，而俄兵舰已纷集日本之长崎及辽东，势张盛。日俄本不敌，又新战中国，断无余勇以战俄，乃隐忍还辽东。三国公使告总署，辽东地不悉归，毋批准换约。时朝廷意犹豫，乃命王文韶、刘坤一议决和战。文韶等言沈阳、京师两地，所关重大，务策万全。以直隶言，如提督聂士成、总兵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军，均堪一战，其榆关以迄辽沈诸军，未敢臆断。今势成孤注，与未议约前不同，乞饬下诸臣熟议。朝意乃决签约，命道员伍廷芳、联芳为换约使，赴烟换约。日本换约使伊东美久治

至烟，谓更易割辽条约，未奉国令，马关约不可改。俄舰泊烟台十艘，将备战，伊东恐，电请国命，乃从归辽议，夜半换约。时王之春以赴俄吊贺专使归，道出法京，说法干预和约，以台湾质法，议无成。驻法使龚照瑗密以电鸿章，鸿章虑破和约，乃电促伊藤博文，遂据换约。四月二十五日，命李经方为割台湾使，日本以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于日舰中交割。时日兵尚据辽东，俄、法、德三国严诘退兵。日乃索赎辽东费一万万两，徐减至五千万两，八月三国公断为三千万两。日人要赎款偿清后三月始撤兵，仍命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要约四条：一、偿款三千万两；二、俄、法、德永不得占东三省，中国亦不得割让；三、大连湾通商；四、大东沟、大孤山开商埠。议未定，而三国严责日本速撤辽东兵，乃仅偿款三千万，定约，互换于京师。和议既大定，乃先输赎辽费三千万两。十月，日本撤辽东兵，交还奉天南边诸城，兵事乃告终焉。

当中国盛时，日本不敢与抗，咸丰庚申，中英之战败衄，开五口通商，英、法、俄、美并为有约之国，日本不得与。及伊藤博文来议商，谒李鸿章于天津，李鸿章卑视日本，其倨傲之态，伊藤不能堪，不敢与较。至马关议约时，伊藤为廷芳言，犹有余愤。海军之力倍于日本，以将校骄淫，结党以胁其帅，丁汝昌非习海军，不足统驭，平时训练不力，士卒嬉游成性，临战不能调度，方柏谦辈遇敌先逃，一战而海军歼焉。旅顺、威海皆天险，经营十余年，敌至皆委之以去。其后日俄之战，殒士卒十余万，攻四阅月，仅乃克之，而是役失旅顺仅数日，威海相继陷，军心先变，汝昌仅以一死免生降之辱。及海军部

立，乃纠集当时生降逃窜之士，以谋海军，率先清追恤汝昌，复其官。叶志超以便滑致统帅，屯师平壤，望风先逃。诸军云集辽东，散漫无纪，以成敌军长驱之势。鸿章始终主和，而枢臣翁同龢与鸿章不睦，军事既一以责鸿章，而枢臣又阴持其后。鸿章既仓猝备战，而将帅又皆非才，是役败后，乃一蹶不复振矣。日人慑于俄、法、德三国之威，忍辱以还辽东，全国引为大耻。资中国赔款以兴百政，培力既厚，遂有报俄之役。俄、法、德以仗义归辽，责报殊奢，而中国复乖于应付，于是俄据旅顺、大连湾，英据威海卫，德据胶州，法据广州湾，以互相钤制。均权之说昌，中国乃不国矣。

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义和拳起嘉庆时，民间私相传习。其时禁令严切，犯者凌迟死，燕齐之间，犹有密传其术者。光绪庚子，毓贤为山东巡抚，民间传习义和拳，以扶清灭洋为帜。时各省多闹教案，外人逼我甚，民情益愤，闻灭洋说，争鼓吹之。义和拳自山东蔓延及于直隶，聚众称义和团，遂围涞水。县令祝芾请兵，直隶总督裕禄遣杨福同剿之。福同败死，义和团进攻涿州。知州黎荫培告急，顺天府何乃莹格不行，以荫培召变，免其官。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乙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天下震动。东南士气激昂，经元善连名上书，至千数人。太后大怒，逮元善，元善走入澳门，屡索不与。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者。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往，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

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城中为坛场殆遍，大寺观皆设大坛。其神曰洪钧老祖、梨山圣母。谓神来皆以夜，

每薄暮，什百成群，呼啸周衢，令居民皆烧香，无敢违者。香烟蔽城，结为黑雾，入夜则通城惨惨有鬼气。神降时，距跃类巫觋，自谓能祝枪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人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僇辱及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讼言其谬者矣。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

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太后与端王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帝，二虎指庆亲王弈劻及李鸿章也。弈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鸿章则时论所称通番卖国者也。时各国公使均自危。俄使上书言他国将藉乱事图不利于中国，俄与中国亲睦二百余年，义当告。总署得书不敢上。俄使欲请入见，不许。

五月，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尽开，京师大乱。有旨义和团作乱当剿，而匪势愈炽。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余家，数百年精华尽矣。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时方称拳匪为义民，莫敢捕治之。

载漪等昌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议，诸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吏部侍郎许景澄首言：中国

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太常寺卿袁昶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声振殿瓦。太后怒目视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力言拳匪宜剿。亨嘉语杂闽音，太后未尽晰，姑置之。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无义民不保矣。载漪、载濂均言长萃言善，人心不可失。帝曰："人心何足恃，徒滋乱耳！士夫喜谈兵，朝鲜一役，朝议争主战，卒至大挫。今诸国之强十倍日本，若遍启衅，必无幸全。"载漪言董福祥善战，剿回大著劳绩，夷虏不足儆也。帝曰："福祥骄而难驭，各国器利而兵精，非回部之比。"帝自戊戌幽闭后，每见臣工，恒循例三两言而止，绝不言事政，是日独峻切言之，盖知启衅必足以亡国也。侍讲朱祖谋班在后，力言福祥无赖，万不可用。太后厉声言："汝云董福祥不可用，谁其可者？"祖谋言若必命将，则袁世凯可。拳匪乱民，必不可用。载漪叱之。载漪语狂恣，帝默然而止，廷臣皆出。载漪、刚毅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闻者太息，然畏祸莫敢言也。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洋兵援使馆者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岱而还。

太后复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议。太后曰："皇上意在和，不欲与夷战，尔等可分别为上言。"帝曰："我国积弱至此，兵不足战，用乱民以侥幸求胜，庸足恃乎？"载漪曰："义民捐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失，

将不可以为国。”帝曰：“乱民皆乌合耳，各国兵利，乱民岂足当之？奈何以民命为戏！”太后虑载漪辨穷，户部尚书立山为内务府大臣，最得太后欢，思得立山以助载漪，乃问立山：“汝言如何？”立山曰：“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效。”载漪愤然曰：“用其心耳，奚问术乎？立山必与夷通，乃敢廷辨，请以立山退夷兵，必听。”立山曰：“首言战者漪也，漪当行。臣主和，又素不习夷事，不足任。”载漪诋山汉奸，太后两解之。乃命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及立山至使馆，告勿调外兵来，兵来则决裂矣。

次日，复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联元力言不可，倘使臣不保，他日洋兵入城，鸡犬皆尽矣。载漪怒，斥联元方自使馆还，怀二心，罪当诛。太后大怒，立命斩联元，左右力救而止。大学士王文韶言：“中国自甲午以后，财尽兵单，今遍与各国启衅，众寡强弱，显然不侔，将何以善其后？愿太后三思。”太后大怒而起，以手击案骂之曰：“尔所言吾皆熟闻之，尔为夷人进言耶？”帝持许景澄手而泣曰：“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何？”太后阳慰解之。景澄牵帝衣而哭，太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

既罢朝，太后已决意主战，载漪、载濂、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赵舒翘、徐承煜、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

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挈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知府曾广濂、编修王龙文三献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之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曾广濂、王龙文、彭清藜、御史刘家模先后上书，义民所至，秋毫无犯，宜诏令按户搜杀以绝乱源。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嵩焘、丁日昌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议恤。主义民者恒十九湘人也。侍郎长麟前以附于帝为太后罢斥，久废于家，至是请率义民当前敌，太后弃前憾而用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谓之保护。士夫思避祸，或思媚载漪者，亦恒设坛于家，晨夕礼拜焉。

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乃决划保东南之策。鸿章领衔，偕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川督奎俊、闽督许应骙、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苏抚鹿传霖、皖抚王之春、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粤抚德寿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衅不可开。言至痛切。东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

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皆不省。

义和拳既纵横都下，因派载勋、刚毅为总统，比于官军。然拳匪专杀自如，载勋、刚毅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素昵庆恒，不能庇也。尚书立三不附载漪，侍郎胡燏芬、学士黄思永、通永道沈能虎，皆以谈洋务著称，拳匪皆欲杀之，燏芬逃，沈能虎以贿免，立三、思永并下狱，指为通夷，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主事杨芾，皆指为教民，被伤几死。

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贻谷、副都御史曾广銮、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贻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等争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朱祖谋请勿攻使馆，言甚痛切，不报。曾廉闻之曰：祖谋可斩也。载漪亦

欲杀祖谋，未发，及城破而免。御史蒋式芬请戮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以其二于夷，不奉朝命也。载漪匪党论功封武毅爵者数十人，赏赉无虚日。载漪每出，扈从数百骑，拟于乘舆，出入大清门，呵斥公卿，无敢较者。

五月二十五日，下诏宣战，军机章京连文冲笔也。诏曰：

“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凡远人来中国者，列祖列宗，罔不待以怀柔。迨道光、咸丰年间，俯准彼等互市，并乞在我国传教，朝廷以其劝人为善，勉允所请。初亦就范围，讵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捐循，乃益肆枭张，欺凌我国家，侵犯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朝廷稍加迁就，彼等负其凶横，日甚一日，无所不至。小则欺压平民，大则侮慢神圣。我国赤子，仇怒郁结，人人欲得而甘心，此义勇焚烧教堂、屠杀教民所由来也。朝廷仍不开衅，如前保护者，恐伤我人民耳，故再降旨申禁，保卫使馆，加恤教民，故前日有‘拳民教民，皆我赤子’之谕，原为民教解释宿嫌，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乃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昨日复公然有杜士立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归彼看管，否则以力袭取。危词恫喝，意在肆其猖獗，震动畿辅。平日交邻之道，我未尝失礼于彼，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朕临御将三十年，待百姓如子孙，百姓亦戴朕如天帝，况慈圣中兴宇宙，恩德所被，浃髓沦肌，祖宗凭依，神祇感格，人人忠愤，旷代所无。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连日召见大小臣工，询谋佥同。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不

下数十万人。至于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倘难剪彼凶焰，张国之威！其有同仇敌忾，陷阵冲锋，抑或仗义捐资，助益饷项，朝廷不惜破格懋赏，奖励忠勋。苟其自外生成，临阵退缩，甘心从逆，竟作汉奸，即刻严诛，决无宽贷。尔普天臣庶，其各恪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朕有厚望焉。”

诏书以外人索大沽口为词，而大沽口已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敌兵之攻大沽也，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炮伤英兵舰一。俄面兵大至，荣光走，台遂陷。荣光至天津仰药死，而直隶总督裕禄谬报大捷。太后及载漪皆喜，发帑金十万两犒将卒。京朝士大夫附拳党者皆喜，谓洋人不足平也。

时有诏征兵，羽书络绎，海内骚然。以载漪、徐桐、崇绮，弈劻主兵事，军府专恣，所请无不从。弈劻心知其误，支吾其间，不敢发一言。徐桐以道学自任，每朝奏事，太后辄改容礼之。自戊戌以后，大事皆决于桐，然康有为盛时，桐亦不敢言也。诏遣仓场侍郎刘恩溥至天津，招集拳匪。直督裕禄亦极言拳民敢战，夷甚畏焉。拳匪驱童稚为前敌，直犯敌军，排枪起，恒毙数百人。

初，直隶提督聂士成奉命剿拳匪，有所诛锄，既而朝议大变，直督又袒拳匪，深恚士成，朝旨严责士成剿夷，时论又多所责让，士成愤懑无所泄，乃连战八里台，陷阵而死。

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鸿章自粤行，留于沪。以廷雍为直隶布政使，廷杰罢，以廷杰不主义民故也。聂士成既死，马玉

昆代统其众，攻紫竹林，死者三千人。

天津陷，裕禄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诏，无所得纸而墨。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杀夷兵万余，夷方穷蹙，行乞和矣。"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天津也。

崇绮授户部尚书。崇绮以穆后父贵，封公爵。穆后既殉穆宗，崇绮即乞病免。及光绪己亥，为穆宗立嗣，将图废帝而代以大阿哥溥儁，乃起崇绮于家，使傅溥儁，若太子太傅也。崇绮再出，与徐桐比而言废立，得太后欢，恩眷与桐等。

六月二十三日，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杀杉山彬、克林德者议抵罪。大学士荣禄意也，王文韶附之。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

董福祥之攻使馆也，太后问几日可克，福祥曰："五日必歼之。"既而言不验，提督余虎恩与福祥论事荣禄前，语侵之，福祥怒，欲杀虎恩，荣禄以身翼蔽之，乃免。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召见宁寿宫，语移日。秉衡力主战，且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太后诘与李鸿章等公奏何以主和？秉衡言此张之洞入臣名耳，臣不与知也。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乃决战。遂命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七月初四日，杀许景澄、袁昶，秉衡有力焉。天下冤之。刑部侍郎徐承煜监斩，色甚喜，徐桐曰："是死且有余事。"王龙文曰："可以惩汉奸，令后无妄言者。"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教堂，既屡有杀伤，教民亦结群自卫。拳匪不得逞，乃日于城外掠村人，谓之教民，以送载勋，请旨

交刑部斩于市。前后死者男女百余人，号呼就戮，皆不知何以至此也。

既而北仓失，裕禄自戕死。联军方占天津，画地而守，兵久不出。一夕大至，攻北仓，玉昆力战三昼夜，大败至杨村，不复能军。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于左右，以新诛袁、许，无敢言者。

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以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停攻使馆，使总理衙门章京文瑞赍西瓜问馈之。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复书词甚慢。彭述请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笑之。

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坛所奉犁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见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蕴酿百年以来矣。

及战，张春发、万本华败于河西务，死者十之五六，潞水为之不流。御史王廷相走，渡河溺死。廷相故与曾廉、王龙文、张季煜从秉衡军，廷相谄附拳匪，载漪、刚毅联名之疏，廷相属草焉。陈泽霖自武清移营，闻炮声，全军皆溃，秉衡走通州。载漪请斩荣禄、王文韶，太后未许。载漪复命董福祥、余虎恩急攻使馆，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诸军皆会，誓必破之以泄愤。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是日杀徐用仪、立山、联元，仍以徐承煜监斩。用仪尸横道二日无收之者。旬日之内，连杀

五大臣，诏书皆曰通夷。又欲杀弈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会城破而免。载漪谋弑帝，御医姚宝生泄之，乃下宝生狱，欲杀之以灭口。城破，龚照玙、徐致靖、何隆简、黄思永、席庆云皆逸出。

是日，太后闻秉衡军败而哭，顾廷臣曰："余母子无所赖，宁不能相救耶？"廷臣相顾皆莫对。议遣王文韶、赵舒翘至使馆，文韶以老辞。舒翘曰："臣资望浅，不如文韶，且拙于口，不能力争。"荣禄曰："不如与书观其意。"乃遣总理章京舒文持书往。书达使馆，约明日遣大臣来，以午相见。及期皆不敢出。时方攻使馆，舒文至，董福祥欲杀之，称有诏乃免。

敌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时日暮北风急，炮声震天，风雨暴至，乃休战。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敌兵自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入，禁军皆溃。董福祥走出彰仪门，纵兵大掠而西，辎重相属于道。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

是日，百官无入朝者。徐会沣授工部尚书，溥恩至神武门，闻哭声，宫中人纷纷窜出，知城破，乃走还。二十一日天未明，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帝及后皆单袷从，至西华门外乘骡车，从者载漪、溥儁、载勋、载澜、刚毅等，妃主宫人，皆委之以去。珍妃帝所最宠，而太后恶之，既不及从驾，乃投井死。宫中自裁者无数。或走出安定门，道遇溃兵，被劫多散。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满州妇女惧夷兵见辱，自裁者相藉也。京师盛时，居民殆三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

盗乘之，所过一空，无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是日，驾出西直门，马玉昆以兵从。暮至贯市，帝及太后不食已一日矣。民或献麦豆，至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时天渐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也。岑春煊为甘肃布政使，率兵来勤王，奉命往察哈尔防俄，至于昌平，入谒，太后对之泣。贯市李氏者，富商也，以保标为业，北道行旅均藉之，从取千金，帝及太后乃易骡轿而行。太后仓皇出走，惊悸殊甚，得春煊，心稍安。春煊勤护从，一夕宿破庙，春煊缨刀立庙门外彻夜。太后梦中忽惊呼，春煊朗朗应曰："臣春煊在此保驾。"春煊于危难之中，竭诚扈从以达西安，太后深感之，泣谓春煊："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次日将至宣道，延庆州知州秦奎良进食，从者不能遍，奎良惧，太后慰遣之。太后易秦奎良轿行，暮至怀来。县令吴永供张甚备，左右皆有馈遗。塞外已严寒，而太后方御葛衣，永进衣裘，太后大喜，立擢永通永道。王文韶与其子追驾出西直门，及于怀来，乃入见，太后垂泪劳之。赵舒翘亦至。帝及后至沙城，乃易轿行。车驾至太原，总兵何金寿兵翊驾，驻于太原。

时联军入都，各国划界，分屯军队，美日两国兵均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前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故德兵淫掠殊甚，其他国军队亦略同焉。

联军既占北京，分兵追驾，至保定而还。太后闻洋兵将追至，甚皇惧。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勤王兵至，及于太原，入谒，

言太原不可居，西安险固，僻在西陲，洋兵不易至，乃定入陕之策。至于西安，陕西布政司端方署巡抚，迎驾，设行在政府于抚署。授岑春煊陕西巡抚。荣禄至于行在，命长枢垣。载漪、刚毅辈不敢言国事矣。

联军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整队入宫，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城内外民居则恣意搜括，庙观曾设拳匪坛者则焚之。拳匪乱时，积尸于道，联军则驱华人负尸出城。有达官贵族被驱遭负尸，不顺则鞭之。其掠人筐箧，则夺大车载之行；牲口不足，则执华人于道，以代骡马。陈璧方官御史，亦被执，使负纤焉。侍郎李昭炜所居有小童掷石伤洋兵，则入执昭炜至营，痛挞之，复驱出，晕堕于玉河桥下。于式枚方居贤良寺，趋救始获苏。

联军以非李鸿章来不能言和，乃命鸿章与奕劻同为议和全权大臣，至于京师。奕劻一以让鸿章，不敢置一词。联军索罪魁载漪、载勋、载澜、刚毅、赵舒翘等数十人，鸿章屡与辩护。瓦德西曰：吾等所列罪魁，皆其从者，为全中国体面，其首罪名尚未提出也，此而不允，则吾将索其为首者。其意盖指太后也。鸿章亟以电告，乃允以载勋等赐死，而特原载漪配新疆，并黜溥倮大阿哥，使出宫焉。鸿章与各国磋议，已历数月，心力交瘁。行在政府屡传电谕，授意驳辩，鸿章谓枢臣不明敌情，徒乱意，阎竟旋毁之，幕僚不及见也。鄂督张之洞亦迭电干议，鸿章笑曰："张某作官数十年，犹书生也。"之洞深恨之。各国持之坚，久未定议，而鸿章积劳病深，卒不起。濒危，犹口授计划，秩然不紊。各国闻鸿章逝，皆感怆，乃悉如鸿章议，卒

签约，而鸿章不及见矣。先逝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保今总统袁公继直督任，谓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并力请回銮，保外人无他。电达行在，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立授袁公直督。

既定约交还北京，太后尚未敢还都。王公大臣既渐趋行在，其留京者合辞请回銮，疆臣复连名力请，乃下诏还都。命都御史张百熙为跸路大臣，先驰还。逮跸路成，车驾发于西安。改岑春煊山西巡抚，而以端方为陕西巡抚。至于保定，谒西陵，乃还京师。初，太后藏金宫中，闻达三千余万，联军护存之，及还宫，金无恙，太后则大喜。

自经巨变后，群臣争言新政，乃开经济特科，诏天下办学，命张百熙为学务大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以瞿鸿禨为尚书，新政渐繁兴焉。

当在行在时，下诏罪己，荣禄幕客樊增祥笔也。太后每见臣工，恒涕泣引咎，臣下请行政，多所采纳。及还都，中外渐安辑，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惟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各国公使夫人，得不时入宫欢会，间与内政。日本内田公使夫人解华语，尤浹洽。内监李莲英最用事，与白云观高道士拜盟，而华俄银行理事毓科第交高道士厚，因缘结于莲英，多所密议，外交尤有力焉。帝既久失爱于太后，当逃乱及在西安时，尚时询帝意，回銮后，乃渐恶如前。公使夫人入宫有欲见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发一言。帝不得问朝政，例折则自批之，盖借庸暗以图自全也。

罗惇曧：拳变余闻

余既为《庚子国变记》，复搜集记载，乃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兴至即书，不复次其先后，视《国变记》尤详尽矣。惇曧志。

甲午中日之战，津郡惊扰，官民迁徙。时适北乡挖支河获残碑一，字漶漫，惟二十字可读，文曰："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红灯照满街，那时才算苦。"类谶语，奥莫能明也。及曹州匪起，今总统袁公方抚山东，获匪首朱红灯戮之，时谓应红灯之谶，然津郡尚无扰也。

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余龄幼女，红衣裤，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左手执红灯，右手执红巾及朱色折叠扇，扇股皆朱髹。始老孀设坛授法，集闺女数十辈，环侍受法，四十九日术成，称大师姐，传教他女。术成持扇自扇，渐起渐高，上瞰云际，掷灯下，其从妪拾缀坛内，女身直立空际，渐化为明星，较星差大，其光晶晶，或上或下，或近或远，或攒聚如联珠，或迤逦如贯鱼。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丁者。女子自言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城

内外列炬高悬，若万星之齐耀。争言军队所至，红灯随之，每焚洋楼，皆言仙姑掷火也。

又有沙锅照者，以飨神团，人挟一锅，遇拳民战时，折薪淅米，炊饭飨之。沙锅仅如巨钵，自言饭百人不尽。此团皆乞丐也，沿门索米济军，无敢拒者。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傍，傅以香灰，数口而蛆虫焉。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堠，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母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与圣母同被执，皆戮之。或云西人载之游欧州。而红灯照皆复其居，大半为娼焉。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传习时，令伏地焚符诵咒，令坚合上下齿，从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则跃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扬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北中所常演之剧也。洋人、教士、教民，分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遇之杀无赦。礼神以顶着地，叩首三十六。练术有浑功、清功：浑功百日，清功四百日；浑功避枪炮，清功能飞升。然习者利

速成，多浑功也。临阵时佩小黄纸画像，有首无足，锐指，头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狗牙诘屈状，不名何神。心以下书一行，文曰："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诵咒曰："左青龙，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诵此祝枪炮不然。诵声未绝，中弹毙。其焚教堂，大师兄率众握刀来，转向东南跪伏，突立起呼杀，其声动天。大师兄焚香拜堂中，俄而焰发矣，有张天师拥众横杀。俄别出一张天师，不相下，时互斗，后其一蜡巨金遁，其一仍专横。大师兄曹福田至，获天师，斩之。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毓贤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其后皆称义和团。坎字拳为林清之余孽，乾字拳为离卦教郜生文之余孽，故皆尚红。其后有黄色一派，则乾字拳所创也。坎字乾字，授法各殊。坎字拳传习时，令焚香叩拜后，直立而仆，仆而起，跳跃持械而舞。乾字拳则令团口伏地，少时白沫满口，则呼曰神降矣，亦起跃持械而舞。又有震字，则山东王中之遗孽。中于乾隆间被戮。坤字拳不详所自。震字拳见诸永定河南岸，坤字拳见诸京西，从者盖鲜。惟坎字乾字最势大矣，乃分扰于京津。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

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歌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门开，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陀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纪小唐者，则小说之年羹尧。最奇者为山西祁相国，则祁文端也。大约祀神无规定，意中所欲奉则祀之耳。自乾隆时，高宗恒以小故杀人，诗词戏剧皆足杀身，供奉者乃杂取《封神传》、《西游记》诸小说点缀神权，以求绚烂而免祸也，浸淫百年，蒸为民俗。愚民受戏剧之教育，驯至庚子，乃酿此巨变，岂得曰非人为哉！

津郡拳匪，始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直督裕禄不之禁，渐延入郡城，张旗挟刃游于市，转相煽诱，旬日之间，坛林立。业冶铁者，家家铸刃，丁丁之声，日夜相续，若铃铎之互答。官不敢禁挟械，但禁冶铁，示甫下，匪纷集县署，露刃逼官弛禁。不得已从之，冶炉遍衢巷矣。匪诵言灭洋，租界戒严，教堂尤汲汲。津、保之间，迭毁电线、铁路。五月，朝旨严剿拳匪。裕禄承端、刚意，故纵之，匪焰益炽。教士皆避居租界，官临视各教堂，加钥焉。匪犹扬言教堂藏地雷火药，

定期轰毁津城。鼓楼东教堂洋楼特高，夜半忽传中有火光，游民渐聚渐众，匪率众焚之，烬焉。破狱出狱囚。洋货店及藏洋书器者皆焚毁之。禁民间着白衣，谓其近洋派也。以河东民居邻租界，谓藏奸细，焚殆尽。令民家焚香供清水一盂、馒首五枚、青铜钱数枚，家置一秫秸，粘红纸，供五日，持以拜敌，首自落。匪纷集督辕求枪炮，裕禄命赴军械所自择焉，尽攫以去。又令居民喊大得胜以助威。有闭火门神咒，遍张通衢，其词曰："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铁佛来。铁佛坐在铁连台，铁盔铁甲铁壁塞，闭住炮火不能来。"既而洋兵枪弹屡及，神咒不验，又令居民焚香叩首时，以拇指掏中指，男左女右，力掏不放，曰避火诀也。已而又不验。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轰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着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复有一道士来谒天府，自号天灭，谓天灭洋人也。官吏恭送入坛，团匪与语不合，斩之，悬首西门曰：此伪天灭也。匪劫掠无虚日，富户一空。及城陷，匪首张德成挟重资遁。日本兵先至，津民大书大日本顺民，或揭诸门，或缠诸臂，以求保护，拳民一时绝迹焉。

拳匪之祸，成于匪首张德成、曹福田，皆直督裕禄所曾奏保也。德成白沟河人，业操舟，往来玉河、西河间。时义和拳已传至静海县之独流镇，有童数辈，方习拳，德成睨之而笑，众诘之，德成曰：此为神拳也。众叩其术，德成乃取一秫秸以黄纸掷地上，令众拾之，壮夫数人不能举。群大惊，罗拜曰：

真神师也！拥之入巨宅，设坛焉。远近拳匪争来附，遥受节制。德成居独流，声势甚雄。曹福田为天津拳匪之魁，其自署门榜曰“署理静津一带义和神团”，曹盖以本任属德成也。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燃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

五月，直隶四道员结伴去津，舟过独流，遇匪将手刃之，皆叩首乞命，牵赴神坛。德成审为大官，释之延坐，自炫其术，使达诸总督，请饷三十万，自任灭洋。皆受命，上书裕禄。裕禄乃驰檄召德成，不至，屡檄之，德成怒曰：“吾非官吏，何得以总督威严凌我耶！”裕禄谢过，命使以八人舆礼迎之。德成至，以敌体礼见，启中门迎之入。次日，宴于节署，德成忽若醺，呼之不应，俄欠伸起，袖出铁炮机管数事，云元神出，新从敌中窃来者，敌炮皆废矣。裕禄深敬之。德成恒出入节署，以耀其术。裕禄表荐诸朝，称其年力正强，志趣向上。复屡报战功，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

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资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以二人舆至，德成怒曰：“吾在津，制军以八人舆迎我，犹不时至，汝乃如是亵神耶！”不得已，假关帝庙绿舆迎焉。既至，盛宴之，德成犹搦不能下箸，推席而起。王不能堪，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余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余匪至白沟河后，推德成之弟张三，称三师父，挟至独流镇，仍立天下第一坛，请张三神

力过德成十倍。联军已踞天津，将剿余匪于诸村，村人共逐张三，余军乃四散焉。

曹福田，天津静海县人也，本游勇，嗜鸦片，无以自存，乘乱煽惑。初至津，登土城楼，询租界何处，土人言东南方，即伏地向东南叩首，良久起曰："洋楼毁矣。"东方烟起，万众悚然。盖适河东民居被焚也。既入城，而民跪迎，福田坐马上指挥令起立，曰无须跪也。闻拳坛令阖郡持白香，谕无须，言我亦饮酒食肉也。闻洋货店多被毁，亦云无须，洋货入中国久，商民何罪？津民以是尤信奉之。福田室中悬神像，关帝、赵子龙、二郎神、周仓也。令供本主曰圣上杨老师。福田整队赴前敌，以洋铁造鼓吹、大螺，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神团"。福田骑马，戴大墨晶眼镜，口衔洋烟卷，长衣系红带，缎靴，背负快枪，腰挟小洋枪，手持一秫秸，语路人往观战。至马家口，谓前有地雷不可进，绕道归。又令商民备蒲包麻绳各数千，麻绳备缚洋人，蒲包蒙其首也。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戮之，以报聂士成落堡一战之仇也。直督裕禄奏保赏头品顶戴花翎黄马褂，实虚保战功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救？"绅商哀之急，则怒命杀之，群哀请乃免。和议既阻，乃请易择战地，福田不可，曰："若别择地，当先以租界归我。"张德成至，众复哀请，德成许之，福田不可。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

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冬间私至静海境，众呼捕之，惊走。次年正月，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拳匪之变，以聂提督士成死事最烈。士成安徽合肥人，为淮军宿将，发捻诸役及剿朝阳匪皆有功，甲午中日之战，据大高岭阻日兵，尤著名。叶志超逮后，士成代为直隶提督，率武卫军驻芦台。庚子四月，拳匪毁保定铁路，直督裕禄命副将杨福同驰往镇之，及易州，为匪戕死。朝廷方议用拳匪，不赐恤。匪焚黄村铁路，聂军一小队驰至，突被拳匪迎击，伤数十人。士成奉相机剿抚之命，军至落垡，拳匪三千人，方毁郎坊铁轨，士成谕禁不止，仍扑聂军。士成命击之，匪多死，乃大恨士成，匪党诉诸朝，朝旨严责士成，裕禄命士成军回芦台。士成至津，遇拳匪于道，匪持刀奔马首，士成避入督署，裕禄为之缓颊乃止。时拳匪在津及二万人，遇武卫军辄缚而戮之，士成不敢与抗。端王载漪、刚毅等，深恨士成，思乘间除之。荣禄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谓贵军服制颇类西人，遂致寻衅，团民志在报国，愿稍假借。士成得书，慷慨复书曰，“拳匪害民，必贻祸国家，某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受大戮，必不敢辞。”聂军守杨村，遇洋兵，屡战互有杀伤。洋兵以锅锄兵单折回。裕禄张拳匪功，赏拳匪巨万，聂军不与。旋奉命攻天津租界，血战十余次，租界几不支，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

拳匪恨士成甚，诋聂军通夷，朝旨又严督之。士成愤甚，

谓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战必亲陷阵。一日战方酣，拳匪拥入其家，絷其母妻女以去。士成闻报，分军追之。部下新练军一营，多通拳匪，见聂军追匪急，大呼聂军反，齐开枪横击之。士成内外受敌，被数十枪，乃麾其军还攻拳匪，自突战于八里台，以期死敌。麾下执辔挽之回，士成手刃之。将校知不可回，乃随士成陷敌阵。士成中数弹，裂肠死，麾下夺尸归。拳匪将戮其尸，洋兵追及，拳匪逃，乃免。裕禄以死事上，朝廷赐恤，载漪、刚毅力阻，乃下诏责其误国丧身，实痛堪恨，姑念前功，准予恤典。士成死三日，而天津陷焉。

拳祸始于毓贤，成于载漪、刚毅，人所习闻，然最初实为李秉衡。光绪乙未，秉衡抚山东，仇视西人。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恒奖许之。丁酉十月，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请撤秉衡职，不允，转秉衡川督。德人憾不已，乃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毓贤以曹州府知州至藩司，秉衡所最亲善也，及为东抚，循秉衡之旧，护大刀会尤至。己亥，刚毅入枢府，力荐秉衡，令查办盛京案，归即命巡视长江水师。秉衡过武昌，语鄂督张之洞曰："朝廷将痛除西人，公当默体此意。"毓贤旋授山西巡抚，语其属曰："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庚子五月，匪势大炽，东南督抚连名请剿匪，粤督李鸿章领衔，约秉衡署名，不得已从之。旋密奏请募兵北上，谓西兵专长水技，不善陆战，引之深入，必尽歼之。朝命统兵北上，乃募湘勇十六营行，中途逃散，乃返南京，另

率队北上，比至京而天津陷。孝钦后正忧惶无策，思与西军言和，秉衡入对，力以退敌自任，后大喜，命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出屯杨村河西坞。及至而杨村已失，西军势甚锐，秉衡一战而溃，自维无以对朝廷，乃吞金。死事闻，照总督例赐恤。联军入京，奕劻、李鸿章与议和，联军请惩办罪魁，得行在朝旨云："李秉衡固执酿祸，应定为斩监候，惟念以临难自尽，着革职撤销恤典。"秉衡负清名三十载，自佐武致开府，及死，人无惜之者。

毓贤以山东曹州府知府至藩司，继秉衡为巡抚。山东大刀会仇视西教，毓贤奖借之。匪首朱红灯倡乱，以灭教为名，毓贤命济南府卢昌诒查办。匪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掠教民数十家，毓贤庇之，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黄旗，掠教民，焚教堂。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保护，毓贤均置不问，匪势愈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今总统袁公代为巡抚。时拳匪出没于东昌、曹州、济宁、兖州、沂州、济南之间，势甚盛，袁公至，力剿拳匪，获朱红灯戮之，数月而匪势大衰，山东境不能容，乃窜入直隶境，庚子三四月间，蔓延各属矣。

毓贤入都，见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载漪等信之，据以入告，遂拜巡抚山西之命。毓贤至，任卫军数十人，皆拳党也。自称义和团统领，拳术渐被于山西，浸猖獗。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贤痛斥之。郡县承风，而莫敢诋拳匪矣。毓贤命制钢刀数百柄，

分赐拳童，勉以杀洋人。大师兄出入抚署若贵宾。五月，朝旨令保护教民，毓贤承端、刚旨，仍置不问。六月，焚毁教堂，毓贤登高楼观之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贤不许。英教士逃出，号于众曰：昔晋省大饥，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卒戕之。一英妇挟儿出，跪言：吾施医，岁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语未绝，一兵以挺击之，仆，推置火中，复奋身出，仍推入，与其子同焚焉。毓贤以兵守城门，禁教士出入。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守之。他日复驱入抚署，毓贤坐堂皇，命行刑，杀英教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二十余人，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法天主堂教女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二人，以盎承血，令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贤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背教，皆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掠数十人去，皆不屈，死焉。各属教民，富者皆为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抗而死者，先后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匪势蔓全省矣。联军破天津，毓贤自请勤王，朝旨命统军入京。毓贤实不欲行，阴嘱晋民吁留。朝旨再促不已，就道，犹告拳党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

七月，毓贤始去晋，而联军已破京师，遇两宫于途次。李鸿章奉命议和，德皇要惩办罪魁，鸿章以闻。闰八月，旨有命毓贤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各国以罪魁未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庚、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

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得旨：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慊。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派何福堃监视行刑。署甘督李廷箫，为晋藩时附和毓贤，纵拳戕教，既得毓贤正法之命，持告毓贤，毓贤曰："死吾分也，如执事何？"廷箫虑不免，元旦仰药死。兰州士民谓毓贤伏法为冤，集众代请命，毓贤移书止之，并自挽曰："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毓贤有母八十余，留太原，一妾随行，逼令自裁。正月初六日，何福堃至什字观，呼毓贤出，武员举刀斫之，伤颈未殊，毓贤连呼求速死，其仆怜之，赐断其项，收葬焉。

拳匪之入京师，刚毅实导之。刚毅识字不多，以清正自诩，由部曹外任巡抚，内召为尚书，入枢府。后眷甚隆，奉命江南查案。旋之广东，敛浮赋，括四百万。历东南诸省，括千万。归于京师，得梁启超所撰《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命荣禄告李鸿章，私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所立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董福祥以杀洋人自任，刚毅力誉于后前，恩宠日渥。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乃命兼管顺天府事。尚书赵舒翘偕

府尹何乃莹驰往解散，刚毅虑舒翘或戾己意，自请继往。舒翘至，召匪首谕朝廷德意，令解散。匪首坚请褫聂士成职，舒翘难之。刚毅至，许以先退聂军。及复命，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舒翘本以刚毅力贵显，益附拳匪说。后乃命刚毅导拳匪入京，旬日至数万人，坛场遍城内外，王公贵人争崇奉之。渐出入宫禁，莫敢究诘。刚毅与载漪合疏请用团民，乃奉统率团民之命。董福祥率武卫军攻使馆，刚毅日坐城楼观战，曰："使馆破，夷人无噍类矣，天下自此当太平。"舒翘起为寿曰："自康有为倡乱，天下扰扰，公起而芟夷之，上病失天下心，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刚毅大喜。及联军破京师，两宫仓皇出走，刚毅随扈至太原。李鸿章电劾肇祸诸王大臣，后召见载漪，痛斥之。自出狩后，刚毅忧惧，不复有所言。及随扈西安，中道病，折回侯马镇，病死。十二月，惩办罪魁，刚毅以先死免戮，追夺官原。

赵舒翘以刑曹熟习刑律，刚毅援引致位尚书，拳匪据涿州，奉命解散，甫抵涿州，而刚毅继至，遂导拳匪入京师。刚毅力言拳民忠义可用，舒翘附和之。及联军破京城，随扈两宫狩西安。各国索惩办罪魁，舒翘革职留任，各国愤不已，乃改为斩监侯，囚西安狱。次年正月，各国要加重惩办，西安士民连合数百人，为舒翘请命。枢臣以闻，乃赐令自尽，派陕抚岑春煊监视。舒翘犹以为必有后命，其妻谓之曰："君无冀也，吾夫妇同死耳！"乃以金进。舒翘吞少许，逾三时不死，犹处分家事。又痛九十余老母见此奇惨，既而自恨曰："刚子良害我！"春煊迫于复命，乃更进鸦片烟，两时仍不死。再进砒霜，始偃卧而

呻，夜半犹未绝。乃以厚纸蘸热酒，连敲其七窍，乃绝。其妻仰药殉焉。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庚子年八十矣，孝钦后以耆臣硕望，每见恒改容礼之，大政必询焉，故晚年尤骄横。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联军破京城，桐皇遽失措，其子侍郎承煜请曰："父庇拳匪，夷人至，必不免，失大臣体，盍殉国？儿当从侍地下耳。"桐乃投缳死。承煜逃焉，为日本军拘获后，奉旨正法，乃拘回刑部戮之。

董福祥以回中枭杰降于左宗棠，历保至提督。召对时，孝钦后奖之，福祥对曰："臣无他能，惟能杀洋人耳！"荣禄、刚毅等皆极重之。徐桐逢人誉福祥，谓他日强中国必福祥也。福祥益自负，遂渐骄。拳匪扰京师，董军与拳匪比而焚掠，奉命攻使馆，月余不下。使馆守兵仅四百余人，兵匪死二千余人。联军入京，董军大掠而西。及惩办罪魁，以福祥有强力于回部，虑激回叛，不敢戮之，革职留任，仍统回军，驻甘肃。西人犹以为言，乃革职锢于家。荣禄在西安缘大政，福祥移书让之曰：

"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不能不愤极仰天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任，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驽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统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迭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卒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端王载漪宥死配新疆，后屡传福祥挟回部之众，拥端王为叛，卒不果，老死回中。

启秀以翰林至尚书，自附于理学，大学士徐桐深喜之。徐桐以仇视新学见重于孝钦后，戊戌政变后，徐桐尤被优礼，以过老不令入枢府，有大事则咨之而已。桐荐启秀入枢廷，时刚毅方贵用事，启秀遂附于刚毅。庚子五月间，修撰骆成骧典贵州试，谒启秀辞，启秀谓之曰："俟尔还京时，都中无洋人迹矣。"其时政府已蓄意灭洋，偶一流露也。袁昶、许景澄之杀，诏书出启秀手。及两宫出走，启秀未及从，与侍郎徐承煜同为日本军拘去。承煜，徐桐之子，官刑部侍郎。袁昶、许景澄及立山、

徐用仪、联元之杀，皆承煜监斩，承煜殊自得。联军破京师，承煜给其父引决，而己逃焉。日军执之，与启秀同拘于顺天府署，日军所屯地也。辛丑正月，诏命戮之。弈劻等传诏旨至，日军官置酒饯之，酒次，传中国正法之旨。承煜色变，极呼冤，署洋人不已。启秀曰："即此已邀圣恩矣。吾深悔从前之谬误，今已矣，愿贵国助吾中华光复旧物也。"次日刑部派员提之，日军官曰："徐侍郎顽钝如故，启尚书心地明白，惜其悟之太晚。二人皆贵国大官，已代备舆送之矣。"至刑部署，衣冠至菜市，启秀下舆小立，气度犹从容，监斩官出席礼之。承煜已昏不知人。西人集视者咸拍照毕，并就戮焉。

端郡王载漪，为惇亲王之子。惇王，宣宗之子，文宗之兄也。孝钦后谋废德宗，先择近支王公之子为皇嗣。其溥字辈最亲而最长者，为溥伦、溥侗兄弟。溥伦为孚郡王之孙，孚郡王，宣宗之第九子也。穆宗崩，无子，溥伦以次立。孝钦后以为皇帝继穆宗后，则穆皇后当为皇太后，而己当为太皇太后，不足持大柄，乃不为穆宗立嗣，谓溥伦之父已出继远支，溥伦兄弟皆不当立。溥字辈无人，不得不选载字辈，于是选惇亲王弈譞之子入嗣大统，是为德宗。德宗之母，孝钦后之妹也。孝钦以内亲故，冀其长而亲我，又利立少主则揽权之日长，故载漪以至亲最长不得立。

及德宗亲政，思变法自强，内压于孝钦，不能行其志，渐失爱于于孝钦。戊戌八月之变，孝钦突自颐和园还宫，持帝手相詈曰："我自汝数岁以帝位授汝，辛勤鞠育，至于成长，汝乃

负心欲废我耶？”乃幽帝于瀛台，复出训政。日言帝病重，求医海内，谋废立，闻各国违言而止。己亥冬，刚毅等谋益极，乃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清世家法不立太子，其立大阿哥，即已决行废立，谓德宗久病不能君天下，欲遂废之，而立溥儁为穆宗嗣也。崇绮者，穆后之父也。当穆宗崩，不得立嗣，穆后自以皇嫂寡居宫中，又失太后欢，不足自存，乃仰药以殉。及决立溥儁，乃召崇绮出为师傅，隐示以大阿哥实继穆宗也。孝钦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使密询各国意。

鸿章自甲午败后，入总署，复被逐出，闲居京师贤良寺。鸿章谓我以闲废，与使署少所往还，若外任我总督，各国必来贺，当乘间询之。盖虑废立京师生变，思避之也。荣禄诺之，数日而鸿章授粤督。其时康有为倡保皇会于海外，势甚大，虑粤或生变，故命鸿章镇之也。各国使臣来贺，鸿章乘间言：我国现立大阿哥，行将为帝，君等入贺否？皆言未洞内情，不知所贺，惟今帝以二十余年君主，历与我立约，将焉置之？隐示不认废帝意。鸿章默然，走告荣禄曰：“各国拒我矣！”孝钦后乃大恨。

载漪自以为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帜，载漪乃大喜，刚毅、赵舒翘、何乃莹先后导拳匪入京师，日以仇教为名，斥德宗为教主，载漪欲引以谋废立，屡导匪首入宫演术，孝钦后深信之。载漪兄载濂、弟载澜，并以漪故深被宠任，附和拳匪。五月，以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兼管虎神营，外交权、兵权并在

掌握。拳匪焚掠殊甚，各国以兵舰至，因开御前会议，许景澄、袁昶力言衅不可开，载漪恨之，遂戮袁、许。徐用仪、立山、联元，皆以通夷被戮。每廷议，帝皆言匪不可信，衅不可开，载漪语不逊。

载漪既倚拳匪及董福祥，尤骄横，孝钦后亦曲意就之。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及通州失，李秉衡死，载漪仍凶暴，欲杀弈劻、荣禄、王文韶、廖寿恒、那桐。俄而城破，两宫出走，载漪与弈劻、刚毅、博伦、那彦图等随扈至西安。各国索罪魁急，李鸿章等电劾肇祸诸王大臣，载漪革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交往盛京，永远圈禁。各国犹不已，乃定为斩监候，以鑾亲加恩发新疆，永远监禁，即日起解。载漪自以罪重，计当被戮，奉发配极边之旨，大喜过望。又询左右曰："阿哥有罪乎？"众曰：未闻也。载漪曰："本无预渠事，当可免也。"乃兼程赴配所，虑西人之续请正法也。大阿哥顽劣无状，在西安日携数内监至剧院，其父戍边，亦无戚容，旋斥退出宫。回銮后，闲居京师。载漪家属皆随配所，去年甘肃独立后，载漪将家属至兰州，贫极不能自存，今仍居陇中不得还京也。

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气节学问著，以部曹外任皖南道，内转太常卿。许景澄以翰林历使外国，通知时事，至吏部侍郎，并在总署。徐用仪以军机章京敏给工酬应，至尚书，无矫矫之节，拳匪之扰，心弗善也，亦未尝廷争。许、袁被戮，端、刚有余怒，家人不敢

收尸，翌日，用仪往视，涕下，收而殡焉。端、刚闻而深恶之，后数日，遽发拳匪捕之于家，乱刃戕焉。与立山、联元皆先杀毙，后请旨立法者也。立山以部员至兵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侵蚀内帑，致富千万，以心计得孝钦后欢。廷辩时，帝不欲启衅外国，谓人心安足恃。后度载漪辩穷，乃问立山，思藉以助载漪也。立山谓拳民术多不验，载漪色变，斥为通夷，后亦不怿。立山居宅近西什库教堂，载漪等围攻使馆教堂，久不下，疑立山穴地道济其粮，使拳匪围搜之，无所获。拳匪利其富，乃肆掠毁其家，拥立山以去。载漪命付诏狱，数日请旨戮焉。联元以内阁学士在总署，满人之号明通者也。廷诲时，联元言："前史两国失和无戮使臣者，公法以不能保护使臣为野蛮之国，今使署洋兵不过千余人，聚而歼之，固非难事，然各国合而报我，不幸而京师不守，则其祸极烈。"后大怒，命斩之，诸臣跪求始免。及归，载漪命拳匪捕杀之。景澄与袁昶厚，过从最密。景澄时督办铁路，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拳匪所称二毛子者也。廷诲时景澄、昶陈奏皆慷慨，帝执景澄手而泣，后怒叱之曰："许景澄无礼！"袁昶连上二疏，力言拳匪宜剿，使臣不当杀，皆不报。复与景澄连名上第三疏，劾大学士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骥臣毓贤、裕禄，更暗指载漪等袒匪，词甚痛切。疏曰：

"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为千古未有之奇事，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昔咸丰年间之发匪，负隅十余年，蹂躏十数省；上溯嘉庆年间之川陕教匪，沦陷四省，窃据三四载。考之方略，见当时兴师

振旅，竭中原全力，仅乃克之。至今视之，则前数者皆手足之疾，未若拳匪为腹心之疾也。盖发匪捻匪教匪之乱，上自朝廷，下至闾阎，莫不知其为匪；而今之拳匪，竟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亦有知其匪不敢以匪加之者。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

查拳匪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召号不逞之徒，乌合肇事，若得一牧令将弁之能者，荡平之而有余。前山东巡抚毓贤养痈于先，直隶总督裕禄礼迎于后，给以战具，附虎以翼，扶清灭洋四字，试问从何解说？谓国家二百余年深恩厚泽，浃于人心，食毛践土者，思效力驰驱以答覆载之德，斯可矣。谓若国家多事，时局艰难，草野之民，具有大力能扶危而为安，曰扶之而先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臣等虽不肖，亦知洋人窟穴内地，诚非中国之利。然必修明内政，慎重邦交，观衅而动，择各国之易与者，一震威权，用雪积愤。设当外寇入犯时，有能奋发忠义，为灭此朝食之谋，臣等无论其力量何如，要不敢不服其气慨。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忽创灭洋之说，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仅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五洲各国，则洋人之多于华人奚啻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不料毓贤、裕禄为封疆大员，识不及此。

裕禄且招揽拳匪头目，待如上宾。乡里无赖棍徒，聚众千百人，持义和团三字名帖，即可身入衙署，与该督分廷抗礼，不亦轻朝廷而羞当世之士耶！静海县之拳匪张德成、曹福田、

韩以礼、文谳之、王德成等，皆平日武断乡曲，蔑视长官，聚众滋事之棍徒，为地方巨害，其名久著，士人莫不知之，即京师之人亦莫不知之。该督公然入诸奏报，加以考语，为录用地步，欺妄君上，莫此为甚！

又裕禄奏称：'五月二十夜戌刻，洋人索取大沽炮台屯兵，提督罗荣光坚却不允，相持至丑刻，洋人竟先开炮攻取，该提督竭力抵御，击坏洋人停泊轮船二艘。二十二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吾军随处截堵，义和团民纷起助战，合力痛击，焚毁租界洋房不少。'臣询由津避难来京之人，佥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无其事，而吾军及拳匪被洋兵轰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讹。甚有谓二十八日洋人攻击大沽炮台，系裕禄令拳匪攻紫竹林，先行挑衅等语。此说或者众怨攸归，未可尽信，而诳报军情，竟与提督董福祥诈称使馆洋人焚杀尽净，如出一辙。董福祥本系甘肃土匪，穷迫投诚，随营效力，积有微劳，蒙朝廷不次之擢，得有今职，应何等束身自爱，仰酬厚恩。乃比匪为奸，行同寇贼，其狂悖之状，不但辜负天恩，益恐狼子野心，或生他患。裕禄历任兼圻，非董福祥武员可比，而竟愦愦乃尔，令人不可思议。要皆希合在廷诸臣谬见，误为吾皇太后皇上圣意所在，遂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是皆在廷诸臣，欺饰蒙蔽，有以召之也。

大学士徐桐，素性糊涂，罔识利害；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比奸阿匪，顽固性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谬执己见，愚而自用；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居心狡狯，工于逢迎。当拳匪入京师时，仰蒙召见王公以下内外臣工，垂谒剿抚

之策，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不可恃以御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而斥为逆说。夫使十万横磨剑，果足制敌，臣等凡有血气，何尝不愿聚彼族而歼旃！否则自误以误国，其逆恐不在臣等也。五月间，刚毅、赵舒翘奉旨前往涿州解散拳匪，该匪敕令跪香，语多诬枉，赵舒翘明知其妄，语其随人等则太息痛恨，终以刚毅信有神术，不敢立异，仅出示数百纸，舍糊了事，以业经解散复命。既解散矣，何以群匪如毛，不胜弥难似此？任意妄奏，朝廷盖一责诘之乎？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曾无拳匪能以邪术阻令前进，诚恐旬月之间，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及之，悲来填膺，而徐桐、刚毅等谈笑漏舟之中，晏然自得，一若仍以拳匪可作长城之恃。盈廷惘惘，如醉如痴，亲而天潢贵胄，尊而师保枢密，大半尊奉拳匪，神而明之，甚至王公府第亦设有拳坛。拳匪愚矣，更以愚徐桐、刚毅等；徐桐刚毅等愚矣，更以愚王公。是徐桐、刚毅等实为酿祸之枢纽，若非皇太后皇上立将首先袒护拳匪之大臣明正其罪，上伸国法，恐朝臣佥为拳匪所惑，外臣之希合者接踵而起，又不止毓贤、裕禄数人。国家三百年宗社，将任谬妄诸臣轻信拳匪，为孤注之一掷，何以仰答列祖在天之灵！

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焚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方匪初起时，何尝敢抗旨辱官，毁坏官物！亦何尝敢持械焚劫杀戮平民！自徐桐、刚毅等称为义民，拳匪之势益张，愚民之惑滋甚，无赖之聚愈众。使毓贤去岁能力剿，该匪断不致蔓延至直隶；使今春

裕禄能认真防堵，该匪亦不至闯入京师，使徐桐、刚毅等不加义民之称，该匪尚不敢大肆其焚掠杀戮之惨。推原祸首，罪有攸归，应请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贵议亲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无任流涕具陈，不胜痛愤惶迫之至。”

疏入，刚毅、载漪等大怒，必欲杀之以泄愤。适李秉衡自南京奉命带兵入卫，载漪令其沿途搜捕奸谍，至清江浦北四十里，获二人，自京来者，一为景澄致江督刘坤一书，一为袁昶致铁路督办盛宣怀书，皆力诋端、刚，及太后受愚，语极愤痛。秉衡系之北上，以书呈载漪。载漪大恨，请旨捕逮。七月初四日上谕：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押赴菜市口，拳匪塞途聚观，拍掌大笑。端、刚、赵、董等，相贺于朝。景澄在狱中，以铁路学堂办理情形，款存何处，详列付所司。至刑场，刑部侍郎徐承煜为监斩官，见景澄、昶咸衣冠，叱役去之。景澄曰：“吾等虽奉旨正法，未奉旨革职。况犯官就刑，例得服衣冠，汝作官久，尚未闻耶？”承煜赧然。袁昶问曰：“吾二人死固无恨，然何罪而受大辟？请以告。”承煜怒叱曰：“此何地，尚容尔哓辩耶？尔罪当自知，何烦吾言！”昶曰：“尔何必如此作态，

吾二人死当有公论。洋兵行破京师，尔父子断无生理，吾等待于地下可也。”临刑，皆神色不变。及京师破，两宫狩西安，李鸿章请旨昭雪，上谕：“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迭次召见臣工，以期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正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谕，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致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加恩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着开复原官。”辛丑二月，徐、许、袁遣骸南下，江督以下官吏暨南数省士夫并致祭焉。

联军既陷杨村，乃进向北京，以日、英、美三国兵为左军，法、俄、德、奥、意五国兵为右军，计四万余人。至通州，与李秉衡战于河西坞，秉衡败死。七月十七日，破通州，皆息焉。约十八日进向北京，而日、俄兵乘夜发，英美继之。日军先至，壁东直门外五里，俄队壁东便门外三里，英、美兵屯通州河南岸，距城七里。法兵二十晚始至，去东城十里驻焉。而俄兵已于午刻攻东便门，翌晨破之。俄兵先入城，土人见哥萨克兵，犹以为回部援兵至也。

日军攻东直、朝阳二门，破之，亦昧爽入城。法兵驻城南，闻城破始发，余半入城。英兵由广渠门入，皆陆续至使馆。二十一日日兵先入宫，遂与华兵接战甚力。日军不欲袭击宫殿，乃稍退。两宫已于二十一日侵晨出走，诸军俱散。二十二日，

联军乃占守各宫门。联军入城后，北堂围未解，法兵攻顺治门，英军置二炮于大清门助夹攻，华军不支，皆遁，法军直至西华门。日军方攻西华门未下，法兵至，开门纳日军，乃解北堂之围，时被围已二月矣。日军先入宫，法兵继之，过三桥，皆竖法旗。法总兵据煤山，俄、英两总兵据其旁，宫中珍玩重器皆尽矣。

联军诸帅，协议分理区域，由朝阳门至宫城划一直线，俄、法占其东，英、美占其西，日本占其北。各国设民政厅，辖民事。联军搜杀拳匪，尸山积焉。

城内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伤更烈，珍玩器物皆掠尽，其不便匿藏者，皆戕值售焉。妇女虑受辱，多自经，朝衣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经久项断尸坠者。其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

德帅瓦德西至，联军举为统帅，入宫居太后之仪鸾殿。后忽火，全殿烬焉。

尚书崇绮奔保定，居莲池书院，仰药死。毓抚福闰全家自尽，其母年九十余，以哀痛死。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宗室庶吉士寿富，有文学，尚气节，侍郎宝廷之子，阁学联元之婿

也。联元被戮，家属匿寿富家，联军入城，寿富与弟富寿皆仰药未死，其两妹及婢皆死焉。寿富自经，富寿从容理诸尸，乃自经死。

联军日逼京师，七月十六日，两宫已有西狩之志，以车辆未备缓行。十九夜，炮声急，知联军已至城外。二十日，召见王大臣五次，末次惟王文韶、刚毅、赵舒翘三人。太后言："今只余尔等三人，余均自为计，不复恤吾母子矣！尔等当随吾行。"复诏文韶曰："尔老矣，尚长途苦汝，吾心不安，汝以舆后来，彼二人骑以从，必同行也。"帝亦顾文韶必当行。二十一日黎明，两宫闻洋兵已入城，仓猝出宫，妃主均委之以去。两宫皆乘道傍骡车，王公内侍皆步行，出德胜门，炮声不绝。趣行至贯市，东光裕驼行献驼轿三乘，帝与贝子溥伦同一乘，太后皇后同一乘。太后衣兰布夏衣，尚未袷也。帝衣黑纱长衣，黑布战裙。卧具皆不及携。是日勺水未入口，晚宿于民居。随扈者：端亲王载漪、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蒙古王那彦图、贝子公爵数人、刚毅、赵舒翘、溥兴等，暨神机、虎神营练兵千人、马玉昆兵千余人。兵无所得食，沿途掠于民间。时酷暑，途行甚苦。暮抵居庸关，延庆州知州秦奎良来迎，太后易奎良轿而行。二十四日抵怀来，县令吴永闻驾至，仓皇出，跪迎大堂侧。太后入居吴夫人室，皇后居其子妇室，帝居签押房。太后手拍梳桌，命进食，盖出京三日，仅进三鸡子也。随启奁，自取梳栉焉。吴夫人曾袭侯纪泽女，为太后梳头。太后乃命帝书谕旨，命吴令往东南各省催饷糈，以典史摄县印。吴令进燕席，并汉装女衣，并进帝及大阿哥衣，盖两宫出京三日，始得安食易衣

也。二十五日谕言不得已西幸，派荣禄、徐桐、崇绮留京办事，迅筹办法。其时尚未知徐、崇已死也。二十六日下诏罪己，令各省护教民。二十七日抵宣化府城，驻跸四日。八月初六日，抵大同府，驻总兵署，驻跸四日。初十日，续派留京办事各员，其余令赴行在。十三日，过雁门关。十五日驻忻州换黄轿。十七日抵太原，驻巡抚署，陈设周备，多高宗幸五台时旧物也。

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兵六千勤王，闻京师陷，绕道河南，至于太原，谓联军将掠保定追驾西来，太原不可居，力请幸西安。乃下诏闰八月初八日西行。江督刘坤一联东南督抚电阻，谓陕贫瘠，逼近强俄，甘肃尤为回教所萃，内讧外患，在在堪虞。如谓陕西地险可阻联军，则我能往，寇亦能往。山川之险既不可恃，偏安之局亦不能幸成，京师根本重地，不可轻弃。各国曾请退兵，不占土地，回銮断无他变，万不可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词甚切挚，而太后终虑联军之逼，仍决西行。初八日启跸，二十六至潼关，以锦舟渡河。太后欲登华山，以道险又亟西行而止，仅登万寿楼，礼圣祖龙牌。九月初四日，车驾至西安，改巡抚署为行宫，仪制略备。帝时服布袍，王公皆衣布。太后胃痛时作，屡泣，夜不成寐。各省纷进方物，时赉群下。御膳费日二百金，太后谓岑春煊曰："向在京师，膳费数倍于此，今亦可谓省矣。"京师以两宫器服至。鹿传霖授尚书，入枢府，弥执拗用事。荣禄旋至西安，与王文韶仍管枢要。两侍兵卫，日扰民间，秦民苦之。大修戏园，诸臣娱乐如太平时。帝见贡物至必垂涕，各省协解款已五百余万，每解款至，内监需索尤苛。诸臣渐趋行在，百物渐集，西安遂兴盛矣。

拳扰方亟，李鸿章为粤督，召速来京。六月，德使克林德被戕，大沽炮台为西兵攻陷。以鸿章督直隶，辞不至。总署电各国驻使，向各国议和。法外部言匪首未诛，端王等尚在枢府，言和不易，如罢端王等，剿拳匪，当可介各国议和。德外部言使臣被害，清帝无一言引咎，岂能遽及和议？英外部言驻华公使脱险，当可复电。美外部要西军与华军合救公使，可开议。七月天津陷，联军逼杨村。以鸿章为全权大臣。鸿章自沪致美国电，愿护公使至津，请联军勿入京。美电言公使不能通电，无可商之余地。鸿章请护各公使出津，乃遣桂春、陈夔龙护公使。各使以无西兵来护，不肯行。德皇通电各国，请以瓦德西为联军统帅。俄皇谓德使被戕为大辱，愿推德将，各国赞成之。七月二十日，联军破京师。八月，俄皇谓使臣既脱险，当撤兵议和。美国赞之，法、奥均不可，德皇拒益坚。朝旨促鸿章入都议和，鸿章至自沪。西军将帅定议，困鸿章于兵舰，俟准开议释之，各国政府不可。鸿章请加派王大臣会议，及命庆亲王奕劻并为全权，刘坤一、张之洞会同办理。鸿章至大沽，俄军提督派员礼迎。美提督来谒，言奉政府命以公使礼接。鸿章至塘沽，赴俄营谈甚洽。联军方攻北塘，俄以兵队护鸿章至津，入居海防公所。法廷拟六款：一、惩办罪魁，由各使臣指定；二、禁军械入华；三、赔兵费暨诸损失；四、西兵常驻北京卫使馆；五、毁大沽炮台；六、京津要处西兵屯守。各国皆赞之。闰八月初六，谕革肇祸诸王大臣。各国始允议和。英、德协议四款：一、中国商埠皆得通商，他处择开商埠；二、保全中国

疆土，不取尺寸；三、如有援他故取中国土地者，英、德两国别商保两国之利权；四、通告各国，请赞议。各国并从之，和议纲领遂定。各国使臣索庆王、李鸿章全权凭证，电请行在颁发敕书，乃拟约稿送领袖公使。闰八月十四日，添派荣禄为议和大臣。各公使以荣禄曾遣董福祥攻使馆，拒不与议，鸿章止荣禄勿来京。庆王一以付鸿章，磋议数月，定大纲十二款：

一、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害，派亲王充专使谢罪，立碑于遇害地；二、惩办罪魁，由各公使指出，被害城镇五年内不得考试；三、日本书记被戕，须向日本谢罪；四、各国坟茔发掘之处，立碑雪耻；五、军火不得运入；六、赔偿各国人民损失；七、驻兵卫使馆，中国人不得居界内；八、毁大沽炮台；九、京师至海道，择要屯西兵；十、人民肇乱罪其长官，不得借端开脱；十一、改通商条约；十二、改总署及觐见礼节。

电达行在，得旨照准，乃凭议和大纲商定约章：一、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充谢罪使，克林德牌坊已鸠工。二、惩办罪魁，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斩监候，加恩贷死，戍新疆，永不释回；庄亲王载勋、尚书赵舒翘、左都御史英年均赐死；尚书刚毅、大学士李秉衡身死夺官；巡抚毓贤、尚书启秀、侍郎徐承煜均正法；提督董福祥革职；被害之尚书徐用仪、立山、侍郎许景澄、阁学联元、太常卿袁昶，均复官昭雪；三、派侍郎那桐赴日谢罪；四、被掘坟茔，拨帑立碑；五、禁军火入口二年；六、偿款四百五十兆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本息清还，赔款由上海办理，以关税盐政作保；七、划崇文门大街以西、正阳门城垛归使馆管理留兵保护；八、大沽炮台削平；九、诸国

驻防之处，为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十、有违约事，罪其长官；十一、北河改善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拨帑六万两；黄浦河道，各国派员兴修，岁费四十六万两，一半由中国支付，中国派员会修；十二、改总署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此约在签押后，除留防使馆兵队，约期撤兵，各国使臣会同全权晓示士民，交还北京。

两宫在太原时，李鸿章入京议和，各国公使请帝还京主议，李鸿章以闻，帝欲从之，太后不可。东南疆臣，多吁请回銮，太后尚犹豫。鹿传霖言北京危地，西安去海远，可阻西兵，力请入陕。太后然之，遂幸陕。及和议成，各国撤兵，内外臣工纷请回銮。四月二十一日，谕言和局已定，经谕令内务府大臣扫除宫禁，本欲即日回銮，惟溽暑难于跋涉，俟秋凉再行回銮，定于七月十九日，由河南、直隶一带回京。至七月初一，陕抚升允奏言关中炎热，大雨泥深，豫抚松寿奏河水骤发，跸路冲毁，请展期回銮。乃改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跸，蠲所过地方本年钱粮。十月初十日，太后万寿，祝于开封。十一月初四日自开封启銮，至顺德府，令总统袁公方为直隶总督，迎驾。十六日启行，袁公扈跸，恭亲王溥伟等自京赴正定府接驾。二十四日，两宫乘火车回京，西人登城墙观者数百，官绅军队皆肃跪道傍，英、奥两国马队肃列左右，各国公使暨夫人皆出观，太后遥揖之，皆答礼，复一揖，登舆，遂还宫。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

编者按：此编作于清宣统三年。

军机大臣那桐，现在内城金鱼胡同扩张住宅，胡同内外之居民铺户地址，全为收买，聘日本某测绘相度工程，闻将建一极优美之西式园亭，估价五十万金，已鸠工庀材矣。此宅落成，不特石崇之金谷、贾似道之半闲堂不得专美于前，即此胡同之名，亦可与外城之丞相魏染鼎足千秋。所可惜者，金鱼二字，不知又易谁何耳（宣武门外丞相胡同，系严嵩住址，后人恶嵩，改丞相为绳匠。近又改为丞相，想有人崇拜嵩贼也。骡马市路北魏染胡同，系魏忠贤住址，后即名为魏阁。本朝某名士以阉字秽目，故为染，今尚仍之。或问金鱼胡同将来改何名称，余笑曰："幸则名那相胡同，不幸则名那像胡同。"寄语相公，好自为之，他年可为京城舆图上添一段典故也。）

江西道监察御史赵熙，前年奏参吉林巡抚陈昭常，而误为黑龙江巡抚，且误昭为照，至被申斥，传为笑柄。乃近日广东道监察御史胡思敬，奏参陆润庠请假修墓，为目击国事艰难，有心规避，否则何不令其子陆大坊回籍云云。老庆阅而笑曰："陆大坊系

前都御史陆宝忠之子，该御史于此等事尚闹不清楚，所言尚足信乎？”竟置不理。嘻，赵、胡等非素喜建言者耶？而所言者乃如是，其与赵高指鹿为马之伎俩何异！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十二日午后，摄政王退朝，将出地安门，适有一玻璃马车西来，甫入城，闻警跸声，车遽止。道差军人忽以枪头刺马口，马惊退，猛触人力车，后窗玻璃碎焉。车中人冠后翎尾亦被折断，急呼马夫回车，加鞭逸去。近年玻璃马车在途横肆，屡起衅端，盖乘此车者，非达官富人即阔少也。不图亦有今日，车中人何不出而与道差军人较也！

都城西山旁之翠微山，有八寺焉。惟焰光、灵光两寺，鞠为茂草。今灵光已修复，改名重兴寺。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拳匪余孽匿两寺内，无所得食，勒近村富人韩某出万金，请减不许，竟杀之。韩妻拟控诸有司，或曰：“不如迳入城控诸洋人。”果以兵队至，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两寺亦随毁。有一塔甚宏壮，亦为火药轰去，今惟存瓦砾矣。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龢者，将领之戚也，愿代任斯职，将领大喜，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淫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此亦吾国人自相残杀之一证也。

外国银行常例，每日午后三点钟下钥，虽有大汇款至，不顾也。近日海军部将汇购舰费于英，其数为四万磅，都员至汇

丰银行，已过时矣。商之买办，不见，无可如何，惆怅返署。则该行之大班某适至，询何事，曰："为贵署汇款事也。今日金价稍平，过是恐益高，请速汇。"部郎告以故，曰："误矣，所谓三点钟限者，指寻常事也，若要事不定此限，实则吾辈终日办事也。"部郎乃与之接洽竣事，而华人为买办者，尚未之知也。

卫生巡警之笑柄，屡书不一书。顷闻西城粉子胡同某姓宅，妇以产难亡，巡警来询明，饬收验。殓后，巡警忽询其宅主曰："此亡者是妇？抑是姑娘？"主者啐曰："是汝家姑娘！"又崇文门外高家营丁姓，有人死，报之南营参将衙门，领有收殓执照。忽有巡警来，诘其何以不报，丁姓言："已报知参署，领有执照。"巡警又曰："以后如再死人，须报知本区。"丁姓怒詈曰："以后即死汝一家人。"二事哄传于市。卫生巡警原系一种文明办法，乃若辈如此出言唐突，致惹讥评，可笑抑可叹矣。

大栅栏厚德福酒馆，前日有讲新学者三五辈，与一四十余岁之老先生聚饮，谈及外洋各报纸嫚笑我辈发绺为豚尾，遇辄以手提之为戏，故我辈将其剪去。老先生醉后闻此言，愤形于色，立呼堂倌以小刀来，将辫割断，合座拍掌呼万岁。老先生在顺治门外上斜街某部郎宅设帐，酒后回宅，学生见其首蓬蓬然，相与哗笑。老先生怒，喝止之。课罢，举以告其家人。某部郎大为不悦，次晨即具衣冠赴塾，正色告曰："余功名从旧学得来者，不知新学为何物。阁下既讲新学，是与我意见不合，余子

亦不敢请教。”老先生嘿然，遂检点行李他去。噫，断去烦恼丝，转使添烦恼，其老先生之谓乎！

大栅栏福寿全洋货店，去冬店主死，欠债极多，店遂倒闭。商会禀官，将其存货及店屋器具，出售彩票，其票数及得彩之号数，悉依湖北签捐票。有锡嘏者，满洲人，陆军部司员，亦店中股东之一，商会如其股分之数，以票与之，请其代售；且言如尽售即以抵股款，有余则作君自购。锡遍托人售去若干，尚余若干。及签捐票号码出，头彩为锡得，系该店全基，估值十万元。是夕有人愿以十万两转购，锡不允。次日至商会言："吾与店主朋友也，今人死店闭，家无以为养，吾不忍坐视，愿举头彩所得者悉以与之。”此事一传，锡之义名震京师。时山西提学使亦名锡嘏，适于是时死，年已七十矣，或乃为语曰：锡嘏福寿全归，福寿全归锡嘏。以命对，莫有能对者。

阅学部鉴定博物教科书，有云："雀者，山里之留鸟也。"吾既不解其语，乃发愤骂曰："如学部者，自尚侍以下及各司长，盘踞不去，败坏全国教育，真乃一种留鸟。”

近有自署南腔北调人，戏作《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二十首》，诗云："长林富贵松瀛墅（皆班名），为访名花镇日过。个个大人宽都（去声）少，韩家潭畔马车多。”"展齿蛮好是新年，恩客来岁开果盘。喜听阿姨解颐语，果然蜜蜜又甜甜。”"檀香瓜子碟装来，敬客香烟三炮台。自拨琵琶自家唱，一声声是呀都

歪。”“茶围处处携朋友，去去来来总一淘。临出门时呼走好，丁宁相会是明朝。”“春宵一刻原无价，破费千金也便宜。只要销魂果真个，洋钱念块侭稀奇。”“怪煞宵来发异香，梦中惊醒好鸳鸯。罗襦褪解闻香泽，头上芳邻马子房。”“迎宾门面对金台，更有中西旅馆开。喊得东洋车一部，阿侬要好自家来。”“几花家具皆洋式，该搭房间色色新。弗许碰和许吃酒，摆来牌饭也开心。”“短衣窄袖时髦样，天足蹁跹踏软尘。出局今朝啥场化，上林春更胜琼林。”“清倌阿是普通名，真个销魂岂未曾。勿要当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佳人燕赵古今多，余韵流风今若何？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坎肩马褂套长袍，三尺横拖白札腰，小小坤鞋尖又瘦，行来一步一魂销。”“干妈大了又跟妈，枯瘦痴肥黑且麻。堪叹获持无绿叶，枝枝辜负牡丹花。”“跑厅喊道几爷来，款步相迎笑靥开。打骂真成见面礼，暗中上劲要人猜。”“住局八元盘子一，北洋不及站人优。若干牌子清查过，算到明天是帐头。”“纵非小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钉。好脸子惩那礼摆，娇喉如啭上林莺。”“姑娘要菜客心欢，纸片飞来叫过班。唱罢二簧还大鼓，老师多赚两元钱。”“几帮茶客纷纷去，一点钟敲半夜过。换上座灯落保险，圆成好事要张罗。”“开销处处要洋钱，端午中秋又过年。生客偏多熟客少，下车容易上车难。”“两朝金粉野鸡窝，北地胭脂唤奈何。雾里看花云里说，贾家妹妹胜哥哥。”（以上北班）荣林班宝玉，游客多称之。颐福仙班有贾玉文下车，一时趋附者众，故末首及之。其实都门花事，匪特北班不堪寓目，即南班亦无美材。而王公贵游日夕结褵连骑于其间，

蛤蚧辗丸，可厌亦复可笑已。

顺天府前在民政部领防治鼠疫费三万两，立局所，派医员，约耗三千余两；购药水，备器具，约耗千余两。刻下比户稽查，病而死者逐日减少，而存款尚多，拟用之于各州县。乃近据检疫员报告，仅三河境内一二家有疫，其余各处，均无传染。治中骆某，检点药物，十存八九，蹙然曰："这大的地方，何以竟无病人？"闻者诧为奇谈。或曰："此不足奇也，请看他日将三四千报销，膨胀而达于三万金，始足奇耳。"

昨饮于大栅栏厚得福河南酒馆，隔座有两人聚谈。甲云："近日各报纸，明目张胆，丑诋政府，而政府亦忍受之，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风度。我若当权，必借端将各报馆全行封禁。"乙笑曰："此足下所以不能当权也。"甲诘其故，乙曰："做官须要懂官诀，始能希荣固宠。入政府者有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甲为浮一大白。又言："移奖实官，度支部前次奏准本年二月初一截止，现忽又请展限，其意恐失却大宗利源。倘此次满限，复请展限，未免有同儿戏。"乙笑曰："度支部神通广大，听说目前因鼠疫经费太巨，无法筹拨，不久要奏请开办耗子实官捐。"甲又为浮一大白。又言："京城内外，大街小巷，各部院衙门前后，骡马粪随时遍布，一遇雨雪，调成泥糊，臭不可闻，俨然一片大粪厂。"乙笑曰："足下只知道京城地面上象大粪厂，可知道这般大老官肚皮里装的是甚么？"甲正举杯，又欲浮一大白，闻乙言，不禁喷酒满

案。

近有一士人状类痴颠，尝在后门大街一带演说十可恨。其言曰："外务部外交失败，一可恨；法部各级审判不清，二可恨；军机大臣不负责任，三可恨；资政院议员乞怜，四可恨；陆军部兵士腿快，五可恨；大臣卖国，六可恨；外人强硬，七可恨；钱铺坑人，八可恨；国民不知自强，九可恨；巡警管洋车不管马车，十可恨。"

客有谈及中俄交涉者，痛心疾首，喟然而叹曰："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未闻下乔木而入幽谷也。今者吾国之外交，适成一下乔入幽之象，恶在其能取胜也。"余叩其故，客曰："子不忆道咸间京师设有抚夷局乎？泰西各国，吾概以夷视之，居高临下，非所谓迁于乔木耶？及圆明园被焚，抚夷局消灭，而同光间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虽不敢夷视诸国，犹有居中驭外之雄心。及拳匪乱作，总理衙门消灭，外务部成立，于是向之居高临下居中驭外之余威，扫地尽矣。非所谓下乔木耶？驯至奉令承教，驯至喧宾夺主，近一二年来，非所谓入幽谷耶？"余曰："吾之抚夷局、总理衙门，乃自大之过也。今之外务部，则主宾敌体，正当之办法，未可厚非。"客曰："昔之自大，且日见倭败，今之敌体，能有以取胜乎？下乔入幽，此其时矣。"余无以难之，相与太息而已。

劝业场三层楼上玉楼春茶室，悬一联云："有额皆书塘，无

腔不是谭”。上句指都中煤铺米庄饭馆等处匾额皆有王垿二字（现充政务处提调，字极恶劣，而好书匾额，人多讥之），下句谓都中王公走卒皆喜学谭鑫培声调；盖纪实也。

给事中诚寿，寓内城中一区马嘎拉庙内，有仆王富、张顺二人。十八夜三更，该区巡长锡珍、恩昌等，带警兵多人闯入庙内，将王富用绳缚去。俄而释回，又缚张顺去。良久亦释回。诚异之，诘两仆，据称并未犯罪，彼等无故拘去，拷打多时始释回。次日诚具呈肃邸，请究办。奇哉此事！诚仆即有罪，理应先告后掏，否则何至野蛮以逞，是能保卫治安乎？余百思而不得其解。

西便门外望海楼迤西某处，近忽哄传有鬼，每日午后即现形，行者为之裹足。有好事者勇于胆略，欲觇其异，二十一日雪后初晴，怀短刃往伺之，果见有白衣冠如庙内走无常状者，披发吐舌而前。好事者于短垣内跃出执之，出刃欲刺，鬼忽大叫曰：“我人也，非鬼也。”诘其何故作此狡怪，乃言迫于饥寒，无术作盗窃，特假此诈路人财耳。问：“有家乎？”曰：“有母在。”好事者出二银元予之，属改行，且戒之曰：“再如此杀无赦。”此好事者可谓义士矣，告者忘其姓名，惜哉！

京师佛学研究会成立（宣武门内象房桥观音寺内），余有友亦善知识者举以告余。方今吾国世道坏极，人心坏极，佛菩萨以何慈悲方便救济？友因述明季觉浪和尚语谓曰：“国初之时，

譬如一锭大元宝，斩碎来用却块块是精的。人见其太好，乃过一炉火，搀一分铜，便是九成了。九成银还好用，再过第二炉火，又搀一分，便是八成了。八成后又搀第三、第四，乃至十余次，到如今只见得是精铜，无银气矣。必须一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铜铅锡铁都销尽了，然后还他十分本色。然则如此世道人心，造物亦须下毒手矣。”余闻之，豁然领悟，急合十颂曰：“善哉！善哉！”

已故予告大学士崇礼，奉旨赐谥文恪，入祀贤良祠，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入祠典礼。上午九点，由礼部衙门异出黄亭一座，中供谕旨，又硃书黄牌四对（太子少保、予谥文恪、文渊阁大学士、奉旨入祀贤良祠），并有龙旗御棍、鼓乐提炉等，翼以行武官四员，骑马前导，礼部尚书荣庆肩舆以随。至六条胡同崇宅，升炮奏乐，公子跪迎于大门之外。荣尚书捧旨入宅，载涛、载搜、世续、李经迈等肃入大厅。荣宣读上谕毕，捧至垂花门外焚化。公子九叩首起。即传膳。世荣先行，候于祠。午后一钟，移崇主供黄亭内，涛、搜等随送入祠安位。道路观者啧啧称异弗置。按崇本姓蒋，内务府人，由郎中充粤海关监督，连任两次，括银数百万两（其仆王某刻尚拥资数十万，其主可知）。回京数迁即大拜。庚子拳乱作，联军入京，崇宅阎丽，为奥兵占据。崇每日在后院哭泣，闻者哀之。迹崇一生事业，惟善括财，粤人谥之曰贪大，而朝廷祀之为贤良，然则今之为大臣者可以知所取法也。

长沙张文达公（百熙），拴才好士，管学部时，尝有广厦万间之志，嗣因绌于经费，又为忌者所尼，遂中止。殁后，门弟子醵金七千两，欲为公范铜像，因其家馋粥不继，此款权储京号义善源生息，以资存活。十月义善源倒闭，此款亦被干没。文达清风亮节，自堪千古，而是区区者非不义之财，其后人亦不克享有，可慨也。

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对，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三字（前门外粮食店北口路西）、严世蕃所书之"鹤年堂"三字（菜市口路北），巍然犹存。分宜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至今三尺童子皆羞之，乃其恶札亦几经沧桑而不毁，倘所谓贻臭非耶？（按嵩本有才名，初仕南京礼部，人多称之。后因议大礼案，附和张璁、桂萼，热中富贵，始坏心术。世蕃才更优于嵩，不能干蛊，转以济恶，故父子俱败。嵩著有《钤山堂集》三十五卷，明人曾毁其版，遂少流传。顷闻琉璃厂一书贾谋得原刻本，将付铅印。此书出，又必有人争购也。王凤洲《钤山堂歌》云："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信然。因记所书匾字，而并及之。）

旅京西人，于初十日午间赛跑马。第一次乘马跑，二次驴跑，三次妇人乘跑，四次骆驼跑，五次妇人乘跑，六次跳涧，男女竞乘，殊可观也。沪、汉西人赛马，予皆见之，皆无西妇与赛。北方风气强劲，男妇均能骑乘，且多骡、驴、骆驼，不仅马也。西人旅京久，习与俱化，故举行赛马亦与南方不同。

因地制宜，谁谓西人不善变哉！

揆二自纳黄三苏宝宝之馈，各报痛诋，声丑载道。老庆严责数次，不准入邸，揆力辩系外间谣传，左右亦为之掩饰。庆曰："此刻我不管，倘有什么参案发现，我再与你计较。"揆大惧，初匿该妓于西河沿客栈，后又匿于城北某宅，均为各报揭载。揆恐贿乃兄振大之覆辙，连累乃父，致演家庭恶剧，只得割爱，暂避风潮。商之刘十，代为划策。刘为乐亭著名富户，与揆为嫖友，因允将苏妓寄刘宅暂住。上月二十四日，刘命其侄某迎苏妓于北城某宅，乘京奉快车赴乐亭。揆送之登车，苏妓盈盈含泪，揆亦泣下沾襟，何其哀感至于斯也！说者以揆比明末吴三桂，而以苏宝宝比陈圆圆，盖吴昔领御林军，揆现充禁卫军训练大臣也。天道好还，可不惧哉！

权阉李莲英，秽迹腥闻，记于各报者，已彰彰在人耳目。自监国摄政，恩罹不测，退居闲散，求保首领。然已富有多金，无他欲望矣。月前死去，群阉瞰其私蓄累累，筹思篡取，各逞心腹，四出调查。闻除大城原籍及各银号金店存款外，其储于宫内者，尚有现银三百余万之多。因其谋瓜分，较量锱铢，遂起争斗，小德张大受夷伤，面奏隆裕太后，现已交内务府大臣查办。所有存款，概予充公。故日来宫内大兴土木，购置西式器具，交民巷各洋行生意兴隆，或谓皆出于李莲英死后之报效也。

淫伶李春来，在沪出狱，不敢操伶业，遁至津，津人诟之。近又遁至都门，诟者亦众。时值廊房头条胡同新闻大舞台戏园缺武生，李得以承其乏。奏技数日，观者尚属望。然终以其人不轨，致其技亦不能大受欢迎。李欲回复名誉，每出竭全力以赴之。一日演《白水滩》，扮千一郎，至"忍气吞声是君子，见死不救是小人"说白后，将头上所戴之圆笠向后一掷，讵用力过猛，掷落右楼上某女客怀内（都中戏台极恶劣，地面又狭，楼座几于台连，非如沪园宽敞，足以回旋，故李有此失），观者大哗，某女客亦怒（或言系某宅眷，又言系妓女），次日赴警厅控告。李惧，即遁去。

八大胡同名称最久，当时皆相公下处，豪客辄于此取乐。庚子拳乱后，南妓麇集，相公失权，于是八大胡同又为妓女所享有。酒食之费，征逐之多，较之昔年，奚啻十倍！客有初来京者，乘人力车，告以赴八大胡同，车夫拉至，客遍观木匾，无八大胡同名目（近日都中各胡同口，皆标名于木匾上），以诘车夫，彼此言语不通，几起冲突。后警兵至，为言八大胡同即此处纵横毗连之八条路巷总名称，非单独有此一胡同，客始恍然。有人咏八大胡同诗一首，将胡同细名包括在内，录之以为一般游客指迷。诗云："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絃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福寺前车辐辏（万福寺湾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郎营、小外郎营系一巷折为二条，北通李铁拐斜街，南

通韩家潭)。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按八大胡同又名十条胡同，以该处大小巷计之有十条也。

近凡放交涉使者，皆拜外务部堂官为老师，亦如从前部曹得京察者拜堂官为老师、外官得保举者拜督抚为老师也。老师名称之滥如此，则门生品格之卑可知。又从前京官习气不如外官之重，惟户工两部部曹，事堂官颇卑谄，工部尤甚，至有站班请安之举。潘文勤长部时，厉禁之，然各官除对潘外仍如故，殆生成一副贱骨也。庚子后新衙门成立，而风气愈趋愈下。初立商部，堂官为振贝子，司官乃自称章京。后陈璧为侍郎，至天津见项城，亦自称章京。盖趋利伺便之心甚，他皆不顾矣。

或于某酒馆壁间题一联云："世仆不为家所齿，续貂真与狗谋皮。”乍阅之不解所谓，苏后再观，上两字已了然，中两字指某侍郎也。昔年萍乡文芸阁学士喜诙谐，尝呼某侍郎为家，以其名之第三字形似狗也，或之意殆本此。

驻四川德领事，献驯熊两头于万生园，由驻京德使照会外务部具奏，奉旨赏收，并电川署督王人文派员解熊来京。一微物耳，而如此郑重其事，意者亦外交上应有之礼节也?

昨饮于上林春，言及近日员外郎之有别才者，皆戴红顶，名器之滥，莫此为甚。有客笑曰："此中却有分别。”余曰："不过一二品之间耳。”客曰："非也，乃红色名称之分别。由私函

请托而得者名签红，贿保及捐得者名银红，诬盗杀民者名血红，办交涉者名洋红，襄办大婚典礼者名喜红，循资格而得者名老红。”余喜其名称之层出不穷，戏问曰：“近有充大帅娈童，及妻拜亲贵为干女，妾与亲贵荐枕席而得者，当名何红？”客半晌跃然曰：“此可名之为肉红。”

偶与友饮于韩家潭某郎处，友言都门花事，狼藉不堪，惟此等处尚可消遣。醉后为述往事数则，录之以供谈助。友尝携诸郎游天宁禅寺，指佛出句云：“者和尚长伸手，只想要钱”。某郎略解文意，对面不对，为涸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会冤斗”。又有某郎能属三字对，友举“十三日”，某郎应声曰“六一翁”，友异而诘之，某郎词穷，则曰：“系从前某太史对也。”卢骏有知，得无干笑？又有嘲黑相公五言律一首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下馆昼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转篷（京师剃头篷子是也）。陡然条子至，开发又成空。”不图此中亦有苦海也。又有七绝一首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渡芦沟。”则为一般漂帐者言也。有秋芙者，诸郎中翘楚也，金溪朱春舫妮之，赠联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处褒红。”（意谓花去条子钱九串，潦草三拳即去也。）有自谓与某郎交厚者，后察之悉伪，或嘲之曰：“君真不让古人！”诘之，则曰：“君不读明文乎？所谓‘相公厚我厚我，且虚言状者也’。”其人大惭。又有客与某郎作象棋戏，郎局将输，友旁观谑之曰：“象过河可免。”郎报不可，友曰：“他人不可，汝可。”客问

故，友曰："佛经云：'象马兔三兽渡河'，即此注脚也。"客轩渠不已，而郎勃然有怒色。诸郎间有诙号，如霰芬名为小表嫂，筝秋名为老同年，最奇者朵仙名为山楂糕，盖取其又红又甜也，闻者莫不绝倒。

有客自章丘来，言该县城外靖家庄、季家庄、辛安庄一带，本月初四日午后，严寒骤雨中有白虫甚多，俄顷满地，长二三分许，蠕蠕然若厕内之蛆。士人互相骇怪，询之老农，皆云未见此异。

总商会团拜，众商毕至。有熟史事者相夸曰："我辈中出色人物，要推胶屠老板，鱼盐起家，作到宰相。"一曰："要算弦高老爹，用十二头牛保全郑国。"一人摇手曰："不算不算，要看吕不韦老爷，用半个女人，做了皇帝的干爷。"忽一人大笑曰："你等眼孔太小，要算冯道老宰相，造一座半闲堂，快乐逍遥的把四个朝代十位主子全部卖了，方是好汉。"有人辩冯道不是商人，其人答曰："卖国的不是商人么？"

有湖北某主事，签分礼部，误赴吏部报到。该部司务厅员因近得吏部裁撤消息，丧心失魄，不暇检查，竟予分检封司行走。已一月矣，忽于发给津贴之日，查册籍无其人姓名，细核报到文书，始知为礼部人员，于是婉词令去。闻者无不绝倒。

初四日都中有《镜报》发现，每日一纸，粤人杨君笑讴创

办。该报未发现时，《帝国日报》曾揭载该报为政府之机关报，由军机章京华世奎之弟主持，群足诟詈。及出版，刊函诘《帝国日报》经理陆君咏宣。陆复函称得自《北京日报》经理朱君季鼓面告。朱与杨为师弟，大难为情。初六日，朱又刊函自辨。此事不知何日了也。该报第二号新闻中，有陈大人邦瑞之称呼，殊为已前华字官民各报未有之特色。惟该报余已阅至第四号，大人二字，仅于陈邦瑞一见。意者此大人者，别于小人而言，非如下级官吏及奴隶辈对于上级长官之通称也。不然陈不过一度支部右侍郎耳，官阶之高于陈者，尚有尚书、大学士在，何独于陈而巍巍然称为大人也？又不然陈在度支部实不胜侍郎之任，不足称为侍郎，该报援《春秋》之例，故以大人二字贬之也？陈躯干本极拥肿，大者，庞然大物，人者，轻之之词，该报或意在斯乎？敢以质之法言家（或曰：该报系援西字报例，未可厚非。然则三品以上官当一律称为大人，何以该报于其他则称尚书、侍郎，而独于陈称为大人？殊不可解。）

郭祥林者，老伶工也，往来贻谷宅有年，尽悉其家事。去年冬，郭拟于煤市街某公司废址建筑戏园，仿上海新舞台式。包工与段某，计银六万两，订立合同，声明今正十六日动工，违者罚三千元，郭中悔亦如之。郭付段公益银行六万两期票一纸。段往取银，不可得，后以该票朦抵与他人，逾期不能开工。郭欲议罚，段藉口银票不能兑款，系郭自误，亦欲议罚。郭怒，索还银票。段无以应，大窘，匿于李妇处。妇曰："是尝往来贻宅之郭某耶？"曰："然。"曰："速约彼来，吾有以处之。"时

正贻谷出狱，报纸喧传其私回本宅，妇谓郭曰，“贻将军生还，汝知之否？”郭曰：“是吾力为之谋也。”曰：“谢汝儿何？”曰：“彼此交情，何谢之有？”妇曰：“痴哉老奴！此死狱也，而汝生之，功莫大焉，当索重酬。将军家资千万，夫岂靳此区区？汝奈何以交情二字，坐失大利？将军出狱矣，行见六万两之银票，三千元之罚金，将寘汝于狱也！”郭语之故，且告之悔。妇曰：“吾当为汝报不平。”遂谋致内监数人，掩入贻宅，冀执贻以劫财。庸讵知贻早闻而避之，其谋不中，酿成此案。现在郭亦被厅收押，妇又牵涉钟裔（贻之子，吏部老考司郎中）、钟岳（贻之侄，吏部文选司郎中），词意纠纷，不可爬梳，终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贻谷生平长于殖财，家本素封，初则以财发官，继则以官发财。绥远一任，则以财致祸；在狱三年，则又以财脱祸。李、郭之案，是否出于串谋劫财，尚不可知，要之贻谷此次负赃出狱，抗旨逗遛，其为得于贿赂之力无疑也。李、郭虽狡，其能以毫无意识之举动，施于目无国法之小人哉！

瑞洵者，曾充驻藏大臣，以赃败革职，现寓得胜门内，拥多金，挟美姬，泰如也。有姬名玉燕，最幼而最宠，其母王李氏旦夕入瑞宅，名则探女，实则销纳赃物，与门者贿通，已非一朝一夕，而彼皆不知也。近者氏与门者忽不谐，某日氏自内出，门者搜得股票、字画等件，禀于瑞，指为私窃。瑞怒，片送氏至内厅收押。玉燕闻之，大发雌威，直前批瑞之颊，哭詈曰：“何物老糊涂，敢指吾母为窃！是区区者，余畀之也。汝既送

彼至厅，即与同去。”披发曳衣出走。瑞惧，聪而留之，怒未已。瑞又呼告密之门者至，痛挟之，按其项为叩头伏罪，而别传一门者，片请内厅出氏于狱，车载以归，始寝事。有客举以告余，且深惜瑞之不悟。余笑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瑞洵非遇玉燕，其赃物何从取销哉？”客深惜瑞之不悟，余且深惜客不悟瑞之不悟也。

地安门内之景山，一名煤山；天安门内之广庭，一名炭海。恰与作对。相传辽金时，在此二处积煤与炭，以备不虞，故得名。七百余年来，炭海之名，知者鲜矣，而煤山二字，妇孺皆能称道弗衰，盖因明思宗于此山殉国也。此山踞皇城中央，屹然耸峙，本为禁地，不许闲人登临凭吊。闻内监传山麓下时有鬼哭，声甚厉，夜间常见五色火光出没山顶，不知主何朕兆。

庚子拳乱后，四库藏书，残佚过半。都人传言：英、法、德、日四国运去者不少。又言洋兵入城时，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武进刘葆真太史（可毅）拾得数册，阅之，皆《永乐大典》也（刘时充大学堂总教习，后为乱兵所戕）。此真斯文扫地矣！今者学堂林立，学者非衣皮西装衣，即阿伊屋扼我，而外人日以重价搜罗我旧板书籍，琉璃厂书肆常有日本人踪迹。闻日本某教习言：敝国现正为贵国造就华文教习，预备他日延聘。此言虽谑，默观近日学者风气，或恐不能出彼所料也。虽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国粹

消沉，则其国亦必与之俱尽矣，尚安得有延聘教习之事耶？哀哉！

大内旧有赃罚库，所储皆五金之属。据管库老吏言，其中宝物甚多。庚子初夏，一夕忽见有红光自库内出，且有声如爆烈状，疑为火警，急起巡视，无恙也。未几拳乱作，联军入城，库被毁，所储者悉为西人卷去。

近十余日来，都中有一最奇之事发现，即警厅取缔担粪夫是也。警厅为卫生起见，饬五城内粪厂悉移至五城之外，且抽收粪捐。粪夫以城外道远，已不乐从，又闻抽捐，遂相率罢工。五城内大小住宅，粪无所出，积秽不堪，而警厅无如何也。日前某相府遣丁片请厅官除粪，聒闹不休，经多人解劝始免。且闻有夜间私以粪倾于路者，警兵见之，亦不敢干涉。倘再相持十余日，则都中将变为黄金世界矣。嘻，其异已！

有老京曹述穆宗及孝哲后轶闻数则，亦他年野史资料也。

穆宗尝便衣由后宰门出游，湖南举人某，居会馆，与湘乡侯寓斋相对。一日，在床摊饭，见有少年入，就案翻视其文，以笔涂抹殆遍，匆匆即去。怪而询诸仆，仆曰：此曾大人之客也，曾大人出外未回，故信步至老爷处耳。曾归，举人白其状，曾大惊曰："此今上也。"举人骇甚，竟不敢入春闱，即日束装归去。

穆宗又尝至琉璃厂购玉版宣，以瓜子金抵其值。掌柜见非通用物，辞不受，乃嘱店伙随往取银。至午门内，店伙不敢入，弃纸仓皇遁。翌日遣小内监如数偿之。

穆宗喜出游，偶避雨僧寮，遇一人，穷愁殊甚。询其所执何业，乃某姓家厮养卒也，为主人所逐，故托体香积厨，以图果腹。又问："如汝辈，以何处出息最优？"则以粤海关对。遂僦纸笔作一函，嘱交步军统领衙门，代为位置。时某亲贵执大金吾，得函，即予金治装，赴粤海关承役，其人遂以起家焉。

巨珰安得海不法，穆宗冲龄以稔其奸，尝以小刀断泥人首。内监请其故，则曰："杀小安子。"后同治八年，安伪称奉旨差遣织办龙衣，过德州，知州赵新禀鲁抚丁宝桢，奏闻，即奉旨就地正法。

孝哲后为承恩公崇绮之女，同治十一年，与凤秀之女同选入宫。时后年十九，凤女年十四，孝钦后欲立凤女，孝贞后欲立后，相持不决，召穆宗自定之。如孝贞旨，于是立后为中宫，封凤女为慧妃。孝钦意大不怿，谕穆宗曰："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上毋辄至中宫，致妨政务。"而阴使内监监视之。穆宗意亦不怿，昼常出游于外，夜则独宿乾清宫。既而有疾，孝钦召孝哲讯责备至。穆宗崩，无嗣，德宗入承大统。孝哲痛不欲生，旦夕悲啼，两目尽肿。崇公入视，因奏曰："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崇公未出移晷，而孝哲崩。时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年二十二，距穆宗崩未百日也。

大学堂工科图画教习某西人（美国），居华有年，能操极熟之京语，日征逐于八大胡同，遍索名妓像片。回堂授课时，则陈列于讲台上，用铅笔临摹，转赠备妓，以相取乐。工科学

生恶之，面禀监督刘廷琛，冀其必有以处之也。数日来毫无消息，学生不堪其忧，该教习不改其乐。意者刘太史以该教习绘像赠妓，比诸郑风之采兰赠芍，殆亦有合于礼教耶！

外城电话，机关初不甚灵捷，自改良后，消息益多阻碍，居人苦之，屡诘电话局，迄不得其要领。曩昔之夜，有客宴于同丰堂，总厅丞某君亦在座，酒半，相与睹说笑话。客曰："某留学生不能诗，而酷好吟咏，日久成巨册，刊印遍赠友朋。闻某名士诗学根深，持以求教。名士阅其诗，声韵且不晓，更无论优劣，然亦不便指摘，援笔书'改良电话'四字于册上以归之。"某君曰："此四字何以取义？"客曰："此贵厅之新历史也。"某君益茫然。客笑曰："即可谓不通不通又不通也。"某君始知其致讽，意甚歉仄，而座中人已为之绝倒。

赵次珊制军奉召入都，将拜东督之命。湛阳往拜，贺曰："三哥恭喜！帖子已写好否？"赵愕然不解所谓。湛阳笑曰："即递具满州三省奉申某某笑纳之帖字也。"赵摇首曰："此事恐怕我还做不到。"湛阳喜诙谐，昔年在工部当差，侍郎桂祥粗鄙无文，一日书閒字，中间忽少一横，众皆笑之。湛阳曰："他是叫咱们到他门儿里去造二十。"众为绝倒。二十者，都中旧日极卑贱之土窑名目也。又督两江时，王壬秋侍讲来，欲借三万金，湛阳正与幕友斗牌，即取牌中三万予之，侍讲亦为莞然。

某邸生日，某督之夫人献天津女优，演戏三日；福晋、格格等顾而乐之。某邸忽发奇想，拟购雏姬数十人，于南府设女优传习所，教成进呈大内，以娱左右视听。此语传出，闻竟有赴南中采办者，且有条陈西洋女优跳舞者。玉树后庭之曲，临春结绮之游，又将见于今日矣！

太监李义春，某日潜入中和殿，窃取辒辇上之铜什件，为景运门值班大臣查见，奏交大理院审办。经刑科四庭讯明，查太监混入西华门内、至中和殿行窃铜什件等物，律无治罪专条，拟依偷窃大内乘舆服物者绞立决例，减一等，拟以流三千里，交顺天府尹定地，发往配所，收入习艺所，工作十年，限满释放。奉旨依议。闻李义春与小德张积不相容，前次拨见死阉李莲英藏金，小德张欲据为己有，李义春与之争殴，故衔之尤甚，闻者早知李义春之不免矣。

昔吴梅村宦詹尝于席上观伶人演《烂柯山》（即《买臣休妻》），某伶于科白时，大声对梅村曰："姓朱有甚亏负于你？"梅村为之面赤。又甲申之变，大司马某迎降闯贼，后入本朝，官浙中，偶赴西湖，伶人演《铁冠图》（即《闯贼入京》），手执朝笏，蒲伏匿道旁大呼曰："臣兵部尚书吴年齿（无廉耻），迎接圣驾。"某惭沮，不终席而去。畴昔之夜，余赴广德楼观剧，有小丑名小百岁者，雏伶也，扮《法门寺》出内之小监，问赵廉曰："我怕你只识洋文，不识中国文。"又于《五花洞》科白："做官不论大小，识得洋文便好。管他什么东西，也上出身三考。"信口寄讽，

其言在有意无意之间。一般洋翰林进士洋举人闻之亦面赤否？亦惭沮否？

伊犁将军志锐，瑾妃之兄也，曾受业于萍乡文芸阁学士。文喜诙谐，尝以铳手呼之，因其锐字形似铳也。志爱唱《打金枝》剧中之“金乌东升玉兔坠”，又能作狂草，皆不工。有人以四六偶句嘲之云：“忽然高唱，金乌玉兔之声；偶尔挥毫，牛鬼蛇神之字。”今春志在京，闲逛八大胡同，兴来时，故态犹未改也。

镶白旗蒙古都统芬车，人极贪鄙，每月除支领大饷、收受私贿外，一事不办，且一事不知，都人皆呼之为粪车（都中粪夫除粪，以车载之，名曰粪车。）

有友自新疆来，为言：吐鲁蕃一带，近日发现唐时雷音寺古迹及唐人写经本甚多，开缺藩司王树楠、监理财政官梁玉书等，提倡收买，而缠回愚顽，宁售之日本人，不愿售与王、梁，殊可恨也。

十二夜，外城左二区巡警守卫分驻所有警兵名全德者，为贼胠箧，急报巡长张德元，张摇手曰：“勿声张，恐报纸揭载，损失名誉不小也。”嘻，巡长但恐损失名誉，不顾损失衣物，正如程伊川所云：“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全德既根损失衣物，又虑损失名誉，正如俗语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虽然，其如保卫治安何哉！

京营有某目兵奉主帅谕，将脑后长发削去一半，以便藏辫于帽。归而谋诸妇，竟全蓄其发。兵大怒曰："是濯濯者，何以对主帅？"妇通文墨，作诗二首曰："以此贻主帅，必无谴。"诗云："堂堂丈夫，表表人物，心存国耻，何惜发贼！况此豚尾，藏垢纳污，研究卫生，须急剪除。置身军界，更宜早图，振刷精神，讲求经武。妾虽女流，颇视时务，目睹时局，不可执固。夫为国民，岂同碌碌？拔去凶邪，方称职守。切肤之患，安肯与久？若留孽种，贻羞外族！故假斧斤，为君一斫。堂哉皇哉，此举非忽。至理所在，其谁曰不？"又云："落手惊将短发搔，三千发匪黯然消。愿为天下除烦恼，都付并州快剪刀。"妇女中有此才识，彼须眉者对之增愧矣。

朱某者，京东宝坻人，在都某学堂肄业，去冬随众剪发。聘韩氏女，亦乡人也，年假归，韩翁见其髡而恶之，谓媒者曰："吾女不能配秃厮，请退婚。"女闻其事，恚曰："吾一女子，不能事二夫，亦剪发请为尼。"翁大窘。媒者复为撮合，亟择吉成礼。合卺时，贺客多以思凡谑之者。一学究曰："此正所谓结发夫妻也。"或曰：彼已无发可结。曰："彼结果了头发，始做夫妻，非结发夫妻而何？"

贻谷、明安泰两案，皆牵涉有法部受贿状，或改司法独立为私法独利以谑之。云有三买者，因分余利一千金不均，请厅

丞裁判。丞曰："速以千金来。"三人呈上，丞即饬具结了案。三人异而诘之，丞曰："汝等岂不知本厅系私法独利之新衙门乎？"对曰：吾侪小人，实不知私法独利作何解。曰："吾为尔解之。私者，私弊也；法者，枉法也；利者，利益也。汝等有钱财案，请本厅判断，本厅只知道枉法营私，独得利益，不管两造谁是谁非，就如此具结了案。"此言虽谑，而实为今日法部之真相云。

邹嘉来自擢任外务部尚书，无声无臭，至于今日，新内阁官制发表，与邹同任之溥尚书且至协理大臣，而邹乃不免于解任。好事者遂谓邹有口臭疾，每办交涉，外人皆为之掩鼻，故去之。此真儿童之见也。邹素为那桐所卵翼，任事年余，毫无表见，一惟那言是听，那去则邹不能独留，譬彼傀儡，无牵丝者，立见其倒地而已矣。

某都统日前递销假折，监国硃批"欣悦览之"。昔年雍正硃批，曾有此四字，盖以嘉奖功臣也，后遂仅见。闻某系国戚，烟癖极深，前此禁烟大臣即因某不敢认真调验，后自行请假戒吸，今奏报戒断，监国览折欣悦，故特以此四字嘉奖之。

某大员赴禁烟公所调验，搜检时确无夹带，惟照章须更衣，司员畏其势，不敢强也。至午后，该大员入厕，巡警密伺之，见其玩视马褂上之钮良久，弃地而去。检察其钮，较寻常式加大，类日本人所售灵宝丹之圆盒，能启闭，中藏烟泡。遂禀明

陆、唐两大臣，亲解其钮验之，果然。或谓即付都统良泰也。

京西三山，有“山前鬼王，山后魔王”之谚。闻明天启间，有海袖禅师行脚至北，在西山（三山之一）宝珠洞挂单。流贼陷京师，山前死人极多，洞中僧皆逃去，惟师独留，每夜静即闻梵音喃喃，为诸魂超度。逾世祖入关，嘉其功行，加封赐紫。后圆寂于此，旃越为塑金身，以志信仰，土人因呼为山前鬼王云。至魔王历史，则众口一词，谓即章庙。相传于二十七岁冬间，忽潜往天泰山（三山之一）寺，落发修道。剃度时，作诗数首，有“来时鹘突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缘何流落帝王家”等句。土人谓像为肉体金装。寺内有巨缸一具，斗大石球二枚。每年四月初一日开寺，远近进香者云集，城内中西人往游者亦夥。寺前有碑数方，皆旃越题名，毫无记载。按明人《双槐岁抄》有“妖僧煽乱”一则云：“英宗亲征也先，败于土木（今直隶怀来县西），太后命郕王监国，改元景泰。是时有天泰山妖僧四处揭帖，言其师景泰禅师于某年圆寂，曾示今年今月当出世为君。并邀集土人，往揭藏骨缸，果见法身未坏，即舁出装金设座，称为景泰菩萨。乡愚迎赛，举国若狂，后为顺天府封禁，将妖僧拿办。”以山名及巨缸证之，则今之所谓魔王者，即景泰菩萨，非章庙也。章庙为僧事，余曩阅某说部书曾载之，以其显违实录，不敢信，乃都人对于魔王竟称为章庙，年年开寺进香，昌言不讳，而朝廷亦不之禁，殊可异已。

前门外五道庙，相传明季阉等为客魏所建，以祈福者。庙成，求某名士撰碑文，某不敢却也，为书数语曰："夫五道庙者，五道之神也。人以为树在庙前，我以为庙在树后。何则？请列芳名。"阉等不通文义，因出某手，必佳作，即命石工镌而立之，今碑尚存庙中。

双喜班妓姜宝玉，有白面张飞之称，最为某公爵所赏识。三月二十八日，召饮于煤市街某酒楼密室，秘议三小时，即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与闻。楼上有饮者，询得其事，遍举以告人，而谥某公爵为单料阳虎，盖谓其仅盗宝玉也。以野蛮之张飞，遇奸诈之阳虎，将来必为新今古奇观中添一段材料也。

江西盐法道庆宽，顷派人运来名磁各种，分赠某邸某相。昨过崇文门税关报税，据称此项瓷品约值十万余金。庆宽本名赵小山，工画，尝绘颐和园全图，由醇贤亲王进献孝钦后，赏二品顶戴以奖之。后投旗籍，以郎中司柴炭库。故事，每交冬令，内监俱向郎中索柴炭御寒，庆宽靳不与，群谮之于德宗前，又授意某御史列款纠参。庆宽惧，挽人说项，内监知其多金，必欲撼三十万。庆宽无策，遂革职查抄，自分入囹圄矣。某相为请于德宗，谓庆宽为醇贤亲王赏识之人，父功之，子罪之，毋乃不可乎？且彼实无大罪也。未几夤缘开复，得居今职。其为人小有才，善营运，善逢迎，都人皆能道之。

有外国大马两匹，一紫色，一梨花色，鬃尾皆剪拂，姿式

雄杰，昨日由京奉车来京，人言为涛贝勒购者，共值银九千元。因忆昔年某提督有爱姬，吴产也，某革职，姬逃至都门为妓。其人躯干魁梧，冶游者谥之曰外国大马。余有友曾识之，戏以外国大马为题，拟乐府体三章。其一云："外国大马，得时则驾。青丝笼头金络背，燕台一旦高声价。罄控踪送，好整以暇。秉烛夜游，四月维夏。春风门巷自迢迢，他日相逢为君下。"其二云："外国大马，有意腾骧。肉陵峨峨，酒池汤汤。满其脑，肥其肠。南天有卉如佛桑，金刀一割澄琼浆。银床冰簟流芬芳，眈眈虎视在其旁，有人及腹夸鞭长。"其三云："外国大马，雷电穿云。冀北一顾空其群，何不相随故将军？桃花汗血标奇勋。"录之以寄一时之影事。

旧刑部狱中别院，有杨椒山祠，祠侧有槐一株，为椒山手植，下枯上荣，形状古异。相传椒山入狱时，归直隶司审判定谳。本朝追悼忠愍，恶直隶司徇枉，因将正门堵塞，别开旁门以出入。其塞门坎下，埋有椒山枷锁，至今都中人尚有"直隶司不直"之谚云。

礼尚荣庆，前长学部时，左丞为乔树枏（绰号乔壳子），右丞为孟庆荣（号蔽臣）。有人撰一联云："壳子并吞双御史，蔽翁倒挂老中堂。"双御史为高枏、高树，皆用人，乔名树枏，故曰并吞。荣为协办大学士，孟名庆荣，故曰倒挂中堂也。因忆昔年内阁中书有名吴鋆者，见堂官宝中堂亦名鋆（即文靖），因改己名为均金以媚之。后其婿某得内阁中书，有人撰联云：

“女婿头衔新内阁，丈人腰斩老中堂。”两以老中堂为谑，而壳子一联，尤为穿插入妙。

又闻端渭阳为人言：“余昔督两江时，恨未使翁延年（号笠渔，湖南人）令山阳县数日。”叩其故，则言：“余顷闻一联云：‘铜山县，山阳县，阳湖县，湖南从九，做过四五年知县；铁宝臣，宝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联即指翁令也，下联字字的对，以铁对铜尤为巧合。惟翁实未令山阳，故余引以为恨耳。”

王右军为江上老妪所书之“羊肉半斤”四字真迹，庚子年闻那邸藏之，今不知尚在否？明姚广孝为僧时，所削之发，闻在今郑邸某殿梁上，用铁匣封锁，邸中人为余言之。

《京宪报》记高道士一则，颇足供人研究。录如下：“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箓，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昔阅《石头记》，心异张道士事，谓以史太君之贵、王熙凤之娇、贾宝玉卑视一切，何以与一老道周旋若此？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真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

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道地，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于官，海关缺肥，盐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着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疏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箧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而觇缕以语余者。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防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余著《燕京杂咏》，独少方外一流，今得以高道士补之。诗曰："修到神化出世难，白云苍狗蔽长安。赤符不造中兴业，我作文成五利看。"呜呼，是亦近三十年来政治史中之小言也！

有法国资本家，拟由北京建筑铁路，通法、德、俄三国。预算程期，由北京至巴黎需九日半，至柏林九日，至彼得堡七日。昔者唐太宗欲合天下为一家，此世界殆近之矣。

祸福报应之说，近于迷信，知者弗道。然而左氏有言："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则确为理论之信而有征者。当光绪戊戌，

赵舒翘为刑部尚书，六君子案作，孝钦后震怒，召见赵，命严究其事。赵对："此等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不必问供。"孝钦颔之。赵有门生某君，任提牢厅，与杨锐、刘光第为同乡，稔知其冤，求赵按律审讯。赵初唯唯。越数日闻将处决，某大骇，谒赵力陈杨、刘与门生同乡至好，此案稔知其冤，请老师奏请分别审讯，声泪俱下。赵悍然曰："汝所言者友谊也，我所执者国法也。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动。汝速出，旨即下矣。"某恸哭而去。闻者莫不谓赵之残忍。越三年，庚子拳乱作，赵一言丧邦。两宫西幸，到西安后，命左右拟旨，赐赵自尽。旨拟就，呈孝钦阅，因他事搁置未发。已逾数日，忽左右有人问赵事如何处置。孝钦怒曰："此事还未办么？"日已向晦，使左右速宣旨，限今夕四钟复命。前任提牢厅某君及大同县令张鹤龄均在侧，张亦赵之门生也。为赵具衣冠，北面叩头领旨谢恩毕，服鸦片不死，服鹤顶血，服金，均不死。时夜将半，使者催益疾，赵呼取汾酒来，连饮数巨觥，亦无恙。最后以黄蜡塞耳目口鼻殆遍，后以汾酒石灰喷厚纸封其面（俗谓开加官），气仍未绝。使者催速以帛勒之，讵赵闻言，犹呼曰："请稍缓，须臾即死矣。"然卒不得死。使者曰："时限已届，恐获严谴。"急以帛勒之，复以数人力缚其手足，良久始宛转就毙。呜呼惨矣！先是张等闻赵有赐死消息，密电顺天府尹何乃莹，求合肥援救。何得电谓人曰："我不能以一官徇彼。"置不答。未几何罢职。盖何亦赵之门生，赵虽不贤，而何亦太无心肝已。

二十日，各国驻京公使之夫人觐见。隆裕太后居中座，皇上居左座。行礼毕，皇上忽问曰："若辈之服饰，何以与我国不同？"太后为解释之，皇上大笑。

某贵人谓其妇曰："外间皆说咱们内礼要钱，要是这样胡闹，国家大事如何能办？"其妇蹙然曰："看现在局面，若不积下些钱，将来如何是好？"某贵人顿足曰："你好糊涂！将来大局如果不好，咱们不比平民百姓，难道有钱就会好了不成？"其妇艴然曰："我只知道有钱就好，不管什么大局好不好。我不糊涂，你才糊涂。我不胡闹，你才胡闹。"某贵人懦夫也，太息而罢。

某京员以一万金庄票贿某贵族，许调优差，该票已送某贵族之妻收入矣。一日某贵族索款，某员以已送府对。某贵族怒曰："这差事你也去找府里要！"某员惶骇，长跪请罪。久之，某贵族始曰："这款全送他用，难道我就不用了？"某员悟其意，退而再送一万金，次日公事到手矣。

都中自今正以来，正城内外，盗贼横行，赴厅报案者，日有所闻，大概以中下户为最多。报案拿获者，十无一二。此辈又无势力如崇宅，能使长官限期破案，而长官日扰扰于奔走伺候金钱宴乐运动中，亦无暇顾及若辈或数百元或数十元或数元之小损失。日复一日，盗风滋长，势不至易首善之地为众恶之墟而不止。张仪曰："今者盗汝璧，继而盗汝城。"有治贼之责

者，当三思此言。

民政部今正传论道衢各商，涂饰市屋，继则乐户，继则官署。两月以来，赭壤飞文，金碧动色，外观其有耀矣，而市屋之生意，婆娑殆尽。乐户之游客，欺骗时闻，官署之政事，丛脞弥甚，譬彼病夫，虚阳外浮，嗟大命之将届也。

自禁烟令下，凡官员之吸烟被参者，皆革职永不叙用，不可谓不严矣。京师设禁烟公所，以亲王领之，专司调验各烟员之是否禁断，不可谓不严矣。乃数年以来，烟员中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一若渺不相涉者。即以京官论，举吾所知，沈云沛侍郎也，恽毓鼎学士也，乔树枏左丞也，皆朝廷左右侍从之臣，悍然狂吸而不顾，更何论其他之烟员与无知之烟民哉！（或曰朝廷果认真禁烟，必先自大员始，凡一品至三品京外官实缺有烟癖者，许陈明赏假自禁，以一年为限，限满由禁烟大臣调验，如仍未禁断，则开缺革职，何时禁断，则何时开复，署缺候补者亦然，如此则赏罚明而禁令易行矣。否则革职自革职，吸烟自吸烟，且有烟瘾深而规避取巧者，如沈、恽等是也。又一品官无禁烟调验明文，是官至一品者，可以放胆吸烟矣。凡事不整齐画一、赏罚严明而能收效者，未之有也。）

甜水井胡同翰林院杨家骥，浙人也，前数年，因无子纳一妾，生子已六龄矣。其妻童氏（皖劝业道童祥熊之女），不准杨再入妾室。今春童氏归宁，严属心腹女仆监守。逾其反也，

而妾又有孕。大怒，痛殴之，且令女仆以足踏其腹，而胎不坠。不堪荼毒，遂服毒自尽。当气未绝时，童氏外出，杨延西医救治。医至，杨又惧童氏撞遇寻闹，有失体面。踌躇未决，童氏已回，逐医去，不准救治。亦不准妾子成服，且为着红衣以志喜庆。杨之同乡，闻其事皆不平。其邻居恶童氏之淫凶，拟请巡警干涉，杨为叩头求免，斯亦家庭之怪剧已。

杨家骥惧妻逼妾自尽一则，已详前录。顷有友言，前编修吴荫培（现任贵州镇远府），亦惧妻之尤者。吴苏人，得第后，至扬州打油丰，陡患外症甚危。其友以旅店非养病所，谋移寓某娼寮，属某妓为之服役。妓手调汤药，目不交睫者七昼夜。吴病愈，感妓之义，纳为妾，携赴苏州，寄居老仆所。盖其妻素凶悍，恐遭毒手也。后被调知，以诘吴，惧不敢承。乃流涕以请曰："吾非不能逮下者，君既纳妾，即宜同居，奈何诡秘，而使我受妒妇名？吾当诉诸亲族，以洗此辱。"吴至是始吐实，且以情告。其妻曰："是贤妇也，吾当优礼之。"入门颇相安。吴心窃喜，所以逢迎其妻者，无所不至。比入都供职，寓某胡同内，一日，其妻密予仆银十两，令破晓立姨太太房门外。仆从之，遂诬妾与仆有暧昧事，絷而送诸兵马司。己则号泣中庭。如丧其夫然。吴退值归，且泣且詈，吴不敢赞一词，觳觫如就死地。良久泣已，问汝妾如何发落，吴嗫嚅曰："请解回籍。"立呼仆持名帖赴兵马司，请照办，吴惟饮恨吞声而已。有人馈吴惠泉酒二巨瓮，朋辈自治具饮其宅。仆捧三小壶出，饮罄，众请益。吴匆匆入内，逾时自捧一壶出，神色沮丧。众知其惧内

也，故删之，再请益。吴踌躇不语。忽闻屏后厉声曰："何来此等恶客！不知老娘固吝啬者耶！"众纷然散。翌日诣吴宅取杯盘，其妻曰："此留偿酒值可也。"吴对人昂首向天，有富贵骄人之色，独与其妻遇，则惶恐殊甚。其妻性偏急，有不如意事，或以掌掴其面，或拔其发而殴之，吴听其所为，植立地上，状如木偶。都人多举其事以为笑柄云。

安定门外旗民名鄂诚者（系药行商人），其妻杨氏，三月二十七日夜间产一物，头有三肉角，口生于顶，而额际另生一直眼，右手无指，长腿大脚。产后一小时，母子俱毙。次日，鄂出其物以示人，莫不骇异。皆劝其送入西医院，用药水收藏，以资研究。而鄂不愿，已筑埋之。此亦妖孽之一种也。

有人顷上农工商部条陈，略称近来名大商埠，大率有人满之患，现某已筹得地中起屋之法，请准专利云云。伦贝子诧为奇谈。余曰："此人果有此手段，则诸公之福也，不妨急请一试。他年诸公将中国地皮卖尽时，无地自容，即可窟藏其中，以寻生活，岂不大妙！"

相传仁庙征噶尔丹，于厄鲁特御营献俘时，有老胡能汉语，善吹笳，赐之酒，命其奏技，乃掩抑而歌曰："血花如雪扑战袍，夺取黄河为马槽。灭我名王兮，虏我使歌。我欲走兮无骆驼。呜呼，黄河以北奈若何！呜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仁庙大笑，因手书此歌，以告皇子。迄今外蒙古一带，又有噶尔丹其人，

密附强邻，狡焉思逞，朽索六马，岌岌可危，重诵此歌，真有奈何之叹矣。

府学胡同内有西式楼房一所，昔日某君僦寓，花木盆景，位置天然，现为盛尚书居之。楼前遍挂妇女彩裤，且有无数兔皮错杂其间，状至芜秽。此楼与陆军部署内之楼遥遥相望，一日某司员哗传盛宅有四条腿之裤，众不信，登楼纵目，果有一白色物，似衣非衣，下垂四袖。皆言此老取法和珅，为祸不远。后有黠者以远镜测之，乃女衫裤两件连缀晾于桁上，故有四条腿之异。语曰："相士以居"，盛官一品，非士比矣，而其居之不洁如是，启人疑骇，虽非和珅之裤，亦差等于伯有之莠矣。

顷见帝京新闻，载有蒙古巴里克杏芬女史所辑京师地名对，颇为新颖，录如下：

太妃宫（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地藏寺（广渠门内东南角）。天喜庙（皇城门西北隅），地安门（俗称后门）。天神坛（先农坛内），地藏洞（京西万寿寺内）。天圣宫（北新桥三条胡同），地祇坛（永定门内迤西）。天师庵（东安门外草厂胡同，今圮），地藏殿（右安门外九莲慈荫寺后殿）。天齐庙（朝阳门外，元时建），地藏庵（前门外排子胡同）。色空天（京西海淀，明米万钟勺园内有此三字），喜欢地（都中寺庙墙上皆贴此三字）。小有天（京西畅春园思永斋东别院），摩愉地（京西清漪园西）。雹子（胡同西四牌楼北，明代汉经外厂也），云儿（胡同广宁门大街）。冰窖（东华门外南池子、

景山西雪池、地安门外十刹海，其余城外甚多），雪池（注见上。康熙时赐蔡升元第，饬内务府司员水雪施工于此）。云洞（京西玉泉山之东甕山顶屋名，今大报恩寺延寿寺地），烟郊（京东三河县西五十里，有行宫）。烟阁（广宁门内，即南北燕角，俗讹今名），月墙（前门东西二洞子门外至正阳桥，形如扇，而列肆居之，皆有夹道）。甘雨（胡同灯市口迤南，镶白旗蒙古都统署在焉，又名干鱼），朝阳（胡同灯市口西头）。夏甸（京东），春亭（西苑北海内白塔东面）。甘露殿（西苑内），太阳宫（左安门内法藏寺西，顺治年建，祀太阳日君）。霞公府（东安门外南夹道，即理藩院后胡同左翼，节孝祠在焉），斗母宫（西便门外白云观内有匾曰："大至宝光"，圣祖御书）。

都门习俗，自五月初一日起，各宅结艾蒲于门旁，悬黄纸殊符于门首。其符或绘钟进士，或绘张天师，或绘五毒虫，奇形怪状，极为可晒。至初六日始揭去。《都门记略》诗云："樱桃桑葚与蒿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债主怕灵符。"盖讥之也。近来惟官宅及西式楼房无此点缀，或曰革除迷信，或曰此辈门无债主，无须借重此符，二说均各有理。

有人馈西城新街口铁匠营胡同德宅节礼两盒，其门丁启视，均肠脏也，乃私窃一串，预备午觞佐酒。熟而剖之，中皆墨汁，嗅之，有异味，细察知为大土烟膏。复出以献主人，主人大惭，随探怀出银元数枚充赏，且摇手禁勿声，而其事已喧传殆遍矣。

京外各衙门前照壁，向皆画一非龙非蛇之怪物，张口向日，传说以儆贪也。近来都中新建之衙门，如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等，皆仿西式，不画此物。有人言此亦维新之一端。一客曰："此所谓守秘密主义也。试观今之大员，贪婪无厌，贿赂公行，曾有犯一查抄巨案，降一惩办严旨如昔日者乎？虽曰维新，然实成为其贪维新而已矣。"

总布胡同某炭厂内，有老椿一株，四月二十七日午后六时，被雷击折一干。道路传言，中有大蝎毙于地，长二尺许，身作花斑色。于是观者麇集，警厅且派员调查。椿折有之，大蝎则未之见，致厂中人扰攘累日。可知天下事之真怪者，十不获一二，而人为之怪，则十居八九，此类是也。

御史瑞贤奏参新疆藩司王树枏贪鄙各款，宣统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旨交陕督长庚查奏，至今年五月初二日，始有旨将王开缺。一查奏之案，动经年余，何等郑重！而结果乃不过开缺，谁谓贪吏不可为也！

某京卿援明人议论，例时事三则，极为有识，录之以儆在位者。

明人论思陵有云："中官朝士，疑信参半，卒之两相悬问，两相诿委，国家事如无舵之舟，无锤之称，浮沉下上，莫知适从。一二郎署小臣，舆谤疾号，横流一叶，曾何救乎败亡！"此数语可以状今之新内阁。

其论东厂有云："委寄严密，疑鬼疑帝。伯州犁之上下其手，孰知其状？华合比之坎牲埋书，孰为之征？武安侯之蜚语，王长君之乘间。改形易貌，旁行侧出。阁卫之狡者，参居其间。抽偃师之机，而收渔人之利。"此数语可以状今之邮传部。

其论辽事有云："蓑尔东边，何异疥癣。剪此朝食，岂无老谋？悠悠忽忽，如醉如痴。彼急则视之太难，彼缓又视之太易。难既不得刻期以奏功，易又妄思儆倖于一掷。甚至中外不和，文武不和，将士不和。杀气戾气，团溃一局。一柄众持，两臂互袒。彼无庸其善间善攻，我毕露其无谋无勇。"此数语可以状今之东三省。

东交民巷英使馆前，初八日午间有拖木车之骡折伤一足，势已垂毙，协和医院西医见之，急入使馆携枪出。时车夫已载骡入车，行数武矣，追而毙之。巡警力阻不听。西医曰："此骡受伤太重，必无生理，将其击毙，免多受痛苦，实仁慈之事也。"然以中国人心理观之，则此等举动，实为残忍之尤。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此类是也。

大理院推士李方，前娶英国妇拍尔利为妻，现在顺天府尹衙门呈请离婚事，为吾国前此所未闻，特将其原禀录下："具呈大理院推士李方，遣抱家丁李兴，为呈请咨行事：窃职系广东长乐县人，自幼留学英国，于光绪二十五年，在甘别立与英国人拍尔利结婚。三十一年毕业回国，遂将拍尔利带回。现因拍尔利不守妇道，复于三十四年一人回英国，至今不归，并来信言伊不返，实

系彼此情愿离异。为此理合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并拍尔利亲笔来信，一并呈请尹堂大人查核，照例咨行外务部转咨英国公使馆办理。伏乞准予施行，实为德便云云。”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

有人以京城街巷地名集对甚夥，择其佳者录下：

五道庙，十间房。牛角湾，驴蹄巷。天仙庙，地藏庵。娘娘庙，姑姑寺。甘石桥，苦水井。白马坑，黑龙潭。穷汉市，富贵街。又集胡同上两字为对者：银碗，瓦盆。喇叭，玲珑。银闸，铁门。秤勾，扁担。黑塔，白庙。牛街，马道。掣膀，穿心。洋洋，戛戛。亦颇巧合。

南城陶然亭之东，有黑龙潭者，一泓水小泊也。故事，京师大旱，百祷不雨，朝旨必命大官赍铁牌掷潭中，则大雨立降，俗谓之召黑龙，屡试辄效。有人咏其事云：“民食为天格九重，要将甘澍慰三农。未闻六事桑林祷，诏下金牌召黑龙。”亦志怪之言也。

近来赏郎入官，皆由昭信股票移奖，限至本年二月底永远停止。适江皖巨灾，盛宣怀奏请开捐。凡捐五千两者，专折奖以实官。比以捐生不踊跃，又减为七折，较昭信移奖，尤为便宜。昭信股票者，甲午年后，赔款过巨，国用大绌。朝廷用侍讲学士黄思永奏议，仿外国公债例，制定此票，令各督抚分饬府州县，设局派员，始则劝购，继则勒购，且有因逼毙命者。台臣亟以为言，乃诏罢之。当制定股票时，有“按时还款，永

不充公”之语。民咸言：将来此款无着，必以虚衔嘉奖了之。购此票者，多贬价辗转售出。及诏罢后，准此票移奖实官，其先以一二成售入者，因而获利。自实官捐停止，此票遂成为奇货，有反恨当时不知多购者，诚笑柄也。

旧例，钦天监每年二月初一日，进次年历样，十一月初一日，颁历于百官。其进呈御用者，有上位历、七政历、月令历。又上吉日十二纸，每月粘一纸于宫门。御赐诸王，有中历。各布政司则皆礼部颁钦天监印造历，遍及于民间。无钦天监印者为伪造，律处斩，法至严也。近数年来，民间多用中西月份牌及石印《官商便览》，钦天监印造之历已不多见，朝廷无法禁止，以其无时宪书之名也。亦犹今之新内阁仍旧专制，民间不得谓非维新，以其无军机处之名也。上下相市以名，而实则各行其欺谩，贼民兴，丧无日矣。

都门旧俗，元夜妇以连袂出游，蹈月天街，夜分必至正阳门下，暗摸门钉乃回，相传为走百病，又云为求子之徵。海宁陈世倌之夫人徐湘苹曾有词记其事，中有三句云：“丹楼云淡，金门霜冷，纤手摩挲怯。”最为风韵。今则城门已换，钉物全非，旧俗亦不复举矣，思之慨然。

俗传京师商情诈伪，至有卖纸靴者，今之晓市是也。晓市以宣武门外者称最，又名黑市。市中百物杂陈，尤以衣饰为夥。入市者必辨色而往，于晨光熹微中，选物论值，值至廉。然检

视不慎，则受纸靴之给矣。日影曈曈，市集即散。昔范蠡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晓市之设，岂有取于候时之义欤？虽然，巧取诈人，非经商之正轨也。

初九日午后二时，正阳门外东珠市口，有一老道士，身着花衣，足踏草履，口操南音，手持黄纸条，上书红字符咒，自言普救万万生灵等语，为巡警拘住。老道大骂："尔系汉奸，尔归外国矣。"观者如堵。后拘入警厅，不知如何发落？

永定门外迤南有积潦一区，名曰南汀，京音讹为南顶，有庙市。每年五月初一日开市，至十五日闭止。市中茶棚栉比，履舄交错，伊其相谑，比诸溱洧，实诲淫所也。旧有天桥跑飞车之习，近更拓辟广场，供人跑马，竞夸身手，迭起争端。初九日，有太监沈柳亭者，在场驰骋，复有王姓者（天津盐商），扬鞭追逐，超沈而过。沈马不进，引为大辱，啸聚篾片，执王鞭之。时辅国公溥善在茶棚瞥见，大呼，王某吾友也，请释之。众不听。奋身往救，沈太监连呼打打打，众即舍王而鞭溥。助溥者亦相继而起，众寡不敌。全场鼎沸。南营参将袁德亮力为劝解。至两小时之久，日薄西山，两造乃悻悻然去，约诘朝再见。次日，沈募集本厂工人，各执斧柯，编成队伍。溥亦号召贵胄子弟军。午前十二时，各至跑马场，预备战斗。沈参将及游缉队管带振某，匍匐于两造之间，肉袒牵马请和，且言：此皆我等之罪，俟十五日闭市后，肆筵上寿。两造始各罢兵。闻溥不甘此辱，已陈于肃邸前，请治沈罪。余以为沈太监诚不法

矣，而溥公爵为皇室懿亲，乃下与茶棚之娼优隶卒杂坐，且引不知谁何之王某为友，殊属不知自爱。是役也，所谓“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都人有“九门八点一口钟”之谚，询诸老者，云：都中八城门启闭，皆以点为号，惟崇文门以钟为号。相传崇文门地址系一海眼，有巨鼋覆其上，此门即就鼋背建立。鼋示梦于司门者曰：吾负此重任，何时始去？门者语以汝闻点鸣则可去，故此门独以钟为号。此齐东之言也，然实有为而发。闻昔年某相揽权纳贿，寓崇文门内民疾恶之，造为此谣，以鼋喻某相，以门喻朝政，以点鸣喻典刑，意谓此等权贪，非自罹法网不能去位也。至其鸣钟启闭，或以国初摄政王常由此门出入云。

西便门城左，以白石为基，高下参差，每于雪后，自远望之，宛如群羊起伏，都人呼为万羊城，颇类粤之五羊城故事，亦闾俗者所当知也。

东安门内奶子府，本前明奉金夫人客氏旧居也。客氏与魏阉煽搆，流毒海内，尽人皆知。庚子夏，拳匪即于奶子府某邸内设坛，率致惨变。先后四百年间，此地两为乱阶，亦一奇矣。近日都人纷纷更易地名，如蝎虎改协和，臭皮改受壁，驴肉改礼路，烂面改烂缦（皆胡同名），而奶子府三字仍旧不改，其意何居？

东西娼女，杂居内城，昉自壬寅癸卯间。其时和议甫定，一以缓靖宽大为本，故听之。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今为西娼所居，楼名亦不存矣。日娼新巢，都人所最称道者为长春亭。银瓶卖酒，当垆之妇，皆娼也。《燕京杂咏》云："金粉飘零燕子丽，空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鹣鹣鸟，还傍华林玉树飞！"即记其事。

偶过琉璃厂某书铺，见有抄本《前明小说四十种》，索价四百金。略一翻阅，即上海国学扶轮社新印之顾氏《四十家小说》也。中多宋元明三朝佚事，足补正史之缺。如明仁宗以阴症崩，景泰帝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读史者皆不知也。友人沈芝芳寄示新印本，暇时披读，择其与时事极相类者数条录如下：

吴兴石茂良《避戎夜话》云："宋靖康丙午仲冬，金人再犯京师，有郭京者，乃殿前司龙卫营兵耳，自言能用六甲法生擒金鞑子。其法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尝自试于内廷，君臣深信不疑。授以成忠郎，锡以金缯，使自募兵。皆市井游惰，不问骑射善否，但择其年命能合六甲。举卖线者刘六儿，授以将令。又举街市卖药道人刘无忌及还俗僧杨某为统制，取丘浚诗"郭京杨式刘无忌，皆在东南卧白云"之谶也。金兵团攻甚急，郭开宣化门出师，前置天王旗，每壁分三面，以镇四壁，按五方为旗色，或书天王，或书北斗。城楼上望捷者数千人，郭遣人禁止观望，言天甲法能使人隐形。一霎时，金兵两两翼翼，鼓噪而入，城中人犹以为郭捷也，竞出迎，皆被杀。全城遂陷，帝后被掳，时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刻也。"今庚子之义和团，

状亦如是，宰两宫西巡，卒得回銮，不如是之甚耳。

衡郡文林《琅琊漫抄》云："明宪庙时太监阿丑善诙谐，每于上前作院本（即演剧），颇有方朔谲谏之风。时汪直用事，势倾中外，丑作醉汉酬酒状，一人佯曰：某官至。酬骂如故。又曰：皇上至。仍如故。又曰：汪太监至矣。醉汉惶恐屏息侧立。一人曰：汝不惧皇上，而惧汪直，何也？曰：吾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皇上也。直由是宠衰。直既去，党人王钺、陈钺尚在，丑作太监持双斧乱砍状，或问故，答曰：吾生平惟恃此两钺。曰：钺何名？曰：一王钺，一陈钺也。后二人以次坐谪。保国公朱永掌十二营，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诵诗状，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曰：汝何故改八千为六千？曰：汝不知耶？此二千兵留在保国公处造房子。上大惊，遣人私查，后以重贿免罪。成化末年，刑政颇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状，命精择之，既得一人，问其姓名，对曰"公论"，主者曰：公论于今无用。次一人曰"公道"，曰：公道亦难行。最后一人曰"胡涂"，主者首肯曰：胡涂于今可去得。宪庙为之太息。"今京伶刘赶三，颇复相似，惜乙未春为忌者杖毙。倘得见庚子以后事，其谈者微中，当不亚于阿丑也。

《漫抄》又云："阁老保定刘公，屡为台谏所弹劾，而上宠眷不衰，人因称为刘棉花，谓其越弹越好用也。"今之庆内阁，去冬被资政院三次弹劾，而朝廷乃畀以新内阁总理大臣之任，允宜锡此嘉言。

盘石山樵朱承爵《存余堂诗话》云："近世大臣之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然而宦况悠悠，

终不获享其乐，是诚可悲也。白乐天诗云：'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惟展画图看。'乃知乐天真达者也。"今之庆、那把持朝局，大启私第（庆大修海甸别墅，那圈占金鱼胡同），毋乃不达而至可悲耶！

顾氏小说，搜采繁富，意在备史料，资劝惩。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观于此而益信。

玉泉山以泉得名，在西郊颐和园之右。登山俯瞰，则名园胜景，一览无遗。其泉纯庙题为天下第一，上横石额，勒"玉泉趵突"四字，并举海内名泉与斯泉较轻重，分斤析两，详志下方，皆御笔也。昔元相耶律楚材，晚年自号玉泉老人，想流寓燕京日久，爱其山水，故以为号焉。

都城有四水为镇之说，西北德胜门右之鸡狮潭、东北地安门左之后海、西南宣武门西之太平湖、东南崇文门右之泡子河是也。相传此四水各据一隅，名义各殊，金元后建城者为之，其详不可考矣。

地安门外之钟鼓楼，旧为都中最高之楼。相传此楼初建时，常有火患，后有人建议，梁柱均易木为铁，始得无恙。铸钟时工久不就，工师将获咎，后其女跃入冶中，钟乃成。每至风雨夕，鸣声甚异。纯庙南巡至芦沟桥驻跸，闻其声，以问左右，具陈其故，因封此钟为侯。今楼下有废钟一，铁质，高丈余，不知封侯者即此物否？

土人相传，文信国被絷入燕，居一古刹内楼上，三年不践燕土。元人逼其下楼，劝降不可，即于刹内就义，柴市者即其地名也。后改为信国祠，在大兴县南境，阶石上至今犹有血痕，天雨则见，土人以是卜阴阳焉。又有谓柴市即菜市者，则未免过于附会。

德胜门内鸡狮潭，一名积石潭。潭旁有寺，寺后有一巨石矗立，相传为陨星所化。石上有鸡狮二形相对，狮形模糊，鸡形最肖，因以名潭。余甚异之，昔日偕友过访，石则犹是也，而鸡狮不可辨识。潭水作深碧色，浣女渔翁，都无所见。延伫片时，清风动袂，夏日招凉，殊不恶也。

阜成门外慈惠寺，殿后壁有孔，可透天光，反映人影于壁上，皆倒立。余曾验之，即光学折光之理也。

国子监大成殿前阶下，有古槐一株，一枝下垂向地，皇帝临雍，不扶自上，人谓为孔子笔架。周景王石鼓，在大成门内，韩文公石鼓，在大成门外，元明以来碑碣甚多，好古者不可不一游也。

吴梅村祭酒旧宅，在魏染胡同，康熙时汤少宰若曾居之，集联榜于门云："旁人错比杨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致讽深矣。然其宅址今不可考。

有和兰国新闻记者两人，环游地球，沿途演唱，以取游资，刻已到京，外交团颇致欢迎。十九日晚，在六国饭店演技唱曲，所得馈金甚丰。一二日即他行。彼无资而远游者，可以取法。

麐希宪万柳堂，在广渠门内东南隅。地本拈花寺，康熙中更建大悲弥勒二殿，昔日之莲塘花屿，渺不可寻。闻国初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应征之士，尚就其地为文酒之宴。今则台榭荆榛，衣冠凌替，徒有一万柳堂旧名，供一二览古者之感喟而已。

东师起筑宫室，其定方无或用正子午线者，虽皇居亦须少斜。俗传正阳门城西数武埋有石兽，地安门外桥下有石猪，即为京师之正子午线。

护国寺为元时脱脱丞相府，内有土殿无砖石，元建筑物也。相传脱脱死后，奉敕即其府建庙，在今庆王府西偏。

京师地方审判厅刑科预审第三庭，颇判一案，至为奇特。有彭新义者，控王少唐诓骗其妹之金刚钻石一颗，涉讼两年。其控词大致谓：此石于光绪三十一年，由王姓带往美国赛会，归来掉换赝品。此石值银二十四万元至三十万元左右，佩于身边能避枪炮。石之坚性，用铁锤砸击毫不破损，至掉换之赝品，一砸即碎等语。厅官诧为奇谈，层层批驳，颇为明晰。乃后段忽云："查以敖前事告言人罪者，即以其罪罪之。此系光绪三十

一年之案，即使所控属实，亦在两次恩赦以前”等语。然则凡在恩赦以前，所控属实之案，不特不准理，且将科告者以罪，是恩赦不足以示德意，实所以纵诡随枉善良耳（此批甚长，已载入某日京报）。说者谓有此奇特之控词，不可无此奇特之批语，否则官与民之程度大有迳庭，不近人情，其何以出治哉！

六月二十三日，内外骡车夫皆醵钱以祭马王，是日车价，昂至数倍，向客婪索，名曰乞福钱。其祭品用全羊一腔，一用猪，谓马王在教，不享黑牲肉也。其像则四臂三目，狰狞可怖。其神牌则书“水草马明王”字样。或告之曰：汝辈车皆御骡，宜祭骡王，则答曰：骡本马种，现在骡族虽强，名居马上，几于自忘其种，然毕竟不能独立为王，故我辈仍祭马王也。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

二十五日，则为祭虫王之期，四郊农民，焚香顶礼，受胙饮福，极求虔敬。有叩以虫王之义者，老农曰：“蝗虫额上有王字，虫王即蝗虫，祭乃祝其勿害苗也。”叩者曰：“非也，虎名大虫，又名百兽之王，虫王即猛虎也，扑杀之惟恐不速，祭于何有？”老农曰：“蝗害苗，虎害人，二者皆巨害也。虽然，虎害犹可，蝗害杀我。今天下虎害多矣，习见不以为畏，若蝗害则不可思议，故先祭而禳之。”异哉此老农，不患虎而惟患蝗，意者蝗之害，更有猛于虎耶？

六月二十五日内阁会奏典礼院官制一折，有客读而献疑曰：

折中屡称掌院大学士，而是日上谕，惟称掌院学士，此大字如为监国摄政王抹去，则政治官报次日录此折，即宜刊落大字，如为抄奉谕旨时漏写，则次日亦宜更正，此一疑也。折中有"隆朝会郊庙之典，协沿袭捐益之宜"二句，"沿袭捐益"四字连用，语虽可解，而义实不通。五帝不相袭礼，三王不相袭乐，载在经典，足征典礼之不贵袭也。原文与朝会郊庙对举，朝会郊庙系四项，沿袭捐益系三项，文义亦不相对。沿者袭也，袭者沿也，谓之则曰沿用，斥之则曰抄袭，足征袭之一字，非美词也；而隆重之典礼，居然以沿袭为协宜，此又一疑也。清单内第一条云："典礼院掌朝廷坛庙陵寝之礼乐，及制造典守事宜，并修明礼乐，更定章制。"此条意在包括全体，而制造典守四字，又为蛇足。制造神牌，本礼中所有事也。典者常也，典守者即常守也，简言之，即所谓掌也。既以礼乐并举而又特出制造一层，既以掌字冠前，而又系典守于下，此又一疑也。余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不观秋辈之翰林（留学某检讨致书何秋辈中丞，误辈为辈，闻者已作联语以讥之），怀卵之进士乎？（留学生某进士，解诗经有女怀春为怀卵，力诋孔子不删此淫词，盖粤人呼卵为春也）此而可疑，则将有不胜其疑者。至掌院大学士一节，是日谕中本有协办大学士字样，掌院学士无大字，或者省文也。沿袭损益，本为因革损益撰稿者，虑庆内阁畏革字，故改为沿袭，此与魏阉之干儿以巍巍颂阉，而虑山压太师头，移书于下，同一心理。予力诋其不通，而彼益引为谨慎周密，起以希荣固宠矣。

老妓绿香仙馆。近携一雏来，名小绿香，居西河沿金台旅馆二十一号，日以电话通李伯行侍郎处，由十数起至数十起不等。有知其事者云：李初以千金纳妓为妾，后不安于室，复以五百金遣去，与之约曰："汝去一切可许自由，惟不能与我同处一地。"妓诺之。此十年前事也。李出使欧洲，妓往来京张间，艳名藉甚。今垂垂老矣，色衰爱弛，门前冷落车马稀，而李已由京堂而钦差而侍郎，位尊而金多，意欲此公再收覆水，否则再赠巨资。两者如俱不可得，即出其雏应客，而己为房老，将与此公角逐名利于辇毂之间，不复顾前约矣。闻李对于此事颇为踌躇，都中人言啧啧，恐未能以不了了之也。

某录事，贵族也，尝伪造公文，派某甲某乙等差缺，招摇纳贿，或一二百元，或五六百元不等。甲乙等以某炙手可热，不之疑也，及持公文禀到，始知被骗，大哗，将与某为难。当事者既不能准此伪公文，又不敢开罪于某，遂出其恫吓之手段，谓甲乙等曰："此事咎由自取，若照例惩办，则行贿受贿者，厥罪惟均。一面出示晓谕诸色人等，勿受书吏伪造文件之愚。甲乙等惧再受累，亦相率罢休，而某仍洋洋如平时也。相传某之父最跋扈，能制其最豪贵之孀嫂。尝与其嫂借钱，不遂，则乘其出，伪作疯状，褫衣相向溺。其嫂大惭沮，后见辄避之。而某又悍然以伪公文骗钱，当事者莫敢谁何。有是父乃有是子，信然。

都中骗术，愈出愈奇。一月前闻有甲乙两人，衣裳楚楚，

行至珠市口，雇一最新之骡车，出广渠门外。车夫某丙，索价一元，许之。众车夫在旁，皆羡丙之遇，而笑甲乙之愚也。拟俟丙返，索其酒食。后屡觅丙不得。越十余日，众见丙之骡车而不见丙，心疑之，就御者询丙踪迹，致生口角。警兵干涉，众告以故，警亦生疑，拉赴厅，诘其购自何人，遂获甲乙。严讯，供称当时实利于骡车，出东渠门外五里许，共将车夫谋毙。于是觅得车夫尸而市甲乙于法。

《北京日报》云：美国人李某，上议院内极年少之议员也，其妇有病，为医所割，血亏病剧。医云非得生人血补救，不可复活，李某慨然当流血之任，以救其妇。医遂割开两人之血管，以抽气机联之，计一小时许，李某之血，输入其妇之身，约有四十余两。李某遂昏晕不省人事，医乃止。后数日李某平复如旧，其妇亦获更生。李某伉俪之情笃，而医术之神奇，亦不可思议矣。

偶与客谈内务堂十二日传懿旨申斥事，客笑曰："无他，不过破费四百两耳。"因言邮传部初立时，旨简张百熙为尚书，唐绍怡为侍郎，张谢恩后，即拜唐，备致谦词，唐竟居之不疑。张以其侮己，衔之。次日唐答拜，并请奏调各员，交上衙名单一纸，张唯唯。及奏案发表，单中无一人入选。唐大怒，谒项城（时任军机大臣，此次两人皆其保荐），告以故。项城曰："野秋是余亲家，当为排解。"即赴张处。张见面，大骂唐不置。项城知不可劝，怅然而回。由是两人交恶，具折揭参，俱

留中。又互请病假不到部，御史某严劾之，两人均着传旨申斥。唐暗贿太监银四百两（按此项谕旨，京官向由太监传宣，被申斥者，跪聆宣旨毕，太监破口辱詈，状至不堪，是谓申斥。纳贿者免詈。外官则由督抚代宣，无此等状），张不知也。会传张跪聆宣旨毕，太监顿足大骂"混帐王八旦滚下去"，张即首起立，面无人色。次传唐申斥，无此状态。张益恚愤回宅，真成病疾，未几以忧郁卒。戊申十月，孝钦、德宗相继宾天，照例十九日内不准各官递封奏，编修刘廷荣（大学堂监督）忽破例递折（似是调停表礼），传旨申斥。刘一穷翰林，安有此四百两私贿？又不能堪此辱詈，意大窘，浼人关说纳半数。此时申斥，仅叱"混帐下去"，亦所谓半骂也。刘退而告人曰："士可杀不可辱，吾初不料国家有此恶例！"

王无生：述庵秘录

热河行宫之宝藏

清帝耽安逸，多离宫。冬春居大内，夏处热河，秋处奉天，平时处圆明园。园去城远，驻园中，阁员奉事者，夜半起乘骑，达园，鸡犹未鸣耳。阁臣省其事具奏，奉谕毕，阁员驰回城，日尚未午。后园毁，中原多故，遂不北巡，奉天、热河，设满员驻守之。二宫多宝藏，热河尤多。某殿壁嵌桃树，高逾丈，根柯悉宝石，叶皆翠玉，枝上百余桃，累累下垂，尽红椵洗也，每桃约重四五两。又壁嵌《明皇坠马图》，悉玉制，肉色须发袍带靴骑，大越数尺，精及毫末，莫不妙肖，若天成然。最精则明皇黄袍，丹裹坠状，袍角掀起，丹暗露，有云谲波诡、颊益三毫之致。一案中虚，藏机械，悉秘戏图，手按人物皆动，发须若活。光绪末，宫中兴土木，慈禧恩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共载一百八十巨车，计二万数千具入京师。热河藏异，自后半入内廷。呜呼！中国美术文艺，固印度罗马匹也，国粹所在，藏于何有？安得隆裕后建博物院，出宝藏实之，俾中外得有观感兴起，阅资留中央为教育费，一举两善。而乃违老氏多藏之戒也，悲夫！（意大利每年得游览古物资五六千万金）

同治帝之轶事

载淳，慈禧子，长大颇殊趣，好冶游及蹴踘鬃张诸戏。清制，宫中内监有职业，服役外，如弄舟、舁舆、演剧等，悉内监为之。载淳喜舞剧，尤喜掼交。掼交须身体灵活，年稍长辄不能。载淳亲教小内监为之，初习用板凳，小内监横卧其上，而上以手按其腹，俾圜转如连环。体稍僵，用手强按之，死者比比。其精者，掼交至数十度，铮然有声而弗息。一时风尚，自梨园供奉讫各行省，无不喜演剧掼交，自载淳始也（今则其风已熄）。与贝勒载澈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娼寮酒馆鬯摊肆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病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言因发疥疮致命者误）。甲戌十二月初五夜，载淳死，召恭邸入内，时外间无知者。王入，侍卫及内监随掩关，越十数重悉然，至则见陈尸寝宫。慈禧手秉烛谓恭邸曰："大事至此，奈何？"旋手诏载湉入宫。载湉尚幼，舆中犹酣睡也。翌晨，宣告帝崩（载淳小敛怀纸中尚余银盈握，盖零用未尽者），人始知焉。时风尚攘外，中外臣工，悉耻言外事，道遇侧目睨之。朝臣略知外情唯恭邸，时掌管总署，人讥为鬼使（时弈䜣好顺众议，以攘外称能，管神机营，人称为神差）。郭侍郎嵩焘，倡言非是，群竞屏之。载淳居宫中，牴排极力，常命内侍缚蒭人，衣冠若洋装，自弯弓射之，以为笑乐。故攘外之说，留存通国，至辛丑约成而始息。

孝贞后之暴薨

光绪庚寅冬，慈禧病，御医诊无效，诏行省督抚进良医。直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进。故事，两宫坐朝，东西位南向。慈禧既病数月，孝贞后独视朝。辛亥春三月十日晨，召见军机（王大臣在枢府者，恭亲王弈䜣、大学士左宗棠、尚书王文韶、协办大学士李鸿藻等），御容和怡，无疾色，但两颊微赤。军机退，午后四钟，内廷忽传孝贞崩，命枢府诸人速进。向例帝后疾，传御医，先诏军机悉其事，医方药剂悉由军机检视。时去退直五小时，宫廷暴变，诸臣皆大惊。抵宫见孝贞已小敛，而慈禧坐矮凳，言东后向无病，日来未见动静，何忽暴变至此？诸臣仰慰顿首，出议丧事。暴时后妃薨，即传戚属入内瞻视后小敛，历朝以为常。孝贞薨，椒房无预其事者，众叹为创闻。时有伶工金某者，得慈禧宠，出入禁闼。慈禧疾久未愈，孝贞往候，至，见慈禧与伶卧榻上，孝贞痛数责之。慈禧踧谢，逐金伶出宫，寻赐死。孝贞故喜小食，薨日，慈禧以糕饼进御，逾数时薨。慈禧亡，金家人备述之如此（此次慈禧之病，系因生育血崩所致，医治均无效，得吉林贡人参四枝，甚巨，煎服始愈）。

刚毅之贪诈

满人生性好财，其故由馈赠宫阃亲贵。包衣人严主仆之谊，

主家贫困，包衣虽官宰辅，主至其家，则尊事若父母；有取欲辄携去，弗能较也，故满人应官多贪鄙，靡足言者。刚毅由清文翻译历官部郎、巡抚，不识汉文，好琐屑，自谓精能。巡抚广东，以甲午入都祝嘏（慈禧六旬寿），希大用。时内地通用银，广东独制银币，刚谓总办某道曰："为我制银币三万，携入都。"某曰诺，制成赍往，刚默然。至都，因内侍献慈禧，且言刚毅知万寿赏号繁，特铸币以表敬意。慈禧故喜誉，币新色可喜，遂饬收。刚寻入军机，某道亦不敢索偿。

李莲英之机警

李莲英受慈禧宠眷，世多知之。庚寅岁，尝暇一内务府人，备述莲英为人有机智，能先知后意，故眷注特隆。莲英直庐逼后宫，后尝往视之。直庐坐椅凡十，而经后坐者八椅，经后坐，用黄缎蒙其上，故可数云。慈禧暮年好静默，不乐言语，莲英先意承志，饮汤药饵器玩服御，皆先时备置，靡少差。莲英假日，代事内监必鞭挞无完肤，至有泣求其销假以弭祸者。故慈禧在日，莲英无数时去左右。他监给事宫中，虽嫉之，亦无如何也。一日慈禧至弈䜣邸，道见门贴"总管李寓"四字，侧观久之。至邸，莲英乞数时假，旋舍还，禀命慈禧曰："某在内廷当差久，小内监不谨，妄贴总管等字，某旋舍已痛笞，乞交内务府严办，警余者。"慈禧笑曰："尔已办，甚善，何必再交该府乎！"莲英故给事弈䜣邸，弈䜣眷戚尤亲密。咸丰末，弈䜣颇憸慈禧，与肃顺言，有钩弋之语。莲英知其意，夜由犬穴往弈䜣

妻所，达上言。奕䜣妻次晨携载淳问安，笑排解之。慈禧终身感奕䜣夫妇之惠，故一立载湉，再立溥仪。而莲英给事宫中垂五十载，恩眷弗替，固由机警使然，亦由投报钩弋语以致之也。

慈禧后致疑于奕䜣

慈禧与奕䜣福晋为女弟，自解释钩弋语后，尤亲厚。载淳死，立载湉为后，所以报也。然慈禧常致疑奕䜣夫妇。载湉御极，非奉诏弗与一面，奕䜣妻常饮泣，自叹以为恨。载湉大婚数稔，无嗣息，屡有离间者，言醇邸有古柏，长干被荫数亩，堪舆言王气，当更出皇帝。慈禧一日经贻从往邸，奕䜣趋迎，后问："闻尔宅有老柏，信乎？"奕䜣曰诺。后径至树下，徘徊瞻望，良久始去；越数日复至，又如之。谓奕䜣曰："吾园中构巨殿，中梁无佳材，此柏修直可数丈，用以为梁，诚美选矣。"奕䜣叩首曰："唯太后命。"乃具酒张宴树下，命工师伐之。未半，树崩出飞蛇数十，其一堕后前。后惊，罢酒，乘舆还宫，数日弗视朝。奕䜣病亟，直督李鸿章荐医往视，奕䜣弗与诊脉，诏医曰："君归致言少荃（李鸿章字），予病弗起矣。太后顾念予，日倩御医诊视数次，药饵医单，悉内廷颁出，予无延医权。"而病日深，旋泫然问曰："有壮盛男子，多所娶而不育者曷故？"医惊问："王谓谁？"奕䜣枕畔精蛰擘指曰："今上。"于是知载湉永无嗣续信矣。奕䜣病，后往视必携载湉，暮必携载湉偕返，载湉归必怒杖内监，击宫中什具几罄。人多讥载湉失狂，不知

实有以致之。专制之灭绝人道如此。

清宫大贿赂场

慈禧时，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皇帝每日问安一次，索贿五十金，后妃以次各有差，宫眷苦之。家素封辄与津贴，贫瘠有因以致命者。近侍词臣讫行省督抚司道等，有进献或赐膳观剧悉纳之，称宫门费，清介无蓄积者每不屑为。南书房翰林，本内廷文学供奉，至清苦，且为翰林高选，宫廷赏赉宝翰及代拟应奉文字，内侍传旨缴进，则文件与贿赂偕往（此经手内监所复），即邀御赏，否则沉没其物，恩眷亦渐疏焉。太后帝生辰三节，王大臣督抚等例进如意（督抚现任者有此制，开缺不能）及贡物，由内务府内监等递进。甲午刚毅入枢垣，制铁花屏风十二面进御，时中外馈献多，太后年高，难阅之，刚毅赂近侍，置屏风宫中御道侧，辇驾过，内侍奏刚毅进屏风，铁花殊精奇，老佛爷曾赏览否？后命置寝宫。刚毅自此眷遇益隆。

刚毅之筹国

刚毅既入枢府，慈禧殊重之。戊戌新党败，载湉幽瀛台，朝廷颇欲搜罗各省库藏，充挥霍。刚毅喜事挑剔，以为能也，命查各省库藏，节冗费。刚毅既至江宁，调查盐务厘金及地方行政簿，昏昧弗省，但敕令运司五岸督销盐厘掣验，各认增若

干，多者赞称之。其实该管官增数，方私囊殊无加损，长官督之于属僚，属僚督之于吏役，最瘠唯行坐商人而已。私增查仓、编港、上号等名目，向以十金取给者，此后须增五六金甫了之。吏役横暴，目无法纪，谓朝廷加税，不得不尔，其实彼等私囊累累也。厘金总办缺人，赣人某道允月增十万金，觊得差。既诺焉，而某道言月可增十二万金，遂夺彼与此。江宁五方杂居，颇患盗，县捕不足供任使，设保甲局助之，岁费才六七千金（光绪末设警察局，岁费约二十万，而此时犹以保甲局岁费六七千金为之），刚毅径裁之。后盗贼横佚，白昼行劫。抵粤东，设施一如江宁，藩司弗审刚意，闻刚至，日督员吏会计钩核。时盛暑，刚将入都复命，谓曰："君奚苦，天下事殊易办，日只须两句钟着坎肩（北人谓背心之称），挽将辫子，一小童掌扇，则诸事毕焉。"藩司会其意，因润色了之。刚毅此行殊得意，归装颇丰富云。

光绪帝之几废

载湉之立也，实以慈禧独断。其母福晋，慈禧女弟，至相得，继颇疑之，福晋常引为憾。载湉既长，弈䜣时诫之，谓一家百口，皆老佛爷之赐（宫中称慈禧为老佛爷，沿蒙古俗也）。载湉慧直如故上。书房总师傅翁同龢，亦频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载湉尝言："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语侵慈禧，而废立之说兴焉。时坤宫与载湉弗睦，频以谗间达慈禧，故事机益迫。甲午清兵溃，军靴被掳，吴大澂、魏光焘督师关外，刘坤

一督师关内，李鸿章议多丧失，几定约焉。翰林学士文廷式习闻宫中诸事，知内忧外患交乘，国将覆，往见坤一，请力争约款。坤一未会意，谓弱国无权利可言。廷式请屏左右，以废立之说相告，且谓宫中蓄谋久，荣禄以疆臣督兵，将不应惮之，慈禧有所作，每询疆臣等意思若何，是宫中滋忌者疆臣。疆臣资高负宿望者今唯公，某知争约必不成，俾内廷因斯断争约，知废立之难实行，则曲突庶薪之效见焉。坤一嘱廷式代起草，而废立之谋因止。次年又有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先是将废立事询荣禄，荣禄谓须探外人及疆臣意见，乃命李鸿章探外使，而法使首弗允（时外报属腾废立之说，即指此）。电询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倾，责任公等。而废立之事遂不成（是时华侨及沪商经莲珊、陈梦坡悉有电争）。

√恭忠亲王谏复建圆明园

圆明园起雍正朝，事成于乾隆，闳敞壮丽冠中国。清制，宫中祖制严，兴居有时，饮食服御有常度，帝恒苦之，时巡幸热河。临清变后，则罕幸热河，而常驻园，后及妃嫔皇子悉侍焉。咸丰末，园毁。载淳御极，洪金田事败，张乐行、赖汶光先后毙，内外颂承平，慈禧、载淳思所以为乐者，于是重建圆明园之说起。时交涉日棘，库无储蓄，谏言不行。恭忠亲王愤然力争之，一日叩宫门请见，载淳知为园事也，问曰："亦来为阻建园乎？朕志久决，亦何必拂太后意（太后谓慈禧）。且朕居彼，与彼等讨论国是亦甚善。"恭王叩首言，当今内患虽平，

外难日亟，库藏无存蓄，圆明园完缮两庙所修，当时财力远过今日。且纯庙谕旨，后世子孙勿得踵事华饰。今建园简陋，殆以备翠华之临，幸复旧则国币不足。以某之愚，不若少缓便。载淳默良久，卧榻上。王更言祖制不可失，历数所以训俭者。时载淳好着黑色衣，谓曰："尔熟祖训，于朕事尚有说乎？"王曰："帝此衣即非祖制也"（宫中制色衣无黑色）。因诫载淳勿微行，引白龙余且事释之。载淳曰："朕此衣同载澂一色，尔乃不诫载澂而来谏朕耳（载澂王之子也）尔姑退，朕有后命。"旋召大学士文祥入，且坐正殿曰："朕有旨，勿屏视，下与军机公阅，速行之。"文祥知其怒，拆视则杀王诏也。文祥碰头再三请，终弗怿。文祥退，叩太后宫，泣诉之。太后曰："尔勿言，将诏与予。"杀王之事乃寝。

瓦德西考试书院生

庚子联军入都，君臣皆遁，闾阎慷惧，罔知所届，乃招本国绅士助理事，设警察巡逻等，军政仍联军自掌之，绅士备顾问而已。或谓瓦：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悉取给之。瓦乃考试金台书院，示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之考得奖金者，咸忻忻有喜色。

慈禧于满族及内侍

满清自开国，重用满人而轻视汉人，不曰汉儿庸懦喜名誉，

即曰吾满勿沾染汉人习气。洪金田起，曾、胡、左、李次第荡平之，满员具武功者，塔齐布、多隆阿外，无稍露头角者。慈禧秉政，封疆重寄，治兵提镇，汉员所擅位置约十分之九，满员唯占海关监督织造等，以多包供宫中而已。甲申后，兴海军，建衙署于天津，弈䜣统之，李鸿章为副。实则弈䜣无所知，听鸿章规画如傀儡然。甲午清师溃，承恩公桂祥仅命其巡边，阅月召还。慈禧故威重，宫中内监过误杖殪，一岁不可数计，次给杖谪弗少贷。李莲英之入宫也最久，最能审慈禧意，先充梳头房内监，继以服勤加总管二品顶带。故制：内监通外事宫中杖毙，锡职勿得越三品。莲英以谨事承慈禧宠眷，论者辄不得直，实为内监异数云。

珍妃坠井

载湉有二妃，曰瑾，曰珍。瑾妃性婉悬而珍妃急切。时宫中索索无艺，凡问安听剧赏物悉有费，二妃本姊娣，载湉宠瑾妃，时津贴之。珍妃不能耐，一日叩慈禧宫，极陈宫中使用巨，种种扰害，偶侵内监。拳匪事起，七月念夜语见军机毕，两宫及后妃易微服将行，慈禧谓珍妃曰："予将率尔行，拳众如蚁，土匪渐起，尔年尚韶稚（其实二妃年相若，诚莫知所谓），倘遭污，莫如死。"时宫中扰攘，内监总管崔某遽牵珍妃发裹推诸井。次年回銮，崔犹充内监总管，慈禧怆然曰："予向言珍妃遭乱莫如死，非必死珍妃，乃一时之言，而崔某遽堕之井，予今见崔某，辄心怦怦动。"（时外间传言宫中常见鬼，非也）因谪

崔海子某处内监，调李莲英内监总管。戊申慈禧死，李莲英出宫，崔求内用，监国载沣曰："崔某系太后宸断，屏斥远处，今大丧在殡，予不忍召还，崔某自省其愆可矣。"事遂寝。

八 旗 兵

清师入关，谓满人武健，非汉儿比，于边要及腹省设驻防，屋舍园圃具，月给饷糈逮子孙，编马甲，命将军统之，督抚弗得过问，诉讼由理事同知专掌。而京师八旗兵，则专设步军统领神机营，由王大臣督之，汉官无与其事者（壬午左宗棠以汉大学士领神机营，是特制）。庚子，清帝及太后等西行，亲率八旗兵道关外。数日，师驻不肯行。慈禧后问曷不行，众以饷糈乏缺对。后曰："易事耳，第扈驾，朕当给尔。"翌日师驻又不行，后问，众言吾等有饷糈，而妻子留京师，生机全丧，将饥死，愿回京与共命。温旨勉之，六师行。时陕甘总督魏光焘勤王，名甘军，藩司岑春煊督领之，由山草地（关外总名）至。御驾过，忽满兵飞弹中后舆，玻璃悉震。后怒，命春煊率兵擒数人斩之，饬八旗兵退五里外，勿得近乘舆，而命春煊督甘军导从达西安。次年北旋，先遣八旗兵回都，驾后行，禁城禁卫军，以提督姜桂题统之，法军官乘醉闯禁门，兵士向阻弗应，反用枪拟兵，兵举枪毙之。事闻，慈禧大惊。姜往诉法使，导指其处实证之，使命舁尸返，而仍谢姜。慈禧喟然曰："此八旗兵所不能，而姜军优为之，汉人终胜于吾满也必焉。"

远　生：清室轶闻

清隆裕后之丧也，内外人士，皆表哀悼崇敬之意，此亦亡朝史中所未有也。记者历访通习清宫中情事者，汇志于左，其所言敢保证其八九皆实也。

清隆裕后为西太后之内侄女。西太后自以由西宫出身，故必欲以家人为德宗后。德宗最先已有专宠珍妃，又颇不属意于后，顾以西后强迫指定，遂勉奉之。末路之帝王，其家庭悲惨之运命，乃至非普通寻常人家所有。德宗既不见悦于西后，自戊戌变政后，囚置瀛台，身同俘虏。隆裕既非其所悦，一日盛怒，乃至亲将其发簪掷碎。簪盖乾隆时遗物。隆裕乃以告诉于西后，西后亦无多语，但令移居己之别室。自此一事以后，隆裕盖与光绪隔置，其年月虽不可考，盖终帝之身亦十年矣。

隆裕入宫之后，几同离异，又值西后淫威四极之下，故隆裕之轶闻遗事，莫可得闻。惟光绪被虐之惨况，而颇有闻于外者。昔汪君穰卿与一宫中修电线者相识，此人历述禁闻，汪君之笔记，乃至一大册子。中有二事，颇骇听闻：

一日城内某牙医家，忽有一人以脱齿一枚令其镶配。医谓

非面见脱齿之人，无法镶治。此人乃携以偕往。至宫中一极远极深之处，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初意但以为宫中太监，不知其为谁某也。翌日此导引之人来访，谓昨镶牙甚善，今已无苦，命我予君以一荷包及四两银子。医谢而受之。至又翌日，忽另有一人仓皇来访，谓汝某日曾入宫镶牙，信乎？导引者我兄也，今已以此获祸，被扑杀矣，尸骸掷露，无钱买棺，如何如何。言已痛哭。医乃知牙痛者即为光绪皇帝，乃系被西后打脱，后又怒此监私引医人，为之已痛，故扑杀之也。

又一日光绪往请西后安，后方食汤圆，问："汝已食乎？"不敢云已食，则谨跪对曰："尚未"。后即赐食若干枚，问："已饱乎？"不敢云已饱，亦谨对曰："尚未"。乃更赐食。如此者数四，腹胀不能尽食，乃尽以私匿之于袖口中。归而汤圆满袖，淋漓满于其身，乃命太监换小衫。而其私服尽为西后搜去，此时乃无衫可换，因忍其狼藉而着之。后由监屉转以外间小衫进，乃得易衣。博伦曾有一次见西后，时亦遇后进食，所受之窘如光绪帝，归而腹满气塞，大病四十余日而后愈。盖西后极饕餮，若赐食不食，则震怒矣。黑暗专制之下之帝子王孙，其被荼毒有如此者。

光绪既被西后之虐禁，不得与臣工交语，其近支王公，亦无敢私谒者。帝乃久痞思语，秘置一小箱于南书房中，私与其弟醇王书，令彼此以书画交换。通信钥匙，则二人各一，外人不得开之。其书画大抵寄外间琐屑事，以此笔谈而已。此事后

亦为西后所知，怒而禁止。此后并无笔谈之自由，亦剥削矣。

光绪逝时，有人见其病室中陈列极陋，睡一大床，安置北京泥土火炉，裱糊之壁纸破裂褴烂，盖下等百姓家所居也。

西后崩时，即指定立隆裕为太后，其遗诏中有“军国大事，摄政王当秉承后意办理”之语，故中间曾有垂帘复活之说，然实并无其事。但隆裕颇以摄政所为不当，诏令入宫申斥，则颇有之，其语亦秘不可闻矣。盖隆裕尚非有野心者也。

小德张之宫中关系，颇为外间腾播，但据闻小德张确系真正太监，其设法骗取宫中之钱则实有之。先此宫中有佛殿数座，自西后时已旷废，小德张乃耸恿隆裕修理，报销至二百余万。其时之内务府大臣李乐峰，自请处分，谓报销太不实在。隆裕以经手者为小德张，默然不问，则其深得宠眷可知。又隆裕服阕时，须换青轿，改坐黄轿，制轿之费，至七十余万，亦小德张所经手。其时势焰薰赫，今日民国大官中盖多有与之结义为兄弟者，其姓名尚可历历数也。然颇闻自共和宣布后，小德张颇谨饬改过。世续既渐不能约束一切，一日议裁减宫中炭费，而内监及内务府人员抗不遵命，竟至宫中无炭可烧，小德张乃云：“不碍，咱们可到外边买去。”

隆裕病笃时，溥伦荐曹某入诊。其时后盖被三四重，面冷如冰，而房中炉火甚炽，重幕四周，溥伦与医生汗流如注。溥

伦谓“屋内如此，即好人亦须病，何况病人！”乃稍开放窗幕。曹医开方，中有一药与御医意见不合，曹争之甚烈。其宫中故事，御医与内医均结合一致。溥伦恐有意外，小德张乃云：“无碍，我自煎之。”盖非复前此之跋扈贪冒矣。余亲闻某当局言：共和宣布后，宫中小监颇持小德张短长，甚至以宗社党相吓，其橐橐颇为此辈所掠夺。及隆裕后逝，瑜妃命小德张往见，小德张称疾不往焉。

隆裕后之生平，既半生归于潜废，及共和宣布时，言论丰采，乃稍为外间所知。后既力主共和（后之所以力主共和者，中间自有种种秘密历史，今记者既不能尽知，即知之亦尚未能发表，姑略焉），故对于维持大局，排斥万难，确有大功劳于我国家，不可没也。先是皇族会议时，恭王溥伟反对最力。翌日乃请独见，后大怒曰：“国家没有事的时候，被他闹得如此之糟，今日糟得这宗地步，他们又来闹了，我是不愿意见他们的。”遂斥之不见。观之则后亦甚知其家亲贵诸公之罪恶矣。召见其时之内阁时，谭学衡（其时海军大臣）力谓德宗首创宪政，功德在民，其志未终，隐恨而没，今太后赞成共和，则上足以继德宗之遗志，流芳万世云云。后慨然而道，谓“我亦知天下系公产，并非满洲私物，但满洲既已遗传二百余载，我只求德宗陵寝可以修造，皇室地位不至坠落，则亦无恨。至于皇帝虽小，将来大时自有我担责任。”因此乃有优待皇室条件之发生。及条件既上，隆裕颇以“大清皇帝仍称皇帝，以外国君主之礼”条下无“永远勿替”字样为言。其态度甚果决，论旨亦极明了

云。

自共和宣布后，清室宫中，虽仍依样执行故事，其仪注体例，并发布上谕，亦一律照旧。顾其近支王公，多纷纷迁居安乐之乡。醇王自摄政被革，颇积恨于后，至其死之先，未尝入宫。甚至祭陵祭庙等差，被派之王公，多一律请假。遣差有值，以时休代，新派者不去，旧派者遂永不得归，以是有私逃者。盖帝王子孙原则上不得有心肝，不只一陈叔宝也。

自共和宣布后，后居宫中，少与外间人相接，故北京兵变时，亦隐隐只闻炮声，不知何事。以其父家被劫三四日后，乃有家人报知，颇为流涕。其先则宫中人秘不使闻之也。又闻后与溥仪（宣统）颇疏隔，养侍之事，一以委之按班（即奉派服侍之太监），故颇起居无节，饮食不时，按班常挟水果袋相随，日食水果无数云。

后之病始于去年冬间，为臌胀病。前此寿诞，勉强出御，退后遂至不起。逝世在午前二时，故时方深夜，世续、溥伦及醇王皆随侍。今外间颇传醇王曾奉其遗诏，有掌管宫中事务之权，而宫中人则有云无之者，以是颇为彼等一大问题。据闻其时确由溥伦等拟议如此，但须照旧例述旨，而其时后已昏聩不知人事；续等大声云云，皆不之省，乃由小德张在枕侧大声而言，谓今世续等以太后欠安，宫中事务请旨命醇王管理。如是者三，后乃微微点首，良久良久出一语云："叫皇帝来。"及抱

溥仪至，后乃指之而言曰："太小，你们不要难为他。"如是遂没。

后逝世后，大总统之优祭，参议院外交团之悼唁，国务院之决定丧服，民国派员之会办丧事，各党会团体之议追悼，及铸铜像，并见报章，不须汇述。今宫中丧礼，每日由江朝宗报告，据其所报告之各王公会祭者如下：

那王、睿王、阿王、庄王，朗贝勒、涛贝勒，忻贝子、振贝子、博贝子、伦贝子、阿贝子，倬公、信公、泽公、麟公、达公、桂公，载澍，志公，熙贝勒，醇王，衍圣公孔令贻。清臣除太保师傅外，亦有旧南书房人、都察院人及与内务府有关系者入祭。二月二十八日为祭奠之期，国务总理总统代表荫昌、各国务员各局长并各部代表四人均入祭，而陆海军人尤多，共计有三百余人。中间颇有前清郡员，此次随班入祭，享有外国使臣资格之礼遇，入宫时，禁卫军举枪敬礼，前摄政王殿勤答礼，归而谈述，以为希有之荣者，亦一趣事也。此中惟前武昌太守梁节庵最为出色。太守公之辫，既在汉口被剪，此次垂假辫，服反穿皮马褂入宫，抚棺痛哭，哀不欲生。乃得清旨派为守护工陵大臣，竟其庐墓之志。劳乃宣自改革后即躬耕涿州，口不言政事，此等人物，似比梁为高一等矣。

刘识微编：故宫漫载

颐和园纪游　·柴桑客·

〔按此记作于宣统二年。〕

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十五日，予因贡呈书籍赴京，约随俞、李两君，乘骟轮马车，出京西二十余里之海甸挂甲屯工业教养学堂，当承该堂范雨农监督介绍至颐和园，经门房太监总管派一宫监孙石者导之前往。由东角门过仁寿门，见殿宇巍巍，上题颁三字，曰“仁寿殿”。甫上台阶，见有西男妇数人向管茶点宫监分赏钱物，旁立戴兰顶者，询为引领西人游毕而出者也。予三人亦在此处循例茶点毕。入殿门，又一宫监导之入。门内有院，院中即月台，第一层行列四鼎，第二层行列二龙二凤二缸，皆铜铸者。殿中有宝座，门皆封锁，不能入焉。又西行数武，有一碣，题曰“水木自亲”。西即昆明池，池之北有乐寿堂焉。堂即先慈皇太后寝宫。堂前亦有月台，台上设方桌一，上摆水果碟盘约十余事，皆柿子、柑子等类，询为供奉先皇太后者，旁有一亭，如花园暖房然，内藏柏树一株，似珊瑚状，询所罕见。又曲折而西，回廊湾转约数十丈，北有山，山巅有台，曰国华台，高数十仞。台下有殿，题曰“排云殿”。循阶

而上，石级共十四层。月台上行列铜缸铜鼎各四，铜龙铜凤各二。殿门旁柱上有联，题曰："嵩岳大云垂，九如献颂；瀛洲甘雨润，五色呈祥。"殿后有阁，题曰"佛香阁"。循级而上，入偏门，门内有石坊一，上题七字曰："暮霭朝岚常自写"。又北上至宝云阁，阁如八卦形，高约四五丈，皆铜铸者（缺铜窗门二，据宫监云，拳乱时被某国兵拿去，现无此样铜，故任其缺也），内长方桌一亦然。由阁东下，即太湖假山。山有洞，回环弯曲，如蚁行九曲珠然。出洞而上，不觉至佛香阁焉。阁中供佛，佛旁二侍者像，皆金色。阁后有亭，题曰"众香界"。南出一门，题曰"导养正性"。门前有短墙，危立山际，伏墙南望，池面皆冰，亭台楼阁，历历如绘，秦之阿房宫，想亦不过是也。又东下石洞至一殿，题曰"转轮藏"。旁有数亭，亦八方形，内有轮机，高约丈余，推之旋转不已，如戏园之舞台然。又一亭，中立一大石碑，题曰"万寿山昆明湖"六大字。一宫监张姓向予言：老佛爷（指慈禧太后言）在时，每年在此驻跸六月，某在此供差，已十有二年云云。又至德晖殿，颁曰"敷光荣庆"，至此已入排云殿之东偏矣。下行数武，与宫监孙石遇，因予入仁寿殿时，又经一张姓宫监导之入，伊在此等候之也。遂与谈宫中事。据言伊在园中供差，已二十八年，老佛爷未升天时，园内近二千余人，现仅六七百人，仍苦不堪言也。予闻之慨然。又西行至一殿，题曰"听鹂殿"。殿对面一台，即先慈皇太后听戏处。又曲折而东，上至一亭，题曰"画中游"。旁有石洞，入折而出，耸立一石坊，题曰"山川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十字。又至一亭，题曰"湖山真意"，询为先

皇太后乘凉御膳处。宫监孙石曰："此处已在山之巅矣。"向北俯视，围墙外约十里许，即民间街市。又由亭步至最高处，有一楼，题曰"智慧海"。对面有圆门三，题曰"祗树林"。楼之后而稍低处（即北山巅），见有破屋颓垣甚多，询被西人禁毁者，予惊问其故，孙石手指东北数里外平地上之短破墙垣曰："彼即圆明园，系咸丰年间法人所禁毁，此处系牵连而及之者也。"予又询老佛爷何以不修，孙曰："不详，或留为记念耶？"予嗟叹久之。又东行山巅数里，路皆铺以水磨方砖，虽山岭一起一伏，而平仍如砥。后至一亭，题曰"荟亭"。循是而下，至景福阁，询为先皇太后御膳小米稀饭处。又过如意庄、平安室，至乐农轩。轩正中有空椅一，即御座也。后列条几，如民间式。左间有摇椅一，西式也，上覆以黄幔。余皆寻常器具，亦无他奇。又由此东南下，在瞩新楼、涵远堂。堂前一池，池通山泉，水清而涔涔有声，恍有碧天深处气象，曲栏画槛，备极清幽，真红尘飞不到处也。池旁有堂，曰和春堂，堂畔有桥，曰知鱼桥。桥之四面，皆有亭台点缀其间，河流淅沥，清而且漪，山阴道亦无能逾之也。又过一院，南北房舍各四五间，南向者内存一船，北向者内藏《图书集成》一部。又西行至德和园，内一殿，曰颐乐殿。殿前一大戏台，台高三层，登顶西望，玉澜堂即在目焉。询为德宗景皇帝寝殿，令人观之生感。下台至殿东廊阶上少坐饮茶，有二宫监送茶至，衣服破烂不堪，若非在人所难到之处，几以乞丐视之矣。殿两边厢房各十一间，每间界以木板，如戏园之包厢座然，询为赏王大臣跪听戏处。一楼褴宫监尚屈膝效之，恐予不知故也。茶毕而出，已至仁寿

殿之西偏。又南行至昆明湖，循东偏墙而行，约二里，至行宫门。左立一碑（即俗曰织女石），高约四五尺，系甲申年立。右卧一牛（即俗曰牵牛），长约四五尺，系铜铸成者。中有白石台阶数层，即先皇太后登小火轮游昆明湖处。又西行过十七空桥，北行至龙王庙。庙门外东西南三面皆立有石坊，庙之后即涵虚堂，堂后即昆明湖。隔池西北望（约二三里），孙石指红墙而告予曰："彼即石房也，偏西者即玉泉山也。"言毕而出，遇宫监二，一老一少，相随一犬，送予出庙，其形容甚为憔悴，相与言笑而别。旋经孙宫监引至原路而归，时已四点半矣，爰志之以纪胜景云。

颐和园赋

·杨小欧·

〔按此赋作于清光绪时〕

大清国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福丽天地，寿齐山河。皇上至孝，薄海讴歌，以为天子之母，应以天下养，孝养稍阙，其如苍生何？乃筑文王之囿，择地西山之坡，山曰"万寿"，园名"颐和"，是盖圣天子之所以养其亲，亿万年之所以乐其寿，鸠工庀材，经营结构，殿宇辉煌，山水碧秀，泉石拥翠，林木郁茂，百物效灵，天工俯就，以媚于天子，以娱我皇太后者也。

园之中，殿开仁寿（仁寿殿为召见处），阁启文昌（园内有文昌阁），亭知春色（知春亭），楼倚夕阳（夕佳楼），霞芬之室（玉澜堂东殿），玉澜之堂（皇上住所），馆宜芸碧

（宜芸馆皇后住所），榭沁藕香（玉澜堂西殿为藕香榭）；藻绘呈瑞，恩风扇长（“恩风扇长，藻绘呈瑞”八字为宜芸馆东西殿扁额）。明目达聪，元音古乐，纵之皦如，以成始作。

园曰德和（戏台宫门），殿号颐乐（看戏处），上下三层，整齐错落（戏台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颜曰“庆演昌辰”，中层曰“承平豫泰”，下层曰“鼗鼓荣曝”）。景福高阁（在东山顶上），乐寿华堂（乐寿堂正殿皇太后住所），亭含新意（殿后半山亭名含新亭），岫挹芝苍（乐寿堂院内有巨石，高逾丈，厚数尺，宽丈余，颜曰“青芝岫”，相传为纯庙下江南时，出猎见此石，爱之，有巨富某愿以石运京，才半道，家产已罄云。石四周皆满刻名人诗字也）；水木自清（南殿），仁风斯扬（殿西有扇式殿，颜曰“扬仁风”）；养云轩外（轩在山坡），含绿随香（轩之东殿曰“随香”，西曰“含绿”）；意迟云在（山坡敞厅扁额），用泳云翔（钟式门有石刻曰“川泳云飞”）。半山之坡，了无尽意（无尽意轩），瞰碧圆朗（瞰碧台、圆朗斋俱在山坡），凭临俯视，寻云写秋（寻云台、写秋轩俱在半山），别馔风致。千峰拥翠（山上城关），佛殿排云（排云殿，在山中央德辉殿下）；众香祇树（楼琉璃牌南面曰“众香界”，北面曰“祇树林”）智慧海滨（智慧海在山顶）。堂称介寿（介寿堂为排云殿西院），阁耸宝云（西半山有一殿，凡窗垣梁瓦皆以铜为之，世称铜殿为宝云阁）；云松巢密（云松巢在半山），湖山意真（湖山真意为西山顶头敞厅扁额）。骊黄清听（听鹂馆戏台名），畦绿成荫（绿畦亭在半山），窝中邵老（半山有

邵窝），画里游人（西山头额曰“画中游”，景致绝佳）。盖至此而仰太虚，清无点尘者矣。

尤复楼可借秋（半山有借秋楼），门工邀月（乐寿堂西院门曰邀月门）；秋水依稀，寄澜壮阔（秋水、寄澜皆亭名）。舫对鸥盟，藻深鱼悦（对鸥舫、鱼藻轩处所同上）；以石为船（湖中中西式船以石为之，高三层，名曰石舫），因贝成阙（山西头有贝阙）。是盖山色湖光共一楼，鬼斧神工皆叫绝者矣（乐寿堂西有楼曰“山色湖光共一楼”，有石牌楼曰“天地不言工”）。

若乃半水之座，寄澜之堂（寄澜堂为半水座），荷桥虹拱（水座有荷桥），堂殿风凉（有穿堂殿），云岩烟屿，蔚翠霏香（荷桥东牌楼东面曰蔚翠，西面曰霏香。桥西牌楼，东曰烟屿，西曰云岩），可以泛桂棹，流琼觞，风流水面，荷净纳凉。其他玉带之桥（湖中有石条十七孔，曰玉带桥，为轮船来往孔道），禅宗之庭（园内佛殿甚多），庄严华丽，结构缜密，极天下之大观，非浅人所能窥万一。但见三伏无暑，四时皆春；阁峦若剑，草浅成茵；湖水镜清，山光媚人；鱼鸟驯伏（湖中例禁渔猎，鱼鸭见人亦不惊），花木精神；金碧锦绣，纵横杂陈。

光怪陆离，其殿堂也；深邃广敞，其阃闾也（宫门外右傍为军机处、外务部等衙署，左傍为御膳房、档房以至梨园子弟住宿处咸在焉，盖皆为皇太后驻园时特设值差衙署）；环绕曲折，其垣墙也；文石错砌，其康庄也；层楼叠阁，其戏场也（戏台高数层）；轮转波接，其舟航也。宝塔佛殿，如众香也；石

峒寻丈，如周行也（山上石峒高逾十丈，可拾级而上）。湖光山色，浑相当也；玉泉香山，其可望也（山之右为玉泉山、香山，玉泉水甚清洁，皇太后即饮此水）。于以避炎热，得清凉，觐外使，朝侯王，是乃化工大造，弦穹彼落，策河岳，辟上方，为之颐养圣德，万寿无疆者也。是用卑太极，陋未央，驾九成，傲建章，轶汉晋，薄齐梁，湘宫无宋，骊宫无唐，而何夸乎迷楼，遑足论乎阿房哉！

望江南　　·王佑遐·

〔按此调作于光绪时，皆咏颐和园故实，故录之。〕

小游仙

排云立，飞观耸神霄。双鹤每邀王母驭，六龙时见玉宸朝，阿阁凤皇巢。

山径转，云磴郁盘纡。闻道炼颜仙姥健，御风不用日华车，飞佩响琼裙。

云木杪，瑶殿敞山阿。天上也思安乐好，璇题新署小行窝，富贵到烟萝。

金阙秘，朝暮降真仙。甲乙亲排承值日，英皇分侍上清延，来往各翩然。

新涨落，荇藻碧参差。偶驾潜虬凌弱水，人间遥指是晴霓，金翠接天西。

多少事，天上异人间。电入夜城光不灭，月临蓬岛影常圆，

云水共澄鲜。

壶中静，挥洒出天真。题榜少霞宫阁吏，侍书南岳召夫人，清极绝纤尘。

烟外柳，空翠湿衣裙。三塔高低连北镇，六桥缥缈似西湖，图画定谁如。

屏山曲，云母绕周遭。玉座重重遮锦幄，琪花密密护仙茅，寒重觉天高。

栏杆侧，风景更谁同？千步长廊随曲水，万株寒翠间鞋红，迎面碧芙蓉。

璃琉壁，云影四周围。不遣轻尘粘舞席，爱移行幛傍歌台，羯鼓报花开。

云水畔，奇幻绝人寰。泛海灵槎疑化合，出林高阁欲藏山，休作化城看。

仙路回，天外望青鸾。最是云间鸡犬乐，因缘分得鼎余丹，长日守松坛。

骀鸾路，行近意都迷。柳岸风轻烟絮软，芝田日暖药苗肥，云控漫如飞。

游仙乐，弹指现林丘。宝气运腾天北极，豪情亲遍海西流，终古不知愁。

记圆明园（摘自《霏谭》）　·钵　提·

清圆明园，在京西，出平则门三十里，畅春园北里许，世宗藩邸赐园也。圣祖常游豫西郊，次于丹棱沂，乐其川原，因

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旧址筑畅春园，藩邸赐园故在其傍。雍正三年，乃大宫殿朝署之规，以避暑听政。前临西山，环以西湖，湖水发源玉泉，度宫墙东流入清河，《水经注》所谓"蓟县西湖，绿水澄澹，燕之旧池"者也。东流为洗马沟，东南合高梁之水，故鱼稻饶衍，陂泉交绮。高宗嗣位，海宇殷阗，八方无事，每岁缮构，专饰园居。大驾南巡，流览湖山风景之胜，图画以归，若海宁烂园、江宁瞻园、钱塘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园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题匾者为一胜区，一区之内，斋馆无数。复东拓长春，西辟清漪，离宫别馆，月榭风亭，属之西山，所费不计亿万。园地多明故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阉皆以珍宝窟宅于兹，乾隆间溶池发金银数百万。时国运方兴，地不爱宝，上心悦豫，殚精构造，曲尽游观之妙，元明以来，未之闻也。每岁夏幸园中，冬初还宫，内廷大臣，赐第相望。文武侍从，并直园林，入直奏对，昕夕往来，络绎道路，历雍、乾、嘉、道百余年于兹矣。文宗初，东南徼扰，上初即位，求直言，传胜保、曾国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陆，先朝重望，相继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敌不犯畿，然迭胜迭败，东南数省，蹂躏无完土。上闵苍生之颠沛，慨左右之无人，九年冬，郊宿于斋宫，夜分痛哭，侍臣恻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命题。忧心焦息，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善园居，冬至入宫，初正即出。时园中传有四春之宠，皆汉女，分居亭馆，所谓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于料兵，委权阃外，超次用人，海内称哲，而部院诸臣，无所磨厉，颇袭旧敝，

而得肃顺敢言自任，故委以谋议。

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商船至广东商港求通商不得，又以烧烟起衅。执政议和，予海关税银千八百万。英夷请立约，广督耆英与议十年。届期而徐广缙督两广，英人至广州，拒不许入，以受封爵。英人恨焉，至入广州。咸丰元年，法人乘中国多故，复以轮船直入大沽台，王僧格林沁托团练之名，焚其二船，尽击走之。敌愤知朝廷本无意备战，半年再犯天津。僧邸狙于前役，亦稍轻敌，未阵而敌骑长驱矣。

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园居，闻夷骑至通州，仓猝率后嫔幸热河。道路初无供帐，途出密云，御食觅乳麦粥。而十七日英兵叩东便门，或有闭城者，闻炮而开。时恭亲王任留守，亟请和，议将定。十九日，洋兵至圆明园宫门，管园大臣文丰当门说止之。洋兵已去，而奸民乘隙起。趣召守卫禁兵，一无在者，索马还内，投福海死。奸人乘时纵火，入宫劫掠，洋兵从之。火发三昼夜不熄。

初，英使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议成，以礼释囚，于是巴夏里仍为统帅，陈兵仗至礼部，订约五十七条，予海关税三千六百万，英人亦抵偿圆明园银二十万。而王公复奏未敢斥言，而文丰与主事惠丰同死于园，亦不称殉难，但言遭兵焚而已。

未几文宗晏驾热河，穆宗时国家益多故，未敢暇豫，园自是荒废。仍令宫监管守，兼设参将驻焉。光绪初，颐和园成，故园遂无复问者，今清华学校其遗址也。清世宗为皇子当花时迎圣祖至赐园，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孙侍左右，后乃增拓为圆明园，御制诗常夸乐之。然犹殷殷踵事之戒，勒记园石。仁宣

继世，日忧国贫，游豫不屡。文宗稍复园居，慈安后尝有脱簪之谏，帝亦未尝不敬纳也。庚申之变，遂委榛莽。同治初，双鹤斋尚存，若天地一家春、镂月开云台、朗吟阁诸胜，则皆不可访寻矣。天地一家春者，慈安后所居；镂月开云台，即所谓牡丹春也。

又园未焚前一岁，相传上坐寝殿，见白须老者，自称园神，请辞而去。上梦中加神二品衔，明日至祠谕祀之。王湘绮《圆明园》词有句云："妖梦林神辞二品"，即指此也。果未一祺而遭毁，岂兴废固前定欤！

同治八年，御史德泰请按户亩鳞次捐输复修，而大臣以侈端将启，请旨切责谪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园居者。光绪中叶，叶赫那拉后移海军费八十万筑颐和，巨丽过畴曩，而不修故园，重违先朝戒也。

记三海（摘自《铁笛亭琐记》）　·餐英居士·

三海中有所谓围城者，承光殿即在其上。老桧数株，大可合抱，皆元时物。殿中祠胡神，目光凶射可怖。此佳胜之地，乃崇淫祀，弥复可惜。余凡两至其地，意皆羁晒台，右转过仪鸾殿，又过紫光阁。阁中本藏前清勋旧画象，今则空橱立壁间，百无一存，庚子时敌兵阑入撕裂而焚毁之，然其中有和坤象，虽毁之亦无可惜。紫光阁前石路，宛宛入绿阴中，枯柳半僵，柯叶尚郁茂，摇荡半空之上。时方秋初，荷花半残，绿叶尚弥望。垂至晒台，则长桥虹偃。过桥始得路，阶级修广，可丈许，

趣涵元殿路也。桥断，接以薄板，厚仅指许，稍践即动摇弗宁。桥南北立警察所四，昼夕持械防卫，非防盗也，防景帝自禁中逸出耳。殿中帘幔四垂，积尘盈寸，左右各有配殿。殿廊左转深黑，似西湖紫云洞，皆灵石，叠为小山，上敝萝薜，桐桔杂植，不辨柯叶。穿洞而出，石荦确如天然，而补涸书房即背此山而构，明窗面水，颇幽阒有山林意。其下水次作数亭，亭柱皆绛；想隔水望此亭，在万绿中出深红，足增无数画境矣。琼笔岛微有山居气象，奇石皆辇自艮岳，必在金之完颜亮时。彼元帝俭俗，不足以语此。最高有琼岛春阴碑，则乾隆手书也。承露盘绝小。小殿中仍祠胡神，座旁列四泥虎，神八手楼桥，怪状可笑。殿顶砖塔则梵宇，行人于宫墙外已望见之。五龙亭列峙水上，就金鳌玉蝀桥观之了了，余竟未之到，以日暮匆匆归，三海中仅历其二，用待后游耳。

初，咸丰帝属意圆明园，数游燕其间。庚申为外兵焚毁。毅帝既亲政，奉东朝旨修圆明园。御史沈淮抗疏力争，以为靡费，姚百川继之，言三海在禁囿之下，便于宸游。毅帝召对言曰："尔家独无老母耶？老母偶欲游适，亦人子分耳。今太后欲少修圆明园避暑，汝独不肯，何心安乎？"姚奏言三海佳，毅帝授与硃笔曰："汝细疏三海风物果胜于圆明否？"姚遂草草对答。时隆寒，皮袖口与笔为梗，毅帝为姚上袖口，令竟书。书竟，毅帝曰："吾即以汝书为凭信矣。"越日下诏修三海，圆明之役遂罢。呜呼！柏梁灾后宜春起，孰知颐和园之役，乃尽覆海军之费于其间，此又沈、姚二公之所料乎！

阙　名：庆亲王外传

庆亲王为中国最有名望之人物，其在政界历有年所。彼二十七年来之历史，即为中国近二十七年之历史，亦即为中国国家历史中最衰弱不幸之时代。中国由此衰弱不幸之时代，今已稍稍警醒，渐有振作自强之象。政府既百事更新，将来自大有希望，然此等诡谲寡断、卑鄙无能之衰颓老人，是否能导行宪政，使人皆满意，乃一亟待研究之问题也。设立资政院之举，早为国民所称许，以勤敏之亲贵如溥伦者为该院总裁，自系正当办法。及将溥伦调去，而代以年长者守旧之满大员如世续者，则大为国人之有思想者所不许可，此则庆亲王之为之也。现在人民皆称新内阁为军机处之改名，军机领袖庆亲王为新内阁总理大臣，盖即俗语所谓换汤不换药者也。

庆亲王者，本非近支宗室，不过一皇族耳。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二号生于北京，十三岁时，承嗣为乾隆皇帝第十七皇子之孙，名虽承继，而其所得权利确与嫡子无异，于是与咸丰皇帝、恭亲王、醇亲王（摄政王之父）辈，为近支兄弟。

彼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餬口，藉以略增其所入。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咸丰二年），彼为四品官；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升为三品；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升二品，一八九四年升头品；至一千九百零八年（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光绪皇帝晏驾之日，彼竟有皇旅领袖之资格。

庆亲王之入政界，在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光绪十年）四月十一号。其时彼尚毫无经验，自恭亲王被黜后，彼即升授外务大臣（即前总理大臣）。适值中法战争之始，及至战败议和，又失去安南之属地，故彼于当时大臣中并未得有荣誉。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光绪十一年)六月九号之和约，系由李鸿章签押，庆王未尝亲自与议也。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号，彼又与康斯登君加订条约，亲自签押，于是云南之蒙自遂辟为通商口岸。自此四年后，各国公使觐见，彼曾劝皇帝在接见属国之殿中召见。各国使臣以此为藐视驻京外官，盖不过欲使国人心目中皆知皇帝地位为至尊之诡计耳。

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光绪二十年）二月，封为王爵。因与日本宣战之事，翁同龢所撰之大言宣战书亦为彼所认可，致惹全世界之嘲笑。至战败乞和，光绪皇帝亦以祸患迭乘，对于彼之信任因之动摇。是年九月二十九号，恭亲王又蒙起用为军务副大臣，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号，恭亲王逝世，彼遂有管理外务部之全权。不数星期，至西七月一号，与英国订立条约，威海卫遂租与英，其租借期与俄国占有旅顺之期同。是年九月皇帝被废，立于被保护之地位。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之不靖，召董福祥兵进京。一千九百年（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事，时庆王为总理衙门领

袖，方拳匪围困各使馆时，庆王尚在京，故致被困各使馆之文件，均有庆亲王及其他大臣署名。此等公文，后经刊布，然于此时之乱，庆王固不得为无罪。是年八月十四号，各国联兵入北京，翌晨庆王随西太后奔至西安府。三日后抵怀来县，即奉西太后懿旨，回京与各国议和，于是复入北京。自知有过，常觉胆怯，后幸英人赫德告以无妨，并认保护之责，遂与各国议和。至一千九百零一年（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七号，和约成，庆王与李鸿章同为中国政府之代表，因以种种利权分献各国。盖和约之成，实出于彼之望外也。和约既订，旧时总理衙门遂改建，以便与各国全权大臣接洽，如现驻俄京之美国公使劳克希尔君，彼时为美国驻华专使，日本专使则为现任外务大臣之小村侯爵，时皆所谓全权大臣也。总理衙门即改称为外务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尚书一缺，又为庆亲王所得，故至今仍有管理公务之权。至一千九百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三号，荣禄逝世，彼之权势乃愈大，遂升授军机领袖大臣，居全国政界最高之地位。又继荣禄得守陵大臣之要差，今又简为内阁总理大臣，其势力之大可见矣。彼又尝为海军衙门总监督，观今日中国海军之情状，即可想见当日窳败之象。又曾充练兵处大臣，亦未有所振作。

中国之紧要条约，彼曾署名者，即为一千九百零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之《满洲条约》。此约之附款中，即有将日本所筑东安至奉天之陆军轻便铁道改筑一款，后因中国违背此约，于是日本遂不待中国之许可，自由行动，改筑该路。此乃庆亲王对于国家之一大罪状。因此一端，以致有今年

俄国为蒙古事下哀的美敦书于中国之影响。盖彼虽为外务大臣，然未尝稍尽其职务。其待遇各国公使之态度，尤为世界各国所共恶者。因各国公使之求见，与彼议商各种问题时，彼亦不肯在外务部接见。彼为外务大臣六年，其到部实不满六次，即在其邸第接见各国公使之次数亦甚少，其一种骄矜之气，求之今世界中，实未有可与比伦者矣！

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者也。官吏之入邸求见者，又必先纳门包与司阍者而后得入，彼之所得更无论矣。盖彼于官场中实为一罪大恶极之人，然因得西太后之信任，故得常蒙优遇，身受格外之恩宠。综彼之一生，固常与国家患难为缘。今年已七十三岁，从未做一稍有荣誉之事。御史屡屡参劾之，然均无效。全国报章于彼除咒诅而外，几不见彼之名字。乃彼仍生活如常，且其权势日见涨大。彼之妻妾之多，即在华人中亦可谓仅见，故其家属之生齿亦甚多，其姻亲皆国中之王公大臣。其长子即此次赴英庆贺英皇加冕之专使载振，为陕西巡抚满人恩寿之婿。其又一子娶山东巡抚孙宝琦之女，是为亲贵中满汉结婚之第一次。其女公子一嫁与裕禄之长子。裕禄于拳匪乱时为直隶总督，一千九百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以炮攻天津，裕禄父子均自尽，时此女尚在北京，为西太后所宠爱，故常留侍宫中，遂随西太后逃至西安府，旋又随两宫回京，即居宫中。西太后驾崩，此女仍在宫内，现尚随侍隆裕太后。彼又因一女与人结婚，遂与民政大臣肃亲王有姻娅之关系。又一女嫁那亲王，即喀尔喀蒙古之领袖。又一女嫁蒙古亲王普铁肃（译音），即前曾偕达赖喇嘛来京觐见者也。

附 录

胡蕴玉：多铎妃刘氏外传

清摄政王多尔衮，与顺治母结婚，世多传者。豫亲王多铎之妃刘氏，系虞邑黄氏妻，知者绝少。康熙间，墅西逸叟志此事颇详，删节为此篇，当亦清史中一段逸话也。

刘氏小字三季，虞邑之任阳人，家世业儒。伯赓虞，守正不阿，不可以非礼干者。仲肇周，狡黠嗜利，险人也。刘氏生而聪颖，六岁母死，即自妆束。父教之书，目了了；提笔作字，秀雅可爱；学为笔札，朗朗成章。十岁父死，遂倚两嫂以居。甫垂髫，娇艳动人，乡里称为国色。性明敏，遇难处事，一言立决。摒挡家政，过于健妇，两兄亦善视之。苛于择婿，十四岁犹未问字也。

邑有黄亮功者，以权子母起家，亮功凭祖父之业，握筹持算，所积愈丰，俨然为一邑之首富。固胸无点墨，大腹贾满贮金银气也。娶于陈而亡，年四十无子，谋娶刘氏为继室，遣媒妁致意赓虞，赓虞不允，且面斥之。肇周利黄多金，极力劝合，赓虞固执，不可。未几赓虞应幕往山左，适讹言四起，谓朝廷遣使至江浙采民女，婚嫁者一夕数百。肇周乘讹言嫁妹于黄，

赘虞回家，肇周诡言官吏已将妹年貌登于册，急切不能得婿。因黄前有成言，故归之也。赘虞无可如何，默默而已。

刘归黄，居恒郁郁不乐。逾年生一女，刘爱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命之曰珍。黄五十而无子，肇周子七常育于黄家，意盖有所属也。七长，好勇斗狠，喜与无赖游，刘责之不听。刘字珍于直塘银氏，而招赘焉，意盖因七不肖，而托女以终也。七因之愈横，刘怒逐之。会黄死，七斩衰号于柩前，欲分遗产。刘不与，命有力者摔之门外而闭之户。七大呼曰："吾必有以报仇！"越数日，七果引盗来劫，幸先有备，盗惊而逸。刘有戒心，遂将财谷尽迁直塘而徙居焉。珍在直塘司收，刘在任阳司发，五日而尽。刘拟于翌日起行，是夜难作矣。

李成栋将满洲，率兵纵掠，所过城邑，辄为残破。尝掳妇十余，艘过嘉定，乡民焚其艘，妇女死者过半，成栋誓必掠取吴中美姝以偿。继破松江，择大宅，多掠妇女置于中。旋奉唐命寇粤，令腹心将帅率旗兵千人，名为松江，实则为妇女计也。七方投旗下为走卒，因与旗兵言刘氏多财，可劫而有也。旗兵言于守将，守将以为然，乃命偏裨率五百，以七为向导。时刘方封锁楼房，碌碌竟日，夜与张媪整理细事，件件俱毕，素服淡妆，坐而待旦。俄而炮声轰天，墙户倾塌，旗兵数百人蜂拥而入，启仓廪空，启箸藏空，启衣箱亦空，裨将怒甚，七忽报刘氏至，于火光中望见刘貌，曰："赖有此耳，不然何以复旗主？"遂掳刘氏而去，张媪从之。盖七不知刘氏迁居，坚执刘氏多财，且欲搜珍，久之竟无获，旗兵遂杀之，纵火焚黄氏之居，而投七尸于烈焰中。

刘被掳至松。守将见其貌美，不敢私，遂待成栋，居于大宅中。未几成栋在粤中反正，松江宅中所留妇女，悉送至南京听本旗发遣。妇三百余人，刘亦在其中，归黑都统承管。初至群聚马棚中，马粪熏人，一息难处。刘忍痛杂众妇女中，泣不欲生。越一日满洲媪来矣。满洲媪者，豫王府中总管老媪也，年七十余，能汉语。至则集妇女三百余人，分为十排，每排约三十余人，上下睨视久之，选得三十人。令至别所，排列于前，谛视良久，曰彼太长，此略短，彼过白，此微黑，三十人中，复去其半，留十余人。令至前，视其发眉耳目口鼻指臂，一一细察，复隔衣而扪其乳，则又去其余，存者仅五人。乃令五妇列坐，待以茶，殷勤问讯，而细审其音。有一妇音微涩，复去之，仅得四人，而刘与焉。拥四妇登舆，至王府，满媪谓四妇曰："尔辈当特别看待，而侍婢者挈以来无妨也。"张媪从往焉。

刘至王府，谓张媪曰："未亡含垢忍辱而不死者，欲得与珍相见耳。今已矣，吾其死乎！"言罢大哭，张媪亦相向而泣。俄而王宴，命四妇侍酒，满媪诫四妇曰："至前各即首俯伏，命起乃起，慎毋哭泣，致王愁，以取鞭扑。"三妇皆如命，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声。刘则倚柱而立，侧其面不发一语，颧光映灯烛，弈弈射人目，眼晕微红，益添娇艳。王异之，问何籍，刘不应；问年几何，亦不应；问有夫否，又不应。忽放声大哭曰："我民间寡妇，被鞑兵虏，以恋恋一女，故不能遽死，今至此，尚用生为！盍速杀我！我良家女决不肯为奴婢！"语罢撞首于柱。满姬抱持，且号且踊，鬓髻为解，发委地丈余。王见而异之，谕谓姬曰："善护持，无令悲损。"

刘始终悲泣不食，张媪私谓满媪曰："刘痛念女，故悲若此，前在松江，传闻李兵复掠直塘，今已三旬，女之存亡莫卜，计得一当通信问于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小进饮食。"满媪启于王，王允之。满媪告刘，命作书寄女。忽霁颜曰："尔累日之言，徒令人悲，惟此言差解意耳。"乃作书寄珍曰："我生不辰，迭罹险难，向日送尔河干，竟成长别，痛何可言！自七兽肆毒，掳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寝食相依，且许送我归虞，令母子完聚（按此当是李成栋之守将恐刘不食而死，设此计以缓其死耳，非真情也），不期坚名着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庭，竟如坠崖之人，不能奋飞。嗟乎珍儿！汝母至此，尚能隐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残喘，屡遭磨折而不死者，尝与张媪言：'汝是我一点血脉，若不相闻问而溘溘以死，使汝抱无涯之憾也。'前在松江，惊闻直塘一带，村落尽被兵燹，想七兽未遂所欲，故又发纵指使。以势而揣，汝家亦为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真是假，尚不免将信将疑。今吾书至，而汝有手书来，则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兽也。吾书至而汝若无手书来，则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于七兽也。其生其死，决于片楮，专翘归鸿，自我愁思。若夫戕戕嫠妇，给事掖庭，凡所慰计，皆所素审，彼若辱我不除，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即头撞其胸，虽粉骨不计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拚却一死，彼且奈我何！珍儿珍儿，无为我虑。"珍接书，未发封，泣曰："不意今日得见母书！"发封读未竟，悲泣不能声。钱生误之，泣谓珍曰："事已至此，该将奈何？论大义则妻不得二其夫，论情则女不得死其母。"时肇周适至，极力嘱珍作书劝刘从王，且言王之威与势以畏惧

之。珍默默无言，只有啜泣而已。肇周私修书，劝刘万不可执拗，且言家家焚毁，归亦无以为生，婿外人，万不可靠云云，私付使者。使者待一日，索珍书急，珍大哭曰："一腔痛血，叫我从何处写起！"惟书"母生则儿生，母死而儿死"，付之以去。

刘知王已发书，始饮糜粥，及回书至，知珍无恙，不觉色喜，而志已稍移矣。适王之妃忽喇氏薨于京邸，讣至，为位于中堂，凡本旗妇女，皆得临哭，刘氏亦缟衣素裙，幽姿素质，更觉绰约。忽与王遇，王视之尤异，密语满媪曰："此妇非长委道地者耶？可善视之。"俄而王多赏赐，刘皆不一顾。满媪跪告曰："王赐宜叩谢。"刘忽倒卧于床不起。是日王命侍寝，刘大号泣曰："我难妇耳，必欲婢妾蓄我，我何惜一死！"张媪惴惴力劝毋号泣召祸，刘更大号曰："为婢妾不如死，况未亡人而又为人婢者耶！"满媪曰："王妃已薨，非婢妾也。"刘曰："命我侍寝，非婢妾而何？"满媪会意，知刘志已移，特不肯苟且从事耳。越数日王赐刘金凤冠一品命服，刘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是夕张灯作乐，与王行婚礼。是时王年四十，刘年三十五矣。越岁生一子，册立为妃。婿钱氏得刘之奥援，任部曹焉。

朴庵曰：逸叟所记琐碎，多言黄氏刻薄事。删节与刘氏无关者，缀述成篇，亦《飞燕外传》之流亚也。刘氏慷慨激昂，不顾一死，竟为爱女故，致失身僭酋，此古来尽节者所以贵乎爱也。然能要挟立己为妃，刘亦智矣哉！

胡蘧玉：二百六十年汉人不服满人表

朴庵搜罗二百六十年汉人不服满人事实，分年列表，既竣作而叹曰：呜呼，我汉人之国之亡也，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然国虽亡，国民之心终未尝一日或亡也。夫民心不亡，则虽夷其国都，迁其社稷，废其制度，戮其人民，而此耿耿不亡之心，足以光复疆土而有余，况乎以多数民族伏处于少数民族之下，其亡也不过一时之胜败，而非帖尔服也。故二百六十年来，吾民族之屡败屡起，初未尝一日或息。而满人仍腼然居我上者，非满人能力足以支配我汉族四万万人，实我少数汉人为之奔走先后，助桀为虐耳。呜呼，张宾执法于石朝之朝，许衡定仪于蒙古之族，汉奸之罪，可胜诛耶？虽然，满人惯利以汉杀汉之手段，究竟能杀者汉人之身，而不能杀汉人之心。心不死则国即与之不死，虽谓二百六十八年吾汉人之国未尝亡可也。世之读此表者，可以知吾汉族特立之性矣。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六十一年(明永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四月，帝崩于滇城，其臣郑绝奉正朔如故。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一年（明永历二十七年，清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吴三桂反正于云南。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二年（明永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

三年），正月，三桂奉崇祯三太子即位，改元周启。耿精忠、尚之信皆反正。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七十六年（明永历三十二年，清康熙十七年），三月，三桂称帝，改元昭武，国号大周。八月，三桂殁，孙世璠立，改元洪化。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八十一年（明永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降于清，明正朔亡。

黄帝纪元四千三百八十五年（明亡后五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武昌亲兵夏逢龙起兵据城，巡抚柯永升投井死，逢龙自号兵马大元帅。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一年（明亡后二十年，清康熙四十二年），湖南镇筸苗作乱。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零四年（明亡后二十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明人李天极改装长发，称文兴三年。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十九年（明亡后三十八年，清康熙六十年），台湾民朱一贵据台湾，称中兴王，改元永和。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二十七年（明亡后四十六年，清雍正七年），湖南靖州生员曾静以书致岳钟琪，说其举事，钟琪并其书交之，被杀。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年（明亡后四十九年，清雍正十年），台湾大甲番作乱，云南土司刁兴国叛。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一年（明亡后五十年，清雍正十一年），贵州黔苗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三年（明亡后五十二年，清雍正十

三年），苗下月黔苗后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三十八年（明亡后五十七年，清乾隆五年），湖南、广西瑶同起兵。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五十二年（明亡后七十一年，清乾隆十九年），四川资州民陈昆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五十五年（明亡后七十四年，清乾隆二十二年），回酋和卓木叛。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六十二年（明亡后八十一年，清乾隆二十九年），回帝乌什民作乱。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七十二年（明亡后九十一年，清乾隆三十九年），袞州民王伦起义。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七十九年（明亡后九十八年，清乾隆四十六年），兰州回教徒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八十二年（明亡后百零一年，清乾隆四十九年），甘肃回民张阿浑起义。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八十五年（明亡后百零四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民林爽文起兵自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一年（明亡后百十年，清乾隆五十八年），白莲教徒刘之协等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三年（明亡后百十二年，清乾隆六十年），贵州桐仁苗石柳邓起兵，湖南石三保应之。又镇筸苗吴半生、乾州苗吴八月等同时并起，八月自称吴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四年（明亡后百十三年，清嘉庆元年），张正谟起兵湖北，王三槐起兵四川。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五年（明亡后百十四年，清嘉庆二年），襄阳黄之富与白莲教首林齐之妻王氏起兵四川，有众数万，四川徐天德、太平王三槐、冷天录亦起兵应之。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七年（明亡后百十六年，清嘉庆四年），江西会党起于广昌。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八年（明亡后百十七年，清嘉庆五年），蔡牵起于闽海。

黄帝纪元四千四百九十九年（明亡后百十八年，清嘉庆六年），贵州石苗起事，十四寨及楚苗各寨响应。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一年（明亡后百二十年，清嘉庆八年），蔡牵入浙闽，与米滂合。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二年（明亡后百二十一年，清嘉庆九年），蔡牵攻杀清渊州总兵胡振声，旋与米滂合攻闽州。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零三年（明亡后百二十二年，清嘉庆十年），陈狭兵变，蒲大方因之起事，大败清将杨芳、杨遇春之兵于南山。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十一年（明亡后百三十年，清嘉庆十八年），河南李文成、直隶林清同时起义，攻京师。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十二年（明亡后百三十一年，清嘉庆十九年），明裔朱七里同胡秉耀谋恢复，不成而死。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二十四年（明亡后百四十三年，清道光六年），回酋张格黄尔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二十九年（明亡后百四十八年，清道光十一年），永州锦田黄金龙起兵楚粤。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三十年（明亡后百四十九年，清道光十二年），连州八排瑶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年（明亡后百五十九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守备李沅发叛清起事。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五年（明亡后百六十四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八月，天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八年（明亡后百六十七年，清道光三十年），洪秀全尽克广西诸城。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四十九年(太平天国元年,清咸丰元年)，正月，天王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一年(太平天国三年,清咸丰三年)，二月，天王建都金陵。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七年(太平天国九年,清咸丰九年)，蓝大顺起兵云南。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太平天国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天王恢复中国十三省，清咸丰帝出狩热河而崩。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二年（太平天国十四年，清同治元年），蓝天顺死于热屋。天王崩，子福瑱嗣位。太平天国亡。捻子大起于河南。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六十五年（汉族再亡后三年，清同治六年），捻子败，向回马化龙起于金积堡。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三年（汉族再亡后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兴中会首领孙文谋起兵于广州，事泄不成。

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八年（汉族再亡后三十六年，清光

绪二十六年），五月，湖南志士唐才常谋起兵于汉口，事泄被擒，死之。同时哥老会起于大通，孙文复应于惠州。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一年（汉族再亡后三十九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广西良兵起。五月，余杭章炳麟著书，痛斥满洲不可为君，四川邹容作《革命军》应之。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年，清光绪三十年），五月，广西兵变于柳州，四方响应。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汉族再亡后四十二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桐城吴樾炸五大臣于北京。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汉族再亡后四十三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锡龄枪毙恩铭于安徽。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六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四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熊成基谋起兵于安徽，不克而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八年（汉族再亡后四十六年，清宣统二年），汪兆铭谋炸摄政王于北京，未成被拘。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兴汉元年，清宣统三年），三月，温生材枪毙孚琦于广州。广东革命军起兵，不克。八月十九日，黎元洪起义于湖北，克复武汉三镇。旬日间，天下响应，建立中华民国。

第二编

纲　名：铁路借款考

中国铁路，有非借款而归官办者，京张是也。其余则无不借款。商办之路，则有名为非借款者，沪杭甬是也。其实则国家自有借款合同在，若借款不成而路亦无效。则如各省商办之路，其数甚夥，皆无足论。又有已订借款合同，并未交款者，亦不在起算本息期限之内。历次借款造路，以京奉始，以海兰终。嗣后孙中山造二十万里铁路，沈云沛筹备浦信路，尚无端绪。盖海兰为最近借款之路矣。海兰者，西起兰州，东至平海，以何处达海岸，路线尚未确定。其中京汉路先借比款，后改借英款，名为整兴实业新借款，事在清光绪三十四年。又有粤汉路之四国借款，未交款不计。而盛宣怀长邮传部，虑日本人作梗，先向日借一千万元，并不用于路，当时大约以之见好于亲贵，供载洵等之挥霍。旋亦归并铁路债款，名曰铁路新借款，事在清宣统三年。以上二事，前者名目含糊，后者事尤暗昧，今皆属交通部路债，都为一篇，著录如下：

京奉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二百三十万磅

折扣实数　八九扣，合二百四万七千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付本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四十五年

还本始期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一日，即西一千九百五年八月一号以前，勻十二个月，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四十年，每年一期提前，按月勻摊，至宣统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即西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八月一号，共四十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即西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月十号

还本付息日期　每年应还本息由该路提前，按西历八月一号以前，分十二个月勻还

借款公司　伦敦华英公司

整兴实业新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五百万磅

折扣实数　九四扣，合四百七十万磅

长年利息　第一年至第十五年五厘，第十六年以后四厘五毫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即西一千九百十九年十月五号，提前十天，系八月初二日，西九月二十五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一期，至宣统三年八月初二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号，共二十期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即西一千九百八年十二月十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四月五号、十月五号之前十天，交付上海该两银行，如有英金实存伦敦者，亦可在伦敦前五天，即西三月底、九月底交付该款，由京汉解部照付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六年起，系宣统十六年，即西一千九百二十四年，至二十三年以前，若将借款全还或多还，须前六个月知照，每百磅加价两磅半，二十四年以后，无庸加价

借款公司　伦敦汇丰银行，伦敦汇理银行

津浦借款

借款数目　第一批英金五百万磅，第二批英金四百八十万磅

折扣实数　第一批三百万磅九三扣，二百万磅九四五扣，合四百六十八万磅；第二批九五扣，合四百五十六万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项　三十年

还本始期　第一批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即西一千九百十八年十月一号十四天前，系八月十二日，即西九月十六号，第一期还本；第二批自十一年起，系宣统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即西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十一月一号十四天前，系九月十七日，即西十月十七号，第二期还本

还本分期　第一批分二十年，每年两期，至宣统三十年二月十六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三月十七号，共四十期止；第二批分二十年，每年一期，至宣统三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即西一千九百四十年十月十七号，共二十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第一批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西一千九百八年正月十三号；第二批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西一千九百十年九月二十八号

交款日期　第一批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六日，即西一千九百八年四月六号起，至五月十一日，即西六月九号，陆续收讫；第二批宣统二年十月十一日，即西一千九百十年十一月十二号起，至十一月二十日，即西十二月二十一号，陆续分收

还本付息日期　第一批西历每年四月一号、十月一号，于十四天前，由该路自行交付，每年分两次还本；第二批西历每年五月一号、十一月一号，于十四天前，由该路自行交付，每年一次还本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一年以后，二十年以前，如将借款全还或多还，须六个月前知照，每百磅加二磅半，第二十年以后，无庸加价，第二批同

借款公司　上海德华银行，伦敦中华铁路公司

沪宁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二百九十万磅

折扣实数　内二百二十五万九扣，六十五万九五五扣，合二百六十四万五千七百五十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五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二十五年后起，系宣统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即西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一号前十四天，系十月十七日，即西十一月十七号，第一期还本，须六个月前知照银公司

还本分期　分二十五年，每年一期，至宣统四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即西一千九百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七号，共二十五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西一千九百三年九月

交款日期　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西一千九百四年七月十九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六月一号、十二月一号之前十四天，付交上海汇丰，按市价合规银款由该路局凑付，不敷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二年半后二十五年以前还本，须前六个月知照，每百磅加价二磅半，第二十五年后，无庸加价

借款公司　伦敦银公司

沪杭甬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一百五十万磅

折扣实数　九三扣，合一百三十九万五千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即

西一千九百十八年十二月一号前十四天，系十月十四日，即西十一月十七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两期，至宣统三十年四月十九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五月十八号，共四十期而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西一千九百八年三月六号

交款日期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西一千九百八年六月一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六月一号、十二月一号之前十四天，付交上海汇丰，按市价合银，如有英金实存在伦敦者，亦可按合同期限，无庸提前，由伦敦交付，该款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十年，即西一千九百十八年，至第二十年以前，若将借款全还或多还，须期前六个月知照，每百磅加价二磅半，第二十年后，无庸加价

广九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一百五十万磅

折扣实数　九四扣，合一百四十一万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二年半后起，系宣统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即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一号，十四天前，系四月初一日，即西五月十八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十七年半，至宣统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即

西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五月十八号，共十八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西一千九百七年三月七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六月一号、十二月一号之前十四天，付交香港或广州汇丰，按市价合银，由该路进款及借款项下拔付，不敷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二年半后，系宣统十二年，即西一千九百二十年，至第二十五年以前，如欲将借款多还，每百磅须加二磅半，第二十五年以后，无庸加价

道清借款

借款数目　英金七十九万五千八百磅

折扣实数　九扣，合七十一万六千二百二十磅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八年六月初二日，即西一千九百十六年七月一号，前十四天，系五月十六日，即西六月十六号，第一期还本

还款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一期，至宣统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六月十六号，共二十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西一千九百五年七月三号

交款日期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西一千九百五年七月一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正月一号、七月一号，两星期前，汇交伦敦福公司，并知照天津福公司，由天津福公司总董出具收据，款由该路凑付，不敷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八年，即西一千九百十六年以后，无论何时，可将借款全还

借款公司　伦敦福公司

沐落借款

借款数目　法金四千一百万法郎

折扣实数　内二千五百万九扣，一千六百万九五五扣，合三千七百七十八万法郎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年起，系宣统七年□月□日，即西一千九百十五年□月□号，提前二个月，系□月□日即西□月□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期，至宣统□年□月□日，即西一千九百□年□月□号，共□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西一千九百三年十一月十二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正月一号、七月一号之前两个月，汇交比京比公司，款由该路凑付，不敷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八年，即西一千九百十六年以后，无论何时，可将借款全还

借款公司　比国铁路合股公司

正太借款

借款数目　法金四千万法郎

折扣实数　九扣，合三千六百万法郎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三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五年八月初一日，即西一千九百十三年九月一号，提前六十天，系五月二十九日，即西七月三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一期，至宣统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二年七月三号，共二十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西一千九百二年十月十五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三月一号、九月一号之前六十天，准交巴黎银公司，款由该路解部，不敷由部筹拨

随时还本办法　宣统三年，即西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无论何时可将借款全还

借款公司　俄国华俄银行

续路新借款

借款数目　日金一千万元

折扣实数　九五扣，合九百五十万元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二十五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十四年五月初六日，即西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六月一号，前十天，系四月二十六日，即西五月二十二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五十年，每上半年一期，至宣统二十八年四月初二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六年五月二十二号，共十五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西一千九百十一年三月二十四号

交款日期　宣统三年五月初五日，西一千九百十一年六月一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六月一号、十二月一号之前十天，汇交横滨正金银行

随时还本办法　第十年以后，系宣统十四年，即西一千九百二十二年，至第二十年以前，若将借款全还或多还，须六个月前知照，每百元加价两元半，第二十年以后，无庸加价

吉长借款

借款数目　日金二百十五万元

折扣实数　九三扣，合一百九十九万九千五百元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无

借款年限　二十五年

还本始期　自第六年起，系宣统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即西一千九百十五年三月十四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二十年，每年两期至宣统二十六年八月初六

日，即西一千九百三十四年九月十四号，共四十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宣统元年七月初三日，西一千九百九年八月十八号

交款日期　宣统元年八月初一日，西一千九百九年九月十四号

还本付息日期　西历每年三月十四号、九月十四号，汇交日本南满铁道株氏会社，由驻日大臣转交，代取收据

借款公司　日本南满铁道株氏会社

新奉借款

借款数目　日金三十二万元

折扣实数　九三扣，合二十九万七千六百元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无

借款年限　十八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系宣统二年二月初四日，即西一千九百十年三月十四号，第一期还本

还本分期　分十八年，每年两期，至宣统十九年八月十九日，即西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九月十四号，共三十六期止

合同签字日期　宣统元年七月初三日，西一千九百九年八月十八号

交款日期　西历每年三月十四号、九月十四号，由京奉路局按期拨付

借款公司　日本南满铁道株氏会社

锦陵豫海借款

借款数目　法金二万五千万法郎

折扣实数　九六扣

长年利息　五厘

还本付息用费　二毫半

借款年限　四十年

还本始期　自第十一年起

还本分期　分三十年，每年两期，以六个月为一期

合同签字日期　中华民国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还本付息日期　每年两期，以六个月为一期，先期十四天交付公司

随时还本办法　自发行借款之日起，第十年以后、第十七年以前，如欲将全款偿清，或先还未到期款之若干，须前六个月知照，比公司照债票面额加二厘五，即每一百法郎加二法郎克五十生丁，满第七年以后，无须加偿

借款公司　比国公司

右列各项借款，债本利息及还息用费共计英金六千五百六十八万零四百三十五磅，法金九万八千三百五十七万五千佛郎，日金二千八百五十七万五百元，以现时磅价折合中国银元，约计十万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二千余元，其中债本约三万五千九百二十三万九千余元，年息及还息用费，约六万五千二百七十四万三千余元，以息数较本数，几及两倍，以四十年摊算匀偿，每年应偿二千五百二十九万九千五百余元，以已成路线及已经定款兴修路线通计，约一万三千里，匀计每里分摊债额约七千元。

胡　适：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

辛丑和约，美国以海陆军费及商人损失不赀，遂索赔款约数二十五兆美金，合中国银三十四兆两有奇。是年四月，各国摊派赔款总数四百五十兆两，美国分得三十二兆九十三万两有奇，合美金二十四兆四十四万元有奇，议定分四十年付清，年息四厘。

事定，美国政府下令，凡美国教会教士商人等，于庚子拳匪之乱，受有损失者，或殁者之家属，皆得于此项赔款内，领取赔偿抚恤之费。令下，计来领偿金者，共得二百三十余人，共发给美金一兆九十九美元有奇。加入陆军用费七兆十八万零，及海军用费二兆四十八万零，共计美国于庚子一役，所受损失之确数，为美金十一兆六十五万有奇。而于所得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之内，减去此数，盖尚余十二兆七十余万金为浮数云。

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国）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

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据此则赔款遣学生，其议实创自罗氏也。

明年正月，议会通过议案如下：大总统得有全权，斟酌减损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与中国所订拳乱赔款二十四兆四十四万七百七十八元九角一分之债券，须使此项赔款之总数，不得过一十一兆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此即美国损失实数），其所余之数，大总统可以之交还中国，以全友谊。其何时交还及如何交还之法，由大总统斟酌行之。

是时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之进言，总统罗斯福下令曰：（上略）准此则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零之外，所余十二兆余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惭德，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惟中国自一九零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共已付若干金，于此一十一兆六十五万元之数，尚不足九兆六十四万元有奇，其自一九零九年正月一日以后，于中国每年分付之赔款内，留其若干份以凑足此九兆余元之数，而分其若干份，以归还中国。其每年退还之数，须照下列之表施行：

附预算分年退还赔款表

年份	退还中国之数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	每年四八三，〇九四元美金
一九一一至一九一四	每年五四一，一九八元
一九一五	七三四，九九三元
一九一六至一九三一	每年七九〇，一九六元
一九三二至一九四〇	每年一，三八〇，三七八元

一九〇八年七月十一日，美国驻北京公使照会中国政府，

告以退还赔款之议。九月十四日，吾国政府答书曰："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敝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敝国亦素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惟照察。"

另附一书致美公使，宣告遣送学生办法大概，谓第一年至第四年，岁派学生百人，至第五年以后则每年派五十人。

一九〇八年八月三日，美国务卿鲁特邮致美国驻京公使，所议办法大略如下：一、学生全数十之八须习实业工程诸科，其十之二可习政治法律。一、学生程度，（甲）中文能作数百字论说以上；（乙）能通晓本国经史文学；（丙）英文能直入美国大学；（丁）能略晓普通科学。（余略）

是年之冬，清廷派唐绍仪为专使，赴美国答谢退还赔款之盛意。

千九百九年，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考试，派出学生四十七人，明年又派出七十人，同时取入清华学堂肄业百四十人。千九百十一年，由清华学堂考送七十人。现留美之赔款学生共百八十余人，后来者尚不可胜数，十年之后，赔款学生当遍于新大陆矣。

罗惇曧：中法兵事本末

余编《庚子国变记》，极推李鸿章议约之功；继编《中日战记》，于鸿章深致贬词；兹更编《中法兵事本末》，责鸿章尤严。盖自海通以来，当外交之冲者，实惟鸿章。鸿章于庚子之役，折冲八国，终媾大和，功不可掩，而甲午、甲申两役，外交之巨谬，竟以弱中国而造于亡，则邦人所言之痛心者也。大夫君子，宁亡前车之覆哉！著者志。

光绪七年，英人要求通商云南，谕云贵总督刘长佑议复。长佑复陈通商不便，议遂寝。是岁秋九月，长佑以法人志图越南，以窥滇粤，上疏，略云：

“越南为滇粤之唇齿，国外之藩篱，法国垂涎越南已久，开市西贡，据其要害。同治十一年，复通贼将黄崇英，规取越南东京，思渡洪江以侵谅山，又欲割越南广西边界地六百里为驻兵之所。臣前任广西巡抚，即命师往援，法人不悦，讦告通商衙门，谓臣包藏祸心，有意败盟。赖毅皇帝察臣愚忠，乃得出助剿之师，内外夹击。越南招用刘永福以折法将沙酋之锋，广西两军，分击贼党，覆其巢穴，歼其渠魁，故法人寝谋，不敢遽吞越南者将逾一纪。然法人终在必得越南，以窥滇粤之险。

而通楚蜀之路。入秋以来，增加越南水师，越南四境，皆有法人之迹。柬埔人感法恩德，愿以六百万口献地归附，越南危如累卵，势必不支。同治十三年，法军仅鸣炮示威。西南三省已入于法；今复夺其东京，即不图灭富春，已无能自立。法人志吞全越，既得之后，必请立领事于蒙自等处，以攘矿山金锡之利。现已时有法人阑入滇境，以觇形势。倘法覆越南，逆回必导之内寇，逞其反噬之志。臣受任边防，密迩外寇，不敢闻而不告。”

奏入，不报。十月，驻英法使臣曾纪泽以越事迭与法廷辨诘，福建巡抚丁日昌亦疏法越事，备告总署。总署以闻，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并谕沿边沿江沿海督抚密为筹办。

光绪八年二月，法人以兵舰由西贡驶至海阳，将攻取东京。直督张树声以闻，谕滇督相机因应。三月，移曾国荃督两广。法人攻越南东京，破之。张树声令滇粤防军守于域外，以剿办土匪为名，借图进步，并令广东兵舰出洋，遥为声援。五月，命滇督刘长佑遣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连络声势，保护越南。旋召刘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滇督。长佑奏法人破东京后，每日增兵，悬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刘永福屡请越廷决战，广西提督防军统领黄桂兰屯谅山，永福自保胜赴越之山西，与总督黄佐炎筹御敌，经谅山谒桂兰，言方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有所部握防，法人当不得逞，惟兵力不足，丐天朝援助。

刘永福者，广西上思州人，咸丰间，粤西乱，永福率三百人出镇南关。时粤人何均昌据保胜，永福逐而去之，遂据保胜。

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同治十二年，法人破河内，法将安邺勾结贼首黄崇英，谋占全越。黄崇英拥众数万，号黄旗，势张甚，越南使谕永福归诚。永福率所部越宣光大岭，绕驰河内，一战而斩安邺。越命议和三大臣适至，法人囚之舟中，督师黄佐炎亟檄永福罢兵。旋就和，而授永福三宣副提督，黄崇英余党为广西提督冯子材所灭。永福屡自备饷械剿匪，黄佐炎不上闻，越臣亦多忌之，永福积怨于佐炎。佐炎为越南驸马，大学士督师，粤抚均受节制，若清初之年羹尧也。冯子材为广西提督时，佐炎以事来见，子材坐将台，令以三跪九叩见，佐炎衔之次骨。越难已深，国王阮福时愤极决战，责令佐炎督永福出师，六调不至。法军忌永福，故越王始终思用之。

时法人占东京后，焚而去，以兵舰东下海阳，分驶广南、西贡。刘长佑奏谓由西有失，则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非滇粤并力以图，不足以救越国之残局；非水陆并进，不足以阻法人之贪谋。廷谕长佑密为布置。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划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

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中旨发云南交岑毓英差遣。景崧乃假道越南入滇，先至粤谒曾国荃，甚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上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号，事成则王，此

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能助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恐不受，此下策也。永福曰：饷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三月，法军破南定，谕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出关，会商黄桂兰、赵沃筹防。李鸿章丁忧，夺情回北洋大臣任，鸿章恳辞，于是命鸿章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粤、滇、桂三省防军均归节制。鸿章奏拟赴上海暂驻，统筹全局。

法使臣宝海商界事久不协，奉调回国，以参赞谢满禄代理。刘永福与法人战于河内之纸桥，大破法军，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永福一等男。徐延旭奏留唐景崧防营效用，并陈永福战迹。

朝旨促李鸿章回北洋大臣任，并询法使脱利占至沪状，令鸿章定期会议。脱利占询鸿章：中国是否助越？鸿章仍以边界剿匪为词。法国新简使臣德理就任。法兵攻克顺化，迫越南议约。鸿章与法使议不就，法兵声言犯粤，广东戒严。总署致法使书，言越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今法人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我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朝旨令徐延旭饬刘永福相机规复河内，法军如犯北宁，即令接战。命滇督增兵防边，唐炯迅赴前敌备战，并济永福军饷。旋命岑毓英出关督师。

法兵破越之山西省，将犯琼州，以彭玉麟为钦差大臣，督粤师。彭玉麟奏："法人逼越南立约，欲中国不预红河南界之地，及许在云南蒙自县通商，显系图我滇疆，专五金之利，不特滇粤边境不能解严，即广东、天津亦须严备。彼以虚声，我以实

应，疲如奔命，必至财力俱穷。据后补道王之春言，有郑官应者，幼从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暹王粤人，郑姓，其掌兵政者皆粤人，与官应谈法越战事，皆引为切肤之痛。伊国与越之西贡毗连，尝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由暹罗潜师以袭西贡，先覆法酋之老巢。又英国属地曰新嘉坡，极富庶，粤人居此者十余万，拟悬重赏，密约两处壮士，俟暹罗兵到时，举兵内应，先夺其兵船，焚其军火，此二端较有把握，拟密饬郑官应潜往结约。该国素称忠顺，乡谊素敦，倘另出奇军，西贡必可潜师而得。拟再派王之春改装易服，同往密筹，届时密催在越各军，同时并举，西贡失，则河内、海防无根，法人皆可驱除，越南可保。”

奏入，谕言：“暹罗国势本弱，自新嘉坡、孟加拉等为英所据，受其挟制，朝贡不通，岂能更出偏师，自挑强敌？郑官应虽与其国君臣有乡人之谊，恐难以口舌游说，趋令兴师。且西贡、新嘉坡，皆贸易之场，商贾者流，必无固志。悬赏募勇，需款尤巨，亦虑接济难筹。法人于西贡经营二十余年，根底甚固，中国无坚轮巨炮，未能渡海出师，捣其巢穴。即使暹罗出力，而无援兵以继其后，法人回救，势必不支。况英、法迹虽相忌，实则相资，彼见暹罗助我用兵，则猜刻之心益萌，并吞之计益急，恐西贡未能集事，而越南先已危亡。该尚书所奏，多采近人魏源成说，移其所以制英者转而图法。兵事百变，未可徇脑度之空谈，启无穷之边衅。倘机事不密，先传播新闻纸中，为害尤巨。该尚书所称言易行难者，谅亦见及如此。”

越南王阮福时薨，无子，以堂弟嗣立。法人乘越新丧，以

兵轮至富春，攻顺化海口，占之，入据都城。越嗣君不贤，在位一月，辅政阮说启太妃废之，改立阮福升，至是乞降于法，与立约二十七条，其第一条，即言中国不得干预越事，此外政权利权，均归法人。

越王谕诸将退兵，重在逐刘团也。滇抚唐炯屡促永福退兵，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士皆扼腕愤痛，副将黄守忠言："公可退保胜，请以全军付末将守山西，有功公居之，罪归末将。"永福乃不复言退。徐延旭奏言：越人仓卒议和，有谓因故君未葬，权顾目前者，有谓因废立之嫌，廷臣植党构祸者。迭接越臣黄佐炎等抄寄和约，越诚无以保社稷，中国又何以固藩篱？越臣辄以俟葬故君即须翻案为词，请无撤兵。刘永福仍驻山西，法人拟添兵往攻。

越王阮福升嗣位，具禀告哀，并恳准其遣使航海诣阙乞封。越国人心涣散，能否自立，尚未可知，并将法越和约二十七款及越臣黄佐炎来禀录送枢府。

大学士左宗棠出为两江总督，严备长江防务。粤督张树声自请出关，得旨命带兵轮赴富春。树声奏广东无巨舰可出大洋，乃不果行。左宗棠请饬前藩司王德榜募勇赴桂边扼扎，得旨归徐延旭节制。十一月，法人破兴安省，拘巡抚、布政、按察，至河内枪击毙之。进攻山西，破之，刘团溃，永福退守兴化城，云军统领总兵丁槐来抚溃师。十一月，越嗣王阮福升暴卒，或云畏法逼自裁，或云奸党进毒。国人立前王阮福时第三继子为王，辅政阮说之子也。徐延旭奏报山西失守，北宁断无他虞，廷旨责其夸张。光绪十年正月，江督左宗棠以病乞免，命裕禄署江督。

李鸿章奏："越南山西之战，滇军与刘永福所部，凭城固守，杀伤相当，卒致退舍，非鏖战之不力，实器械之未精。近年北洋所购新式枪，皆精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臣已分购德、美新式枪炮，咨商滇、粤、闽、浙各督抚，先令分拨之数，照原价领拨。各省诚能严督练习，庶折冲制胜，稍有把握。"得旨报可。

唐景崧在保胜，上枢府书言："滇、桂两军偶通文报，为日甚迟，声势实不易联络。越南半载之内，三易嗣君，臣庶皇皇，类于无主，欲培其根本以靖乱源，莫如遣师直入顺化，扶翼其君，俾政令得所，以定人心而清匪党，则敌焰自必稍戢，军事庶易措手。若不为藩服计，则北圻沿边各省，我不妨直取，以免坐失外人。否则首鼠两端，未有不归于败者也。"

刘永福谒岑毓英于家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景崧力解之，乃赴援。景崧劝桂兰离城，择隘而守，桂兰不从。二月，法兵攻扶良，总兵陈得贵乞援，北宁援师至，扶良已溃。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败奔太原，刘永福坐视不救。延旭老病，其下多所欺蔽，与赵沃有旧，偏信之。赵沃庸懦，其将党敏宣作奸欺肆，以蔽延旭，敌犯北宁，敏宣先遁。陈德贵为前广西提督冯子材旧部，骁勇善战，子材曾劾延旭，延旭怨之，并怨得贵，及北宁陷，乃奏戮之，敏宣亦正法。延旭方寸乱，调度失宜，有旨革职留任。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

面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黄桂兰惧罪仰药死。

时枢臣屡被劾，孝钦后亦极不慊于恭亲王，乃降旨言："恭亲王奕䜣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其簠簋不饬，或谓其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惟居心所不敢，亦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仍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副列圣之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臻诸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即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眷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末路，着奕䜣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全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着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惟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着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故事，召见枢臣，皆全班进，亦间有首辅独对者，是日独召领班章京入见，御前拟谕旨以上，硃书授之以出，前此所未有也。

三月，谕言："徐延旭株守谅山，仅令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驻守北宁，该提督等遇敌先溃，殊堪痛恨，徐延旭革职拿问，

黄桂兰、赵沃溃败情形，交潘鼎新查办。”以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德榜辞不拜。唐炯未奉谕旨，率行回省，不顾边事，以致山西失守，唐炯革职拿问，以张凯嵩为云南巡抚。奕劻管理总理各国衙门事务。谕江督曾国荃严备江防。

北宁败后，延旭以唐景崧护军，收集败残，申明约束。延旭谓景崧曰：“吾误信黄、赵，致事败至此，悔不早用君。”把总石中玉谒延旭于谅山，痛数北宁将帅之误，延旭曰：“汝胡不早言？”中玉曰：“吾数请谒，而左右拒我，何言耶！”中玉寓延旭行馆侧，冒延旭左右弄权蒙蔽，达旦不休。延旭从容呼曰：“石中玉怒何太盛耶？休矣，吾知之矣。”

醇亲王奕譞奉太后命，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盖隐若首辅，以天子父不令入直也。宗室国子监祭酒盛昱奏言：“醇亲王自光绪建元以后，分地綦崇，不当婴以世事，当日已自请开去一切差使，今奉入赞枢廷之旨，综繁赜之处，则悔尤易集，操进退之柄，则怨谤易生。嘉庆四年，以军机处事烦，暂令成亲王永程入直，后以国家定制未符，仍令退出，诚以亲王爵秩较崇，有功而赏，赏无可加，有罪而罚，罚所不忍。恭亲王参赞密勿，本属权宜，况醇亲王又非恭亲王之比，请收回成命。”左庶子锡钧言：“若令醇亲王入直内廷，圣心有所未安，若令枢臣就邸会商，国体亦有未协。以尊亲之极，处嫌疑之处，反诸初衷，未能相副。”御史赵尔巽言：“枢臣恃有商办之名，遇事便于诿卸，设有贻误，廷臣论列，莫得主名。醇亲王谋国之苦衷与引嫌之初志，亦不能自白。”奉懿旨言：“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

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此次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本为军机处办理要政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奕譞已一再坚辞，当经曲加奖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再降谕旨，始暂时奉命。军机政事，枢臣亦不能诿卸。”

王德榜力辞广西提督，遂以唐仁廉署。法军进据兴化，粤税司美人德璀琳告李鸿章，愿居间议和，鸿章以闻，命鸿章妥筹办理。又谕言：“李鸿章屡被参劾，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优容，未加谴责，两年来法越构衅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若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前此总理衙门王大臣亦一并治罪。”

法人以兵舰八艘窥厦门，命沿海边防力筹守御。朝廷以将帅多挠败，思用宿将。前湖南提督鲍超引病在籍，命川督丁宝桢存问，并察其能否出膺重任。前直隶提督刘铭传亦引病在籍；命直督李鸿章促召来京。署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奏法人将来必索刘永福，请饬李鸿章、岑毓英顾全大局，加意保全。谕鸿章等先事筹计。前大学士左宗棠奏目疾稍愈，朝旨促其来京。

法舰窥上海吴淞口，江督曾国荃命提督李成谋、李朝斌严防。命通政司通政使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专折奏事。是时大澂等好谈兵事，佩纶、宝琛尤以弹劾大臣著风节，与张之洞、宝廷、邓承修、刘恩溥好论时政，陈得失，一时有清流党之目，孝钦后亦纾怀听从，以海疆多故，同时有会办之命，盖欲试其才也。

是时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议和，条款将就绪，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其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约明，无论遇何机会，并有他人侵犯，均应保护；其二、中国南界，既经法国与以实据，不虞侵占，中国约明将北圻防营撤回边界，并于法越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均置不理；其三、法国不向中国索偿兵费，中国亦应许以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其四、法国将来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语，并将以前与越所立约关碍东京者，全行销废；其五、两全权签押，三月后另订细款。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鸿章奏言：

“自光绪七年以来，曾纪泽与法外部总署暨臣与宝海、脱利古等，往复辨论，案卷盈帙，均无成议，愈变愈坏。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降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幸法人自请言和，删改越南条约，虽不明认为我属邦，但不加入违悖语意，越南岂敢借词背畔。通商一节，谕旨不准深入云南内地，既云北圻边界，则不准入内地明矣。兵费宜拒一节，该国本欲讹索兵费六百万磅，经曜马建忠等历与驳斥，今约内载明，不复索偿，尚属恭顺得体。中国许以北圻边界运销货物，足为中法和好互让之据。至刘永福黑旗一军，从前乘法兵单寡之时，屡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报复，上年曾纪泽迭与法外部商议，由中国设法解散，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增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华人专采虚声，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无能，此次福禄诺绝

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论。将来另派使臣，若议及此，当令滇、桂疆臣，酌定妥置之法。惟阁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翻复，法兵必渐减撤，滇、桂边防各军，亦宜及早整顿。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拟请旨密饬滇桂严明约束，酌加淘汰，妥筹安置，则保全多矣。”

鸿章始终主和，而士论皆主战，弹劾鸿章无虚日。法越构衅，绵延三年，致法占越南，和战仍无定见。鸿章坚持和议，而法约已明认越南归法保护，尚饰言不伤中国体面，越南不敢借词背畔，当时外交皆以推宕粉饰，致丧主权，多此类也。

岑毓英以兴化万难驻师，转饷不继，退守边境，毁兴化城楼而去。刘永福军退驻保胜。其时电报未通，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而每事必候旨进止。毓英既退馆司，中旨切责。粤督张树声请展办广州至龙州电线，关外始通电报。树声以病乞休，命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粤督。法总兵福禄诺临行，言派队巡察越境，及驱逐刘团，鸿章不以闻，迭旨申斥。法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朝旨责鸿章办理含混，责成竭力筹备，为自赎之地。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致比诸秦桧、贾似道，朝廷亦屡切责之。然舍鸿章外，更无练习外事者，故洋务仍一倚鸿章。

当同治九年，天津戕教焚法国领事馆，法人要挟甚奢，英美助其迫挟。曾国藩为直督，置天津知府知县重典，戮戕教十六人以谢法人。朝野大诟国藩，呼为卖国贼。湘人摈国藩，欲除其籍。通商大臣崇厚密请免国藩，以鸿章代之。鸿章受任时，普法之战起，法人仓皇自救，天津教案，遂渐消灭，时论以鸿

章外交之能百倍国藩，朝廷遂倚之，洋务必以付鸿章。总署诸臣无习外事者，鸿章亦益自负，外事始终托鸿章，前后三十余年。然法越之役及与日本公同保护朝鲜之约，皆贻无穷之害。

当定约时，鸿章固自谓甚当也，法使借端废约，朝旨令关外军严防，若彼竟来扑犯，当与之接仗，命岑毓英谕刘永福率所部来归。潘鼎新奏法兵分路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械缺粮乏，恐不可恃，谕责其饰卸。鸿章仍欲始终维持和议，诏予议约全权，便宜行事。续命锡珍、廖寿恒、陈宝琛、吴大澂会同鸿章妥筹法约。当时朝廷不知全权为代表君主，既率意与鸿章，又续派锡珍等会同议约。时清议既皆击鸿章，朝臣皆不敢附鸿章，议益相左矣。

法军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令勿入。法将语无状，乃互击，大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川督丁宝桢奏鲍超病愈，谕率五营赴滇助防，并令提督黄少春率五营赴镇南关外助战；并照会法使，责其先行开炮，应认偿款；并令告法外部，止法兵。谕各军如彼不来犯，不必前进。法使续请议和，谕前敌桂军调回谅山，滇军回保胜，不得轻开衅。

左宗棠病愈，以大学士入为军机大臣。法将孤拔欲以兵舰扰海疆，谕沿海疆臣严备迎击。法使巴德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乃改派曾国荃全权大臣，陈宝琛会办，派邵友濂、刘麟祥随同办理，谕言："兵费恤款万不能允；越南须照旧封贡；刘永福一军，如彼提及，须由我措置；分界应于关外空地，作为瓯脱；云南通商应在保胜，不得逾直百抽五。现在福州马尾有警，如已开仗，曾国荃等无庸赴沪。"

六月，法将孤拔以兵舰八艘窥闽海，欲踞地为质，挟中国议约。何璟、张佩纶以闻，谕粤、浙酌拨师船协助。法舰至台湾之基隆购煤，台抚刘铭传拒之，遽攻基隆炮台。曾国荃、陈宝琛等与法使议约于上海，国荃许给抚恤费五十万，奉旨申斥，并言陈宝琛向来遇事敢言，亦随声附和，殊负委任，并传旨申斥。宝琛与国荃论事不合，国荃恒轻之，宝琛亦力诋国荃，自申斥后，愈龃龉矣。美使居间调停和约，谕国荃等候之。粤督张之洞请饬南北洋各派兵船，合力援闽，谕南北洋商定。彭玉麟请饬彭楚汉、程文炳率兵赴闽助防。

沪中议约久不就，谕言："曾国荃电送巴德诺照会，无理已甚，不必再议，惟有一意主战。著曾国荃、陈宝琛即回江宁办防，许景澄同往助理，刘麟祥随同办事。"并婉谢美国。又谕岑毓英令刘永福先行进兵，迅图规复北圻，岑毓英、潘鼎新关内各军，陆续进发，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国。

李鸿章以战事起，虑招商局轮船或沦于敌，因命道员马建忠以招商局产归美国旗昌洋行认售，由律师担文保证，候战事安，原价收回。为言官所劾，朝旨责鸿章。鸿章言："各国通例，本国商船改换他国旗帜，须在两国未开衅之前。黑海之战，俄商皆悬德、美旗，有二艘换旗于战事二日前，遂为法人所夺，复有二艘易旗于战前，暗立售回之据，亦为英国所夺。非实在转售他国，必不能保护，此万国通行之公例。马建忠知法亭将行决裂，毅然定议，将来收回关键，惟担文是问，不容稍有反复。法人疑招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乘间攫拿，故未便入告，求默鉴而曲原之。"

七月，法国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鲍超以兵少不愿出关，命招集旧部赴前敌。法兵攻破基隆炮台，总兵曹志忠、提督章高元等战却之。朝廷思倚刘团击法军，乃赏刘永福记名提督；以连络刘团为唐景崧功，赏景崧五品卿衔。以总署乏才，命李鸿章令道员马建忠入见。

谕旨宣告法人罪状，言："越南为我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戮其人民，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暗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有罪也。是以姑与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属藩，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汲汲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带兵各官，奉令维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

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知礼义，自当翻然改图，乃竟始终怙过，饰词抵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挟，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坏船厂，虽经官军焚残法船二只，击坏雷艇一只，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

时总署大臣至十余人：奕劻、福锟、昆冈、阎敬铭、徐用仪、锡珍、许庚身、周德润、陈兰彬、周家楣、吴廷芬、张荫桓；独陈兰彬曾使美国，而才识庸暗，余皆不达外事者也。张荫桓以道员入为太常寺卿，精敏号知外务，以最后辈务揽权，为同列所忌，又非出身科举，士论恒卑之。御史孔宪珏乃摭其致上海道私函为泄漏秘密，劾之，谕退出总署。太后亦以总署大臣多不胜任，乃并罢周家楣、吴廷芬、昆冈、周德润、陈兰彬，皆缘荫桓被劾而起，朝列乃益恨荫桓矣。

漕督杨昌濬赴闽督师，潘鼎新以越瘴重方暑，艰于进攻，请俟秋后出师。谕言刘永福一军久居越南，能耐瘴，令先进。御史吴峋以法国交涉事劾总署诸臣，尤痛诋阎敬铭，时敬铭以精刻得太后欢，屡降旨辨敬铭，斥吴峋。左宗棠在枢府怙功偏执，同列苦之，以闽省军务，出为钦差大臣。以将军穆图善、漕督杨昌濬充帮办学士，张佩纶充会办，兼船政大臣。召詹事何如璋还京。命宗棠驻兵于闽、浙之处，主调度。法舰攻毁江苏之长门炮台，将攻吴淞口，曾国荃严备之。

张佩纶奏："法提督孤拔，以兵轮入马尾，窥伺船厂。闰五月二十八日，臣亲率黄超群两营驻防马尾，其时法船仅五艘，我船扬武及两蟲船共三艘，寻何如璋将振威、伏波调回，张之洞亦以飞云、济安来援，我军声势略壮。法乃增大兵轮二号、渔雷二号，入口相逼。臣屡语先发，请互援，不得，勉以艺新、福星两小船及艇船商船杂而牵制，及至六月二十以前，船略相等，而我小彼大，我脆彼坚。六月二十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出入便活，而我军则止于兵船炮船两号。臣以为忧，密调诸将，以兵不厌诈，水战尤争呼吸，欲仍行先发之计。而诸将枕戈待旦，多者四十余日，少亦二三十日，均面目枯槁，憔悴可怜。加以英美来船，与法衔尾，奇谋秘策，不可复施。臣知不敌，顾求援无门，退后无路，惟与诸将以忠义相激劝而已，前月二十八日及本月初一日之电报可复按也。当六月下旬，美提督晤何如璋，以调处告。税务司贾雅格函告督臣，又有英提督英领事欲调处之说，其辞甚甘，其事则严。臣亦知意，而无如与国牵制何。初一、二日，大雨滂沱，风势猛烈，初二日子夜、初三日黎明，臣以手书饬诸管驾，相机合力，有'初三日风定，法必妄动'之语，未刻而法人炮声作矣。臣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为水师相应，一面与何如璋各升山巅观战。缘是日法以潮大风顺，于口外驶入一大船，发炮为号，猛攻我军。我船本约以各轮萃攻其上游各船，而以艇船商船夹攻其下游各船。法大船入，则以六艘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轮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比臣至山，则扬武已为敌鱼雷所碎。法船方围攻福星，该管驾陈英转捩甚灵，放炮亦捷，酣

战不退。两蚊船用炮助击，相持至一时之久，一大船中炮退驶，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未几而该船及两蟲船相继沉毁，伏波、艺新亦各中炮驶上中歧，则我上流之船已没。其下流之船，法以双桅三筒鸟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飞、济二轮还炮之声，犹相应答，法驶一鱼雷船近之，则骤为我台上一炮所中，立没于水，而鸟波亦为我炮攒击，火药舱立时焚没。飞、济两艘即带火流下，则高腾云已为炮击中而死。我所余之艇哨各船及所制雷船与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抵牾，逆敌不能上，皆为法乘胜轰击都尽，并泊近厂河之商船亦焚。计法焚一轮、坏一轮、沉一雷船，我则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惟余伏波、艺新两轮，少受伤损，即行驶回。此次法人谲计百出，和战无常，彼可横行，我多顾虑，彼能约从，我少近援。一月之久，彼稔知我邻疆畛域，士卒又复孤疲，辄乘雨后潮急，彼船得势，违例猝发，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各船军士，用命致死，犹能鏖战两时，死者灰烬，存者焦伤，臣目击情形，实为酸痛。臣甫到闽，孤拔踵至，明不足以料敌，材不足以治军，妄思以少胜多，露厂小船，图当大敌，卒至寇增援断，久顿兵疲。军情瞬息万变，臣既制于洋例，不能先发以践言，复狃于陆居，不能登舟以共命，实属咎无可辞，惟有仰恳将臣革职交刑部治罪，以明徼臣惶悚之忱，以谢士卒死绥之惨。至连日洋商及我军传说，或云法毁六船，或云孤拔受伤已死，或曰鸟波管驾已死，或云法焚溺三百人，要之我军既已大折，彼亦应稍有死伤，传闻异辞，即确亦不足信。惟此奏就臣所目见，参以各军禀报，不敢有一字捏饰，一语含

糊，再蹈奏报不实之罪。”何如璋亦奏内海各师船被法舰隔林炮扫尽，轮船被毁九艘，与佩纶奏略同。谕言：

“此次因议和之际，未便阻击，致法人得遂狡谋。各营将士，仓猝抵御，犹能殄敌，并伤其统帅，其同心效命之忱，实堪嘉悯。提督黄超群等，赏赉有差；闽督何璟、闽抚张兆栋下吏严议；以学士张佩纶措置无方，意气用事，夺三品卿衔，下吏议；将军穆图善，功过相抵，免议。命许庚身入枢府，鸿胪卿邓承修入总署。”

八月，李鸿章拜大学士。谕言：“闻广东督抚出示晓谕，沿海居民，忠义报效，令在海面将法船带水浅阁，食置毒物等语，并新嘉坡，槟榔屿等处华人一并备及、此等告示，在内地张贴，措词转失正大。新嘉坡等处，既非属地，恐辗转讹传，反生事端。彭玉麟、张之洞等，均传旨申饬。”谕关外军逼西贡，以缓攻台之兵。命刘永福迅攻太原、北宁。永福意不欲行，谕岑毓英促之。

马江之战，张佩纶漫无布置，仓卒败衄，闽人恨之深。李鸿章力持和议，屡戒佩纶勿轻启衅。闽督何璟，自以书生不谙兵事，屡请解职，朝令杨昌濬代之。旋命大学士左宗棠督闽师，皆未至军，事皆主于佩纶。佩纶实不知兵，而意气极盛，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皆曲意事之。佩纶狃于鸿章之议，谓和约旦夕成，戒军士勿妄战，听法船入闽口。及法舰大集，船政大臣何如璋仍严谕各舰不得妄动。及法人遽发炮，各舰燔焉。闽人切齿于佩纶、如璋，并诋如璋通款于敌，及佩纶饰词入告，皆大愤，编修潘炳年等呈都察院代奏，言：

“臣等于马江败后，迭接闽信，皆言张佩纶、何如璋闻警逃窜。窃以挫败情形，众目昭著，朝廷明见万里，谅诸臣不敢再有捏饰，是以未敢率行上闻。读八月初一日谕旨，方审该大臣前后奏报，种种虚捏，功罪颠倒，乖谬支离，与臣等所接闽信判若歧异，不得不披沥上陈。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驾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达告学生魏瀚明日开仗，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椗，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援，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椗装药。敌发巨炮七，福星、振威、福胜、建胜殊死战，船相继碎，余船放火自焚。是役也，毁轮船九、龙槽船十余、小船无数，伏波、艺新二艘均逃回自凿沉，林浦陆勇尽溃，而法船仅沉鱼雷一艘，此初三日大败之情形也。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抵鼓山麓，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次日，抵鼓山之彭田乡。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何如璋奔快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寅夜投洋行宿焉。晨入城，栖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后踉跄出就张佩纶于彭田乡。张佩纶恐敌踪迹及之，给何如璋出厂，自驻彭田乡，累日侦知敌出攻长门，将谋窜出，始回。此张佩纶、何如璋狼狈出奔之情形也。何璟、张兆栋平日狃于和议，于海防毫无布置，藩司沈葆靖尤以战事为非，凡属防饷辄拒不发款。兵无主帅，饷无

专责，议者固知闽事之必败也。所恃为长城者，以张佩纶平日侈谈兵事，中外战局伊始，身膺特简，临事必有把握，及阅闽信，陈其种种谬戾情形，则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何如璋次之。何以言之？朝廷以督抚不知兵，简张佩纶偕刘铭传往。刘铭传渡台，即封煤厂，逐法人。张佩纶出都，即闻其意颇怏怏，到闽后，一味骄倨。督抚畏其气焰，事之维谨，排日上谒，直如衙参，竟未筹及防务。至法船驶入马尾，仓卒乃以入告，张得胜缉得引港奸民请办，张佩纶竟置不理，众益骇然。而张佩纶尚侈然自大，漫不经心，水陆各军，纷纭号召，迨各将请战，又以奉旨禁勿先发为词。臣等不知各口各击之谕，何日电发，不应初三日以前尚未到闽。即使未到，而谕旨禁其先发，非并轮船起碇、管驾请军火而悉禁之也。一概不允，众有以知张佩纶之心矣。身为将帅，足未登于轮船，聚十一艘于马江，环以自卫。各轮船管驾迭陈连舰之非，张佩纶斥之；入白开战之信，张佩纶又斥之。事急乞缓师于敌，如国体何？开炮而先狂窜，如军令何？中歧即马尾，彭田即鼓山后麓，张佩纶自讳其走，欲混为一，如地势迥隔何！敌攻马尾，张佩纶于是日始窜彭田，而冒称力守船厂，如不能掩闽人耳目何！且何如璋实匿战书，张佩纶与之同处，知耶？不知耶？臣等不能为张佩纶解也。臣闻张佩纶败匿彭田，以请旨逮问为词，实则置身事外。证于外间风闻，张佩纶所恃为奥援之人，私电函致，有‘闽船可焚，闽厂可毁，丰润学士必不可死’之语（按此语暗指李鸿章），是则张佩纶早存不死之心，无怪乎调度乖谬，闻战脱逃，肆无忌惮如此也。何如璋实督船政，旦夕谋遁，弃厂擅走，已

有罪矣；而谋匿战书，意尤叵测。复于六月一日，将船政局存银二十六万借名采办，私行兑粤，群议其盗国帑，言非无因。张佩纶素以搏击为名，何如璋荒谬至此，并无一疏之劾，谓非狼狈相依，朋谋罔上，所不敢信。若不严予惩办，何以谢死事二千余人？何以儆沿海七省之将帅？何以服唐炯、徐延旭之心？何以塞泰西揶揄之口？清密派公正大臣如彭玉麟等，驰往查办，彻底根究，自可得其罪状。”得旨，派左宗棠、杨昌濬查办。

滇督岑毓英自请赴前敌，已革滇抚唐炯槛送至京，下刑部狱严讯，吏议张兆栋、何如璋皆褫职。谕：

“此次法人肆意要挟，先开兵衅，中国屡予优容，已属仁至义尽，现在战局已成，倘再有以赔偿等词进者，即交刑部治罪。”

法人攻苏元春关外之军，元春击沉法舰一艘，毙法酋一人，连战屡捷。奏入，奖元春孤军当劲敌，赏赉有差。王德榜久无功，朝旨切责。提督方友升、总兵周寿昌与法军战于郎甲，教民导法军袭入，友升等大败。刘永福命黄守忠、吴凤典进规宣光。

法船扰台南，澎湖危甚，刘铭传乞援于北洋，李鸿章以“北洋舰小，不足当巨舰，无从赴援”入告，谕旨但勉铭传固守，不能救也。以刘铭传为台湾巡抚。左宗棠议援台，派南洋兵轮五艘、北洋兵轮五艘，会于沪上，命杨岳斌统之入闽，为援台之师。曾国荃电告鸿章，言南洋兵舰脆弱，不能当巨舰，鸿章以闻。朝旨言：“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紧，曾国荃意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已极，着交部严加议处。即着妥派兵轮，与李鸿章派出之兵轮迅赴福建，交杨昌濬调遣。该大臣等倘再迁延，

致误戎机，自问当得何罪。”左宗棠、杨岳斌迅速赴闽，无稍迟延，国荃旋革职留任。

法兵攻基隆，踞之，旋攻沪尾。提督孙开华、章高元、刘朝祐候其登岸击之，毙法酋一人，夺其旗。刘铭传以闻，赏赉有差。

初，法人之攻台湾，刘铭传自守基隆，孙开华守沪尾。八月十三日，法攻基隆，铭传战却之。沪尾警急，铭传以沪尾为基隆后路，离府城三十里，仅恃一线之口，借商船以通声问，军装尽在府城，如沪尾有失，则前军不战而溃，府城必危，乃移师专守沪尾，遂胜法军。时论以基隆之失，归咎营务处知府李彤恩三次飞书乞铭传弃基隆而保沪尾。朝旨方敦促诸帅逐基隆法军，左宗棠乃奏：“法军不过四五千，我兵之驻基隆、沪尾者数且盈万，刘铭传系老于军旅之人，何至一失基隆，遂困守台北，日久无所设施？后详加访询，始知基隆之战，刘铭传已获胜，因知府李彤恩以孙开华诸军为不可战，三次告急，铭传乃拔队往援，基隆遂不可复问。其实沪尾之战，仍孙开华诸营之功。知府陈星聚屡请攻基隆，刘铭传谢之。狮球岭法兵不过三百，曹克忠所部八九营，因刘铭传有不许孟浪进兵之语，不敢仰攻台北，诸将领多愿往攻基隆。刘铭传坐守台北，不图进取，恭译电旨，刘铭传仍应激励兵勇，收复基隆，不得懦怯株守，致敌滋扰。臣恩刘铭传之懦怯株守，或一时任用非人，运筹未协所致。李彤恩虚词惑众，致基隆久陷，厥惟罪魁，请旨即行革职，递解回籍，不准逗留台湾，以肃军政。”谕杨岳斌迅速赴闽援台，李彤恩先行革职，交杨岳斌查办。

刘铭传以左宗棠未加详察，遽劾李彤恩，亦上疏抗辩，言："基隆、沪尾驻军四千余人，左宗棠疏称数且盈万，不知何所见闻？基隆疫作，将士病其六七，不能成军。八月十三日之战，九营仅选一千三百人，尚有扶病应敌者。当孤拔未来之先，屡接警电，沪尾兵单，炮台尚未完工，无险可扼，危险不待言。臣先函致孙开华、李彤恩，如敌犯沪尾，臣即拨基隆之守来援。及法船犯沪尾，迭接孙开华、李彤恩、刘朝祜先后来信，俱称法船直犯口门，升旗开炮，臣与孙开华等早有成约，无用李彤恩虚词摇惑。左宗棠前据刘璈禀报，称孙开华所部并淮军士勇三路迎战，获胜，此次又奏孙开华数营战胜，不独于台事未加访察，即奏报中亦自相矛盾。台北知府陈星聚，每见必请攻基隆，其人年近七旬，不谙军务，经详细告以不能进兵之故，该府随言随忘，复禀请进攻，臣手批百余言，告以不能遽进之道，该府复怂恿曹志忠进攻，并有危言激之，曹志忠一时愤急，遂有九月十四日之挫。陈星聚妄听谣言，谓基隆法兵病死将尽，故日催进攻，自十五日以后，始自言不谙军事，不再妄言。基隆靠近海口，敌船入口，即不复可守，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器利，彼攻我，我得其长，我往攻彼，彼得其长。且敌营据山傍海，兵船往泊其下，若不能逐其兵轮出口，纵穷陆军之力，攻亦徒攻，克犹不克。臣治军十余年，于战守机宜，稍有阅历，惟事之求实，不务铺张粉饰，若空言大话，纵可欺罔于一时，能不遗笑于中外？臣实耻之。"旋经杨岳斌奏复："李彤恩第知沪尾兵单，不知孙开华诸将之足恃；第知台北为重，不知基隆一失，难以遽收，未免贻误戎机。其三次飞书告急，

实由未娴军旅，临事仓皇，与虚词摇惑者有别，请照原拟革职回籍，不准逗留台湾，宽其余罪。”是时朝廷方倚铭传，又不欲正左宗棠之误，杨岳斌遂以囫囵之词复奏。

张佩纶既败，闽人攻之急，亟欲离闽，请鸿章代乞还京，不许。鸿章命德国水师总兵式百龄偕林泰曾、邓世昌率快船援台。八月，苏元春与法军战于陆岸县，总兵陈嘉、副将苏元瑞战甚力，败之，赏赉有差。曾国荃遵旨派南洋快船五艘会式百龄援台。内阁学士周德润奏宜军进取越南，宜以正兵牵制河内之师，别用奇兵由车里趋老挝，直走哀牢，以暗袭顺化。募用滇边土人，必能得力。得旨交滇督详察筹办。当时朝士以谈兵为能，每战事起，恒交章论兵事。朝廷亦不专倚阃外，得封章付将帅筹议，或径采行之，尽士夫慕曾左之功名，恒思因事自效，或空言以博时名。朝廷亦喜用书生，故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皆同时并出也。

是时朝鲜内乱，提督吴兆有率同知袁世凯等统兵入王宫，代平其乱，朝命吴大澂偕庆裕、续昌往筹善后。命李鸿章调回援台之兵轮，随丁汝昌赴朝鲜，别遣吴安康带船入闽。刘铭传以军饷不继，请就地开捐实官助饷，许之。与德国订购军械，并商借美款。徐延旭槛送至京，下狱严讯。法兵久占基隆，严谕刘铭传迅图攻拔。刘铭传奏法增兵集基、沪，乞援兵，朝命杨岳斌、程文炳驰救。彭玉麟、张之洞以粤防饷绌，请暂弛闱姓赌博之禁，征饷济军，报可。苏元春、陈嘉与法军战于纸作社，阵斩法兵官四人。

先是诏士民上书言事，知县王文超奏江南防务疏懈，从九

品李昌振奏刘锦棠、金顺、张曜等侵蚀军饷，朝廷畏扰，乃除士民言事之例，罪李昌振。

吏议唐炯、徐延旭斩监候，命秋后处决。李鸿章、左宗棠于唐炯罪名未定之先，辄以人才废弃可惜，奏请录用；丁宝桢驳举唐炯从前战迹，代为乞恩，均分别议处。张之洞保荐徐延旭文武兼资，实属失当，姑念在粤颇著勤劳，从宽察议；陈宝琛、张佩纶力举唐炯、徐延旭堪任军事，贻误非轻，陈宝琛严加议处；张佩纶于马尾一役，尤属调度乖方，即行革职，来京听候查办。前军机大臣恭亲王、宝鋆、李鸿藻、景廉等，亦昧于知人，业于本年三月降旨惩儆，从宽免议。

广东以购械商借英款，报可。左宗棠、杨昌濬查办张佩纶弃师潜逃、何如璋乘危盗帑案，为之辩护，仅请交部议处。得旨：佩纶、如璋从重戍边，左宗棠、杨昌濬夙负人望，乃意存袒护，蹈此恶习，均传旨申斥。张之洞以援台兵舰不能达台，遥泊无益，请调粤防海，付李鸿章、左宗棠议。浙抚刘秉璋又请将兵船调回南洋，不许，谕鸿章仍饬赴台。

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于丰谷，苏元春军不往援，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奖之。法兵攻谷松，王德榜怨苏军不救，以致丰谷之败，亦不往援，苏军败退威堵，谅山戒严。冯子材帮办广西军务。十二月，法军攻谅山，据之，潘鼎新等退驻镇南关，龙州大震。唐景崧、刘永福、丁槐攻宣光，月余不能拔。谅山失守，岑毓英虑景军等断后援，令勿拚孤注，景崧不可。冯子材与法军战于文渊，互有杀伤。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鼎新退驻海村，朝

命戴罪立功。元春退驻幕府。王德榜自负湘中宿将，与督师不洽，屡催援不至，鼎新劾之落职，所部归元春辖之。鼎新意气自用，与诸将不和，而独袒苏军，故苏军虽败，朝谴不及。法军攻刘永福于宣光，永福军溃。唐景崧等退驻牧马，钦廉防急。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朝旨令鼎新议，鼎新素不协于子材，乃命子材行，子材以关外防紧，不肯退，玉麟乃令专顾桂防。潘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冯子材自以老将，久为督办，元春新进，乃踞己上，恒悒悒。

法兵既毁镇南关，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子材久驻粤西，素有威惠，桂越民怀之，人心始定。乃筑长墙扼守，命王孝祺屯其后，为犄角。法兵扬言某日犯关，子材逆料其必先期至，乃决先发制敌。鼎新止之，子材力争，乃率王孝祺军夜犯敌垒，杀敌甚多。法起谅山之众扑镇南关，子材誓众曰："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见粤人，必死拒之！"士气皆奋。法攻长墙急，炮极猛烈，子材使诸统将屹立，遇退后者皆刃之，自开壁，率两子直犯敌军。诸军以子材年七十，奋身陷敌，皆感奋殊死战。王孝祺、陈嘉率部将潘瀛、张春发等随其后，王德榜军侧至，夹击之，毙法兵极众。鏖战两日，法军大败，溃遁。子材率兵攻文渊，法军弃城走。诸军三路攻谅山，孝祺、德榜战尤力，连战皆克，遂破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界。越民立忠义五大团，二万余人，皆建冯军旗帜，关外肃清。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毙法兵官数十，法军受巨创，全国震骇，

皆子材之功也。子材从张国梁军于江南，久著战攻，国梁殁，子材统其余众，治军四十余年，严明爱士卒，自广西提督辞职，老于家，张之洞至粤，礼起之，率粤军防边，建此殊绩，亦之洞知人之效也。

法提督孤拔以兵船窥浙之镇海，提督欧阳利见扼北岸炮台，率吴安康三船拒之。澄庆、驭远两兵轮为法舰所逼，驶入象山之三门湾，法船封围港口，轰击之，三船沉焉。利见轰伤孤拔坐船，船退出口，屡以鱼雷突入，皆被击退，法船并力猛进，复沉其一，法舰遂遁，事后知法军孤拔于是役毙焉。

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珂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战，南北路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夺获器械无算。

法兵舰窥台湾之澎湖，据之。谅山既大捷，法人乃介英人赫德，在天津向鸿章求和，言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既始终持和议，天津约成，鸿章曾奏言法人必无翻复，及法人毁约开战，鸿章负重谤，今法人来求和，鸿章亟欲护前约，乃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纳其议，立命停战。

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鸿章遽请签约，令诸军皆退还边界，将士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彭玉麟、张之洞屡电力争撤兵。朝旨以津约断难失信，严谕遵旨办理。又电鸿章分谕各督抚统将，言："桂军甫复谅山，法兵即据澎湖，

冯子材等若不乘胜回师，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一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此时既已得胜，何可不图收束？著该督分电各营，如有电信不到之处，即发急递飞达，如期停战撤兵，不得违误，致生他变。”当时关外饷道大通，士气激昂，法军已大挫，法国至两罢其外部，乘胜而逐法军于越南，困台之师自当速退。而朝臣习于苟安，又偏信鸿章之言，仓卒而成和议，虽关外大捷，而仍失越南，灰士心而长敌焰，皆苟且误之也。自谅山一役后，中国不复有此荣誉矣。

日本以朝鲜乱事遣伊藤博文来津议，要来惩治吴兆有、袁世凯等，鸿章拒之，而与订彼此派兵互相知照，若公同保护之约，日后朝鲜之失，已伏如此。是岁鸿章所订两约盖并失越南、朝鲜矣。

法人要逐刘永福于越南，张之洞乃拟令永福驻思钦，永福坚不肯行，唐景崧危词胁之，朝旨严切，乃勉归于粤，授总兵，而冯子材奉督办廉钦边防之命。

约既成，越南归法国保护，而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各还其俘，海疆解严，滇越通商焉。

罗惇曧：割台记

台湾旧隶福建，称台湾府，后设台湾道。光绪乙酉，建行省，升淡水厅为台北府，设巡抚驻焉，闽浙总督实兼领台湾。刘铭传为巡抚，振兴百务，铁路、商轮、屯垦、开矿，新政备举，今日人所经营尽美者，皆本铭传之旧以为扩张者也。邵友濂继为巡抚，而中日方失和，海疆戒严，乃命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所部防台。永福增募兵，仍称黑旗。中法之战，永福起于越南，以黑旗兵屡挫法军，唐景崧独身走越南招之，中法和议成，粤督张之洞荐授总兵驻钦州。唐景崧以法越罢战后，由吏部主事授台湾道，旋擢藩司。朝廷方倚景崧知兵，而提督李本清与之交恶，遂求去，以提督綦高会代守沪尾，旋复以提督廖得胜代高会，两月之间，沪尾三易将矣。

援朝鲜之师既败，辽东城邑相继陷，友濂书生不知兵，密求枢府内调。朝廷亦以景崧才，付以兵事，乃以景崧署巡抚，而调友濂抚湘。景崧与永福共事于越南后，积不相能，景崧既署抚，乃移永福军台南，景崧自任守台北。

日兵舰攻澎湖妈祖宫，守将击之，伤其两艘。日人将攻文良港，而先攻妈祖宫以牵缀华军，使不为备，乃潜登文良港，

澎湖至台北电线中断，日军遂占澎湖。海道中梗，军械之购自外洋者尽为日夺，台湾乃孤悬矣。

时更有李文奎之变。文奎故直隶游匪，从淮军渡台，充抚辕亲兵，副将方某为武巡捕，以文奎犯令革退，转事中军黄翼德，充什长。翼德募兵于粤，方某署中军，复以事革文奎。文奎乃大恨，其党徒遍城中及署内外，思俟隙报之。景崧婿余某内渡，文奎率党劫其装于道，护勇逃归署，文奎追之，方副将自抚署出，文奎径斫其颅，反奔入门踣而毙。中军护勇内应，争发枪，景崧遣差官出视，及仪门中刃返。叛徒将入杀景崧，景崧出，叛兵猝见巡抚辗焉，敛刃立，并告无事。景崧慰之，以文奎徒党众，因令文奎充营官以安之。杨岐珍率所部入援，与叛军对击，伤居民十余人，景崧命止之。以文奎募缉捕一营屯基隆，而张示别缉杀方副将之贼，为掩饰计。将领多离心，兵渐骄不可制矣。

及割台议起，台湾举人以会试在都，上书力争，不报。割台信益急，主事丘逢甲建议自主，台民争赞之，乃议建民主国，开议院，制蓝地黄虎国旗，议戴景崧为总统。四月和议成，卒割台湾，朝命景崧率军民内渡，台民乃决自主，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于景崧，鼓吹前导，绅民数千人诣抚署。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谢罪，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即抚署为总统府，电告自主，有“遥奉正朔，永作屏藩”语，命陈季同介法人求各国承认自主，皆不答。设内部、外部、军部以下各大臣，省官不愿留者，听其内渡，提督杨岐珍等归于福州。

日本兵舰大集，先攻基隆，吴国华守三貂岭，遇日侦探队，

击之，毙日兵官一；营官包干臣奉命来助战，夺日兵官首级以归，遽报大捷，吏民皆贺。国华方逐日军，遽回兵追干臣，日军遂占三貂岭。分统李文忠等方会师援基隆，而日军已大集，文忠等战皆败。景崧命黄美德屯八堵，为胡友胜后援，义德遽驰归，诡言狮球岭已失，八堵不能驻军，日人悬金六十万购总统头，故驰归防内乱，景崧不敢诘也。是夜义德所部军索饷，大哗。翌晨，日军占狮球岭，城中惊扰。幕客熊瑞图请退守新竹，巡捕吴魁庭以枪拟瑞图，禁之言。傍晚，溃兵争入城，客勇土勇互斗，尸遍地。总统府火发，景崧微服挈一子，妾易男服，杂逃民中，窜出城，附英轮至于厦门。游兵大掠三日。日军尚未至，德商毕狄兰以书告日军，乃以兵来收城。景崧归老于乡，庚子勤王军谋起事汉口，约景崧举事于桂林。汉口事败，亦无发景崧者。光绪壬寅，客死广州。

刘永福守台南。台北既陷，镇道以下官吏相继内渡，台民上民主总统印绶于永福，永福不受，仍称帮办，设防守。部署稍定，而日兵舰至，窥安平口，永福自击日舰，几沉之。日军攻新竹，相拒月余，大小二十余战，互有伤亡。日人购奸民导僻径，抄台军后路，分统杨紫云战殁，吴彭年赴援不及，乃守大甲溪。义民长徐骧之军为日军追入深箐中，徐骧绕出其后击之，日军炮无所施，大败，获日兵数十。时库帑既匮，仅恃钞票为挹注，军饷益不支。永福先遣员渡厦门求款，并电乞沿海督抚助饷，绝无应者。饷绝械罄，永福忧惶无策。台南土匪为内间，引日军深入，匪集愈众，日军用为前锋。吴彭年伏兵大甲溪，候日军至，猛击之，日军败渡河，徐骧伏兵乘其半渡奋

击之，日兵大败。七月，日大队攻大甲溪，相持未下，忽谗传大营陷，军皆惊退。盖新楚军统领李惟义奉命为后援，日军以金啖土匪，冒称日军袭之，惟义惊遁，营遂溃，前敌乃大挫。袁锡清力战死之，日军据大甲溪。永福令诸军严守彰化，徐骧屡以伏兵挠日军，义民亦迭起抗之，日军屡窘，多伤亡。日军仍利用土匪导攻八卦山，吴彭年死守，力竭殉之。日军夺八卦山，俯瞰彰化城，彰化降。日军连陷云林、苗栗二县，进逼嘉义，误入山谷，民团林义成等塞谷口尽歼之。台南山谷险阻，深箐丛杂，民团潜伏，遇敌猝起，日军不习地势，屡战恒败衄。台北、台中各城邑，闻台南义声，皆思奋起，图恢复，日大军乃严备之。台南援绝饷竭，相持数月，军皆饥困。日军以全力攻台南，徐骧等尚力战。骧每战必居前敌，卒中炮死。嘉义守将王德标以地雷达日营，夜半地雷发，日军死七百余人，日军惊退，以死将士多，大愤，聚巨炮猛轰嘉义，破之。仅余台南孤城，永福犹死守。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贻书永福，谓公以孤军持绝地，数月不下，公已无负于台民。今困守孤城，尺地以外皆敌军，徒伤民命何益。倘率所部去台，当以礼送公去。永福拒之，词甚峻。日军乃大攻城，永福自发炮殪日军数十人。相持数日，城中军饥甚，谗溃，土匪蜂起，夺城迎日军。永福逃登德国商轮，日兵大索四次不获，盖德人深佩永福，秘藏之也。永福内渡至厦门，旋归于广东之钦州。永福守台南数月，以饷精并绝而败，世犹谅之。

阙　名：三贝子花园记

京师红尘十丈，无幽静地，稍稍清净可供游览者，昔惟陶然亭，今有三贝子花园。二地景物迥殊，不可一例论也。予辛亥寓京两月，陶然亭欲游未果，三贝子花园曾一至焉，爰书所见，以志鸿爪。

园在西直门外，初为三贝子别墅，故有是称。后为公园，任人入览，曰万牲园，以多畜动植物得名。今复改为农业试验场，然游者仍以三贝子花园称也。

驱车往游，购券入。至动物园，复购券。园中所畜动物，多四川、蒙古、印度、非洲产，纪其名，曰鳄鱼（产美洲）；曰虎纹狼（产印度）；曰银狮，如狮而小（产美洲）；曰虎（印度产）；曰马鹿，似马而鹿也（产蒙古）；曰红鹿（产美洲）；曰四川猴；曰宁夏猴；曰广西猴；曰黑面猴，面黑色；曰蓝面猴，面蓝色（皆非洲产）；曰大花猴，曰石猴，曰红面黑猴，曰东陵猴，曰小寿星，亦猴类也，名甚新（产四川）；曰树猫，即野猫栖于树上者也（产印度）；曰毛绒；曰大耳猫，耳特大；曰黑熊；曰貉（产奉天）；曰獾（产奉天）；曰箭猪（产广西）；曰家兔（产直隶）；曰金跳兔（产南美）；曰洋鼠；曰小豹（印度产）；曰豹（南美产）；曰狮（非洲产）；曰象（印度产），

栏前悬一牌，曰象粪出售，未知何用；曰斑鹿，曰黑鹿（皆德国产）；曰驼羊，曰绵羊（皆美洲产）；曰旱獭（产奉天）；曰灰鼠（产东陵）；曰五色松鼠（产南美）；曰五道眉鼠；曰花蹄羚羊；曰梅花鹿；更有跳鼠、地鼠、山鼠、洋鼠诸种。有小池蓄日本鲽鱼，水浊鱼未得见。

禽类曰竹鸡；曰白斑鸠；曰五彩斑鸠（产香港）；曰旋颡斑鸠；曰花旗斑鸠；曰百灵；曰雀（印度产）；曰山喜雀；曰松鸦；曰鹪鹩（澳洲产）；曰戴胜鸟；曰画眉；曰交嘴鸟；曰马鹞；曰红嘴鸦，嘴爪皆红如珊瑚；曰五彩英武；曰倒挂英武；曰大葵花，亦英武类也；曰白眉雀；曰黄胆雀；曰黄眉子；曰燕雀；曰黄鸟；曰猫头鹰；曰雁；曰小水鹤；曰珠顶红；曰太平鸟；曰长寿鸟；各色皆新。曰花八哥；曰白春鸟；曰鹩哥；曰秃鹫，猛禽也。

又水禽畜河中，立桥上可观，然往来无定，或出或没，未能细察，匆促观之，但志名目，欲别其性情，别其种类，非一日之力也。

出动物园，过梨、枣、桑、海棠各圃。梨则一圃皆梨，枣则一圃皆枣，凡数十圃，各树略备。至幽风堂，酌茗小息。堂前临河，荷芰盛开，有船可驶，左倚假山，树木蓊郁，右清流绕之，循右往，更有屋数楹，回廊曲折，皆茶肆也。堂额曰“幽风堂”，一联云：“云峦四起迎宸幄，水树千重绕御筵。”小坐片刻，循河行，过桥数百步，至卍字楼，无风景可言，惟楼作卍字形，结构甚新。复过自在庄，至植物园，以日将西未暇入。复行过药圃、石榴圃，遥望有楼宇，为番菜馆与茄菲馆。再行

数十步至畅观楼，购券而登，人二百钱。楼三层，层三楹，中下层无甚陈设，三层多列珍器，四壁悬螺钿屏、绣屏，皆精绝。绣屏皆有款识，悬甚高，字细不能辨。又画屏四帧，为金陶陶女史手笔。左右二楹，各置一床，帐褥皆黄色，昔为孝钦幸园时住处。从左侧小门入，更上一层，豁然开朗，台也。俯视台下，树木亭榭，历历在目。楼前为池，为桥，正对楼。桥左右蹲兽各一，引泉从兽口喷出，亦喷水池之类也。时荷花盛开，泉溅荷叶，如珠，复受日蒸，气散若雾。过桥穿深林，至畅春堂。堂四周假山环之，人从石洞门入，则有回廊一带。堂门锁不得进，坐廊下，闻蝉声嘶嘶，时断时续。假山有藤箩绕之，映人衣襟皆碧。息片时，至照相馆，有全园风景出售，问其数，曰百枚，问其值，曰银三圆，不得选择，以费奢未购。时日已将暮，乃匆匆出，园尚未尽历也。

归至旅邸，夜坐无睡，恐时易境迁，后日且忘有是游，随笔记之，不嫌烦琐也。*

* 原文后附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观万牲园报告书》一份，现删去。

附 录

胡蕴玉：胤禛外传

胤禛，康熙第四子，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不见悦于康熙，出亡在外，所交多剑客力士。结兄弟十三人，其长者为某僧，技尤高妙，骁勇绝伦，能炼剑为丸，藏脑海中，用则自口吐出，矢矫如长虹，杀人于百里之外，号称万人敌。次者能炼剑如芥，藏于指甲缝，用时掷于空中，当者披靡，胤禛亦习其术。

康熙晚年病笃，胤禛偕剑客数人返京。先是康熙已草诏，收藏密室，胤禛侦知之，设法盗出。诏中有云："传位十四太子"，潜将十字改为于字，藏于身边，乃入宫问疾，预布心腹于宫门外，有入宫门者辄阻之，时康熙病已殆。

先是十四子允禵奉命出征准部，至是拥兵西路观变。康熙宣诏大臣入宫，半晌无至者，召见胤禛立前，大怒，取玉念珠投之。有顷康熙即殁，胤禛出告百官，谓奉诏册立，并举念珠为证。百官莫辩真伪，奉之登极。

康熙众子有知其事者，心皆不服，时出怨言，胤禛知群情汹汹，遂以峻法严刑为治，即位未几，亲藩诛锄殆尽。当时各

藩皆有党与，大半系侠士之流，胤禛恐遭人之暗杀也。

一日赴天坛祭祀，胤禛甫至天坛，突闻坛顶所张黄幔砉然一声，陡作异响，卫士疑为刺客，纷趋救护，惟见胤禛右手稍动，一线光芒从手中射出，斯须幔裂处，坠一狐首。胤禛乃谓诸术士曰："迩来逆党欲谋刺朕，密布刺客，朕故小试手段，使逆党知朕剑术之高妙，虽有刺客，其如朕何！"

然胤禛虽如此说，而心怀疑惧滋甚，窃思天下之剑客，多半皆为我羽党，可以无虑，惟某僧独不为用，亡走山泽，深以为患，思杀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踪飘忽，无从弋获。一日侦在某所，命结义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后布精兵围要隘。僧睹三人至，笑曰："若辈受主命来捕我耶？汝主气数尚旺，吾不能与争。虽然，汝主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今吾虽死，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必有为吾报仇者，汝等识之。"言讫仗剑而死。

三人携其首复命，并以其语复闻，胤禛大惧，防卫綦严，寝食不宁者数日，月余无故暴死于内寝。宫廷秘密，讳为病殁，实则为某女侠所刺。相传某女侠即吕晚村孙女，剑术尤冠侪辈云。

朴庵曰：吾阅鄂尔泰传，是日雍正尚视朝如恒，午后忽急召鄂入宫。外间喧传暴崩，鄂入朝，马不及鞍，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使非被刺，何所危疑而仓皇至是？观鄂传，雍为人所杀，决无疑也。呜呼！胤禛以一帝位逼父杀弟，而己亦卒不免一死，则是帝王者实不祥之物也。今者真理日明，而残喘之满虏至死尚作老马恋栈之态，可谓不知审时度势之尤者矣。

胡蕴玉：发　史

序

呜呼！吾民族蒙辫发之耻，至于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几自忘固有之头颅，认胡尾为本来之面目矣。贤人杰士，严夷夏之分，抱种族之戚，宁尽去其发，而不肯垂修修之尾以为汉族羞。世之论者，以为区区之发，无与乎兴亡之故，呜呼！是不知夫发之历史也。入关之初，剃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孔子存告朔之饩羊，穆生争早设之酒醴，发虽微，其关系甚巨。故老遗贤于义师战败之余，目击夫犬羊满地，腥秽薰天，风景依然，举目有江河之异，惟此头上苍苍，犹足以系故国之思，表宗邦之望，推其不肯剃发之心，直欲以一发存汉族之河山也，发固不重哉！或曰：洪杨起义而蓄发，今则剪发何也？曰：蓄发者还汉族之旧，剪发者从世界之同。士君子不为满奴已耳，蓄与剪事同而时异也。今者壮士振臂长呼，夷虏闻声丧气，我

汉族四万万人民，行将尽举其束缚之发而去之，而今而后，真可谓雪二百六十八年之耻而一洗之也，故老遗贤，精魂不灭，应亦含笑于地下也夫！

孔 文 骠

剃发令下，陕西道孔文骠奏曰："臣家宗子衍圣公孔允植，已率四世子孙告之祖庙，俱遵令剃发讫，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者，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縫掖，子孙世世守之，是以自汉迄明，制度虽各有损益，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改，今一旦变更，恐于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尽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文骠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旨，有玷伊祖时中之道，着革职永不叙用。"

周 齐 曾

周齐曾，字思沂，浙江人。明亡遁入剡溪，尽去其发而为发塚，并为《为襄云发塚铭》云：

"周子以出牧东粤，不死燕；在粤不容于乡大老，未乱去位，不死粤。比全浙陷，乡关失守，宜死古董，而犹忍之须臾，得无不类于前此之抱义而为塚中人者，乃尽发而祝之，示不成人。非二何之佞，将图作佛，亦非韩昭之事事如僧，故不留寸

发也。已而或匝月，或三月，或半岁，或长寸，或寸又余，或三寸许，则一削，削则一一拾而裹以片楮。计五载，积数十楮。欲付诸迅流，恶其浮沉；欲投诸烈焰，恶趋炎因热者之与烟烬俱熄；欲终匣而藏诸，焉保久之不与残枝堕叶腐草污泥均委弃粪溷中乎！又焉知不为人所误食而为腹中蛇乎！乃候无庵外人，候无心外事，候无事外想，候日送色，候花送香，候云送影，执斧负耜，斩木穴上，不耆不龟，就地随时，选小石之平直者甃之，似臼，似盂，似钵，而方其围，将冢而穸焉。

"其从之冢，则髭数茎，髯数株，可无作俑。其送之冢，则首则身。首则若耳，若目，若齿舌鼻口，身则若手，若足，若心胆，若肠，若肝肺。此十余者，生与发合而为一人者也，而分焉永诀别，不与俱生，不与俱死。其所以送之情必深，意必惨，必不异于一，而以亲故送，以交故送，仅以一送尽所为亲知而已者，盖不一其人，必不一乎情与其意。今日身首尚存焉，固不必不一者之匍匐也；即他年尽此身首而亡焉，亦不必不一者之匍匐。惟松有声，可以当泣；惟薤有露，可以当泪；惟鸟石依依，可以代吊客。而今日之身首，且为发当松声，当薤露，当鸟石。爰撮土为奠，以告之曰：

"尔其妥兹隙壤，风不能飘，雨不能濡，日不能醨，霜雪不能冻裂，风腥毒雾不能冥翳。所怜者，或蚁或蚓，或蜘啼，或蚁斗。若夫鼠狐兔，纵横叫啸，入耳如聋，入目如瞽，即骨不以朽故遗其后，能食土之气厚与所分之身，又何论余十馀者与尔一人也。尔纵非骨，而性不速灰，能与骨俱存。愿尔既妥地下，庇余地上，使无撮颜于尔，且得为冢中之抱义者相见也。

尔幸勿化蝶翅，与梦俱生；幸勿化兔颖，化鼠须，以书秃见弃；幸勿化蝟毛，以穴自悴；幸勿化秋虫之股，以虚响自活；幸勿化鼯后之尾，止佐机锋于玄席；幸勿化鸟羽，为箑为扇，止供野士作寒温；幸勿化脉望，止以神仙果腹；幸勿化龟毛，化兔角，归于乌有，使余来尔时，无从觅尔所，不如埋丰之铁，终合乎延津。

"告毕而空，空而铭曰：谓冢外有全人，已无须无发；谓冢中有全人，复无肉无骨。名则血余，不能化蒯弘之碧；见室人而不动，缺常山之节。倘陵谷之不迁，将终古寰云之枕穴。"

诸士奇

士奇，字平人，浙江余姚诸生，崇正末与里人为昌古社，与云间几社相应。两京既陷，剃发令下，士奇乃载十三经二十一史入海，流寓日本终焉。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进贤人，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礼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督师恤绝，命令不行，乞罢居家。满兵陷江西，冠避泰宁之分水村。村人执冠，缚以献满帅李成栋，成栋解缚进曰："公大臣，释留当取令旨，但去发，保无他。"冠厉声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乡先进也，吾乡惟有断头宰相尔！"成栋载至汀洲，一日成栋谓冠曰："公不剃发，有旨收

公矣。”冠欣然曰：“早毕我事，尔之赐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见先人于地下。”遂亲死。

常太爷

常开平之后，世袭定远侯，明季常奉烈皇帝旨，册封海外某国王，及归复命，则宏光帝已即位于南都矣。未几即上疏参马士英，免为庶人。满清兵至，以此得免。及剃发令下，即于南门外常家庄庵中剃发为僧，人皆呼为常太爷云。按中山之后，代人受仗，开平之后，剃发为僧，开平可谓有后矣。

陈箕南

陈箕南，字枉奴，吉安乌兜人，明亡后不肯剃发而死。

陈遘

陈遘，字二止，枉奴之弟，明亡后，不剃发，隐居山中，惟一奴供炊汲，子弟外不见一人。后因山贼之乱，诸郡县发兵剿除，过其居，见其有发，以为贼也，执之以归县。乡人皆知其贤，谋劫之途，二止曰：“无以我一人故，累及一乡。”立谕众散，“使归报吾子弟，可舆棺一具来县前，吾将死者。”时知县萧恒夜鞫之，答曰：“吾不忍视先朝之覆没，逃深山穷谷中，

以全吾发为圣世之夷齐，一奴外无他人往来，室无寸铁，子将何为？”知县审其非贼，谕令剃发，二止曰：“最不能矣，惟有一死，已令子弟具棺于外矣。”令贤之，详录其口供而上之郡守，谕之再四，终不肯剃发，坚执如前。守亦奇之，纵之归。

朴庵曰：满洲入主，吾民族抱种族之感者，莫不疾首痛心，思欲逐之而后快，乃知尽能索之余，而惟以不肯剃发以寄不忍亡明之心，若二止者，其心可谓苦矣。

姜应甲

姜应甲，字聊翁，明季进士，家于盘上，自号盘上先生。国变不剃发，居山林，发毵毵垂两耳，著有《名山四藏》等书。

浑融僧

僧浑融，督师何云从之部曲也，何督师亡后，不肯剃发，遂为僧。

范上右

范上右，明司礼监秉笔太监也，国变后不肯剃发，遂至华山为道士，与王山史游，有诗云：“非求不死栖名岳，有愧贪生远帝宸。”亦中官中之有品节者。

朴庵曰：范上右一中官耳，节义之所不及，使竟剃发，亦

谁得议之？况当时剃发遍于达官贵人，区区一中官不剃发，无足与轻重之数。不知节义之激发于天良，无分贵贱，彼达官贵人为爵禄所迷，利令智昏耳。语云："官愈大者行愈鄙"，岂不然哉！

周志达

周志达，吴江人，负贩氓也。其戚张文达，从遗臣起事，荷戈为小卒，战败不屈死，其家不知存亡，使周志达往侦之。时志达尚全发，被满兵所执，迫令剃发，志达曰："我小人无知，我但见我祖若父，皆无有剃发者，即死亦不从也。"遂被杀。

姜一洪

姜一洪，字开初，绍兴余姚人，万历丙辰进士，累官至广东布政使。甲申国变，全发隐居，寻鲁王监国，毁家以助军饷。后以黄道周荐诣福州，唐王问曰："卿来大不易。"一洪伏地脱帻曰："臣发故在也。"上喜，手援之，除吏部右侍郎。比满清兵行甚急，唐王将幸赣州，命一洪兼户部尚书，先行召集援师。师未集而汀洲陷，赣州亦破，一洪次雩都，恸哭曰："吾间关万里，从朱氏子孙，今已矣，大丈夫岂可剃发北面事敌乎！"遂赴榔木里水中而死。

吴闻礼

吴闻礼，字去非，浙江钱塘人，唐王时为上游巡抚，自请防御分水关。及败，逃入山寺，不肯降，人劝之，厉声曰："岂有堂堂巡抚剃发而求活乎！"复率乡勇赴敌，为乱兵所杀。

郑为虹

郑为虹，字天玉，江南扬州人，崇祯癸未进士。初令浦城，清操爱民，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遗书，为虹进《大明会典》。及唐王即位，召为御史。寻以御史知浦城，巡视仙霞关。丙戌七月，满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沿途焚掠杀戮，人士流离，室家不保，为虹极力抵御，一郡独全。八月十七日，满兵至浦城，力不能御，百姓请为虹出降，不可，请行，又不可。军人拥见贝勒，迫之跪，不可。责令输饷，答曰："为虹清白吏，何处得金？且民穷财尽，亦无金可输。"劝令剃发，为虹曰："负国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发不可断也！"复大骂不止，遂遇害。

徐　矿

徐矿，字掌文，江苏吴江人，负英雄之资，读书有大志，酒酣谈天下事，意气慷慨，唾壶为之击碎。甲申告变，山泽之

揭竿者数十万计，掌文尽破家私以佐军实，而身奔走其事，于是江南之兵，号吴为盛。逾年知事不可为，当时剃发令急，凡蓄者杀无赦，掌文乃渡大湖，变姓名隐居于前溪山中之西岑坞，又三年，避居于清溪之战胜圩而卒。

黄明邦

黄明邦，字君亮，世为歙之孝行里人。父柱，以绘事显名一时。公夙具巧慧，善诙谐，能世父雅艺，遂耕砚自给。壮不婚娶，孑居一室，所需日用饮食，皆手自庖爨。尤嗜汲名泉，煮佳茗供客，谈笑终日不倦。乙酉九月，满兵入郡，里胥奉剃发令急，公急掩扉绝食，示诸子弟曰："虽难山泽褐夫衣草菊菽，受本朝雨露且七十年矣，矧兹颠毛种种，夜台路迫，于世何求，安忍复见此事！"子弟劝慰者多严谢之，寻以居恒所御纸屏竹榻皆分布诸子弟。是夜，拥被僵卧，引匕首自刺，漂血盈席。诸子弟奔救，喉内喃喃有声，篝灯谛视，公独冥目张髯，抵夜午抉腹长逝矣。

许士俭

许士俭，字季约，别字希侠，江南常熟人，倜傥多大节。甲申之变，悲歌痛哭，赋诗十章，巡抚都御史祁忠敏公见而叹曰："许生真国士！先帝求贤若渴，惜吾按吴日未即荐为国用，俾早有树立，吾负许生，即负国也。"及留都失守，希侠泣祭先

祠，戒诸子以读书淬志，艺术方外皆可为也，必无堕我先烈。居数日城陷，竟强希侠剃发，希侠卒不可，乃著《三仁论》以见志。时奸民乘乱窃起，希侠以嫂氏婴难，奔救于乡。贼见先生全发，遂执之，欲邀功于守帅，希侠瞋目大骂，遂被害。山阴大司马张公闻之，掀几叹曰："嗟哉许生，以全发死，可谓不辱君父矣！"子二，长瑶隐于医，次琬隐于释。

李 拗 机

李拗机，不知何许人，头发不剃，作道士装，行乞于汉口。不畏寒暑，不择饮食，喜啖生肉，语言涩不可辨，至人家辄取纸笔乱书不止，字多不可识，间有一二成句者。王石庵先生尝见之，曰其所书诗句多宗门语，旧宗门中人也。刘继庄先生尝遇之汉上，立一木器前，群儿围绕无隙处，拗机带笠，衣绿布棉袄，口喃喃作声，眼时睫不已，持烟筒连吸数十筒，犹未足也。继庄尝见其所书一纸，首辄云："颟松头发，黑白眼睛，天童法子，金粟的孙。"其后字多不可识。每幅之后，必有"南京报恩寺"。按此人乃金陵遗老，逃而之禅，而别成心疾者也，亦可怜矣，世人反以仙人目之，岂不冤哉！世间类此亦复何限，为之三叹。

王毓蓍

王毓蓍，字元趾，浙江绍兴人。元趾负逸才，好书尚气，

多四方之交。甲申国变，南都新政，元趾逆知其将败，居平辄搤腕浩叹曰："吾恨不立磔柄人肉，啖吾家豚犬也。"既而北兵南渡，郡县望风纳款，父老剃发相迎，元趾愤然曰："身为越国男子，乃衰发蒙面以乞活耶！"托孤于两兄，复作书上念台刘公，云门人某已得死所，愿先生早自决，毋为王炎午所吊。遂整肃衣冠，赴洋水而死。

华允诚

华允诚，字汝立，江南无锡人，天启进士，尝从高忠宪公讲主静之学，事亲无遗孝，事君无遗忠，临财严于一介，临敌勇服三军，当雷霆而无慑，罹刀锯而不回。崇祯元年补营缮司员外郎，既复迁兵部。时兵部为苞苴之薮，公视事，愤不能禁，固请终养，不允，于是慨然曰："我既不能退而全身以养母，则当进而死职官下，此吾心也，亦吾亲之心也。"遂陈"三大可惜四大可忧"之疏。疏上不见行，而夺俸半年，公竟以终养罢归矣。甲申之变，烈皇死社稷，公痛愤不欲生。南都既建，起公为吏部文选员外郎，恳辞不允，视事十三日而归，公归而南都亦陷矣。公蓄死志已久，巍然全发，屏居墓田。戊子春后避地乡僻，依戚邹氏，为人所告发，遂肃衣冠而出。侄尚濂即邹氏婿，亦全发。二人被执，至吴郡见巡抚周伯达，伯达婉转劝公以剃发，公不为应。及至金陵，诣讯所，公箕踞坐，尚濂亦坐，既而蹶然起，公问曰："何为？"濂曰："濂死志已决，但恨极欲言无可语耳！"公曰："男儿至此，惟清尔心，括尔口。"

濂曰："诺。"既而问者咸集，公背立面南，举手指天曰："二祖列宗神灵在上，我发不可去，身不可降！"濂亦暂不剃发。讯者杂语移时，公闭目坐地，竟就刑焉。时戊子四月十四日也。

费纬祥

费纬祥，字荣孕，浙江鄞县人，诸生，乙酉钱肃乐荐授国子监祭酒。明亡，不肯剃发，亲友劝之，乃削发为僧，独居一小楼，凡十余年，足迹未尝下梯。

沈光文

沈光文，字文开，号斯庵，浙江人。乙酉豫于画江之师，授太常博士。丙戌从鲁王次普陀，再预琅江诸军事。后乃移家泉州，舟过围头洋，遇飓风，飘入台湾。会鲁王遁迹海岛，不为成功所礼，光文与张煌言调停其间。嗣郑经立，颇改乃父政，光文赋诗以寓讽，不为郑经所容，乃内渡。时剃发令严，不剃者杀无赦，光文不得已，乃变服为僧，叹曰："吾二十年飘零绝岛，弃坟墓而不顾者，只欲完发以见先帝，而卒不克，命也夫！"结茅庵于罗门山中以居。

钱肃典

钱肃典，字叶虞，肃乐第七弟。甲午张煌言之入长江，肃

典间道赴之，煌言倒屣迎曰："段文鸯耶？江子四耶？尊兄为不死矣。"丙申满兵入海，肃典方渡海告警，为追骑所执，帽落，发毵然。会大雨，骑入村庙，饮酒醉卧，土人至者，问知为肃乐第，争欲脱之，肃典乃昂首叹曰："吾安可剃发受辱哉！"谢遣土人，呼骑起，偕至鄞之三江口，不屈而死。

顾 咸 建

顾咸建，字恕礼，号汉石，江南昆山人。晚年成进士，为钱塘令，有故旧戏之曰："老学究熟读廉吏传久矣，能念贫妻弱子否？"汉石作色曰："国家不幸，已亡河北，今偏安陪都，即抚守百里，已不能为江左干城。我知首领不保，安计妻子耶？"满兵入浙，汉石弃官遁。满帅知汉石贤，欲用之，严檄捕拿。既械至，满帅许以枭宪，汉石傲然曰："岂有秃头枭宪耶？"抗命就刑，杭之士庶哭送者万人。属吏携酒相饷，汉石饮觞大呼曰："三百年宗社已倾，我头可断，我发不可剃也！"骂不绝口，遂斩之。

张 九 临

张拱乾，字九临，号愧庵，吴江人。弱冠受知于长洲杨维斗、金坛周仲驭。时三吴名士结复社，九临与焉。宏光立，仲驭遇害，阮大铖方罗织善类，九临与沈寿民、吴应箕皆提骑提问，方就逮，适满兵南下得免。旋下剃发令，禁甚严，九临以

不剃发为镇将吴某所系，同系者四十余。先戮数十人，次及九临，吴见其名，恕心动曰："吾固知此人三吴才士也，苟剃发，当特原之。"九临曰："死则死耳，男儿不可毁也！"吴某意不怿，低徊未忍加诛，杖四十释之。九临乃祝发为黄冠，杜门不出，坐卧一楼，颜曰"独倚"。

侯记原

侯记原，字秬园，嘉定人，峒曾犹子。峒曾以城陷不屈死，长子演、次子洁皆死，秬园与峒曾幼子瀞适在他所，不及于祸。已而捕瀞之诏下，秬园不暇顾家，竟挟瀞以逃。讹言追者将至，瀞大惧，欲归就死，秬园持之泣曰："汝死，吾世父目不瞑矣。汝速行，吾代汝死。"乃大书瀞姓名于衣带，跃入水中。会有泅而援之者，良久始苏，土人询知其故，叹曰：此忠义也，盍留故衣于水次？倘有追者，当以示之，给令求尸水中耳。秬园从其言，易服夜走吴山，一老僧谓之曰："君发如此稳毵，保无有执汝以求利者乎？"秬园曰："身可死，发不可剃也！"老僧曰："既不剃发，削发为僧可乎？"秬园颔之，乃更名一正。瀞亡命，亦削发，匿于扬之天宁寺。

朴庵曰：明臣为明守城，不屈而死，固职分之应尔也。乃既杀其身，又杀其子，其亡命之幼子亦复下诏捕逮，甚矣满人之毒也！彼侯秬园不顾身家，挈瀞以遁，事急以身代死，可不谓贤乎哉？至不肯剃发，宁削发为僧，其所重不在发，而在种族之痛也。呜呼！满洲入主吾汉族，颠连以死者不知凡几，吾

编《发史》，不觉涔涔泪下矣。

任民育

任民育，字厚生，济宁州人。冯元扬署济宁道，事城守，雅知民育，引赞军事。壬午满兵再下山东，及济宁，民育城守益力。当路知民育有将帅才，授颍州知州。金陵建国，史可法以阁部督师扬州，乃举民育知府事。亡何满兵大至，民育乘城守御，日夜綦严。会天雨城圮，满兵遂破城而入。民育绯衣坐堂皇，满兵执之，谕令剃发降。民育曰："大丈夫宁可全发而死，不可剃发而生！"遂被害。

邢疯子

邢疯子，无名，直隶清苑之卖菜佣也，每日肩不释担。或嘲之，疯子厉声曰："此担非我不能任，今朝中宰相，阃外将军，谁克任是担者？"满州入关，或曰当剃发，疯子曰："发岂可剃乎？"或曰不剃当死，疯子不语，翌日乃削发为僧，不知所终。

朴庵曰：邢疯子有托而逃者也，观其言，有深意存焉。削发为僧，其高尤不可及，而世人以疯子目之，是世人皆疯，而邢疯子乃不得不疯也，呜呼！

左懋第

左懋第被拘于太医院，洪承畴来说降，懋第曰："此鬼也，

洪督师在松山死节，先帝赐祭九坛，今日安得更生？”洪惭而退。闻南京失守，痛哭不欲生，赋诗曰：“□□黄河少雁过，片云南下意如何？丹衷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监守者拘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多酋令剃发，懋第曰：“头可断，发不可断！懋第血性男子，有死而已！”多酋曰：“汝等不怕死，忠臣也，然降亦不失富贵，左侍郎勿自误。”懋第曰：“斫头胜于剃头，惟愿速死。”乃令曳出。寻复遣人问曰：“先生惧乎？”懋第曰：“莫问我惧不惧，亦问尔羞不羞！”至宣武门，仍遣满官以封爵啖之，懋第曰：“我宁为大明鬼耳！”遂就义。

画网巾先生

画网巾先生，福建人，不知姓氏里居。清兵入福建，画网巾先生同二仆匿于邵武先泽山中，防将吴镇执之，监邵武府总镇。网巾先生呼其仆曰：“为我画网巾。”画毕，二仆亦互相画之。福建总督杨名高及总兵王之纲至邵武，镇将诡称阵获，解上，之纲诘其姓名籍贯，喟然曰：“吾忠未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不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尔曹称我为画网巾先生可矣。”之纲劝令剃发，则唾曰：“汝何痴，吾网巾尚不肯去，况欲去发乎！”遂大骂不绝口。之纲怒，先斩其二仆，二仆唾曰：“我二人岂怕死者？当一辞主人耳！”于是二仆拜辞曰：“奴辈先扫除地下矣。”遂欣然赴死。网巾先生亦同时授命。

麻三衡

麻三衡，江南宣城人，复社之后起也。清军南下，三衡倾家募士，起事于宣城。后为清兵所执，三衡殉义，临死作诗曰："吴越连沙漠，天心不可留。欲存千尺发，笑弃百年头。若水心犹烈，平原志未酬。清风吹宛转，朝暮五湖秋。"

绣花针王兴

王兴为郑芝龙旧部，身短小有干略，时人呼为绣花针。明末聚众千余，守粤之文村围。会有故明宗室藩王某避难依围中，兴奉之为主，以招徕豪杰，缙绅之不剃发者咸就之。清军既下东粤，檄文村围，兴以书答之，自称顽民。书曰："顽民无所为，将欲存中国于一隅，全礼义于百世，不忍弃顶上数茎毛而已。至于海涯片地，原我故物，本朝常置之度外，何论新朝哉！如必欲致之，则顽民死不来也。"后清兵悉以锐师攻，兴以奇计击杀清兵千余人，相持数月，文村围食尽，兴乃服毒自毙。

第三编

七纮河上钓叟：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

自道光二十三年与英吉利议和，许兵费银二千一百万元，定和约五年而一易，于是二十七年英吉利遂照会两广总督耆英易约，既列款要求，且请援福建、上海成事入城来往。此镇兴，粤民大哗，振臂一呼，汹汹聚数万人。时已革巡抚黄恩彤、运司赵长龄（昔之成和议者）犹在粤。夷意主胁取，甫达入城之议，船已薄虎门，进泊十三行，尽逐沿海炮台守兵，鳞炮以去。总督耆英偕同官集会为和议。诸人出城会议，惧激民变不敢许，惧启边衅不敢不许，议终日不决。次日耆英复出城，则凡所要求事悉许之，而缓入城之约，曰俟两年后。兹议也，耆英主之，黄恩彤、赵长龄成之。徐广缙时为巡抚，叶名琛为布政使，备员而已，不得可否也（耆英时已授大学士，谋者谓他款不尽许则不能缓入城之说，期过缓恐夷人不我许，惟约以两年，此两年中公得内召，可置身事外矣。二十八年耆英内召入阁，至咸丰初伏诛，赵长龄遂以此复官，累迁至山西巡抚，同治初始引疾归。）

二十九年，英吉利以照会来责两年后入城之约，巡抚徐广

缙方任两广总督，夷酋延总督至虎门，面议入城事（闻是时英吉利国主以书来令公使，不必定要入城，免启争端，总以通商为主。夷酋本无穷兵滋事意，故作迫胁以觇当事之进退，则其素习也。）总督单骑往，从行者督粮道柏贵、中军副将崑寿。总督至虎门，登夷舟，夷酋邀入舱，督粮道、副将坐舱下。总督见夷酋，为指挥利害，夷酋敦迫再三，总督执不可，声色愈厉。二人闻而起视，夷奴阻之，崑寿盛气相向，遂却走。登舱，则总督方历数夷罪。夷酋无如何，议亦不决。总督入城与巡抚叶名琛飞章入告，粤民已忿，激发大众，绅士许祥光等约城内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三丁，附城村坊同之，号召不下十余万人，复令绅耆百数十人至夷房反复陈说。夷酋既以官不受胁，且众怒难犯，因罢入城之议，则遍张告示，言不必再议入城，两国永远和好云云。时方奉旨察看民情，果可相安，亦许入城矣。旨未下而事先定，遂悍然具奏以闻。得旨嘉奖：给总督徐广缙一等子爵，巡抚叶名琛一等男爵，皆予世袭；团练绅民赏赉有差（总督徐广缙将赴虎门，先与巡抚约：若议不决，请以炮碎夷船，誓与俱烬。持关防授巡抚受，巡抚不可。巡抚有父志洗迎养在署，出厅事命巡抚受，巡抚乃许之。）

咸丰二年八月，有旨以徐广缙调湖广总督，授叶名琛为两广总督（旋于五年冬授协办大学士，六年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琛木强，勤吏事，顾狃于前功，以粤民锐悍为可常恃，冀雪大耻，尊国体。驭外夷务严，每照会至，辄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诸酋咸怨，然慑其威重，未敢肆也。四年，夷船径入天津，照会直隶总督，以五年易和约为说。直隶总督答以五口

通商，广督专任，欲来论理，宜赴广东。夷酋怏怏归。及至广东，复具照会申是说，值东莞会匪倡乱，省城戒严，名琛答以军事倥偬，不遑议此，俟事定再行。各国大失望，复积愤于中。及剿匪事定，功日益高，气日益固，内既自雄，外遂轻敌，而祸机伏于是矣（三点会匪首何六等以咸丰四年五月起事东莞石龙地方，啸聚二万人，掳船二百余号，陷城戕官，外则黄阿石、黄十一由容县、陆川犹信宜、石城、化州，内则杨文照、蛋家狗、谢汶田、刘八、李亦成、陈荣相继为乱，分三路入佛山镇，遂围省城，势甚亟。当事有议借夷攻贼者，名琛斥之。布政司沈棣辉时为筹罗道，以办贼自任，激励各乡民团御贼。棣辉以巨缆系身船桅，指挥督战，先后毙贼数万。年余事平，棣辉录在事官绅兵练出力者乞奏保，名琛执不可，棣辉忧愤，疽发背死。）

六年三月，佛山镇天雨血；七月飓风作，三日夜不息；六榕寺塔圮，塔建自唐代，下有石凿番夷四以支塔脚，相传术士制以压胜者。

九月，有水师千总梁国定者，因搜划艇鸦片烟土，获逸匪十三人，拔艇上旗帜，以获匪报（划艇俗呼鬼划艇，本内地货船，率领香港夷票，招一二夷人以为护符，漏税拒捕，自命外国船，外国亦阴庇之久矣。）英吉利夷酋知之，大恚，照会总督，引和约"拿匪须知会彼国"，今不与知会而毁旗帜，报获匪为不合，责归所获十三人。获犯方就讯，具供者已七人，未具供者五人，名琛令先还五人，告以七人实匪党，已具伏，不当还。夷酋持不可，名琛谓小事何足较，复令县丞某携照会并十三人还之。夷酋不受，言必以梁国定往彼代为定谳。县丞以告，名

琛曰："姑听之。"及二十三日，夷酋忽遣通事来告，限明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亦置不问。是月将试武闱，巡抚柏贵方入觐，总督兼署巡抚事。二十五日赴校场试马箭，闻炮声从东来，忽报夷船入夺猎德中流沙炮台。府县将弁相顾骇愕，急以告，名琛笑曰："乌有是，日昃彼自走耳。"令省河军船慑旗勿与战。及暮，炮果止，夷船泊十三行。诘旦炮复作，夷兵趋凤凰山，炮台守兵以有勿与战之令也，皆走不知所往。名琛尚欲毕试事，府县力言不可，乃止。二十七日海珠炮台亦为夷有。时城内外团练可集者尚二万余人，西关团勇数千，整队过十三行，夷兵据楼发火，枪毙三人，团勇鼓噪欲上，居民忽群起劝阻，竟丧气而返（初，夷酋以炮击城，官军民勇愤欲迎战，而勿与战之令下，且云听其所为。至事急，广州知府吴昌寿入署请发兵，至再三，不许，昌寿舁取架上令箭走呼，矫令发兵。名琛疾追，及踊道，夺令箭以归，由是大众解体。）二十九日，夷船桅上及海珠炮台炮齐发，直击总督署，属吏某冒烟突火进见，且请避暑。名琛手一卷书，危坐堂上，铁丸洞几案，不为动，见是人至，笑而遣之。日暮炮息，三十日布政司江国霖、道员张百揆亦以避居请，复不许，且言昨侍家君寝，家君无迁意，国霖等不敢复言。是日午后炮始发，击总督署西偏厅事及月台，屋宇石裂。又放火烧靖海门外居民房屋，火及城楼，夜中照耀如白昼。司道再至总督署请避居，固请始许之。人定后舁行李出，用夫数百人，眷属先行。炮止，地方官始救余火，达曙方熄。

十月朔，总督叶名琛肩舆进老城，赴至圣庙行香，遂入居巡抚署。绅协伍崇曜来见，述夷旨意，请委员同往议事，乃委

雷州知府蒋立昂偕伍崇曜至夷楼，见领事官巴亚里，议仍不洽（巴亚里幼入中土，通汉文，能华言，总督耆英定和约时，年甫十余岁，耆英甚爱之，录为义子，乃夷酋之最雄黠者。）日正中，炮大震，城崩二丈余，夷酋麾兵入；中军副将凌操御之，中枪死，官军溃。大埔团勇趋救，互有杀伤。团勇无火器，势不敌，复退走，然亦杀夷兵数十人。夷酋入总督署，视一周而去，复焚靖海、五仙二门，居民有救火者，夷兵击毙之。是夜新城老幼男妇暗中迁徙（时夷兵实不足二千，入城者百余人而已。）初二日至初六日，炮击城如故。初七日，炮分五路入城，炸弹至地，重者至八十余斤，然入夜则炮止（自初一日后，巴亚里屡约伍崇曜、梁纶枢、易景兰、潘世荣、俞文照及在籍布政司黄乐之辨论数四，未有成议，巴亚里乃请议相见礼节，又请斟酌城外设公所为会议地。崇曜等以告布政司江国霖，国霖喜，以为此事可行，遂述之总督，仍拒勿纳。国霖谓夷酋但期相见，则无害于政体。名琛言夷情诡谲，至今日尚何可信。若许以相见，及相见而骤遭耻辱，后事益不可为矣。国霖默然。此议不行，于是有五路炮击之举。）

十一月，炮昼夜发，所至辄焚，府县但令居民去篷厂引火者，多蓄水以备。十八夜中，忽西关大火，焚亚美里驾、法兰西居屋，次日午后始及英吉利夷楼，风猛火烈，夷亦不能自救，昔之所称十三行者，竟为焦土，群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发，夷酋疑附近居民所为，令兵登岸，携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铺屋亦数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炮台，不复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黄滘车歪炮台，兵船在内河者退大黄滘（滘音叫，

粤之俗字，云水边车轮声。）

七年五月初十日，琼州镇黄开广以师船、红丹船百余号与夷船战于三山，我军溃，夷船追至佛山镇而止，未登岸。未几大黄溶夷船又渐退，夷兵留炮台者日少。九月中忽传夷船至，将有大举，名琛闻之笑曰："讹言耳，必无是事。"已而果然（我军既败，夷兵忽复退走，于是有夷计已穷，又英吉利属国孟喀喇叛，夷兵败绩，且丧其渠，忧惶无措，种种游谈。）

十月朔，忽有通事曰吴全者，告某日有夷酋数人驾两火轮船入省河鸡鸭滘送照会，船插白旗，示无战意，请遣官取来。届日南海县丞许文深往。白旗两船如所说，一为英吉利船，一为法兰西船，酋长两人曰某（不知其名，咸称为卑大人），其一则威妥玛也。以礼相见，交照会讫，各驶船以归。照会要求凡三事：一、入城见面；一、索河南地；一、责偿焚毁洋房货财及通商事。语极悖。总督叶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前此攻城独英吉利，至此遂勾结法兰西以来。）

初三日后，两国兵船陆续入省河，登河南岸，夺屋以驻兵，近河百姓，纷然惊窜。阖城官绅，均有忧色，咸入见总督，则镇静如无事然。司道询故，则曰："彼无能为也，第作战势来吓我耳。张同云在，彼中动作，我先知之，彼穷蹙甚矣。"众以为明知无事，不可无备，请增兵，不许，请增集团练，必不许。众固请，名琛艴然曰："谁增兵，谁给饷！姑待之，过十五日无事矣。"乃乱语也（时有巨公某者，负理学重望，常执粤民不可用之说，且谓当大事在镇静，安坐可定，遂深信其言，扶乩祈签，亦主镇静，故益倚之。或曰夷酋赂扶乩者为之也。张同

云者，本通事，以重资结之间谋，实为夷用间者也。是时新闻纸复列夷兵在他国战败穷蹙状以坚其信，名琛则据以入奏，绝不虞己之为所给也。）

十一日四更，密报至，夷酋布置炮位，已定即日攻城。十二日，伍崇曜约许文深谓：此时两军相持，宜遣绅商赴船审探。文深以告，名琛盛怒，急令督粮道王增谦传谕官绅士庶，敢有赴夷船者按军法。已而英吉利、法兰西两国照会至，外列五衔：为总督、巡抚、将军及两都统，言于十三日开炮攻城，军民官绅人等速避九十里外，将城打为灰烬云云。城外贴伪示，言过十二时辰即开炮，百姓迁避（闻是时两国跟各国约，必以二十四时辰破城，若不能入，无颜再至中国。各国难之，两国与决赌四十万金。各国密报令整备，且云城不能守，与中国无益，彼且负金。名琛不理。）

十三日卯，炮声骤发，如百万雷霆，并击总督署，烟雾四塞。总督叶名琛走避粤华书院，署屋火发，夷兵已登岸扑城，焚双门拱北楼（楼有元时铜漏及官书板片，一时俱尽。）千总邓安邦以东勇千人冒死血战，杀伤相当，孤军无援，遂不支。日暮，东固炮台亦为所夺。夷兵登台，移炮自东击西，阛阓鼎沸。独北门炮台为都统来存驻军守，夷酋麾众连阵直上，来存发八千斤巨炮怠击，毙数百人，其曰卑大人者竟中炮死，夷兵骤退，炮声顿止。方谋乘胜逐之，忽报夷兵越小北门城墙入臬，遥望观音山顶已插三红旗（夷兵甫越城，山顶已插红旗，盖奸细先伏于城内者为之。）名琛方坐粤华书院，至是知城陷，始派一戈什哈持令箭出新城，调潮勇攻观音山，悬赏一万。潮勇入

城，夷兵已下山趋莲塘，潮勇近战，夷兵退上山，就土炮台移炮内向，复以炮阻山径，仰攻多死，竟不能上，大势瓦解。名琛闻之，亦无措也。

当城陷时，番禺知县李福泰方至城下催集兵勇，有入县署告变者，讹言福泰阵亡，继室朱氏即命子女及一妾出走，己当后至，遂入室盛服自缢死（是时官绅殉难者仅闻朱夫人，福泰后官至广东巡抚。夷兵初踞观音山，兵力厚集尚可攻，然无能仓皇中定大事者，至次日则已驾飞桥往来城上，守御备具，猝不可拔矣。）

十四日，广东巡抚柏贵檄绅商伍崇曜、梁纶枢议和。十五日，广州将军穆克登阿传令西北城上插白旗，开西门，任居民迁徙（佐领巴泰兰布，夷酋巴亚里与联宗，最亲密，城陷后旗下街独无扰，土人恶之，遂蜚语四布。）将军与巡抚会衔出告示，极言议和所以安民心，不列总督衔，以夷酋伪示专仇总督故也。伍崇曜将议和先告之总督，名琛仍以“断不许进城”五字语之。崇曜等上观音山，夷兵言公使在船上（是时公使为额尔金），急下山趋船上见公使。公使不见，见威妥玛、巴亚里及濠间云、李小春，往返数四，和议不成。

夷酋索总督急，十八日府县入见，请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统署。或曰不可，宜迁僻远，名琛力言过二十五日必无事，则仍乱语也。

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库，异银二十万以去。至南海县监狱，出囚犯，令分队引路，寻总督所居。初入将军署，劫将军穆克登阿同见巡抚。巡抚柏贵出见，并劫之。同上观音山，

遇巡抚张树蕃，亦令从往，树蕃不可，强以行。乃至左都统署，左都统庆龄，年七十余，老且病矣，夷亦劫令去。既出门，忽复入寻总督，即得之，遂拥以走（叶名琛居左都统署，夷兵已挟都统出，家丁急趣匿他所，复不听，遂被执于中庭芭蕉下，然犹冠带，肩舆上观音山。）午后特送都统庆龄归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挟总督叶名琛肩舆度飞桥，越城墙出东门，拘之船上。从行者三人：武巡捕把总蓝滨、家丁许庆、胡顺也。

二十二日，夷酋挟名琛去，驶泊白鹅潭。伍崇曜等上山，以巡抚回署为说。是日，将军、巡抚、都统会奏，劾总督罪。二十四日，巡捕张钊传巡抚谕司道各官，定明日与夷官下山回署，宜盛服将事，且令多备轿马仪从到山。二十五日，夷酋全队下山，鼓乐前导，酋长肩舆先行，巡抚在其后。至巡抚署，则夷酋先入。比巡抚至，夷酋降阶迎进，延上坐而自居主位。巡抚居于内，夷兵守其外，盘诘甚严，消息阻绝（布政使江国霖、按察使周起滨以为若此则当有以自异，因分居城外，密图恢复，竟无成。）巡抚檄候补道蔡振武办议和事务，振武以才辨自许，见夷酋上下论议，能随机应对，夷酋深喜之。

十二月初七日，夷酋与专办和议候补道蔡振武会议，巡视城厢，择要隘驻兵，振武急伤南海知县华廷杰、番禺知县李福泰为前导。廷杰等有难色，振武嘱不已。福泰言："身为地方官，导夷兵驻营，何以见百姓？"振武曰："此时尚奖巾气，恐名入清史耶？"廷杰忿甚曰："名入清史，公且不能。"振武恨刺骨，廷杰几构大祸，逃而免。是时城坊告示林立，奉令承教，皆夷酋为之主，列衔式书大清国某官，大英国某官，大法国某官；

或本刻告示，则由巡抚饬发，衙则府县巡抚谕令盖印张挂而已（示中大旨，不外中外一家，业经和好，百姓不得再滋事端，又嗣后不得再呼鬼子，如遇夷人下乡，官民皆当以礼款待等语。）司道分居城外，将以计掖巡抚出城图恢复。一日忽有巡抚单衙告示，禁居民截路殴打夷人，其末云："有擅敢藉词团练者，照叛逆治罪"（巡抚柏贵伏处城内，无能自主，曾语夷酋：既云愿和，可开列条款，即为转奏。夷酋答以俟钦使至，不与议。）

八年正月初四日，武巡捕把总蓝瑛持总督叶名琛手书自白鹅潭来，言将行海外，令备衣服食物，并求《吕祖经》一册，募一厨役，一剃工，买米二十石，备洋银千两（伍崇曜出之）以往。初九日发香港，十五日至新岐坡，十七日至孟喀喇，二月初一日登岸，住河边炮台，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地方花园，居楼上，盖比拿破仑流荒岛故事。名琛日惟早起诵《吕祖经》而已。七月十六日地震，夷众请下楼避之，震止复上。楼有丰顺人金子达、嘉应人刘裕寿，久居外国，闻之时来存问。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武巡捕把总蓝瑛殁，遂葬唐人义冢地，临穴天忽大雷雨。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西医以西法治之不效。三月初七日午，问："见电光乎？"家丁对曰："无之"，遂不复语。至酉，闪电射户，乃绝。夷官来视殓，用药入口，杂以水银，洋铁为棺，锐两头，裹铅锡，傍置二环，欲葬之。金子达不可，强之，子达言：必葬是，则请给义冢山价三千金。乃止。初八日以船载至距十余里之它蓝它拉墟上石头店，制松木箱为之椁。四月十四日，夷官归柩，船至金花庙河岸，照会巡抚缴箱盒衣服及余金三千（伍崇曜以书致，此留葬典行未及用也），

且曰不信可启视也。四月二十五日，属吏华廷杰为启棺改殓，尸覆于棺，扶出皮肉未脱，面目犹可辨。夷棺封铅锡铁皆有机法，以巨资延夷匠至，乃启之。

记者曰：当世论夷事者，咸太息痛恨于汉阳，斥之为大辱国。自咸丰庚申后，余往来南北十余年，遇粤人及曾为粤客者，辄询当日情状，琐屑必记，嗣见永嘉张茂才志瑛详述入城始末，凡数万言。茂才父官粤时，汉阳沮抑，甚有怨言也。最后乃见崇仁华观察廷杰日记，观察于汉阳能不负生死者也，于是尽取所记，句栉而字比之，诸说同者可信也，此或诋之彼有恕词也亦可信也，其他猥鄙诽讪怨愤之语尽删之，而为是记。汉阳高语镇静，矜气骄志，坐误事机，身为俘虏，是则然矣，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昏懦流媚，无足为我梗，夷直藐之而已，必不恶汉阳也。恶其为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术无以制夷，乃蔑视夷，以为夷无如我何，此汉阳之所以败也。辱身以辱国，且至荡摇边疆而无能善其后，汉阳之罪大矣。夷竟不可仇乎？必不敢仇夷而畏夷，惟夷言是从，由由然以为必不辱国之道在是也，不敢知亦不忍言也。夫汉阳固自以为天下莫己若者，溃败决裂乃至于此，何也？为山崇高，而绝沙砾之附；植根广大，而失枝叶之观；身比独夫，拥成孤注，所谓拒人于千里之外，与谗谄面谀之人居也。倚张同云为腹心，奉新闻纸为耆蔡，命悬于乱语，谋决于签诗，其蔽至于斯也，知其左右无一人也。祸变将作，力排众议，固执己意，诚愤事矣。强敌压境，醉梦同之，城陷民散，俯首帖耳以延食息者，何为其然也！故平心气综前后察之，汉阳之罪不可逭，心犹可原也，

是将仇夷不足制夷，为夷所恶以至于此；能畏夷，惟夷言是从，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当世所以集矢于汉阳也。伏读显皇帝谕曰："叶名琛刚愎自用"，至哉圣言！当其罪矣。使去其所为自用者，虽仇夷可也。

附记五则

夷酋入城后，驻将军署者三人：曰阿露辉，曰巴亚里，曰马殿邦；驻观音山者四人：曰湾士打便士，曰廉文，曰克架，曰克得。

时居民气沮，率隐忍自安，独石井团练未散，百数十乡，声势联络，既不能攻夷，亦不容夷人入境。在籍侍郎罗惇衍、太常卿龙元僖，给事中苏廷魁方奉旨团练，设局花县，恃为保障。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东莞勇忽投书挑战，巴亚里大怒，急率兵出。团勇设伏以待，夷兵既深入，骤起截杀，毙数百人，余陷水田中，猝不得起，巴亚里坠马，几被获，有带路奸民拨之奔回。及和议定，首下令撤防，夷酋乃移大炮往石井，焚屋杀老弱男妇三十余人，事在十一月。

初议团练，即严封港之令，凡孖（粤音同马）咕沙门为彼服役执业人等，限十日归家，违者治罪，并及亲族，三代不准考试。亦有自拔来归者，城内外居民悉移居西关，白昼不见人。私往牟利者，一鸡卵得钱三十。夷酋自香港载牛为粮。不

久禁弛，趋承恐后矣。

巴亚里有戚曰咕吧，船匠也，六年冬，在黄埔船次，中夜闻人呼，起遂不复归。或云盗取之以勒赎，或曰总督使人杀之，误以为巴亚里也。事寝久矣，夷兵入城，乃求咕吧所在，出狱囚推勘不可得。先是公监禁六夷人，复讯公监吏役，告以六人死，埋北门山上，则启棺验之，终不得，遂执典史刘省三、张福基去，羁管多日，乃释之。

同治元年，和议既定，夷酋始出城，各官送之东门外鸡翼城。英吉利留领事官一，居将军署；法兰西留领事官一，居布政司署。沙面地方为英吉利所据，设立马头；法兰西据蕃城，以总督署改建天主堂。

程善之：清代割地谈

清代之盛，因其威武凭陵之气震荡四方，又能以操纵之术驾驭远藩，故疆土之广，汉唐且有未及。及其衰也，一蹙动千万里，如乌梁海二十五佐领之割让，黑龙江北霍尔果斯河外之割让，犹其可征者。而桦太一岛、拉达克一部，来不知所从来，去不知所从去，人已据之而已不知，真可怪矣。

桦太一岛本非割与俄人，惟以乌苏里江外之地既弃，东道遂绝，于是日俄遂交乘之，今日人复得其南半，实间接取之于我者。俄哥查克为世界第二渔场，渔利岁以千万计，皆窦山断送之也。

拉达克之割让，西书皆谓克什米尔占领之者，当清时驻藏大臣，尚俨然存在，乃既不阻止，亦无诘难，尤为可怪。此事中国惟黄沛翹《西藏图考》纪之云："拉达克本一小部落，东西境长一千五百里，北至叶尔羌十八站，西为克什米尔，西南为森巴，其西境有茫玉纳山，以西有补仁、达坝噶尔、杂仁、堆噶尔本、茹妥五处，达赖夺之，拉达克不敢较。道光中擒献张格尔余党，赏顶戴。又入寺礼达赖、班禅，后为森巴所侵，来救于驻藏大臣，不纳，拉达克怨。(中略) 道光二十一年，以森巴之师来侵，补仁等五处皆失，森巴索热斯酋俄尔斯勇悍，所

部皆善枪炮，惟不耐寒。红教喇嘛能诵经祈雪，乘雪进攻，大败之，斩俄尔斯，尽复侵地，追至界河。(中略)森巴奉约而退，还拉达克地以处其酋。”按此据当时奏报云尔，喇嘛幻术，荒诞无稽，与西书所纪事实相反。拉达克虽被侵，本未亡，而此乃云还地处酋，以实其取胜之事；且言还地而不言所属，以掩割让之迹，清代官场积习，有如此者。

又按森巴者殆塞哥斯之转音，当时塞哥斯酋长兰奇德星方称霸五印度，西侵阿富汗，南拒英，克什米尔与合为一国，故西书云尔。未几兰奇德星死，国乱，遂灭于英，盖去寇边时三五年耳，当时无西顾忧，亦幸也。

清以乾隆为盛，亦以乾隆为衰，两次用兵缅甸，皆不得利。当时阿里衮、傅恒所表，谓沿边二三千里皆土司，过此乃至缅境，而不言土司所属，语尤可怪。如土司缅境，缅何以能入寇耶？当时二三千里之边隘，皆丧于缅，特以含糊了事如此，宜今日有片马之警也。藏南属地，如作木朗、洛敏汤两部，皆为廓尔喀所并，福康安用兵时竟不能问，亦以见蹙国之有由矣。

曩于友人祁穗江君案头见英文图表，有中国割让地一表，观之令人汗下：

帕米尔	二万五千英里
俄塞密尔金省及费尔干、塞米巴拉廷两省东半	九十万方英里
俄阿姆尔省	五十万方英里
俄沿海省南半	三十六万方英里
英小图伯特（即拉达克）	三万方英里

蒺野人山	四万方英里
英老挝	一万方英里
法老挝	一万五千方英里
俄日桦太	二万五千方英里
日台湾	一万五千方英里

合计一百九十二万方英里，面积之大，八倍于今日之日本，六倍于德意志，九倍于意大利，若加入属国，则西方朝贡国浩罕十二万方英里，东方朝鲜八万方英里，南方越南三十八万方英里，缅甸三十九万方英里，都计二百八十九万方英里。丧失之多如此，殆去全国五分之二，今日光复之功，不过五分之三耳，犹有待也。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纪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渐，两宫皇太后御养心殿西暖阁，召惇亲王奕淙、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惠郡王奕详等入，孝钦后泣语诸王曰："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或言溥伦长，当立，惇亲王言溥伦疏属，不可。后曰："溥子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盖醇亲王嫡福晋，孝钦后妹也，孝钦利幼君可专制，倘为穆宗立后，则已为太皇太后，虽尊而疏，故欲以内亲立德宗也。诸王皆愕，不知所对。醇亲王大惊，哭失声，伏地晕绝。恭亲王奕䜣叱之，令内侍扶出。诸王不敢抗后旨，议遂定。是日穆宗崩，帝入居宫中，遂即位。用两宫太后旨："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嗣，即承继太行皇帝为嗣。"改元光绪。

醇亲王愤郁成疾，疏言："臣侍从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时值天下多故，尝以整军经武，期睹中兴盛事，虽肝脑涂地，亦所甘心。何图昊天不吊，龙驭上宾。臣前日瞻仰遗容，五内崩裂，已觉气体难支，犹思力济艰难，尽事听命。溯蒙懿旨下降择定嗣皇帝，仓猝间昏迷罔知所措。退臯回家，身战心摇，如痴如

梦，致触犯旧有肝疾等病，委顿成废。惟有哀恳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无遗，曲赐矜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使臣受饼饵于此日，正丘首于他年，则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鸿施于无既矣。”谕令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具奏，旋诏准开去各差，使以亲王世袭罔替。醇亲王具疏恳辞，诏不许。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初，穆宗寝疾，时谓宏德殿行走侍讲王庆祺导之冶游，致疾不起，御史陈彝假他事劾之，谓其为河南考官，撤棘之后，微服冶游。汴省人多知之。并谓街谈巷议，无据之词，未敢庚陈，要亦其素行不孚之明证。臣久思入告，缘庆祺系内廷行走之员，有关国体，踌躇未发，亦冀大行皇帝聪明天亶，日久必洞烛其人，万不料遽有今日。悲号之下，每念时事，中夜忧惶，如斯人者，若再留禁廷之侧，为患不细，非独有玷班行而已。诏撤庆祺职。封穆宗皇后为嘉顺皇后。李鸿藻、徐桐、翁同龢，广寿请开去弘德殿行走，许之。罪总管太监张得喜等，戍黑龙江。

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窃维立继之大权操之君上，非臣下所得妄预，若事已完善，而理当稍为变通者，又非臣下所可缄默也。大行皇帝冲龄御极，蒙两宫皇太后垂帘勋治，十有三载，天下底定，海内臣民，方将享太平之福。讵意大行皇帝嗣未举，一旦龙驭上宾，凡食毛践土者，莫不吁天呼地。幸赖两宫皇太后坤维正位，择继咸宜，以我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并钦奉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仰见两宫皇太后宸衷经营，承家原为承国，圣算悠远，立子即是立

孙。不惟大行皇帝得有皇子，即大行皇帝统绪亦得相承勿替，计之万全，无过于此。惟是奴才尝读宋史，不能无感焉。宋太祖遵杜太后之命，传弟而不传子，厥后太宗偶因赵普一言，传子竟未传侄，是废母后成命，遂起无穷斥驳。使当日后以诏命铸成铁券，如九鼎泰山，万无转移之理，赵普安得一言间之？然则立继大计，成于一时，尤贵定于百代，况我朝仁让开基，家风未远，圣圣相承，夫复何虑？我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第恐事久年湮，或有以普言引用，岂不负两宫皇太后诒厥孙谋之至意？奴才受恩深重，不敢不言，请饬下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奉两宫懿旨：“前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业经明白宣示，中外咸知，兹据内阁侍读学士广安奏，请饬廷臣会议，颁立铁券等语，冒昧渎陈，殊堪诧异，广安著传旨申饬。”

穆后本失爱于孝钦后，穆宗病，孝钦后以穆后不能防护，掌责之。又以孝钦不为穆宗立后，以寡嫂居宫中，滋不适，乃仰药殉焉。二年四月，命翁同龢、夏同善授读毓庆宫。御史潘敦俨请表杨穆后以光潜德，诏称孝哲毅皇后已加谥号，岂可轻议更张，该御史逞其臆见，率行奏语，已属糊涂，并敢以无据之辞，登诸奏牍，尤为谬妄，下吏议夺职。五年三月庚午，大葬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于惠陵。

吏部主事吴可读，先以御史请诛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言过戇直，落职。穆宗登极，起废员，用主事，可读虑大统授受之间，类多变故，鉴宋太宗、明景帝之故事，思以尸谏，而坚为

穆宗立后之信，乃请于吏部长官，随赴惠陵襄礼，还次蓟州马伸桥三义庙，于闰三月五日夜闻饮毒毕命，遗疏请吏部长官代奏。疏云：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忌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瞽言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我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怒而死。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坼，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

"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未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容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倘王闻臣有此奏，

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珏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奄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仰祈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本朝祖宗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揖揖，相引于万代者，皆我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

"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呈由都察院转递，继思罪臣业经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何等言！出之大臣、重臣、亲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小臣、疏臣、远臣，则为轻议妄言。又思在廷诸臣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罪臣且留以有待。洎罪臣以奄办废员内，蒙恩圈出引见，奉旨以主事特用，乃复选授吏部，迄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诸臣，仍未念及于此者。今逢我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迫不及待矣。仰鼎湖之仙驾，瞻恋九重；望弓剑于桥山，魂依尺帛。谨以我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先皇帝上乞鑒旨数行于我

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瞀乱，折中词意，未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前此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可使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死鳝之尸谏，只尽愚忠。罪臣尤愿我两宫皇太后我皇上体圣祖、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祖宗之所未创，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

"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昧死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臣衙门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而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鉴，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宝鉴所不及料，想宝鉴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时当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先皇帝龙驭永归天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贪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

吏部以其疏上，朝野惊愕。诏言："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

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

可读甘肃皋兰人，遗命葬于蓟州，谓出蓟州一步，即非死所。并遗书诫其子曰：“先皇宾天时，即拟就一疏，欲由都察院呈进，彼时已以此身置之度外。嗣因一契友见之，劝其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上言，且疏中援引近时情事，未尽确实，故留以有待。今不及待矣，甘心以死，自践前日心中所言，以全毕生忠爱之忱。我所以迟至今日者，以国家正有大事，岂可以小臣扰乱听宸，故不遽引决，正为俟朝廷大事竣耳。”

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连衔一疏，宝廷、黄体芳、张之洞、李端棻各一疏，均付王大臣并议。

四月，礼亲王世铎等奏：“遵旨于本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将吴可读奏折公同阅看，据奏内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等语，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谕有曰：‘建储关系宗社民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有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世宗宪皇帝诒谋之善，超亘古而训来兹。圣谕森严，所宜永远懔遵。伏思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建储大典，非臣子所敢参议，则大统所归，岂臣下所得擅请。我皇上缵承大位，天眷诞膺，以文宗之统为重，自必以穆宗之统为心，将来神器所归，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奉天下以无私，此固海内所共钦，而非此时所得预拟者也。况我皇太后鞠育恩深，

宗社远虑，前者穆宗龙驭上宾时，业经明降谕旨：'俟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懿训煌煌，周详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将来继统之义，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预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此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议，应请毋庸置议。"

又徐桐、翁同龢、潘祖荫奏："臣等于四月初一日赴内阁公同集议，窃思吴可读所陈预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臣等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于皇子承嗣一节，所以为统绪计者至深且远，圣谕煌煌，原无待再三推阐。今吴可读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复有即是此意之谕，特命廷臣集议具奏，若不将圣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转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为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繁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吻合，准诸家法则符，使薄海内外，咸晓然于圣意之所在；则诒谋久远，亿万世无疆之休，实基于此。"

又宝廷奏："窃以为大统之归，固已早定，本无异议，无须再降懿旨，请命皇上。惟当引伸前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无可承继，将来即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即时承继也，言嗣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皇上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也。因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含意未伸，留待皇上亲政日，自下明诏，此皇太

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让之体归之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尽喻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昊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既可读遗折意亦如此，而词意未克详明。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瞀乱’乎？不然我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之知耶？奴才窃痛可读殉死之忠，而又惜其遗折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折未达之意，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且皇太后之意，亦即皇上之意也，就令无当日懿旨，皇上亲政，自必首降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之谕，况明有懿旨在前乎！皇上天生圣人，入缵大统，岂忍负皇太后抚育深恩、穆宗付托之重，而自私神器哉！

“遗折以忠佞不齐、异同不一为虑，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佞臣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谄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读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谓太宗传子私念，不待赵普赞成，而早定于胸中。见深之立，旨由太后，至于废之之际，则不复请命东朝，是并蔑视其母。圣智深远，烛见隐微，推而论之，明世宗之于兴献，忘所后而重本身，任私恩而弃大义，亦不得专咎张桂诸臣也。我朝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珏之辈，皇上仰遵祖宗彝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载之国史。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慈训，弃置忠言，何以对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

"此次廷臣议上，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详为引伸，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皇上孝弟仁让，必能以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毓庆宫，俟皇上亲政日，由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御览，自必明降硃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咸知我朝家法远越宋明，皇太后至慈，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穆宗至圣至明，托付得人也，岂不懿欤！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伦常骨肉，无嫌无疑，又何至违我朝家法，蹈前代覆辙，遗憾于母子兄弟君臣之间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内阁集议，因意微有不合，事关重大，未敢迁就，谨另折具陈，以备采择。"

又奏："再，王大臣所议，亦非不得体，惜未尽妥。前降懿旨，因词意浑涵，致有吴此请。此事不议则已，既下廷议，岂可仍复浑涵其词。廷议谓穆宗毅皇帝继统之议，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似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迹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继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为嗣乎？抑不继乎？就令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

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预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当擅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斟酌尽善，何敢自为变通乎！

"窃谓诸臣既奉命会议，当将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预拟一尽善之策，留以备异日皇上御览，即以释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仍浑涵其词，则何取此盈廷一议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谈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间，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今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目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天下闻之，不更滋疑乎？四海九州，莫不观听，立言似未得体，此未妥者又一也。奴才非有心立异，因廷议实未能详明允洽，故不顾烦渎，附片缕陈。"

又张之洞奏："窃谓为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为我皇上所深愿也，乃万古不磨之义，将来必践之言。臣敬吴可渎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深虑也。

"恭查为穆宗继嗣之语，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奉懿旨，炳如日星。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缵承大统而言，天子诸侯，并同一理。盖人君以国为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汉魏以至本

朝之世爵世职，但云以某为嗣，即为是绍封袭荫，故继统毫无分别，遍稽群经诸史，从无异说。其分继统、继嗣为两事者，乃明代张璁、桂萼之怪妄谬说，高宗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举而辞而辟之矣。今懿旨申命，至于再三，金匮宝录，何待他求。设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则廷臣中凡读书识字者，皆得执简而争，所谓不必虑者一也。

"前代人君授受之际，事变诚多，然就该主事所举二事论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侄沂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废其侄太子见深，非景帝子也。若皇上以皇子嗣穆宗，名曰先朝之继体，实则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皇上仁孝之圣质，受两宫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神器，必不忍负皇太后，必不忍负穆宗。且夫遵慈命，孝也；笃天显，友也；使皇子广孝思于不匮，慈也；躬膺宝祚而使大统名分归之于先帝，让也。无损于实，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为之，况圣主乎！所谓不必虑者二也。

"该主事所虑赵普、黄珏之辈，诚难保其必无，然忠佞不齐，数年前曾有请颁铁券之广安矣，大小臣工，岂遂绝无激发？明宗素大统而昵私亲者，以兴献王已没，故得藉亲恩恣为越礼，群臣不能抗也。假使兴献而在，必尚能以礼自处，少加裁制。今醇亲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该主事既知其贤，万一果如所虑，他日有人妄进异言，醇亲王受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谓不必虑者三也。

"然竟如该主事所请明降懿旨，将来大统仍归穆宗之嗣子，意则无以易矣，词则未尽善也。缘前奉懿旨，谓生有皇子，即

承继穆宗为嗣，若参以该主事之说，是一生而已定为后之义，即一生而定大宝之传，合并为一，将类建储。我朝家法，以立储为大戒，高宗九降纶音，万分剀切，今若建之，有违家法，所谓未及虑者一也。前代储贰，谗构夺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绍统之高名，重以承继之形迹，较之寻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谓未及虑者二也。然此尚其弊之最甚者也。天位授受，简在帝心，所以慎重付托，为宗社计也。帝尧多男，非止一索，圣意所属，知在何人？此时早定，岂不太骤！所谓未及虑者三也。

"今者奉命集议，伏议此次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简意赅，至坚至确，天下万世，谁敢不遵？无可移易者也。独是圣意宜尊，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约有二说：浅之为穆宗计者，则但如诸臣之议，并请一浑涵懿旨，略谓屡次懿旨，俱已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处置尽善，似乎无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继，'即是此意'一语，字字当遵。托诸文辞，则可避建储之名；见诸实事，则俨成一建储之局。他日诞皇子，命承继，廷臣中为公为私不可知，皆必将援祖训以争之，则承继之事中止。此日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名不能定，异日又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转多难处矣。然则深之为穆宗计，而即为宗社计，惟有因承统者以为承嗣一法，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缵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本事圣意，合乎家法，而皇上处此，亦不至于碍难，伏请两宫圣裁。即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亲政之初，循览慈训，感悯天怀，自必仰体圣意，再颁谕旨，祗告郊庙，宣示万方，则固已昭于天壤，坚于金石矣。如此约有五利：守彝训，一也；待宸断，二

也；无嫌疑，三也；无更变，四也；精择贤，五也。至于精择贤而利宏焉，在两宫慈爱之念，惟期于继嗣继统，久远遵行，岂必急急焉指定一承继之人而后慰？即穆宗在天之灵，当亦愿后嗣圣德，永绥洪祚，又岂必斤斤焉早标一嗣子之目而后安？此固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至计，即使专为穆宗嗣子策之，似亦无善于此者矣。

"或谓礼制精深，动关名义，由此以承统为承嗣之说，安保日后无泥古聚讼者，臣请得条举其说而预辨之：一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三代人君，凡继先君之统者，即为先君之后，虽无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礼。皇上承继穆宗之统矣，何以又别立后？不知父子之说，汉唐来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则穆宗无子矣，岂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为立后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礼：嫡子则不得后大宗。不知此为臣庶言之，非为天家言之也。古来择取亲属，入承大统，则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后君为先君立嗣，则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盖嗣君与先君当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统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则本支应自为继别之宗，并不得以小宗论，于礼于法，当别立嗣者也。嗣君既为大宗，则虽以子为先君后，于礼于法，不能别立嗣者也。然则就今日事势论之，将来皇子虽为穆宗之嗣子，仍无妨为皇上之嫡子，尊尊亦亲亲也。皇朝律令对承继之文，则曰本生父母，他日称谓区别，圣心自有权衡。两宫以圣而行权，皇上以圣而制体，一举而忠孝慈友之人伦备焉，尊尊亲亲之礼意赅焉，义协而礼起，何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一

曰，《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难帖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子承继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群经之精言，而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设有迂儒引之以挠夫国是，佞夫藉以文其莠言，大智聪明，岂能惑哉！

"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闭，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无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承继承统之说，不过于礼制典册之中，存此数字空文，俾穆宗在天之灵爽，虽远而不远，几忘而不忘，庶可稍慰两宫鬻闵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爱。夫吴可谈区区一贬谪小臣耳，尚且昌言以发其端，致命以期其许，何况于道弟道兼尽之圣主哉！昔汉景帝欲悦窦太后之意，至有'千秋万岁后传梁王'之语，梁王非有应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后，乃闵太祖子孙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孙为嗣，孝宗非有承统之约者也。皇上圣明，远在二君之上，窃谓今日者惟在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天心，开陈至道，皇上孝悌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亲亲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贤去佞，内修外攘，则所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者，固不仅在继嗣承统一端而已也。即此一端而论，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维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定，恩谊日笃，皇太后视皇上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子，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不并行言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

又奏："此次鐍旨中'即是此意'一语，乃此议之紧要关键，天地神祇，实所共闻，朝野臣民，咸所共喻。诸臣心知其意，而苦于恐涉建储，不敢发挥，故不便述此四字之文，而专驳吴可读之折，以为如此便可不类建储矣。岂知圣意已经宣播，若不善为会通，乘此时画一长策，究其时势，转恐终必类于建储而后已。且鐍旨上言'预定'，下言'即是'，语意相连，今不为之疏解分明，以妥议具奏始，以无庸置议终，传文四方，实骇闻听。虽其所谓无庸议者系指原折而言，诚恐迂儒以文害辞，误疑两宫有游移之意，更恐他日谗佞附会，正藉此议为翻案之端，一言之微，语病甚大。窃谓此事关系至重，伏望两宫圣裁熟思，权衡至当，再降鐍旨，臣愚不胜大愿。"

又龚体旁奏："窃维此事重大，本难置词，及伏读鐍旨中'即是此意'一语，明白无疑，只有恪遵，更有何议！乃申论不一，激烈者盛气力争，巽畏者嗫嚅不吐，揆其情状，一似穆宗遽有所生皇子于皇上为侄，将来必不能继承大统者；且又似穆宗嗣子者承大统，则皇上不得以为子者。在激烈者以为言非慷切则说不行，说不行则无以报先帝，人将谓不为穆宗计也；在巽畏者以为言之详尽则似僭越，则将来必干圣怒，人将谓不为皇上计也。夫激烈，忠也；巽畏，谨也。忠与谨皆人臣之盛节，而惜其未深明乎今日之事势也。臣诚陋，敢敬为皇太后皇上持平以论之，浅说以明之：譬诸士民之家，长子有孙，次子亦有孙，自其祖父母视之，并无区别，然承袭爵职，必归长房之孙，即长房无出，以次房之孙承继，而承袭亦必归长房之嗣孙，不能归次房之他孙。何也？嫡长与嫡次之别也。而况皇上与穆宗不

惟有兄弟之伦，且有君臣之谊乎！此两宫之意，所以许大统归于穆宗嗣子之说也。又譬诸士民之家，大宗无子，次宗仅有一嫡子，然小宗以嫡子承继大宗，不闻有所吝者，以仍得兼承本宗故也。惟人君与臣民微有不同者，民间以嫡子继大宗，则大宗为主，本宗为兼；天潢以嫡子继帝系，则帝系为主，本宗可得而兼，亲不可得而兼；若人君以嫡子继长支，则固以继长支为主，而本宗亦不能不兼。盖人君无小宗，即称谓加以区别，亦于本宗恩义无伤，此两宫意在嗣子承大统，慈爱穆宗，亦即慈爱皇上之说也。

"今日吴可读为是之懿旨，不敢不遵，不许建储之家法，不敢不守，而奉命会议，又不敢不言。若非合两统为一统，以不定为预定，就将来承统者以为承嗣，似亦无策以处之矣。试思此时即不专为穆宗计，既正名为先帝承继之嗣子，岂有仅封一王、贝勒者乎？即不专为皇上计，古来天子之嗣子，有以不主神器之诸皇子当之者乎？即仅为穆宗计，承继皇子之事，皇上可于民间出继之子乎？即仅为皇上计，承继皇子之称，穆宗可如前明称为皇伯考乎？事理至显，敢敬缕陈，两宫圣明，无难立断。其应如何明降懿旨，自有圣裁。夫奉祖训，禀懿旨，体圣意，则非僭；先帝今上，皆无不宜，则非悖；明其统而非其人，则非擅；论统系，辨宗法，正足见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庥，则非干犯忌讳。此即综前计后，侃侃而陈，固无意气之可逞，亦无功罪之可言，而诸臣之偏于激，偏于畏，臣窃有所不解也。臣所以不能已于言者，诚恐皇上亲政以后，披览臣工章疏，谓此等浅显平常之事理，何盈廷诸臣竟无一人见及者？以致如此

纷纭，则忝参末议之臣，与有责焉。”

又李端棻奏：“臣于本月初一日，赴内阁会议，诸臣之意，以继统似涉建储，不敢参议，不得擅请，不能预拟，以‘毋庸置议’复奏。诸臣盖以为于此固有难于置议者也。然臣谓议者诚难，未若两宫今日筹此之难，与夫皇上他日处此之难也。初次懿旨，即谓‘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为嗣’，此次懿旨，则谓‘吴可读请颁定大统之归，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夫继嗣非建储，然合两次懿旨而绎之，则有类乎建储矣。建储非祖训也，此一难也。议者力避建储之迹，于是立一说曰：懿旨既有‘即是此意’之文矣，然则两宫确有大统归于嗣子之意矣，若即以将来继统者为继嗣，自可两全。但如此则承继之皇子，不能指定，又恐两宫为穆宗立嗣之心，未能早慰也，此二难也。议者则又立一说曰：欲定承继，又非建储，惟有俟皇子众多以后，由皇上择定一人，秘禀慈闱，宫禁外朝，仍不宣播，以符不建储之旧制。然而神器所归，最宜慎重，若定之亟，则无以协择贤之义，定之缓，又无以慰两宫之心，此三难也。且即使承继承统，合而为一，为先帝谋者尽善矣，我皇上大宝躬膺，亦必无别择宗子之理，若不筹计及此，则两宫悱念穆宗之心，与慈爱皇上之心尚未能交慰也，此四难也。此时两宫若不再申一命，群臣若不更赞一词，专待亲政之年，自行裁度，皇子即生，而即宣承嗣之旨，廷臣必争之曰：此违建储祖训也。皇子既生，而不闻承继之旨，廷臣又必争之曰：此违初次懿旨也。此五难也。诸臣知其难，惟以斟酌尽善，昭示无私，望之于皇上。微臣虑其难，则以为筹及两全，折衷一是，惟在乎两宫。伏愿皇

太后详思远虑，并责令王大臣再四思维，如何而圣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训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统垂于久远，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于推行，必在此时，先求一会通无碍之策，以待圣裁。臣知圣虑深渊，不惟有两全之道，并可贻百世之谋。”

奏入，奉两宫懿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绪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第我朝圣圣相承，皆未明定储位，彝训昭垂，允宜万世遵守，是以前降谕旨，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家法不合，皇帝受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守祖宗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皇帝亦必能善体此意也。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大臣等会议折，徐桐、翁同龢、潘祖荫联衔折，宝廷、张之洞各一折，并闰三月十七日及本日谕旨，均著另录一分，存毓庆宫。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罗惇曧：京师大学堂成立记

清咸同之季，欧力东渐，曾国藩、李鸿章辈，知西法必当慕效，乃请设制造局，立船政水师学堂，以造人材。当时士论，谓西国之长，在兵强器利，故设学仅此而止。光绪初，设同文馆于京师，是为京师有学堂之始。然仅储舌人，由同文馆出者，即舌人亦无上选。

甲午中日战后，士大夫渐奋发言自强，康有为上书请变法，遂及兴学。梁启超为侍郎李端棻草奏，请立大学堂于京师，御史王鹏运亦有是疏，中旨允行。其时恭亲王奕䜣、大学士刚毅等在枢府，厌言新政，请缓行。迄于戊戌，康有为向用，复力主兴学。迭奉严旨，促拟进大学章程，枢廷及总署大臣，仓卒不知所措。梁启超时在京师，方倡新学，乃争遣人丐启超属草。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为草章八十余事，乃据以上之。时刚毅自命正学，欲以办学自任，枢臣翁同龢患之。会李盛铎等疏荐大学士孙家鼐、侍郎许景澄，乃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即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为大学堂，延张元济为总办。元济辞，改延黄绍箕。绍箕典试出，旋以忧去，余诚格继为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员，盖员司多用翰林也。美国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

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欧美来传教者，若李提摩太、林乐和、李佳白，恒有所设学。在中国言学务，李、林等其先导矣，故求欧美学者恒于教士，当时士夫所见仅乃及此也。京曹守旧，耻入学，赴者绝鲜，其至者图居室饮食之便而已。

先是，总署奏派李盛铎、李家驹、杨士燮赴日本考察学务，数月归。逮八月政变，新政并罢，惟大学以萌芽早，得不废，许景澄继管学。旋义和团之乱作，景澄以请剿团冤僇，可毅被戕，生徒尽散。

两宫西幸，召张百熙诣行在，百熙慷慨陈时事，力请兴学，遂被命为管学大臣。其门人南昌沈兆祉为草奏陈四大纲，规画闳远。承大乱之后，海内愤悒叹无才，百熙以人望被斯任，乃欣然望兴学矣。

比议回銮，百熙以跸路大臣先期还京师，尚未暇及学务。回銮后，筹次学经费，中国先与俄国合办东清铁路，岁给中国利息银□□万两，积存华俄道胜银行，共□□万两，百熙奏请拨充大学经费。校址经乱残废，方待葺治，乃即虎坊桥之官书局为筹备所，日诣议事，而编译书局均附焉。官书局当戊戌时为康有为等所立之强学会，被劾封禁，乃改为官书局，命孙家鼐督办者也。

百熙受任之始，即谢去丁韪良，韪良抗争，与美使交涉久，卒索□千金以去。百熙以桐城吴汝纶硕望为时所服，遂以直隶州奏请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当时盖异数也。汝纶坚辞不起，百熙具衣冠诣汝纶，伏拜地下曰："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汝纶感其诚，

勉起应诏。奏派于式枚为总办，李家驹、赵从蓉副之，汪诒书、蒋式瑆、三多、荣勋、绍英等分任提调，张鹤龄为副总教习。又设编译书局，以李希圣为编局总纂，王式通、孙宝瑄、罗惇曧、韩朴存、桂埴等副之；严复为译局总办，林纾、严璩、曾宗巩、魏易等副之。奏定各学堂章程，多出沈兆祉手，是为第二次奏定章程。

庚子后，一大新政只有学务，乃以属百熙，有用人之柄，复掌财权，既杂用外吏，又薪俸厚，羡妒者多。诸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蜚语渐盛。荣禄、鹿传霖、瞿鸿禨在枢府，皆不善百熙所为，阻力纷起，百熙恒愤慨。时方购地一千三百亩于丰台，备建七科大学，后劾之者众，乃因陋就简，复葺马神庙大学，立师范、仕学两馆，非其初志也。

汝纶以学务体大，非率尔可举，当先师东瀛，乃赴日本考察学务。荣禄以荣勋、绍英随之行，实隐监之，汝纶滋不乐。荣勋与汝纶颇龃龉，绍英则师事汝纶甚谨。蔡钧为驻日公使，与汝纶论不合，多所诋讦。留日学生倾仰汝纶，汝纶亦乐接之。值吴敬恒、孙揆均等以送学生入校事与蔡钧抗辨甚力，相率罢学，汝纶力调停之，不可，蔡钧遂诬过于汝纶。荣禄乃大恚。庆亲王奕劻至谓汝纶当正典刑，肃亲王善耆力护救之，百熙急电促汝纶归国，遂还桐城。百熙以谗谤急，不敢招至京师。汝纶旋卒于乡。汝纶抱教育天下之愿，在东邮于考察，思归而实行，不遂遽殁，中外悼之。

张鹤龄以副总教习主教务，聘孙诒让、蔡元培、屠寄等充经史学教员，诒让、元培不至。日本文学博士服部宇之吉、法

学博士岩谷孙藏为仕学师范教员，陆宗舆、范源濂、章宗祥充译员。

壬寅冬，开校招考，甄拔多缋学之士，各省材隽，一时并集，新奇环伟之风气，诡异之服饰，潮涌于京师，且集于马神庙一隅。梁启超撰《新民丛报》于日本，激发民气，国内波靡，大学生徒，益发扬蹈厉，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百熙直南斋久，宫廷信其谨厚，无他肠，惟召对时恒训诫之而已。忌者必欲摧锄大学，目为革命之府，人争为大学危。百熙苦心支柱，力任群谤，大学赖以存。其后派遣东西洋游学，京外各学，以次递举，皆百熙心力之所为也。百熙负时望至隆，屡将进枢府，皆为忌者中之而止，盖以支柱学务之故。每抚膺太息，谓学务阻力横集，成就狭陋，无以对天下后世。拊循学生，肫诚恳挚。第一次选大学学生分赴东西洋留学，亲至站送其登车，勉以宏大之业。及百熙殁时，旧日生徒集祭，皆哭失声，盖所感深也。

大学既负重谤，御史王某密奏，言本朝定制，各部官皆一满一汉，故能相维不敝，今大学仅一汉大臣，致成弊窦，请增设满大臣主其事。时荣庆以仓场侍郎超拜工部尚书，方被信任，乃增命荣庆为管学大臣。命骤下，中外愕咋。故事，凡满汉员官，必满人执权。荣庆至，颇自专，百熙不能行其志。荣庆旋入枢府，百熙益无权。旋别设学务处，以张亨嘉为大学总监督。百熙坚主选派学生赴东西洋游学，荣庆滋不愿，百熙持之坚，卒派遣。荣庆怨之，后益专断，百熙遂无一事可办矣。荣庆积不慊于百熙，值张之洞自鄂督入觐，乃奏请以之洞改订学堂章

程。之洞留京数月，悉更定之。之洞独断，百熙拱手让之，荣庆遂不能容喙，心不能平，然无如何也。之洞手定学章，凡七易稿始成。奏上，御史左绍佐奏驳之，其词甚辩。付学务大臣议，复奏仍允行。

百熙深倚沈兆祉、李希圣，兆祉受谗构于枢府，恐终累百熙，乃自请辞去。荣庆深恶希圣，希圣旋病殁。之洞与张鹤龄论学科不合，亦深恶之，鹤龄乃辞去，之洞旋提学奉天，以劳殁于官。之洞旋还镇，复命孙家鼐为学务大臣。至是凡三管学，百熙位第三矣。

岁乙未，今总统袁公请立学部，乃以荣庆为尚书。朝廷防革命急，谓百熙宽纵，以荣庆严峻，且满人可信，故舍百熙而用荣庆，百熙至是谢学务。百熙方筹设分科大学，命朱启钤办校舍工程，距谢学务仅数日耳。荣庆主节用，又谓校舍在城外难约束，遂止不办。及张之洞入枢府，兼管学部，锐意办七科大学，仍就马神庙校地稍廓充之，与百熙当时计划不尽同也。

张亨嘉为总监督后，继之者为李家驹、朱益藩、刘廷琛、劳乃宣、柯劭忞、严复。自朱益藩时总监督为三品实官。

当戊戌时，大学生诵八股之声，比舍不绝。癸卯、甲辰间，虽学风扬厉，然科举未废，大学生于校舍攻策论习殿卷白折者，亦所恒有，乡会试期届，校舍辄空其半。甲辰会试，张百熙、荣庆皆以学务大臣充总裁，总监督张亨嘉谕止学生赴试。学生则言管学且奉旨主试，何独禁吾侪赴试乎？亨嘉无以难，卒听之行。百熙慨然谓科举不废，学堂断难进步，及袁公与张之洞、端方请废科举，百熙尤力赞助之。

罗惇曧：中俄伊犁交涉始末

同治十年，西域回部叛，俄人以接壤故，藉代守之名，举兵占伊犁全境，设官治之。时新疆俶扰，方用兵，未暇问俄。逮光绪四年，回乱平，五年四月，以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大臣。朝议索伊犁，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兼转官左都御史。崇厚既懵于外事，以奉朝命索还伊犁，俄人俾许规还，其他皆非所计，遂与订新约十八条。其第六款，俄既归还伊犁，中国愿给俄国银五百万罗布；第七款，伊犁既还中国，当以可西河之西及丽山之南之地，以至于底克斯河，尽让与俄；第十款，除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已照先立和约，俄国立有领事外，今议定在嘉峪关、科布多、哈密吐耳番、乌鲁木齐、库车各地，各再设立领事；第十二款，蒙古天山南路、天山北路等，俄商货物往来，无庸付税；第十四款，凡俄商贩通货物，至张家口、嘉峪关、天津、汉口等处者，可过同州府、西安府、汉中府各路，其将中国货物运入俄国，亦由此路。

约文咨送回国，朝野骇然。谕旨言："若照所拟条约，所损已多，断不可行。口岸既多，与华商生计大有妨碍，允行则实受其害。先允后翻，则曲仍在我，应设法挽回，以维全局。"修撰王仁堪、庶吉士盛昱交章论劾，朝士激昂议战。洗马张之

洞疏言：

“新约十八条，他姑勿论，其最谬妄者，如陆路通商，由嘉峪关、西安、汉中直达汉口，秦陇要害，荆楚上游，尽为所据。马头所在，支蔓日盛，消息皆通，边圉难防，堂奥已失，不可许者一。东三省国家根本，伯都讷吉林精华，若许其乘船至此，即与东三省全省任其游行无异。陪京密迩，肩背单寒，是于绥芬河之西，无故自蹙地二千里。且内河行舟，乃各国历年所求而不得者，一许俄人，效尤踵至，不可许者二。朝廷不争税课，当恤商民，若准回两部、蒙古各盟一任俄人贸易，概免纳税，华商日困犹末也；以积弱苦贫之蒙古，徒供俄人盘剥，以新疆巨万之军饷，徒为俄人缓输。且张家口等处内地，开设行栈，以逐渐推广，设启戎心，万里之内，首尾衔接，不可许者三。中国藩屏，全在内外蒙古，沙漠万里，天所以限夷狄，俄人即欲犯边，遥北一面，总费周折。如蒙古全贴，供其役使，彼更将重利以啗蒙古，一旦有事，音信易通，必撤藩屏，为彼先导，不可许者四。条约所载，俄人准建卡三十六，延袤广大，无事而商往，则讥不胜讥，有事而兵来，则御不胜御，不可许者五。各国商贾，从无许带军器之例，今无故声明，人带一枪，其意何居？若有千百为群，闯然径入，是兵是商，谁能辨之？不可许者六。俄人商税，种种取巧，若各国希冀均沾，洋关税课，必然岁绌数百万，不可许者七。同治三年，新疆已经议定之界，又欲内侵，断我入城之路。新疆形势，北路荒凉，南城富庶，争硗瘠，弃膏腴，务虚名，受实祸，不可许者八。伊犁、达尔布、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

古城、哈密、嘉峪关等处，准设领事官，是西域全疆，尽归控制。有洋兵斯有洋商，有洋商斯有洋兵，初则夺我权势，继则反客为主，驯至彼有官而我无官，彼有兵而我无兵。且各国通例，惟沿海口岸准设外邦领事，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乌鲁木齐古城、哈密、嘉峪关，乃我境内，今日俄人作俑，设各国援例，将十八省腹地均布洋官，又将何以处之？不可许者九。名还伊犁，而三省山岭内，卡伦以外，盘踞如故，据高临下，险要失矣。割霍尔果斯以西、格尔海岛以北，屯垦无区，游牧无所，地利尽矣。金顶寺又为俄人市廛，现与约定俄人产业不更交还，是伊犁一线东来之道，必穿俄巢，出路绝矣；寥寥遗黎，彼必尽迁以往，人民空矣。掷二百八十万有用之财，索一无险阻、无地利、无出路、无人民之伊犁，将焉用之？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许之，可谓至愚至谬；皇太后、皇上赫然震怒，遣使臣，下廷议，可谓至明至断。上自枢臣总督王大臣以至百司庶官，人人皆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惧一经变约，或召衅端，然臣以为不足惧也。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请言改议之道，其要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何谓计决？无理之约，使臣许之，朝廷未尝许之。崇厚误国媚敌，擅许擅归，国人皆曰可杀者也，伏望拿交刑部，明正典刑，治使臣之罪，则可杜俄人之口。按之万国公法，既有不准违训越权之例，复有臣执全权、可否仍在朝廷之条，正与崇厚不遵密函、不请谕旨之罪相合，耆英之案，成宪昭然，故力诛崇厚则计决。何谓气盛？俄人欺我使臣软懦，逼胁画押，施一偿百，

意犹未餍。不料俄罗斯腼然大国，乃至出此，不特中国愤怒，即环海各国，亦必不直其所为。至俄使不待定约声明归国，外洋亦无此例。况凯汤德系署理公使，岂能径归？其为恫喝无疑。情形显然，尽可听其去留，不必过问。莫如明降谕旨，将俄人不公平、臣民公议不愿之故，布告中外，行文各国，评其曲直。兼属各国将我国家情理兼尽之处，刊诸新闻纸，明谕边臣，整备以待。据众怒难犯之情，执万不可从之志。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竭，臣离民怨，近闻其国君有防人行刺之举，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行将自毙，焉能及人！故明告中外则气盛。何谓理长？种种要挟，皆由伊犁而起，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虚名，所失者新疆二万里之实际，而每年尚须耗五百万饷需，以供边师防军建城开屯之用，是有新疆尚不如无新疆也。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肆责言，曲在彼。况使臣面押，未奉御批示复，一如载书未歃血，岂足为凭？俄人理屈词穷，焉能生衅？故缓收伊犁则理长。何谓谋定？俄人而讲信义，兵端可以不开，若俄人必欲背公法，弃和好，设防之处，大约三路：一新疆，一吉林，一天津。左宗棠席屡胜之威，兵素强，金顺、刘锦棠、锡纶、张曜亦皆战将，以静待动，俄人必败，遏其归路，俾被将只轮不返。若出吉林边地，辽东山谷丛集，其地去俄二万余里，悬军深入，馈饷继艰，不能用众。特简兼资文武之将帅，畀以重权，资以巨帑，分南北洋海防之费，为经略东三省之资，命左宗棠、金顺选籍隶东三省知兵之将官数人，速来听用，招集索伦吓津打牲之众，教练成军，其人素性雄勇，习与俄斗，

定能制胜，即小有挫衄，坚守数月，必委而去。天津一路，逼近神京，然俄国兵船扼于英法公例，向不能出地中海，即强以商船载兵而来，亦非若西洋有铁甲等船者比。李鸿章高勋重寄，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伏请严饬李鸿章，谕以计无中变，责无旁贷，及早选将练兵，仿照法国新式，增建炮台，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设使以赎伊犁之二百八十万金，雇募西洋劲卒，亦必能为我用。俄人蚕食新疆，并吞浩罕，意在拊印度之背，不特我之患，亦英之忧也，李鸿章若能悟英使辅车唇齿，理当同仇。近来之立功宿将，如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刘铭传、善庆、岑毓英、郭松林、喜昌、彭楚汉、郭宝昌、曹克忠、李云麟、陈国瑞等，或回籍，或在任，酌量宣召来京，悉令其详议筹策，分驻京通津站及东三省，以备不虞。山有猛虎，建威销萌，故修武备则谋定。

“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驱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胁朝鲜。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

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要之武备者，改议宜备，不改议亦宜备；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中外群臣之公议，非臣一人之私见。独谋在疆臣，作气在百僚，据理力辨在总理衙门，决计独断，始终坚持，则在我皇太后、皇上。”

奏入，谕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议奏。是时方诏求言，士气奋发，又值回部荡平，士夫多言兵可用，乃争言战俄。尚书万青藜、侍郎长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郭从矩、余上华、吴镇、胡聘之、御史孔宪彝、黄元善、田翰墀、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御史邓庆麟、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御史叶荫昉、肃亲王隆懃、检讨周冠、员外郎陈福绶先后陈奏，大半主战，谕一并付议，并命醇亲王奕譞一同会议具奏。

崇厚不俟朝命，擅自回京，诏褫职逮诏狱，旋定斩监候，中外骇愕。按公法，无全权定约后罪其使臣者。俄谓将决裂，欲以兵力追挟，期约必成。一等毅勇侯大理寺少卿曾纪泽，方奉使英法，至是改命使俄，另议条约。俄兵舰已集辽海，乃命沿边江海备兵，命北洋大臣李鸿章简战舰于烟台、大连湾；彭玉麟、李成谋简长江水师；通政司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加吴大澂三品卿衔，赴吉林帮办防务；起刘铭传、鲍超、曹克忠于籍，令治军；诏求将财。

前出使英国大臣侍郎郭嵩焘方引病在籍，至是疏言：

“左都御史崇厚，在俄国立定条约十八款，不察山川阨要之形胜，不明中外交接之事宜，种种贻误，无可追悔。然西洋

各国，遣派使臣，相与议定条约，原应由政府核准施行，是此案准驳之权，仍制自朝廷。所有派遣各国使臣，凡两国交涉事件，应责成料理，总理衙门可但谕饬驻俄公使转达俄国外部，伊犁条约暂缓核准，权听俄兵驻扎伊犁，以俟续议。俄人虽甚狷獗，亦不能违越万国公法，以求狂逞，只权应之一法，可以稍戢俄人之志，即在我亦稍有以自处。臣请统前后事情分别陈之：

"一曰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乾隆年间，戡定准回各部，设立各城驻扎兵弁，外设屯卡，与各属部画分疆界。百余年来，哈萨克布鲁特诸部日见衰微，其地多为俄人侵占。又西灭浩罕诸部，与西域壤地紧相毗连，而自回疆畔乱二十余年，屯卡毁弃殆尽，即令俄人缴还伊犁一城，清理疆界，极费推求。陕甘督臣左宗棠，平日讲求地理之学，经营西域，已逾十年，形胜险要，为能详知，并非数万里外遣一使臣凭空定议之事，臣所谓收还伊犁应由甘督核议者此也。

"二曰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俄人占踞伊犁时，但以保护疆界商民为言，原约中国平定西域，仍行退还，是收还伊犁并无他虑，惟虑俄人索取兵费太多。此须至伊犁相度情形，乃可置议。左宗棠以战功平定西域，不肯居赎回伊犁之名，拣派大员会议，著紧亦专在此，无舍伊犁而径赴俄会议之理。即令议办已有端绪，应遣使赴俄定约，亦必须由肃州取道伊犁，兼与左宗棠商定一切。臣在伦敦，日本遣使恩倭摩的赴俄议换库页一岛，即所谓虾夷岛也，在该岛争持多年，乃遣使赴俄计议，其使臣即由库页岛径达黑龙江，取道伊犁，绕乌拉岭赴俄，

为其水陆交通险隘形胜及其兵力所注，非身亲考览无由知也。俄酋高福满，驻扎伊犁，兼统浩罕诸部，其与崇厚议还伊犁，二万里调高福满回国会办。此在中国，关系绝大，而俄人则进退皆利，无关得失之数，而其任劳核实如此，臣所谓遣使议还伊犁，当径赴伊犁会办者此也。

"三曰直截议驳伊犁条约，当暂听从驻扎，其势万不能急速收还。臣查天山南北两路所以号称肥饶者，正以河道纵横灌输之故，俄人所踞西伯利部一万余里，并属荒寒之地，近来侵夺塔什干浩罕诸部，蓄意经营。前岁见俄国新报，言其提督斯哲威尔探寻巴米尔郎格拉湖一带，报称喀拉库拉湖至阿克苏，有通长不绝河源，深入俄国荒漠之地，为历来人迹所未到，举国相为庆幸。其睨视西域，蓄谋已深。伊犁一城，尤为饶沃。自伊犁河以南曰哈尔海图，产铜；曰沙拉博和齐，产铅；其北山曰空鄂尔峨博，产煤；曰关里霄，产金；曰索果，产铁。往时河南设有铜厂、铅厂，并近距特克斯河，而办理不甚如法。山北煤铁各厂，则尚未开采，西洋人群视为上腴之地。伊犁所设九城，专驻兵弁，其膏腴并在河南山北。西至霍果斯，亦设有一城，距伊犁不逾百里，所设额尔齐齐罕诸卡，皆在五百里以外。今画分霍尔果斯河属之俄人，则伊犁一河亦截去四之三，而五百余里之屯卡皆弃置之矣。画分特克斯河属之俄人，则旧设铜铅各厂，亦与俄人共之，而特克斯河横亘天山以北，其南直接库车拜城，声气皆致阻隔，所设屯卡，直达特克斯河源，皆弃置之矣。塔尔巴哈台距伊犁东北尚在千里以外，闻亦有画归俄人之地。以一域孤悬浮寄，尽割置其膏腴之地，名为收还伊犁，

而实弃之。此时置议，较之从前，其难万倍，当据万国公法，由国家径行议驳，无可再行商办之理。以此时擲弃伊犁与收还伊犁，其势并处于两穷，惟有申明权听驻扎，以杜其狡逞之心，而仍以从缓计议，稍留为后图，庶自处于有余之地，而亦有余地以处俄人。臣所谓直议截驳伊犁条约，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

"四曰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西洋各国，互相联络，各视其国势缓急轻重与其恩怨以为之程。数百年来，攻伐兼并，事变百出，而目前大势，则英、法两国为私交，俄、德两国为私交。德与法仇恨方深，英与俄尤为累世积怨，其心意所向背，即其喜怒好恶亦皆为之转移。臣尝谓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当共一公使，凡为公使驻扎，非但以虚名通两国之好而已，实有维持国体之责与商办事件之权。遣使会议，当在伊犁，而其难通之情与其两不相下之势，由驻俄公使达之俄国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责，此亦万国公法所当准情据理。通论其节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议已定条约，恐徒资俄人口实，以肆行其挟制之术。俄国新报已言伊犁条约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窥见其用心矣。臣所谓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者此也。

"五曰定议崇厚罪名，于例本无专条，亦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假，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缴还伊犁之稍有

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知洋务，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故常以渭于西洋交接，亦当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势，而后可以应变。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当定议条约之时，崇厚不能知也，参赞随员，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损充饷赎罪，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

"六曰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亟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处理，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

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辨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臣所谓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者此也。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名之所趋，积重难返，虽稍知其情状，亦为一时气焰所慑而不敢有所异同，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务固不在此，应恳饬令驻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中国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条约，万难核准，所有俄兵驻扎伊犁，应暂无庸撤退。从前喀什噶尔曾经与俄通商，应否照旧举行之处，由陕甘督臣左宗棠与俄国督兵大臣会商核办，以期妥善，毋得轻易率请用兵，致失两国交谊。开诚布公，正辞明辨，或冀挽回万一。以后与俄人交涉，亦可于此稍得其端倪，关系大局，实非浅鲜。

“臣以庸愚，奉使无状，万口交谪，无地自容，积年以来，心气消耗，疾病日增，里居踰岁，足迹未尝一出门户，自分衰病余生，无复犬马图效之望，而轸念时艰，重以崇厚之昏庸，贻误多端，几至无可补救，臣粗有所见，诚知一时公论，以此必多触牾，然求之事理，征之史策，准之国家之利病，验之各国之从违，允宜及早断行，以免多生枝节。为时愈久，议论愈繁，则益难于处理，是以不避诟讥而终甘缄默，谨略献其愚忱，上备圣明采择。”

谕旨：“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将俄国约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纪泽遵办，原就已定

之约，权衡利害，以为辨论改议之地。第恩俄人贪得无厌，能否就我范围，殊不可必，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知，看其如何答复。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两作罢论，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知得步进步，别有要求。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应修约章，本与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后，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

曾纪泽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拟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无从转圜，请贷其死。谕言：“崇厚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罪名，定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乃近闻外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中国与俄国和好二百余年，实愿始终不渝，无失友邦之谊，崇厚奉命出使，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含糊定议，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惩办，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启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著曾纪泽知照俄国，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

纪泽以朝论纷拏，虑轻议启衅，乃熟权情势，豫为论列，疏言：

“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

“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有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悻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蔵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谓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洲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

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

"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第就西域而论，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一大炮台，细察形势，良非虚语。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而说者又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然则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抑任其逍遥境上乎？召之使回，而经界未明，边疆难保无事，设有缓急，不惟仓卒无以应变，即招集亦且维艰；任其久留，则转饷浩繁，不可以久持也。夫使岁费不赀而终归有用，犹之可也；若竭天下之力以注重西陲，历时既久，相持之势渐有变迁，典兵者非复旧人，将帅之筹画不同，兵卒之勤懈不一，诚恐虚糜饷糈，仍归无用，而海防之规模，

亦因之不能逐渐开展，则贻误实大，此固廷臣疆臣所宜及今妥筹全局，不可视为日后之事而忽之者也。

"我皇太后、皇上悯念遗黎，不忍令其复遭荼毒，遣派微臣，思有以保全二百年来之和局，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有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也。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挟，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

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

“俄约之准驳，应经廷臣分别奏明，而臣未至彼都，以先进通融之说，未免迹涉畏葸，以致物议沸腾。顾臣窃思之，秉一定之规模，但责臣以传答两国之语言，胪列应驳之条，屡辩而力争之，事之成败，非所敢知，是臣之责任，较轻于臣之私计。伏念微臣世受国恩，滥跻卿贰，即使身在事外，苟有一知半解，犹宜尽献芻荛，以备采择，况既膺使职，责任攸归，岂敢缄默唯阿，卤莽从事，自避嫌疑之谤，上贻宵旰之忧！臣所鳃鳃过虑者，窃恐廷臣所议，除偿款以外，所有通商、分界各条，逐条均须驳改，在议者固属荡荡平平之道、堂堂正正之辞也，然言经而不言权，论理而不论势，俄人之必不见允，则不待智者而后知之。如此，则日后之事不外三途：一曰俄人不允，则称干比戈，声罪致讨，此战之说也，庙堂自有胜算，非使臣之所敢议也。一曰俄人不允，则暂弃伊犁，存而不论，此守之说也，是边界不可稍让，而全境转可尽让也，臣亦未敢以为是也。一曰俄人不允，然后取现今之所驳者，陆续酌允，委曲求全，此和之说也。然则目前之所驳，是姑就吾华之公论，聊以尝试之耳，尝试不效，乃复许之，此市井售物抬价之术，非圣朝所以敦信义以驭远人之道也。俄人本以夸诈为能事，若此时逐条驳改，日后又不得已而允，则将益启其狡谲之谋，且使西洋各国从而生心，诚恐此次伊犁约章所挽回者无几，而从此中外交涉之务，议论日以滋多。臣所以言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两端，均贯有一定不

移之计，勿致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准之条，此臣愚昧之见也。

“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辩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如此立言，则入境或不致遂见拒绝。至于约章如何辩论，计原议诸臣此时必业经奏明准驳，知照前来。惟军国大政，所关实非浅鲜，似不厌再三详审，精益求精，当俟廷臣细行商定之后，由总理衙门咨行到臣，始敢与该国平情争论。若臣言力争分界、酌允通商之说稍有可采，则在廷诸臣自必考究精详，斟酌尽善，乃定准驳之条；即臣说全无是处，通商各条必须全驳，臣俟接准总理衙门文牍，自当恪照指驳之条，逐一争辩。臣自惟驽下，勉效驰驱，际此艰难，益形竭蹶，惟有谨遵不激不随之圣训，殚竭愚忱，冀收得尺得寸之微功，稍维大局。”

又奏：“臣于光绪六年四月十七日接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密电云：‘到俄先告以难准之故，如因条约不准，不还伊犁，大可允缓，能将崇厚所议，两作罢论，便可暂作了局，意在归宿到此，惟勿先露旧约。通商分界，俟后商办，亦可告知。初五日有寄谕，先电闻’等因。臣答电谓‘缓索伊犁系最后一著，须说明是暂缓，非径让，此亦西例也’等因去讫。窃思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暂置不论，自系权衡利害之轻重，而明绝其觊觎之心。查西洋各国，每有

因辩论之事，两国争持不能平允，而又不欲轻于用兵，于是知照该国，且布告各与国，谓某事本国未经应允，特以不欲用兵，姑从缓议。英人名此法曰嘈嘈太司特。无论强横无理之国，见有嘈嘈太司特文牍，即应将所议之事作为暂缓之局。暂缓者，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数十年，并无期限，遇有机会，仍可将前事提出商论。此固西人办理交涉事件之通例，而中国于伊犁、琉球等案，皆可仿而行之者也。臣折中以伊犁边界不可稍让、全境转可尽让为疑，如用嘈嘈太司特办法，自可免弃地之嫌。惟是伊犁一域，实我要区，暂置不论，终是未了之案，况旧约亦有通商分界诸事，虚悬未定，是暂置伊犁而争论仍不能遽息者，在我本有万难遽息之势也。臣愚以为缓索伊犁，姑废崇厚所订之约，总理衙门所谓意在归宿到此者，自系专指目前局势而言，至于将来之归宿，似仍宜办到通商稍予推广，伊犁全境归还，乃可真为了结。臣未赴俄都，并非受俄人之挟制，而妄述通融之说，徒以揆度敌情，熟权事势，稍有所见，不敢不言，请旨饬下原议诸臣妥议具奏。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径径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鬯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后已。”

谕言：“伊犁系中国土地，从前俄人只称代收代守，是尚不敢公然居侵占之名，中国向其索还旧疆，本系名正言顺。至通商一事，自当权其利害轻重，予以限制。其必不可行者，亦未可迁就从事，致贻后患。该少卿当就原约各节，妥慎办理，如有应行量为变通之处，仍当随时察看情形，奏明请旨。”

纪泽既至俄，俄方遣前驻华使臣布策来华，促定约。纪泽

请于俄外部，令布策折回，议于俄京。既与外部大臣吉尔斯、副大臣热梅尼及布策迭次会议。俄言全权签约后，无再商者。纪泽言崇厚所许，大溢出朝旨之外，不能不酌改。俄言中国罪使臣，废成约，悖公法。纪泽言中国以使臣失职，悖朝旨，故罪之，无预外国事，旋虑碍贵国颜面，已释之矣。俄言中国备兵，将失和。纪泽言备兵非缘俄而起。俄言中国既备战，俄不得不遣兵，衅由中国起。纪泽言中国亦云尔，然两国方敦睦，不当有此言。俄谓纪泽非全权。纪泽言吾驻使，以有议约之权为断。

逮俄既允议，纪泽所更实多，俄谓与全废约同，必不可，迭会议，均不决。俄既迫愈甚，纪泽请于朝，谓伊犁自我索之，今约不成，盍缓之，俟诸他日。报可。纪泽既以为言，俄谓不索还，请使臣署约为信。纪泽谓吾特少缓之，俟贵国之转圜，各国原有此例，若自我割地，吾何以对吾国人？俄许还地，索偿甚奢，纪泽坚却之。朝旨屡备兵，俄屡诘焉，纪泽言设防非为备战，万难中止。俄言中国既备兵，我国不能不设备，他日兵费当取之中国。纪泽言未战而索兵费，古无此例，若必索之，则中国宁一战而后偿，惟两国敦睦二百余年，不当出此。俄言中国不能守伊犁，俄代守之十年，既不我德，兵费尚靳之乎？纪泽言俄厚谊还伊犁，偿款则可，不当称兵费。俄言二五之于十，又奚辩乎？纪泽执不可。久之互让步，乃于光绪七年正月，议定条约二十款、专条一、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款。

崇厚原约收回伊犁地广二百余里，长六百余里，纪泽增索伊犁南境要隘各地广二百余里，长四百里，偿代守伊犁费及赔

偿损失卢布九百万元。伊犁西边地归俄管属，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尔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汇流处，再过伊犁河，往南至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往南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自奎峒山过黑伊鲁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由分界大臣就此直线与旧界之间酌定新界。俄国照旧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库伦设立领事官外，亦准在肃州（即嘉峪关）及吐鲁番两城设立领事，其余如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五处，俟商务兴旺，始行续议。俄人在中国蒙古地方贸易，其蒙古各处及各盟设官与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将来商务兴旺，方议税则照纳。俄商贩货由陆路运入中国内地者，可照旧经张家口、通州赴天津，或由天津运往别口及中国内地，并准在以上各处销售，俄商在以上各口及内地购货运送回国者，亦由此路。并准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

约既定，电请朝旨，允之。自光绪五年至六年冬十二月，和约成，纪泽乃以所历曲折，缕列备陈，疏言：

“臣于七月二十三日，因俄国遣使进京议事，当经专折奏明在案。八月十三日，接奉电旨，著遵迭电与商，以维大局。次日又接电旨，俄国日迫，能照前旨争重让轻固妙，否则就彼不强中国概允一语，力争几条，即为转圜地步，总以在俄定议为要各等因。钦此。臣即于是日往晤署外部尚书热梅尼，请其追回布策，在俄商议。其时俄君正在黑海，热梅尼允为电奏，布策遂召回俄。嗣此往返晤商，反复辩论，迭经电报总理衙门随时恭呈御览，钦奉迭次谕旨，令臣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受一分之害，圣训周详，莫名感悚。臣目击时艰，

统筹中外之安危，细察事机之得失，敢不勉竭驽庸，以期妥善。无如上年条约章程专条等件，业经前出使大臣崇厚盖印画押，虽未奉御笔批准，而俄人则视为已得之权利。臣奉旨来俄商量更改，较之崇厚初来议约情形，难易迥殊，已在圣明洞鉴之中。俄廷诸臣，多方坚执，不肯就我范围。自布策回俄后，向臣询及改约诸意，臣即按七月十九日致外部照会大意，分条缮具节略付之。布策不置可否，但允奏明俄君，意若甚难相商者。臣屡向热梅尼处催询各条，彼见臣相逼太甚，遂有命海部大臣呈递战书之说。臣不得已，乃遵迭次电报，言可缓索伊犁，全废旧约。热梅尼又欲臣具牍言明，永远不索伊犁，经臣严词拒绝，而微示以伊犁虽云缓索，通商之务，尚可以商。旋接俄外部照会，除归还帖克斯川外，余事悉无实际。爰据总理衙门电示，分列四条，照复俄外部，又与之逐节面争。热梅尼等嫌臣操之太蹙，不为俄少留余地，愤懑不平。布策又以通州准俄商租房存货暨天津运货准用小火轮船拖带两事，向臣商论。臣直答以原约之外，不得增添一事，虽其计无可施，而蓄怒愈深矣。

"臣日夜焦思，深恐事难就绪，无可转圜。适俄君自黑海还都，谕令外部，无使中国为难，于无可让中，再行设法退让，但经此次相让后，即当定议，外部始不敢固执前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来照会两件、节略一件。第一照会言此次允改各条，中国若仍不允，则不得在俄再议，且将外部许臣商改之事，全行收回。第二照会，言交收伊犁办法三条。节略中则历叙允改之事，约有七端，臣请逐款详其始末：

"第一端曰交还伊犁之事。查原约中，伊犁西南两境分归俄

属，南境之帖克思川地，当南北通衢，尤为险要，若任其割据，俄有归地之名，我无得地之实。缓索之说，诚属万不得已之举，否则祖宗创业艰难，百战而得之土地，岂忍置为缓图！臣奉命使俄后，通盘筹画，必以界务为重者，一则以伊犁、喀什噶尔两境相为联络，伊犁失，则喀什噶尔之势孤，此时不索，再索更待何时？一则以伊犁东南北三界均与俄兵相接，缓索后不与议界，恐致滋生事端，若竟议界，又嫌迹近弃地，而又虑其得步进步，伊犁虽已缓索，而他事之争执如故也。嗣因挽留布策，非将各事略为放松不可，遂舍西境不提，专争南境。相持不下，始允归还，然犹欲与西南隅割分三处村落，其地长约百里，宽约四十余里。臣检阅舆图，该处距莫萨山口最近，势难相让，迭次厉色争辨，方将南境一带地方全数来归。其西南隅，允照前将军明谊所定之界。

"第二端曰喀什噶尔界务。从前该处与俄接壤者，仅正北一面，故明谊定界，只言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亦未将葱岭在俄国语系何山名照音译出，写入界约，今则逼西安集延故地尽为俄踞，分界诚未可索。崇厚原约所载地名，按图悬拟，未足为凭，臣愚以为非简派大员亲往履勘不可。吉尔斯必欲照崇厚原议者，盖所争在苏约克山口也。臣答以已定之界宜仍旧，未定之界可另勘。吉尔斯踌躇良久，谓此事于中国无益，非俄所求，既以原议为不然，不妨罢论。臣虑界址不清，则衅端易启，特假他事之欲作罢论者相为抵制。布策又称原议所分之地即两国现管之地，臣应之曰：如此何妨于约中改为照两国现管之地勘定乎？最后吉尔斯乃允写各派大臣秉公勘定，不言根据崇厚

所定之界矣。

“第三端曰塔尔巴哈台界务，查该界经明谊、奎昌等分定有年，迨崇厚来，俄外部以分清哈萨克为言，于是议改，考之舆图，已占去三百余里矣。臣每提及此事，必抱旧界定论，吉尔斯知臣必不肯照崇厚之议，始允于崇厚、明谊所定两界之间，酌中勘定，专以分清哈萨克为主。所称直线自奎峒山至萨乌尔岭者，即指崇厚所定之界而言也，日后勘界大臣办理得法，或不至多所侵占。以上界务三端，臣与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

“第四端曰嘉峪关通商。允许俄商于西安、汉中行走，直达汉口之事，总理衙门驳议，以此条为最重，迭议商务者，亦特此条为最坚，盖以我之内地，向无指定何处准西商减税行走明文，此端一开，效尤踵至，后患不可胜言。外部窥臣著重在此，许为商改，及询以如何商改之处，则云须各大端商定，再行议及。臣亲诣布策寓所，告以事关大局，倘不见允，则余事尽属空谈，词意激切。布策言于吉尔斯，于是允将嘉峪关通商仿照天津办理，西安、汉中两路及汉口字样，均允删去不提。

“第五端曰松花江行船至伯都讷之事。查松花江面直抵吉林，爱珲城定立条约时，误指混同江为松花江，又无画押之汉文可据，致俄人历年藉为口实。崇厚许以行船至伯都讷，在俄廷犹以为未满志也，现将专条径废，非特于崇厚新约夺其利，直欲为爱珲旧约辩其诬。臣初虑布策据情理以相争，无词可对，故择语气之和平者，立为三策：一径废专条；二稍展行船之路，于三姓以下，酌定一处，为之限制；三仍允至伯都讷，但入境

百里，即须纳税，且不许轮船前往。布策均不以为然。适奉电旨，责臣松劲，于是抱定第一策立言，务期废此条约。布策犹纠缠不已，吉尔斯恐以细故伤大局，不从其言，遂允将专条废去，声明爱辉条约如何办法，再行商定。

"第六端曰添设领事之事。查领事之在西洋各国者，专管商业，其权远在驻扎中国领事官之下，故他国愿设者，主国概不禁阻。臣此次欲将各城领事删去，外部各官均以为怪，随将中国不便之处，与之说明。吉尔斯谓领事之设，专为便商起见，系属宾主两益之事，中国既有不便，即仅于乌鲁木齐添设一员如何？臣因其多方相让，碍难再争，而总理衙门电钞编修许景澄折内，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乌鲁木齐三处毋设领事，其次争乌鲁木齐、乌里雅苏台两处等语，臣乃复见布策，愿其商改，节略内始将乌鲁木齐改为吐鲁番，余俟商务兴旺时，再议添设。

"第七端曰天山南北路贸易纳税之事。新疆地方辽阔，兵燹之后，凋敝益深，道远则转运维艰，费重则行销益滞，招商伊始，必限以行走之路，纳税之章，商贩实多未便。阅总理衙门来电，曾言收税为轻，臣因将原约内均不纳税字样，改为暂不纳税，俟商务兴旺，再订税章。查西例纳税之事，本国可以自主，日后商情果有起色，即伊犁等处，亦不妨逐渐开征，以充国库。以上商务四端，臣与俄外部先后商改之实在情形也。

"此外又有偿款一端。凡商减之事，益于我则损于彼，热梅尼、布策等，本有以地易地之请，臣称约章事只可议减，不可议增，彼遂谓中国各路征兵，显欲构衅，俄遣船舰边以相应，

耗费卢布一千二百万元，向臣索偿，且言如谓未尝交绥，无索兵费之理，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等语。臣答以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彼之言虽极恃强，臣之意未为稍屈。旋据总理衙门复电，嘱臣斟酌许之，至多不得逾二百万两。又电言：如无别项纠缠，统计约五百万两，偿款即可商定云云。臣见吉尔斯、热梅尼等，始则争易兵费之名，继则争减代守伊犁偿款之数。久之热梅尼谓迟一年收回伊犁，又加还帖克斯川以代守费论，至少亦须加卢布四百万元。臣照会中，但允加代守费卢布二百五十万元，若并归伊犁西境，犹可略议增加。吉尔斯不谈西境，仅称连上年偿款统算，非卢布一千万元不可。臣嫌为数过多，吉尔斯笑曰：俄国岂以地出售者！果尔，则以帖克斯川论之，岂仅值五百万元乎？不过改约多端，俄国一无所得，面子太不光彩，假此以自慰耳。臣察其意甚决，乃言热梅尼所说仅四百万，何得又增百万？吉尔斯无词折辩，故节略内仍以添偿卢布四百万元定数。查上年崇厚所议兵费偿款卢布五百万元，合银二百八十余万两，此次俄国认出自华至英汇费，则金磅之价较贱，合前后卢布九百万元而统算之，约计银五百万两以内。

“臣综观界务、商务、偿款三大端，悉心计较，与总理衙门来电嘱办之意，大略相同，即摘录照会节略大意，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并与外部说明，俟接奉电旨后，再行画押。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条约章程底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径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肯苟且迁就之意，且以有益于中国、无损于俄人等语开诚布公而

告之。于崇厚原订约章字句，陆续有所增减。如条约第三条，删去‘伊犁已入俄籍之民，入华贸易游历，许照俄民利益’一段。第四条，俄民在伊犁置有田地，照旧管业，声明伊犁迁出之民不得援例，且声明俄民管业既在贸易圈外，应照中国人民一体完纳税饷。并于第七条伊犁西境安置迁民之处，声明系安置因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以防迁民虽入俄籍，而仍有占据伊犁田土之弊。第六条，写明所有前此各案，以防别项需索。第十条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暨第十三条张家口无领事而设行栈，均声明他处不得援以为例，以杜效尤。第十五条，修约期限，改五年为十年。章程第二条，货色包件下添注‘牲畜’字样，其无执照商民照例惩办，改为从严罚办。第八条，车脚运夫绕越捷径，以避关卡查验，货主不知情，分别罚办之下，声明海口通商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凡此增减之文，皆系微臣与布策商草法文约稿之时，反复力争而得之者，较之总理衙门三月十二日所寄廷臣奏定准驳之议，虽不能悉数相符，然合条约章程计之，则挽回之端，似已十得七八。此臣与吉尔斯、布策商量条约章程底稿，于节略七端之外，又争得防弊数端之实在情形也。

“十二月十七日，接奉电旨：该大臣握要力争，顾全大体，深为不负委任，即著照此定约画押，约章字句，务须悉心斟酌，勿稍疏忽。臣告知俄外部，转奏俄皇，此邦君臣，同深钦感。俄皇谕令外部允废崇厚原定约章，另立新约，又饬催布策速行缮约画押。臣因节略七端之外所争诸端，字句尚未周妥，日夜与布策晤谈而笔削之，直至光绪七年正月初九日，始得将法文

约章底稿议定。又彼此商定：汉文俄文条约章程各缮二分，而将先订之法文缮正二分，以资考证。逐条参酌，较对无误，于正月二十六日，与外部尚书吉尔斯、前驻京使臣布策公同画押盖印讫，电请总理衙门代奏，仰慰宸廑。”

奏入，报可。纪泽又虑俄约虽定，恐启国人易视交涉之心，因备陈所经艰困，以资观省，乃奏言：

“臣于定约之折，须宣示内外臣工，甚或流传海外，是以未敢将委曲难言之隐，据实奏明。然微臣办事之难，与寻常出使情形迥不相同，有不能不沥陈于圣主之前者。西人待二等公使之体，远逊于头等，而视定议复改之任，实重于初议。原约系特派头等全权便宜行事之大臣所订，臣晤吉尔斯、布策诸人，咸以是否头等有无全权相诘，臣答以职居二等，不称全权大臣。乃彼一则曰头等所定，岂二等所能改乎？再则曰全权者所定尚不可行，岂无全权者所改转可行乎？臣渥承眷遇，岂复希非分之宠荣，且西洋公法，凡奉派之公使，无论头等二等，虽皆称全权字样，至于遇事请旨，不敢擅专，则无论何等，莫不皆然。前大臣崇厚，误以师心自用、违旨擅行为便宜行事之权，盖考之中国之宪章，各国之成例，无一而合者也，俄人亦未尝不腹诽之。及至与臣议事，稍有龃龉，则故以无全权非头等之说折臣，每言使者遇事不敢自主，不如遣使前赴北京议约较为简捷等语，臣亦知其藉此词以相难，非由衷之言也，但彼国既以无全权而相轻，微臣既不免较崇厚而见绌，此其难一也。

“按之万国公法，使臣议约，无不候君主谕旨、不与外部意见相合，而敢擅行画押者。间有定而复改之事，亦不过稍有出

入，从无与原约大相迳庭者。往岁崇厚急于索地，又急于回京，遽定遽归，诸多未协。外部见臣照会将约中要领痛行驳斥，莫不诧为奇谈。屡以崇厚违旨擅定之故晓之，奈彼闻所未闻，始终不信，此其难二也。

"原约所许通商各条，皆布策驻京时向总理衙门求之多年而不可得者，崇厚甘受其给，求无不应。一经画押，彼遂据为已得之权，再允熟商，彼即示其莫大之惠。吉尔斯贤于布策，而不明中俄商情，经臣剀切敷陈，彼仍茫然不解，此其难三也。

"泰西臣下，条陈外务，但持正论，不出恶声，不闻有此国臣民诋及彼邦君上者，虽当辩难纷争之际，不废雍容揖让之文。此次廷臣奏疏，势难缄秘，传布失真之语，由于译汉为洋，铎棱过峻之词，不免激羞成怒，每谓中国非真心和好，即此可见其端，若于兹时忍辱改约，则柔懦太甚，将贻笑于国人，见轻于各国等语。臣虽设词慰藉，而俄之君臣怀憾难消，此其难四也。

"自筹兵筹饷迭见邸钞，而俄之上下，亦惴惴焉时有戒心，遣兵船以备战，增戍卒以防边。臣抵俄时，彼已势成骑虎，若仍在俄议事，则前此之举动为无名，故欲遣使晋京议约，以归功于海部。无怪一言不合，俄使即以去留相要。维时留之则要挟必多，不留则猜嫌滋甚，更恐留而仍去，适示怯而见轻，此其难五也。

"俄皇始命布策向臣询明中国意向，予限一月，满限之时，经臣援引总理衙门照会驻京署使凯阳德展限三月之意，复请外部婉奏俄皇，乃许添展两月，与臣议事。我皇上因俄事日逼，

意在转圜，一切情形，许臣由电径达总理衙门代奏请旨，已属破格施恩，而事势无常，日期甚促，有时于立谈之顷，须定从违。臣于未经请旨之条，即不敢许之过骤，然既奉转圜之旨，又不得执之过艰。良由自沪至京，无电线以资迅速，故虽由电请旨，非旬日所能往还，改廷之询问益多，专对之机权愈滞，此其难六也。

"犹幸我朝与俄罗斯通好二百余年，素无纤芥之嫌，未肇边疆之患。俄国自攻克土耳其后，财殚力竭，雅不欲再启衅端。加以圣明俯纳臣言，释放崇厚以解其疑，办结各案以杜其口，故其君臣悦服，修好输诚。布策诸人，虽坚执各案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故得从容商改，大致就我范围。此则列圣以来怀柔之效，而我皇太后皇上公溥慈祥之德有以感动之也。臣之私心过虑，诚恐议者以为俄罗斯国如此强大，尚不难遣一介之使，驰一纸之书，取已成之约而更改之，执此以例其余，则中西交涉，更无难了之事。斯言一出，将来必有承其弊者。窃以为兵端将开而复息，关乎生民之气数，而气数不可以预知；条约已定而可更，视乎敌国之邦交，而邦交不可以常恃。臣是以将到俄以来办事艰难情状，据实直言，不敢稍存隐饰。请旨密饬海疆暨边界诸臣，仰体圣朝讲信修睦之心，至诚以待邻封，息事而全友谊。庶几迩荒悦服，永叫止弋为武之休，海宇清平，益臻舞羽敷文之盛。"

谕曾纪泽奏进改订条约章程，著惇亲王奕誴、醇亲王奕譞、潘祖荫、翁同龢会同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核具奏。至是王大臣等会同核复，请予批准，从之。既盖印，互换于俄京。

丁立诚：王风百首

颁恩诏

午门金鸡口衔诏，天上宣恩光照耀。遐陬僻壤看腾黄，四六骈文老腔调。三旬万寿恩汪洋，普天同庆开道场。道场坛奉八卦教，六龙飞出云中翔，诏书罪己下太行。

递国书

海外通商十四国，国书重译押签墨。公使呈递有定仪，脱帽鞠躬不腰鞠。土地重欲情义虚，递来哀的美敦书。二十四点钟期限，下旗升炮争须臾，被留不惜千金躯。

舍佛豆

一声佛号一粒豆，煮粥济贫度昏昼。中原可采后世缘，挂腹撑肠佛保佑。如何撒豆幻成兵，白刃可蹈神不惊。家家催备得胜饼，蚊腹舍死轻其生，我佛不管人世争。

赐神糕

尊有胙肉亲克食，神糕一盘贵无极。祭余优礼养老臣，拜君之赐饱君德。三晋小米连云黄，在其板屋夜未央。汉家豆粥绍光武，减膳罢设饘饘口，道迎箪食与壶浆。

进黄鱼

黄花鱼备上方供，四月津沽飞骑送。黄旗报进崇文门，买夏筵方佐春甕。北门可怜池鱼殃，金鳌玉蝀秋风凉。乐府桔鱼过河渚，羡煞张翰莼鲈乡，众维鱼矣年丰穰。

洗白象

白象俸食三品禄，旌仗导行玉河浴。都城士女饱看来，赤日炎炎正初伏。日曝百里国不支，庞然自大痛莫知。西人虑谴若警觉，一洗积习仁政施，以齿焚身悔已迟。

大教习

庶常到馆课程立，授受始基大教习。红毡白帖相见仪，辈有前后非品级。大学堂开教习来，普通学艺风气开。文经武纬中西习，拨乱反正皆奇才，富有贵为何为哉！

小传胪

传胪鼎甲先引见，春风得意金华殿。天威咫尺颜不违，簪花归第琼林宴。书名淡墨绿头签，高远相隔堂与廉。两国君臣略名分，上下议院询谋佥，中道准酌宽与严。

寻会馆

远人舍馆不能定，暂此宿宿而信信。既来则安问主人，各以其乡认同郡。东城根有高黎居，参貂互市宽征输。而今自主称与国，官改使署高门阎，同归于烬成荒墟。

宿直房

九霄月榜夜入直，琐院王言换纶绋。六部满汉左右司，掌印铃朱主稿笔。沪渎忽传拍卖场，一纽银印遗锦囊。标识权重十七磅，典守何人各部郎，佩带钥匙垂身旁。

唱库门

礼部大乐库门唱，腊月演习不敢旷。词旨谆然戒百官，协律分班绕仙仗。教堂依旧七日开，赞美天主声如雷。一唱百和趋若鹜，毁礼灭乐殊可哀，高歌一曲黄金台。

拨 街 水

六街尘卷大风起，街卒长瓢拨沟水。职司洒道同雨师，衣上防沾莫停趾。西人驾车马如龙，满注铁匮吸皮筒。后辕千孔水喷瀑，随车雨施非从风，拙者劳苦巧者工。

走 天 桥

正阳门外天桥坦，棋盘街头月华满。人来午夜倒赶城，王道平平归缓缓。无情流水桑干河，秋风荆棘生铜驼。御路犹存远人过，灞岸时闻折柳歌，朝雨轻尘离别何。

上 海 淀

水聚为海浅为淀，玉泉百折回复旋。离宫高起万寿山，春人远眺酬春宴。鲸鱼跋浪海上来，兵气卷尽金银台。金鳌负山镇西岳，劫灰洗出昆明开，曲江春望如蓬莱。

游 厂 甸

官窑监督放衙晏，土高积山广成甸。上元佳节看灯来，归去游人拾遗钿。妖彗一埽灾文昌，琉璃易碎境悲凉。孙公园子亦焦土，尽作西夷跑马场，麻姑弹指成沧桑。

下 戏 园

登场袍笏演杂剧，日涉名园不速客。刘家科白梅家歌，翩然而下夺芳席。朝局儿戏混贤奸，城北徐公未息肩。从古下台真不易，空中大笑翦头仙，场上谁争一著先？

赶 庙 会

旬日一轮四庙会，以有易无趋牙侩。五都物聚取诸宫，隆福城中市称最。神拳忽会如有神，奉神以庙藏其身。奈何朝市两不保，不义不和真无因，如来微笑金刚嗔。

登 窑 台

垒土成台高百级，访古人登古砖拾。黑窑厂在南下洼，唤作瑶台美名袭。登高南望阵云屯，格林炮击门头村。莲台清净扰魔劫，西山八寺今几存？剪纸宜招月下魂。

贴 报 纸

大仙爷爷真灵极，千纸万纸报纸贴。坐收香金者何人？此恩不报天诛灭。徐老道士掌元都，有法护身鬼尽符。与鬼为邻鬼仇报，以死殉国捐发肤，不愧三清门下徒。

糊顶篷

幔天盖地遮眼术，一味糊涂能事毕。虚室生白满壁花，仰屋不愁少颜色。朽腐变化技亦神，搭浆善学苏州人。军机本有浆糊号，但顾顶上珊瑚珍，非守旧党非维新。

鼓冰盏

翻云覆雨调冰手，相击丁丁和铜斗。梅汤解暑澈齿牙，唤卖街头味适口。冰消瓦解十团营，盐梅相业空有声。果然大家吃一盏，千年老冰成水精，童谣成谶闻而惊。

抱沙锅

袒裼裸裎寒澈骨，手抱沙锅走行乞。酒楼红白纸片飞，速叫相公催请客。沙锅门启人无家，无家乞食饥寒加。君子狼鹤飞跃去，尔辈小人真虫沙，打破沙锅休咨嗟。

买黑市

三更黑市到天晓，纸灯荧荧人扰扰。遍地布席百物陈，告尔买者莫贪小。渔翁利得鹬蚌争，杀人越货白日行。更思夜识金银气，无底欲壑殊难盈，饮羊沙鸡犹太平。

开 臭 沟

九遠沟洫经界正，沟水郁蒸成疫病。岁岁三月处处开，街道厅来布时令。都城不守我何尤，杀人如麻血水流。弱者为燐毅者厉，晓月悲啸哀芦沟，贤愚千古貉一丘。

派 粮 差

京通神仓一十七，满汉坐粮派差出。仓胥如鼠惯窃粮，侍郎侍御治无术。江浙白粮海运来，紫竹林外高山堆。西人战守作土壅，炮火猛烈坚难摧，运粮使者南船回。

集 水 会

高义水会某某集，钲敲铃掣救灾急。一星火发炎崑冈，遍地土焦遍地湿。忽惊卦象值离宫，大栅栏前返照红。水会驾龙袖手立，药房保险卷雄风，如何十里天街空！

闯 门 子

笼灯乱闯冶游子，买笑倡楼不知止。入门下马气如虹，娇藏屋中招过市。春风小弄胭脂香，桃花门外人何方？美人帐下列歌舞，仄袖紧衣坠马妆，悔不浮梁早嫁商。

飞座儿

雄蜂小婕两相偶，百花开遍韩潭口。隔座飞来三日香，同醉花前金谷酒。杨花飞去覆白苹，别是一家四海春。可怜北海座上客，已作南冠憔悴人，空想九霄一怆神。

送香火

龙钟老妇立车左，乞一文钱送香火。短烟插子吸几筒，解闷消愁跨辕坐。王孙路隅变姓名，赐第火后居马棚。神竿已倒冷香火，拾取车薪土灶烹，门悬白旗聊救生。

听鼓词

友棚坐听鼓八角，谈笑风生音烦敷。渊渊金石渔阳挝，悲者使欢梦者觉。津门战鼓动地敲，三鼓而衰两将逃。十八子死河西务，舆尸乱涉流滔滔，东人鼓角风怒号。

跳槽头

同槽本可容二马，不安其分跳出厍。人心不定将毋同，未甘伏枥血流赭。如潮海马空群来，乱里入队骏骥摧。菩豆满槽敢争夺，忍饥辕下嘶鸣哀，拨去髑髅寻枯荄。

站 市 口

空车招人市口站，站有次第不敢僭。市价不一未肯廉，终日酣眠亦无憾。武卫军散市为空，捉车西走飘断蓬。御者幸脱保身命，长鞭手执如渔翁，富不可求行送穷。

听 红 录

闱中填榜闱外听，红录飞来五名姓。某省得半某省全，到晚听还几名剩。兴会灭教两党分，著录秘密人不闻。无罪牵连滥刑戮，同年丁卯两能文，可怜菜市遣车斤。

反 黄 腔

黄陂黄冈二黄调，善反其腔更绝妙。登台一唱百转音，台下如雷万人叫。都人好尚西秦腔，腷膊膊膊敲手梆。抗喉高歌颇哀厉，十三旦名世无双，前歌后舞来曲江。

认 钱 票

九八京钱若干吊，一纸模糊花押妙。真伪难分认毕真，原口何须相远照。通商银行学汇丰，钞票十万劫一空。存者有券亦无用。人情纸薄如秋风，一文逼死犹英雄。

唱估衣

岂曰无衣安且吉，布棚高唱价画一。服之不衷身之灾，不鬻于市令严慄。垂衣尧舜端九重，赓歌黼黻昭山龙。前年欲令易服色，事纵未成祸已钟，衣裳会衰兴兵戎。

放花盒

一线盘盒百花放，紫焰荧荧左右望。春声爆竹闹元宵，十景新翻好花样。车轮毒炮缘烟迷，开花落地人如泥。可怜十里青青草，将军跋扈令不齐，恨未鄙鹘然其脐。

摇煤球

西山煤子黑小丑，负送煤球柳条斗。黄土水和筛上摇，此枝弹丸妙脱手。黑如鬼子印度兵，后膛炮弹飞流星。轰山裂石碎成块，如球乱掷城为倾，骆驼架炮随联营。

赊旱点

环样油条盘样饼，日送清晨不嫌冷。无钱偿尔聊暂赊，粉画墙阴自记省。国家洋债千万多，九十九年期限拖。华洋文押字签定，饥不择食无如何，四分默诵烧饼歌。

写 春 联

春生一管书麟笔，迎喜门前映旭日。万家正朔一番新，帝德皇恩协元吉。西人尚白不尚红，长至十日一岁终。门开单扇禁招贴，联络藤萝花木丛，春声时报德律风。

供 兔 爷

兔儿爷供中秋节，调粉涂泥昭象设。翻毛月饼大如盘，明月庭心斗香爇。今年遇闰两中秋，软红准备前后游。逃入月中不敢出，广寒三窟真良谋，天狗坠地空搜求。

养 鹦 子

鲁连人呼黄鹦子，排难解纷轻生死。豢养此辈羽翼成，弱肉强食闹于市。碧眼黄髯善打生，毛羽摧落魂梦惊。尔受人养不自保，五百男子随田横，徒恃血气英雄争。

换 告 条

两条四块门前示，僧道无缘莫遣至。闹而成市静张罗，一年一度换标识。听者藐藐告谆谆，大书回避仍见人。老司务竟闯然入，假公济私驱教民，回家孑然余一身。

办 团 拜

定期团拜传单请，提调戏筵事井井。师生契谊宾主情，济济衣冠惠然肯。教师乡里民为团，虎尾鞭举儿戏观。拜盟入会觅酒食，桓侯菹坛神桓桓，香烟云升直不蟠。

把 铁 球

皂衣袒胸辫松发，未转双球气勃发。仿佛弄丸楚宜僚，北方之强性嗜杀。西人打弹凭一竿，以弹击弹双间单。大者如瓜双手捧，十三柱倒无遮拦，石屏记数洋文看。

抛 石 锁

琢石成锁长一尺，广场人立如梭掷。此往彼来手眼精，同群相戏同科力。北门锁钥问何人，天惊石破倾城门。此力不知几匹马，只手竟可擎千钧，锁院抛弃生风尘。

飞 过 海

官凭文书吏凭贿，案铁如山不能改。高下其手签选轮，顷刻成仙飞入海。到省期限一纸凭，何人官海彼岸登。能通洋务尚西学，便辱君命出使称，载宝而朝爵秩升。

包 赶 程

行百里者半九十，早饘晚宿历都邑。兼程包定破站行，登车就道星火急。日暮途远可奈何，宫眷纷杂争骑驴。一程赶过居庸道，三晋表里夸山河，驻跸三日劳者歌。

到 衙 门

门前小马短道报，衮衮群公尽诺妙。部院寺监衙门多，主稿监印分期到。东城轰倒使署墙，知机请假思回乡。门开冷落无人到，鸦鹊庭前争食忙，穷愁渴睡问茶房。

烧 库 楼

冥器向纸物无数，金山银水满楼库。阳衰阴盛以火烧，送穷又罢招魂赋。户部元宝如山高，镇库一宝不动摇。西兵辇尽数千亿，空库无用一炬烧，气散黄标与紫标。

上 茶 馆

卷饼大嚼提壶饮，并坐横肱杂流品。清晨邀客日烹茶，人声鸟声众喧甚。内城白肉深沟羊，包办南席东麟堂。熊掌与鱼我所欲，烧鸭首推便宜坊，弱笔自惭录梦梁。

舍 火 房

朔风凛烈冻欲死，群聚火房乞人子。好行其善乐趋炎，帝泽如春王政始。一火烧尽大棚栏，谁人恤灾心力殚。土窟僵卧半生死，巷无居人求乞难，转瞬秋风生早寒。

代 验 看

策名认识细考按，阙左门下来验看。大臣认结不认人，李代桃僵惯欺谩。八比难尽搜俊英，乡举里选又不行。公然替代费四两，双膝暂屈口唱名，除非照相留真形。

候 投 供

吏部候缺未选到，月月投供姓名报。偶到本班缺不肥，上下其手多计较。而今扈从功班超，部章已失部办逃。清供呈递行在所，南巡北典权谁操？直省候补多闲曹。

排 大 杠

执绋挽歌路曲折，前门大街大杠设。丹旐前导灵柩行，三十六人舁成列。千人万人为国殇，无棺无槨委道旁。至无情者惟水火，渺无踪迹归鸿荒，掘地犹为葬者藏。

下 软 棚

整容风气尚小史，藏垢纳污软棚士。堆兵坊吏郁例轮，高揭朝阳标取耳。东人剪发学西装，从此国家能自强。守旧千钧系一发，此辈善刀乘时蹶，虮虱有客走晋阳。

进 铜 人

铜人拱立道士服，相对凛然正心目。斋戒承祭一日前，黄亭抬入斋宫宿。如珠秋露七月天，盘倾暗泣金铜仙。有如治病昧医理，持之更危扶更颠，空对铜人筋穴编。

拜 火 判

花灯夜明香不散，家家出游拜火判。善恶在簿出入权，出世衙门充掌案。看尔有火自烧身，无火冷落便不神。可怜兵燹图籍毁，六部老列成灰尘，泥塑不动踞要津。

看 京 报

欹斜煤印黄纸面，日日报告备闻见。曰俞曰咈堂廉亲，如草上风线传电。教堂报毁若不闻，激怒海上成联军。大师兄又报大捷，阻兵莫妙铁路焚，上下相蒙为忠勤。

演 官 跤

一月九期来扑虎，大佛寺前人簇聚。满洲语曰演官跤，俗不尚文专讲武。八旗健队神虎营，亲王大阅训练精。暴虎凭河临时惧，未敢尚勇兵交争，书生虎观空谈兵。

朝 南 顶

凉水河上市集闹，中有碧霞元君庙。士人进香南顶来，避暑余情乐渔钓。行人怕过马驹桥，车轨融铁车轮焦。元君不问教邪正，但爱香腊人来朝，划火上卷南风烧。

逛 西 山

都门之西山不少，香山塔耸碧云表。戒坛古松潭柘泉，十日旬留逛不了。各邦雕剿土匪来，十室九空无货财。西山遍地薇与蕨，夷齐不顾如草菜，救济善会书告哀。

顽 儿 票

师古注票为轻疾，年少顽儿本多术。粉墨登场亦偶然，走狗斗鸡交狎暱。供奉六品赐内廷，淡妆浓抹殊忘形。出身世族号清客，真个顽儿当正经，大食幻术来奇伶。

落 子 班

胡琴鼓板纷然起，男女同歌词鄙俚。市人唤作落子班，舞扇婆娑音靡靡。铜琴机轴操土风，手按足踏成商宫。以此乐客寓敬意，按吻握手情相融，跳筵对舞歌三终。

租 吉 屋

除凶宅外屋皆吉，赁得数间环堵室。何陋之有君子居，添人进口加爵秩。遥闻八段分踞城，不识和议何时成？将来租界一画定，吉祥止止重升平，催租休败吟诗情。

跑 快 车

双摆荷叶小垂手，十三太保快车走。软丝不起飞电驰，一鞭赶城日没酉。无端弹雨药雾昏，宫车夜出得胜门。望望贾石七十里，銮仪侍从几辈存，六龙御天九五尊。

送 甜 水

泉源分来甜与苦，甜者宜茶活火煮。桔槔日转水飞升，送遍千门与万户。地雷震裂东华门，大小甜水井眼浑。一庄荒了宗藩邸，饮水难忘知遇恩，五世旧泽应犹存。

看悬山

彰义门里万善寺，两壁悬山有奇致。巧匠莫是杨惠之，地狱天宫分位置。高山仰止思贤人，鸿毛泰山同一身。填泥实草被衣绣，安如磐石皆庸臣，悬空夏云奇峰新。

办秋审

刑部大典办秋审，宥三杀三交相懔。出生入死恩减条，比例三千太繁甚。失律谋逆龚与徐，提牢典守慎起居。皇恩不勾留性命，公然出押归田庐，试问是谁之过欤？

讽冬经

禅门日日经可讽，岂是三冬方足用。打鬼大法瑜珈仪，存亡两利受斋供。可怜天壤有王郎，剪发浮海逃东海。楞严牵线诵不得，偏袒右臂成哑羊，窜归寄迹嘉禾乡。

生火坑

闭塞成冬冰始壮，万户千家火生坑。十月西山煤价高，高枕无忧人挟纩。秋来敌势兵连横，席不暇暖火速行。禁军疎卫尚衣散，燕然山下催登程，谁拂征尘报五更？

坐 冰 床

凿冰冲冲一之日，并坐匡床人促膝。玉河如玉冰上行，行人晏息往来疾。西车轰陷西北隅，执冰释甲皆公徒。愿励抱冰勾践志，卧薪尝胆师良谟，还我南海冰嬉图。

换 冷 布

高梁棚架遮炎暑，绿窗如烟有人语。风生遥隔碧纱笼，台榭高明乐居处。夕烽一旦飞红灯，绮户雕栊赤焰腾。蓝布行衣灰布甲，能恶衣服轻罗绫，函关紫气如云蒸。

拉 空 钟

截竹双筒贯一柱，以线拉空使飞舞。出声若钟摇空中，徒供儿童游戏聚。围城定期几点钟，时刻算准不落空。铜角铜鼓奏西乐，吹声乌乌敲逢逢，金钟罩亦逃无踪。

赁 唐 花

牡丹碧桃腊月放，造化颠倒花儿匠。下策可知用火攻，租赁消寒作供帐。明知世界原空花，临时依旧香色夸。国家取士略实行，文章组织腾云霞，春风转瞬成泥沙。

打响竹

营营青蝇小人集，响竹乱摇目不给。冰桶偶竭竹帘开，颠倒黑白纷然入。何不附骥千里程，窗钻故纸了余生。适从何来遽集此，谗人高张贤无名，魁柄倒持自家轻。

防小绺

妙手空空号小绺，不翼而飞不胫走。行人防之不胜防，窃玉窃弓谁典守。教民恃教欺平时，拳民今而得反之。土匪乘机肆攘夺，白手攫取人莫知，盗亦有道蹠是师。

传长班

通风报信为人役，充作长班祖遗籍。传来事事无不知，手执知单礼红白。六部星散夜值班，任他案例堆如山。老爷不来班工去，消息已断梯空攀，扈从班联恨老屏。

戳包儿

南人谓之放白鸽，暂许双栖绕三匝。北人谓之戳包儿，云雨无端乍离合。从此包儿包不牢，掳去海上安能逃。天吴紫凤两颠倒，与卤水妹相联镳，包儿打结黏鱼胶。

请分子

同官同乡请分子，两吊四吊分彼此。为奠为祝为告帮，五百饭资先去矣。都门流落君莫哀，急济会人阄资财。从古长安居不易，再到长安好运来，重请分子原应该。

送寒衣

亲故将期抱余痛，纸衣成袭未寒送。寒到君身衣到无，告我如非托魂梦。死者已矣生者存，八月飞雪被短裤。南方不知北寒早，一袭衣折一两银，何日欢腾挟纩温？

敲年鼓

铮铮双环冬冬鼓，腊月街头击且舞。时节嘉平景太平，白雨青山有新谱。壮哉聂帅真知兵，手戮拳匪殊分明。天津一战鼓声死，西人谈论犹心惊，神威天上成雷霆。

闹穰穰

蜻蜓蝴蝶钗头飐，花气薰人露珠闪。新妆唤作闹穰穰，静女也随习尚染。西女好簪白鹭毛，翩翩帽影增风标。灵蛇百叠馆高髻，丫头花面遮红绡，雕鞍楼跨何熊熊。

打 拔 拔

尧民击壤久不作，寸木打地小儿乐。其声拔拔音节谐，天籁人籁满村落。杨村蔡村居民家，炮车轰地低成洼。卫军团练与拳匪，血肉糜烂黄尘遮，明年杨柳生新芽。

垫 街 土

黄土垫平翠华过，过后天街仍坎坷。出入禁跸静传筹，坦坦风来尘不簸。仓皇去国过怀来，酣门风雨行徘徊。驮轿待从贝子坐，窗帷不起飞尘埃，野人与块宏九垓。

摸 门 钉

门钉如乳暗触指，摸得今宵心自喜。归来定占男子祥，不管城隍管床第。生子生孙丁册增，暗中摸索如有凭。最怕西法定人税，兵起家家羽檄征，炮弹钉射城先登。

逛 二 牖

丛芦战风声猎猎，驴作纤夫鸥是鸭。方舟容与宾主欢，风景江南大通牖。决堤淹敌兵法夸，若涉大水无津涯。泉源易竭海容纳，十日不雨坚流沙，车辙渡河成修蛇。

会 五 城

五城兵马司缉捕，会同八旗分甲驻。梭巡更有堆子兵，律令森严惟保护。保护使署颇费心，弹雨花落枪成林。兀然洋楼六十日，困兽出柙仍难擒，此意索解无知音。

点 蒿 灯

蒿子灯燃千万点，成南夜碧鬼磷焰。荷灯更放泡子河，盂兰会赏僧伽敛。兵轮桅上电气灯，百里远视西月升。君蒿九庙罢享祀，背灯大典相因仍，蒿宫端拱当中兴。

跳 竹 马

儿童嬉戏跳竹马，火伴灯宵乐春社。老佛含笑催赐金，银錁马头掷盈把。罗刹铁骑阵如云，何人汗马策高勋？应有效灵泥马渡，不啻池州崔府君，骥子龙孙玉牒文。

欠 京 债

重利倒扣是京债，欠债还钱不难怪。同行坐索出京来，西老儿中好买卖。银号四恒一日倾，炉房抢尽券不行。货悖而入亦悖出，一笔勾销本利清，汇丰买办操奇赢。

买 路 钱

纸钱飞空白蝴蝶，方相前驱抛叠叠。到死犹歌行路难，有钱使鬼能安贴。鸿沟画断敌军营，此疆尔界途纵横。买得护照任出入，无虞无诈通交情，非钱人鬼皆难行。

走 百 病

妇人结队满街走，佳节元宵莫辜负。腰脚特健百病消，嫦娥风神傍柳道。大兵而后疫疠多，壮者四散离乡歌。弱小难走转沟壑，行不得也啼哥哥，入天足会能免何？

摆 双 台

不让房间催摆酒，一喝双台客惊走。酸风怒卷联十台，旭日噇噇人不偶。东人敢战争前锋，死者不惜终成功。策勋归饮乐复乐，炮台连夺偏师攻，泰西人少转雍容。

听 赶 三

颈长头陡颧眉活，身跨黑马斜街出。都人指点刘赶三，而况来听滑稽舌。三郎郎当蜀道行，黄缮绰解车铃声。梨园子弟竟星散，凝碧池痴雷海青，弹词忍再龟年听。

游燕九

邱真人奉白云观，大会人来快游玩。岁岁燕九真仙临，有缘遇之凡骨换。红十字会善女人，药粉霜白研珠尘。闻声救度战士苦，露滴药水人回春，重建病院洋楼新。

龙抬头

二月二日好时节，老龙抬头雷破蛰。徘徊五月分龙期，大雨时行遍原隰。呜呼龙头属老成，书院殉节囹圄生。死非其地生自出，是非颠倒无公评，南阳高卧宜躬耕。

马生角

燕人善咒不作准，其角濊濊生来牝。可惜白衣太子丹，匕首无功壮士陨。似马非马骡非骡，千乘万骑背且驮。破碎山河马一角，北方争斗南方和，犹唱天首来朝歌。

七香散

争名夺利心愤懑，万应通灵七香散。此身一踏软红尘，素衣化缁莫能浣。刚毅木纳原近仁，愎者其行足丧身。通关达窍救不得，良药有负千金珍，国医著手难回春。

万 人 迷

打是欢喜骂是爱，万人心迷无定在。情人眼里出西施，尤物动人少年戒。拳民恃法如著魔，迷而不悟可奈何。万人同归极乐国，非女戎亦倾山河，先机谁早惊南柯。

附 录

胡蕴玉：残山剩水录

黄 鼎 妻

黄鼎，字玉耳，霍山诸生也。鼎革时起义，后降洪经略，授以总兵，使居江南。其妻独不降，拥众数万，盘踞山中，与官兵抗，官兵屡为所败。总督马国柱谓鼎："独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然子在此，使往或有济乎。"国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总督来庐一面约吾，然后解众，然吾仍居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调居他处也。"其子复命，国柱自来庐州，鼎妻率众出见，贯甲铁兜鍪，凛凛如丈夫。遂解兵，居山中不出。

洪 承 畴 母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

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

乞儿死国

崇祯时国破，有乞儿赴水死，题绝命诗一绝于桥柱曰：“三百年来养士朝，如何文武尽皆逃！纲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条。”乞儿如此，钱牧斋辈愧死矣。

张三颠

绵州生员张三颠，为张献忠所获，至成都司马桥，题诗桥柱云：“生为明朝人，死作明朝鬼。今赴此江流，不负此流水。”后卒不屈遇害。

韩世琦母

韩世琦，蒲州韩旿之孙也，幼被掳，故隶汉军籍，其母犹在蒲州。后其母终身不一至其子卫署，以汉满衣服不便故也。

乞儿传

甲申之变，江宁有乞儿遇士人于路，辄问曰：“相公知北都事乎？”士人曰：“哀诏已至，崇祯皇帝自缢矣。”乞儿咨嗟不已，市酒饮之，人以为醉。忽放声大哭曰：“崇祯皇帝果死耶？

乞儿何生为！”或曰：“多少贵人不死，尔欲觅死，宁勿痴耶？”乞儿怒曰：“我亦大明赤子也，坐视山河破碎，而不一动于心乎？且贵人不死，此我之所以欲死也。”北望叩头数十，赴水而殁。当时又有一丐，曳杖挈瓢，且行且哭，至通济桥，视水大笑不止，笑罢复哭，倚杖挂瓢，自投于水。

朴庵曰：明之季年，东南多死节之士，论者推功东林、复社。然钱东涧、龚孝升身主坛坫数十年，一旦改玉改步，不自引决，而复出所学以媚之，抑又何也？彼二乞儿者，岂尝身受诗书之化耶？盖忠义之气，根于性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彼达官贵人，利禄念重，平旦之气，为其所销磨而无余。呜呼，一入官场，其心即不可复问，今之名士辈何足道哉！世有奇男子，欲轰轰烈烈做一场事业，学此乞儿可也。

奇 仆 传

曹存性之仆　顺治乙酉五月，王师至江宁，明提督曹存性将出迎，仆问之曰：“今日之事何如？”存性曰：“降耳。”仆曰：“公降我不降。”存性曰：“若小人何知，勿复言。”仆大呼曰：“我真不降也！”抚膺号恸，立投于水而死。

安远侯之仆　安远侯柳昌祚，欲迎豫王，一仆哭止之曰：“侯世受国恩，此行可缓，愿自爱。”昌祚叱曰：“尔何知！”仆力牵其衣阻之，昌祚于批其颊，仆擗踊哭曰：“侯不听我言，我去侯死矣！”即自投于河。

丁启睿之仆　王师初下河南，明总督丁启睿迎降，其家

丁控马止之，启睿不听，自沉于河。

王氏之仆　李闯陷华阴，得邑人王氏之仆李亮，闯见其伟干多力，欲留充前锋，亮大骂不从，被磔死。

武慷之仆　武慷受伪职，索吉服，仆泣谏曰："圣驾崩，主人不奔丧哭临，又取吉服，想见新君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望三思之。"叩头出血。慷叱之出，仆曰："主人为名利所锢，不听我言，必有后悔。李贼贪淫无道，天怒人怨，势必不久，吾不忍见主人之身名兼丧也。"不食而卒。

梁生之仆　新会简凤兴者，家贫，自鬻于梁生。梁生以不雍发将见诛，簡请以身代，梁生泣曰："尔代我死，诚义，然亦有所欲乎？"答曰："无所欲也，我蒙主人衣食数十年，今以死报，何憾，惟贷某人百钱未偿，主若为偿之，即瞑目矣。"遂死。

朴庵曰：之数人者，非特无民社之责，并名义之所不及，固可以不死，而竟死，彼高官大爵，稽首于兴王马前者何人哉？平时食其禄，临时避其难，甚且卖主求荣焉，此数人之所以甘于一瞑而不视也。慷慨激烈之举，往往出于隶御之辈，而天下事又非此辈所能办，欲明社之不屋，乌可得耶？

两异人传

徐某者，逸其名，甲申后，不肯剃发，约其宗族数十人携牛羊鸡犬之属、菜谷之种、耕织之具，遁居于雁宕山。雁宕在浙江之温州，其顶有宕六七区，雁去来其间，由是得名。徐某攀援

而上，剪茅架屋，随塞塞路，数十年其亲戚莫得其音尘，不知其生死如何也。当时又有余姚诸生诸士奇，字平人，崇正末与里人为昌古社，与云间几社相应。两京既覆，弃诸生，载十三经二十一史入海。其时日本承平，悬金购中国书，士奇至，日本人士悉重之，三十年不返。黄梨洲遇补陀僧道弘，言日本有国师诸楚宇，余姚人也，教其国中子弟，称诸夫子而不字，尝一至补陀，年可六十矣。梨洲详讯其状貌，则楚宇即士奇之别号也，后亦不知所终。

朴庵曰：自明社鼎沸，义师奋起，而卒不能有济者，岂非天哉！剃发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不悔，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然往往为人告发，终不得免焉。若两人者，鸿飞冥冥，弋者何慕，不可谓非异士也。而徐某尤高，不降异族，不适异国，于神州陆沈之余，竟有雁宕一峰不随波而靡，昔人谓首阳寸土周不得而有，则虽谓雁宕存明祚一线可也，世人以桃源目之误矣。

县隶王义士传

王义士者，失其名，泰州如皋县隶也，虽隶，能以气节自重，任侠好义。甲申国亡后，同邑布衣许元博德溥不肯剃发，刺臂誓死，有司以抗令弃之市，妻当徙，王运值解，高德溥之义，欲脱其妻而无术，乃终夜欷歔不成寐。其妻怪之，问曰："君何为彷徨如此耶？"王不答。妻又曰："君何为彷徨如此耶？"曰："非尔妇人所知也。"妻曰："子毋以我为妇人也而忽之，子第语我，我能为子筹之。"王语之故，妻曰："子高德溥义而欲脱其

妻，此豪杰之举也，诚得一人代之可矣。”王曰：“然，顾安得其人哉？”妻曰：“吾当成子之义，愿代以行。”王曰：“然乎戏耶？”妻曰：“诚然耳，何戏之有？”王乃伏地顿首以谢。随以告德溥妻，使匿于母家，而王夫妇即就道，每经郡县驿舍，就验时俨然官役解罪妇也。历数千里，抵徙所，风霜艰苦，甘之不厌，于是皋人感之，敛金赎归，夫妇终老于家焉。

朴庵曰：余读陈定九《留溪外传》，得王义士事，奇之。王诚义士，其妻尤不可及。呜呼，满人入关以来，士之颠连以死者多矣，安得有千百王义士周旋于其间耶！不肯剃发，亦明士应有之事也，律以不食周粟，当在夷齐之列，为王者之所矜愍。乃既戮其身，复孥其妻，而犹自以为深仁厚泽，呜呼！

朱 媚 儿

朱媚儿，秦淮娼也，归耿竟光。耿山东人，明季进士，投诚寓金陵，后受秦王孙可望札，与通谋，事觉被僇，以尸归。其妻妾环而哭之，媚儿止之曰：“此非哭泣时也，国法：叛人妻孥收入官，发满州为奴。此时不早为计，则耻辱狼籍，更为死者羞。”力劝其主母并女媳妾媵等投井死，媚儿独后，更坚闭前后门，从容入井。

明烈皇帝之文学

烈皇帝身遭多难，励精图治，而卒不社明，此所谓朕非亡

国之君，诸臣乃亡国之臣也。仓卒之际，以诗文激励人心，慷慨激昂，非学士所能及。女将秦良玉起师讨贼，帝旌之以诗云："世间不少奇男子，设肯沙场万里行。"杨昌溶督师武昌，帝赋诗以宠其行，诗曰："盐梅今日作干城，上将新开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及殉国于万寿山也，大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其慈仁恻悯之心，虽今人尚不能不为之感动，此明季之所以多死节臣也。

史可法等乞贷

此疏《史忠正公文集》不载，或非出于忠正之笔，余从野史中读其文，爱之，抑以见明季有兵无饷，而富人拥资自丰，不肯念公家之急，此明社之所以屋也。疏云：

"悲夫！虏尘未殄，寇焰旋腾；血溅天潢，烽传陵寝。秦称天府，谁能封以一丸；晋有霸图，无复追其三驾。乃者介马横驰，夫畿辅，羽书不绝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险尽失。天威不测，知汉天子自有神灵；兵势无常，岂谢太傅但凭歌啸！留都系四方之率，司马有九伐之经。义不共天，行将指日；克襄大举，实赖同仇。请无分宦游，无分家食，或世贵如王谢，或最胜若金张，或子虚之资起，或挽辂之谈兴，乃至射策考廉，明经文学，亦往往名班国士，棨为里雄，合行共抒壮谋，各团义旅仗不需于武库，粮无壅于邮厨，飞附天军，力争一决。但群策直承黄钺，岂贼运得有白头，丑类立歼，普天大辅。此则

万代所由瞻仰，亦九庙为之鉴临者也。倘策未暇即戎，必议且先助饷。多或抵小国之赋，小则割千人之家。率济危机，何弦高之牛足惜；即非长物，亦曹洪之马可求。各付有司，转输留计。此则事弥从便，气易为豪。至登垅巨商，联田富室，若与缙绅并举，亦自分谊有殊。然使平准法行，虽陶翟之雄，岂得居其奇货？又如尽输令在，极处士之号，未可保其素封。凡称筹算之有余，总赖圣恩之无外。欲与共为义士，多方亦赖同盟。偶值佳缘，毋忘善诱。譬以济川之谊，但凡在千八百国畴乏王臣；揆诸恤纬之心，决不至二十四城遂无男子。

"呜呼！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庄宗尚有崇韬；出寨本徼倖之图，汉武帝乃逢卜式。矧兹何日，敢曰无从！不惟社稷之忧，即是身家之算。始贼之巧于为饵，时亦有优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樊，莫不婴地狱之罚。齐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珠户绮窗，所过便成瓯脱。来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尝；郑安上之书图，老弱之受工者酷肖。是皆难民所说，足令听者寒心。夫连岁执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处，皆行省也，此中金穴，何止一家，无数牙签，不胜其纪。若六时之牛酒不乏，虽八公之草木可驱，只坐一悭，遂成胥溺，岂不冤哉！欲图稳著，须问前车。诚清夜而念上恩，虽何曾之万钱，有难下咽；更援古以筹时象，岂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是一家，破巢必无完卵，何不思之又重思之也哉！法等智不足以效谋，愤何辞以即死。实切执殳之愿，辄遵托钵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应。如或缠情阿堵，绝念封疆，睢阳之援竟停，则霁云抽誓言之矢，荆州之粟独拥，则温峤有回指之旗。封章尚达于北辰，奋笔敢

驾于南史。是为过计，亦有痴衷；见起君亲，约临天日。法等无任斫地呼天，捶心沥血之至。”

亭林先生佚诗

顾亭林先生抱种族之痛，经营西北，而卒未成，见于吟咏间，时有一种哀愤之意。顷于旧书堆中得先生佚诗一篇，直言排满，非仅寓意已也。潘次耕刻顾集，将此篇删去，为人间不常见之文字，急录之。题曰《羌胡引》，诗云：

“今年祖龙死，乃至明年亡。佛狸死卯年，却待辰年戕。历数推迁小赢缩，天行有余或不足。东夷跳梁历三世，四十五年称伪帝。胖柯越巂入舆图，两戒山河为宰制。佳兵不祥，天道好还，为贼自贼，为残自残。我国金瓯本无缺，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四八郊圻蹦齐鲁，破邑屠城不可数。刳腹绝肠，折颈摺颐，以泽量尸，幸而得囚。去乃为夷，夷口呀呀，凿齿锯牙。建蚩旗，乘葬车，视千城之流血，拥艳女兮如花。呜呼夷德之残如此，而谓天欲与之国家，然则苍苍其果无知也耶？或曰完颜之兴，不亦然与？中国之弱，盖自宋与契丹为兄与弟，上告之神明，下告之子孙。一旦与其属夷，攻其主人。是以祸成于道君，而天下遂以中分。然而天监无私，余秩莫赎，汝水云昏，幽兰景促。彼守绪之遗孩，至临安而逮狱。子不见夫吾生之厄天，或进或退，或留或疾，大运之来，固不终日。画而罚之，动而蹶之，天将弃蔡而壅楚，

如欲取而姑与。力尽敝五材，火中退寒暑。汤降文王自不迟，吾将翘足而待之。”

胡蕴玉：太平天国轶史

天王官联

洪氏起事广西，纵横十余省，惜魔于帝王思想，不克有成。然当时自由平等真理尚未输入中国，无怪其专制也。既得金陵，大治宫殿，复明室之遗业，修帝王之威仪。其宫门联有云："虎贲三千，直扫幽燕之地；龙威九五，重开尧舜之天。"又云："独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气象；丹心报国，扫除外族□衣冠。"观其吐属，可谓严于夷狄之辨矣。

李来中

李来中，南人，曾隶属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败，来中涕泣呼号，誓必复仇。秀成慰之曰："尔大好男儿，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尔往徒速毙耳。余观满清气运，亦不越数十年，尔果有志，自当重，为后来计也。"来中受命，遂没入山东白莲教，埋匿三十余年。毓贤抚山东，奖励拳勇，来中乃诡投以扶清灭洋之说，毓贤纳之，由是势大炽。及联军破天津，南人有识来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国且联兵攻

京，若以兵力比例，彼胜我当百倍，而曰灭洋，洋何能灭？曰扶清，清焉能扶？适自亡其国而已。”来中曰：“余何尝不知？惟余蓄志报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间，岂敢失此好机会？余所以辛苦来此者，求复仇已耳，成败非所计也。”后遂遁去。

朴庵曰：来中抱仇清主义，忿忿一逞，玉石俱焚，以快其三十年之郁抑，可谓复仇之志，而不知大义者也。虽然，满清受其笼络而不之悟，则可谓大愚也矣。

杨辅清

辅王杨辅清，自徽州败后，知事不可为，间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旧金山，为美洲三合会开幕之祖。光绪十年，只身返国。先是罗大春在太平朝，与杨最善，后降清，积功任福建陆路提督。杨往见之，大春以旧交，款以上宾礼。大春左右武员，多由太平军降者，识辅清，求辅清珍宝。辅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囤多财，今居海外数十年，国破家亡，孑然一身，来依罗提督，有则任尔等取之。”诸人不悦，阴告闽浙总督某。某督行文大春，必欲得辅清，罗争之不得，即与辅清同往。及辅清入，某督留之，罗再四求见不得。辅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状略及太平战史，书成即杀之。大春闻之，往抚尸痛哭，为之安葬云。

洪氏之外交政策

洪氏既下金陵，忽有火轮一艘驶至。太平军疑其为满清之

助，拟举炮轰之，船主急升白旗。时军中有久在香港者，识升旗例，以小艇抵火轮问来意。船将答曰："我国商人，云集上海，南京既下，恐君逼近，此日之来，两不相助，只为保护计耳。"兵士以其言上之东王，东王转达天王。天王乃遣使延船将与历览各营，且曰："彼此通商，理所应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吾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船将大称洪氏开通。后船将归上海，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报聘，见英法美各领事。美领事曰："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大革命也，天王盍遣使敝国，一通交好？"仁玕反江宁，呈美领事书，天王即遣仁玕使美。时美领事归国，赍国书同行。书曰："太平天国天王告美国大民主：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承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翩然肯来，实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远使贵国。朕闻贵国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实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赏。一切交涉事件，可与朕弟仁玕往还。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之子孙，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太平天国布告天下檄

洪氏起事于广西，不数年纵横半天下，严夷夏之辨，怀光复之心，惜魔于帝王思想，当时自由平等真理尚未输入中国，故政府利用以汉灭汉之手段，而蹙洪氏之国命。余于故纸堆中

得洪氏布告天下檄，虽文不雅驯，读之亦可知其意志矣。檄云：

“为实情劝谕，弃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禄。夫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满洲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国之宝位，非满洲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国之子女玉帛，非满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陵夷，满虏肆逆，乘衅窃入中国，盗窃神器，而当时官兵人民，未能共愤义勇，驱逐出境，扫清羶秽，反致低首下心，为其臣仆。迄今二百余年，浊乱中国，钳制兵民，刑禁法维，无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杰，莫不为之制而甘为之用，是则令人恶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从前尔等官兵为满所用，本系被其迫协，且前时未逢圣主首出，无所依归，尔等又不能共创义举，自不能舍国他适，亦犹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摸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误入迷途，以待天晓乎！兹者三七之运告终，九五之人已出，恭维天父天兄，大开天恩，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此诚千古难逢之际，正宜建万世不朽之勋，是以不时智谋之士、英杰之俦，无不瞻云就日，望风景从。诚深明夫去逆效顺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绩也。惟是尔等官民人等，虽曾为满官满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过从前误为满用，不能不听其驱使，助满为害，迹虽可恨，情实可原。今既逢真主当阳，自宜弃暗投明，共归正道，涤旧染之污俗，作天圣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苍生，果能敬天识主，倾心归附，莫不一视同仁，无分畛域。本军帅等诚恐尔等执迷不悟，受满蛊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诚拯溺，特将顺逆之大原，利害之实迹，为尔等明谕之。

"夫满洲之笼络汉人，首以官职。尔等试思，凡有美缺要任，皆系满人补授，而冲繁疲难者，则以汉人当之，使之专司挂误，动辄得咎，名虽为官，何异桎梏！若夫升迁调除，满人则通向保荐，各踞显要，一属汉人，不遭批驳，即受阻隔，纵使功绩赫奕，终亦非媚不行。至兵则满兵双粮，汉兵单饷；一遇战阵，则汉兵前驱，满兵后殿。故每天兵临压，立成齑粉，其肝脑涂地，死首堆山者，惟汉兵最多；而满兵在后，虽前锋失利，而鼠窜奔逃。故世俗谓乡勇为挡死牌，而呼汉兵为替死鬼也。至于颁赏犒赐，则又满兵多得，而汉兵无与焉。且尔等之所以抛父母，离乡井，被霜触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图建功之名耶？而满虏于军中功名，则又无所定准，任是红蓝白顶，皆是虚无假借，故俗以军功顶戴谓之'太平消'，盖以急则与之，缓则夺之也，尔等又何苦以百战之余生，而博此虚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征调，飞符迅急，千山万水，跋涉从戎，露宿风餐，辛勤毕备，身未登夫功名，生已丧夫锋镝，良可惜也！况尔等为兵为勇之人，半以平日误作非为，是以借兵勇为逃死之地，其视尔等如同蛇蝎。而满虏又严其法网，多方责治，而使一旦归乡，人即共相诛殛，非活埋诸土，即生弃诸渊，此实本军帅在粤时并躬历八省实所亲见。尔等无论不能躬致显荣，即或稍有附进，亦终不能荣归故乡。谚有之：'富贵不归乡，如衣锦夜行'，乃尔等从军则有死无生，还家则以生就死，容身无地，死而后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尔等为满所用，故乃一至于此，然此不过就尔等为兵勇者大约言之。至于荼毒生灵，贻害黎庶，则又截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毒无

尽者矣。故满虏之世仇，在所必报，共奋义怒，歼此丑夷，恢复旧疆，不留余孽，是则天理之公，好恶之正。何反含毒忍耻，为之奴隶，违背天朝，不思归附，是何异购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

"尔等须知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得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相乐致庆，无家者婚姻及时，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以视尔等流离异域、横死疆场者，真不啻有天渊之别也。况于共扶真主，各建殊勋，千载一时，功名何既；翊太平在即，不三四年，俱为开国勋臣，尔时分列茅土，衣锦荣归，此皆大丈夫之所为，尔等何又昧于徒速而不早图变计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来归，定能量材录用，弗以曾为满官，自怀疑惧。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军帅实有厚望焉。倘仍至死不悟，甘为满奴，转瞬天兵大至，噬脐无及，尔时悔之亦已晚矣。

"本军帅念切中土被满披靡，故实情明谕，虽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当自思之，速先成之识，勿贻后至之诛，庶无负本军帅等谆谆晓谕之至意。布告尔众，咸使闻知。"

万大洪告示

万大洪告示，见某氏《太平天国史》中，今录如下：

"奉天承运太平天国总理军机都督大元帅万大洪，为剀切晓谕伐暴救民事：

"照得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活吏，无异虎狼，皆由虏朝之柔懦，远君子而近小人，卖官鬻爵，压抑贤才，以致利风日炽，上下交征。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钱漕一事，近益数倍，三十年之粮银，免而后再征，民之财尽矣！民之命苦矣！我等仁人善士，触目伤心，故将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尽行除灭，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刻下大江云集，广西已定，长州、太平将近江西等处，不得不先行晓谕。

"凡我百姓，不必惊慌，农工商贾，各安生业。富贵者须备办粮食，助吾兵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各给回借券，以待日后清偿。尔等如有勇力者、智谋者，同心竭力，共成美举，俟承平之日，幸资荣封。现在各府州县官员，逆吾者斩，顺吾者昌，著即付印回籍。其余豺狼差役，概行剿除，悬首示众。恐有流贼藉端滋事，尔等指明具投，随时征讨。倘有乡民敢助满贼官兵以敌吾之士卒者，无论各府州县乡村，尽行洗灭。凛之慎之，毋违特示。"

太平天国诏

此诏为信阳柴君蓮馥邮示寄尘，谓为其尊人兰亭从秀全营中抄出云云。诏曰：

"朕祖洪武，扫荡群夷，克复中原，开三百年之丕基，遣亿万姓之厚福，此诚三代以来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怀宗，闯贼猖獗，奸党开门，致有甲申之变。尔祖乘我之乱，包藏祸心，

篡我之朝，窃夺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余；宗室遭残，亲族亡者数万。当此时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尔胡逆贼，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为夷变，二百年不见日月之光；汉受满欺，六七世常闻腥膻之气。弑兄弑叔，迹类豺狼；纳妹纳姑，行同狗彘。卖官鬻爵，士子之诵读何庸；加赋劝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剃发，是欺汉人为囚；状元不招亲，是视汉人为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汉人有柄；不将兵，不树帅，是畏汉人有权。名虽君臣，实则陌路；盐分南北，法失重轻。贪官污吏满囊区，处处是杀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怀切齿深仇。以致旱虐连年，水灾屡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乱。尔忝居大位，尚不侧身修身，而犹纵淫贪欲，置民瘼如罔闻，谓天威不足畏，此诚昏庸无道之报，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绝者此也。

“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后裔，弘光皇帝七世孙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一为祖宗复仇，二为苍黎发暴。谋臣如雨，战将如云，大兴汤武之师，用慰云霓之望。锄其酷虐，救民于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残若鹰鹯之逐。旌旗蔽日，船筏渰江，士卒争先，水陆并进，天堑无难飞渡，投鞭亦可断流。将军所至，迅如扫叶之风；兵帅所临，震如当空之霹。军威整肃，号令森严；耕市不惊，秋毫不犯。箪食壶浆，迎之者喜其先至；翘首引领，望之者恨不速来。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势。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据高秋之逸爽，遣将北征。传檄江南，进兵河朔；分兵进讨，问罪燕京。共枭胡逆之头，以泄呼天之恨。凡属满营，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系旗下，死亡者食

其肉而寝其皮。灭尽胡儿，克复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睹汉世之天。凡我士民，无诈无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寿域，长享太平春，钦此。”

太平天国遗闻

检阅《舟车醒睡录》，得记太平天国轶事数则，亟录之以实我书：

冀王石达开被擒时，絷于川臬署狱中，神色闲定自如，日掐笔自述其生平行事，小字密行，至盈四卷。殉国后，清川藩录一副本，度之藩库，其真本则在臬库。闻两本皆尚完好无恙，蜀人多有见之者，云其文笔迥在李秀成上。然李之亲供，已经曾国藩幕下士改窜，非其真面，原稿凡八万余言，今行世者盖不及伍之一矣，安得好事者属而刊之，有裨史事者当不少。

赖汉光者，赖皇后之族弟也。天王发难于金田时，汉光出入行间，年鬓尚少，而英姿勃发，已崭然而露头角。后崩从至金陵，为东王所忌，闲居数年。东王既死，遂总师干，外援诸将之危，内解天京之困，功绩甚伟。迨天皇崩，天国亡，汉光遁至北方，犹拥众数万，纵横驰突，瞬息千里，使有清诸师，奔命不遑。后之败，由于众寡之不敌，天命之靡常，非战之罪也。兹觅得其受擒时之供状，附录下方。盖闻英雄易称，忠良难得，亘古一理，岂今不然？

“忆余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清道光庚戌年秋，

倡义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载矣。但其中军国成败，事机得失，形势转移，予之学浅才疏，万难尽述，惟有略书数语，以表余之衷肠耳。

“忆予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始沐国恩，职司文务，任居朝班。于丙辰六年，值国家多故之际，正君臣尝胆之时，是以弃文而就武，奉命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荷蒙主恩广大，赏罚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后奏，其任不为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诏命回朝，以顾畿辅。戊午八年春，我主圣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协同成天安、陈玉成佐理战守事宜，永固京都门户。受命之下，兢业自矢，诚恐有负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从！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诚哉是言也。于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余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张苗，以顾京左，须出奇兵，取进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将广之时，可图恢复皖省，俾京门巩固，此为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为黑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渡庐，请命自守。复行奏加封余为遵王，遵命与扶王、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绝知几，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至辛酉岁底，予偕扶王、启王勉强遵照，由庐渡淮。那时予知有渡淮之日，终无转淮之期，是以过五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戌十二年冬，由郧阳而进抵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

离。其时江北所剩，无所依归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致报效等情，此乃僧帅好戮无仁之所致也。诚可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败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而听天命。不料独立此间数载，战无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复都于指日。孰意李鸿章者，智足谋多，兵精而将广，且能仰体圣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风不已。予维材微识浅，久知独立难持，孤军难久，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过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当兹大势至此，无奈天数有定，夫复何言！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惟祈鉴核，早为裁夺是荷。”

太平国忠王李秀成，善将兵，兵亦乐为之用，例得一城辄劳军三日，严禁淫掠，不用命者挥泪斩之。阵亡者厚恤其家，每属岁首霜降后，广召众僧，建醮追祭，躬拈香痛哭叩拜，三军之士，莫不感动。又尝自撰坛上青词曰：“魂兮归来，三貌三菩提，梵曲依然破阵乐；悲哉秋也，一花一世界，国殇招以巫咸词。”

淮军之攻苏也，秀成尽驱老弱登阵，会粮绝，勺饮不入口者七日，而军心不散。秀成草一短札寄秀全，遣一亲校怀之，出城里许，为清军所杀，书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潜藏其

书。及近年来上海，乃出书钩勒上石，拓以赠人。书兼行草，气韵颇类宋人。其辞云：

"婴城自守，刁斗惊心。沈灶产蛙，莫赏匏刳之乐；析骸易子，畴为庚癸之呼。伤哉入瓮鳖，危矣负嵎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动则枝摇；金阊主公之辅车，唇亡则齿敝。一俟重围少解，便当分兵救援。锦片前程，伏惟珍重。臂盾作字，无任依驰。秀成手奏。"

逮金陵沦陷，秀成以两童遁走，皇遽迷路，且惫甚，因至方山顶小憩。突遇樵者八人来，有识秀成者，陡问曰："尔非忠王乎？"秀成乃长跽乞命曰："若能导我至湖州，当以三万金为寿。"八人者皆涕泣应之。薄暮，相与下山归涧西村，村者八人之所居也。李所偕两童，一即洪秀全子福瑱，因不谙骑马，马复劣，中道相失，已不知所往矣。一童则秀成心腹也。秀成与童两臂间金条脱皆满，又以一骑负箱箧，悉金银贵重物，直可数十万。八人者以秀成归，匿之复室中，劝使剃发。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而被获，解送清营，自无复全理；若有命逃出，又何以对我士卒？"竟不剃。八人中有陶姓者，颇狡黠，欲执秀成而献诸大营，冀独膺重赏，又虑七人者不肯从，将反为所害。陶有族某在李臣典营中，将往告之，道经钟山，饥渴甚，因至萧孚泗营，寻其素识之火夫某求浆，因语及秀成事。火夫以语亲兵，亲兵入告孚泗，孚泗即使一人留陶，款以酒食，不使遽行，而急帅百余骑之涧西村，执秀成以归，且尽没其珍宝，将并杀陶某以灭口。火夫闻其谋，阴告陶，使乘夜遁去，而分以宝珠五粒、良马一匹。孚泗竟以获秀

成功封一等男。越数日，七人者先杀陶，复以计诱孚泗亲兵及火夫二人至村中，寸磔之，诣秀成灵而祭告焉。后曾帅微闻其事，召七人至，诘之，皆慨然自述无隐。曾帅奖其义，赏以白金七百两，皆掉头不顾而去。孚泗事人多能知之者，至七人之不负秀成，则无人能言其事，且并姓名而佚之，惜已！

太平王洪秀全颇工文辞，恒以魏武帝横槊赋诗自况，尝自撰一楹联曰："先生本仁慈，恨兹污吏贪官，断送六七王缆绪；貌躬实惭德，望尔谋臣战将，重新十八省江山。"其府中正厅悬一联曰："维皇大德曰生，用夏变夷，待驱欧美非澳四洲人，归我版图一乃统；于文止戈为武，拨乱反正，尽没蓝白红黄八旗籍，列诸藩服万斯年。"其寝殿联曰："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造亿万年太平天国于弓刀锋镝之间，斯诚健者；东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无罪良民于水火倒悬之会，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笔。或曰寝殿联为忠王李秀成所拟，正殿联乃秀全自撰也。传闻当时外人颇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联宣布，遂引为深耻，致成仇敌。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亲文士，据苏州后，常月夜泛舟虎丘，引杯觅句。金陵被围已久，李恒西望咨嗟，忧形于色。或有劝进者，则怫然拒之。有《感事》两律云："举觞对客且挥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帐中霜冷赫连刀。英雄自古披肝胆，志士何尝惜羽毛。我欲乘风归去也，卿云横亘斗牛高。""鼙鼓轩轩动未休，关心楚尾与吴头。岂知剑气升腾后，犹是胡

尘扰攘秋。万里江山多筑垒，百年身世独登楼。匹夫自有兴亡责，肯把功名付水流！”

相传洪秀全开科时，有苏州孝廉张申伯者，改名褚维垲，往金陵应试。题为制艺体之《平定江南文》，榜出，张竟发解。其起讲云：“昔东晋司马之兴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长江数千里，皆恃为恢复汉族之基，岂非以江南之人之独具忠义哉？盖其后由江南而成平寇之功勋，必其先由江南而定皇都之巩固。石头无恙耶？铁瓮尚存耶？试一观江上之风云，觉东洛冠裳，西京钟鼓，殆不啻天与之而人归之已。”其起比云：“镯驼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余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之不起。尧舜禹汤文武，神灵之痛哭何如！问何时杀尽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马风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避地一万余里，故国衣冠之裔，竟长此寂寂，让异种以称雄。燕赵韩魏齐秦，禾黍之凄凉奚似。愿从此扫除腥秽，重开一统之河山。”其语竟应在今日，亦奇极矣。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季野史
作者=胡寄尘
页数=362
SS号=10115300
出版日期=